

言情詞藻
長篇說部

花月痕
周在梅

周在梅



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



版再月三年五十二國民華中

新式
標點
花
月
痕

標點者 朱益明

校閱者 朱鑑

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

發行人 周健人

發行所 廣益書局

上海河南路
一三七號

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

角二元一價定册一裝洋

前序

夫天下之事，是與非二者而已。天下之勢，離與合二者而已。其事而是焉者，委曲以求其是，是亦可也。其勢而合焉者，輾轉以求其合，可也。若夫事介在是非之間，勢介在離合之際，孰有如韓杜章劉之四人者乎？何言之當時之荷生，故儼然諸侯之上客也，參機密而握權要，氣象胸次，涵蓋一切，以爲古有梁夫人，庶幾或一遇之，則似乎其是也。然謂荷生當此有爲之世，遇知己之人，不思攀龍附鳳，以成功名，而徒低首下心，戀戀若此，則似乎其非也。癡珠亦然，觀其著述等身，名場坎坷，而文采風流，傾倒一時，意亦謂天下必有朝雲、桃葉其人者，李香、方芷、烏得以微賤而少之，則似乎其是也。然謂癡珠際此時事艱虞，不自慎重，而亦低首下心，戀戀若此，則似乎其非也。若夫韓杜之合，章劉之離，則尤事之曉然共見者也。寢假化癡珠爲荷生，而生經略之贈金，中朝之保薦，氣勢赫奕，則秋痕未嘗不可合。寢假化荷生爲癡珠，而無柳巷之金屋，雁門關之馳騁，則采秋未嘗不可離。是故爲采秋秋痕易，而爲荷生癡珠難。作者有見及此，於是放大光明，普照世界，而後提如椽之筆，一一而寫之，其合也，則誠浹洽無間也。其離也，則誠萬萬乎其不得已也。夫固謂天下古今之大，必有如韓杜之合者，而現韓杜身而爲說法也。天下古今之大，又必有如章劉之離者，而現章劉身而爲說法也。他日者，春鏡樓空，秋心院古，兼葭碧水，難招石上精魂，楊柳青山，徒想畫中眉嫵。抑或鍾情寄恨，略同此日之遭逢，定知白骨黃塵，更動後人之憑吊。是非非離離合合，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戒。已時。

咸豐戊午暮春之望，眠鶴主人序。

後序

嗟乎！花月痕胡爲而命名也？作者曰：余固爲痕而言之也，非爲花月而言之也。夫春發其華，秋結其實，非花也乎？三五而盈，三五而缺，非月也乎？大千世界，人人得而見之，得而言之者也，余何必寫之也。至若是花非花，是月非月，色香俱足，光豔照人者，則是余意中之花月也；然而謂之花月可也，謂之痕不可也。卽或謂如花照鏡，鏡空花失，如月映水，水動月散，亦痕之說也，其說尙淺也。夫所謂痕者，花有之，花不得而有之，是月有之，月不得而有之者也。何謂不得而有之也？開而必落者，花之質固然也，自人有不欲落之心，而花之痕遂長在矣。圓而又缺者，月之體亦固然也，自人有不欲缺之心，而月之痕遂長在矣。故無情者，雖花妍月滿，不殊寂寞之場，有情者，卽月缺花殘，仍是團圓之界，此固就理而言之也；若就是書之事而言，則韓杜何必非離，而其痕則固儼然合也；韋劉何必非合，而其痕則固儼然離也。雖然人海之因緣未了，浮生之蹤跡無憑，異日者，劍合延津，珠還合浦，返魂蕪香，重泉有再見之期，却老丹成，天末回長生之駕。同營金屋，何必在香海之洋，再啓瓊筵，何必演夢中之劇，淚之痕耶？血之痕耶？酒之痕耶？花月之痕耶？余方將盡付之太空，而願與此意中之花月相終古也。時咸豐戊午重九前一日，眠鶴道人撰。

題詞

文字不從高處着想，出筆輒陋，文字不從空處落筆，到眼皆俗。此書寫韋劉韓杜四人，淺者讀之，不過是憐才慕色文字；夫文字而僅止於憐才慕色，則世間所謂汗牛充棟者，正復不少，作者亦何必寫之乎？然則奈何？曰：是必歸其說於本，何謂本？君之仁也，臣之忠也，父子之慈與孝也，兄弟之友也，夫婦之和與順也，朋友之信也，故生人之美德曰禮，曰讓，曰廉，曰節，其得一者，皆可以不朽。然而此又無庸作者言之也，聖經賢傳，炳若日星，嘉行懿言，垂諸史冊，凡擁皋比爲人師者，皆能言之也。於是作者，冥思於落想之前，舉一韋癡珠於臣不得盡其忠，於父子不得盡其孝與慈，於兄弟夫婦朋友，舉不得盡其若友，若和，若信，躑躅中年，蒼茫歧路，幾於天地之大，無所容身，山川之深，無所逃罪，獨其平居深念，性情之激發，一往而深，觸景流連，歌哭之懷思，百端交集。於臣不得盡其忠，而必欲盡其忠，於父子不得盡其孝與慈，而必欲盡其孝與慈，於兄弟夫婦朋友，莫不皆然，勤勤懇懇，至歿身而尚留其意，以遺後人。嗚呼！是可感也！彼劉梧仙者，固所謂志趣與境遇，有難言者也，以媿媿之妙伎，而有難言之志趣，難言之境遇，其與癡珠猶收香之倒掛，併命之頻伽矣。至於事以互勘，而愈明，人以並觀，而益審，則有韓杜，步步爲二人之反對，如容光之日月，無影不隨，如近水之樓臺，有形皆幻，作者遂以妙筆善墨寫之，而又令其先帶後映，旁見側出，若在有意無意之間。說部雖小道，而必有關風化，輔翼世教，可以懲惡勸善焉，可以激濁揚清焉。若僅僅惜此羽毛，哀其窈窕，不亦可已也。夫時

咸豐戊午重陽日，貴筑棲霞居士讀畢謹題。

歲聿云暮，寒風滿園，扇雪而飛，若翩若翻，墨雲四垂，杳冥晝昏，舉燭不輝，爇火不溫，徬徨徘徊，欲酒無樽，則有

西蜀公子，東吳王孫，含情飲和，抱瑜握璠，一袂手拾，率然而叩吾門。受而讀之曰：「花月痕其書也，或抑或揚，且吐且吞，作者闔邦，事則并垣，以有爲爲，以無言言。月旦持其評，花界幻其論，擢情以芳，斂情而根。假彼孟施，扞我爽髡，冷於琴笙，襲於菑蓀。語綺雖鶴，聲哀則猿，淒入肝脾，令人煩冤，感慨歎歎，伊誰之援？」於是座有拘拘然者，聞而笑曰：「蒙叟卮寓，復矣莫可繙者，靈均章歌，幽矣莫可宣也。今若人街議而巷談，何飲水之忘源也。且北里之志，不入於籬藩，青樓之歌，不聞於邱樊，惡其志淫而意蕩，何不滌濫而削繁？」主人乃肅爾而立，輟其方殮，瞻乎若思，不覺飯之已噴。顧謂吾子，何望天而載盆，第相與謂其支，而未相與探厥元，無惑乎欲其令人敬而鄙其不當，使人銷魂。不知夫花之有痕，亭亭焉其猶閔與崑也，月之有痕，皦皦焉其猶義與軒也。古之人別有懷抱，爰與厥旨於溟鯤，今之人別有感傷，爰晦厥意於綉鴛，遷千古而同符，類蠲忿而樹護，子休矣！曾斯義之弗知，而又何足以挹謝而推袁？久之客退於盈尺之砌，歸於三家之邨，蒙蒙然猶未視之狗兮，測太微而隔九閭，子不讀五車之書兮，第不知孰能進而與子辨衆說之清渾。俄而非烟下駐，異香上屯，徐而察之，花之痕耶？月之痕耶？皆恍惚而靡所見兮，而但見夫筆光墨氣，如錦如綉，與花月以長存。

同治五年三月二十三日，弱水漁郎題詞，時假館於古樊道之昭武館。

謝枚如（章鈺）

二十年來想見之，每聞淪落感鬚眉，備書屢短才人氣，稗史空傳幼婦詞；天下傷心能幾輩？此生噩夢已如斯，閒塔積葉虫聲急，昂首秋風獨立時。

符雪樵（兆綸）

倚闌同看白芙渠，想煞風流放誕初，一點犀心翻誤汝，三更蝶夢轉愁予；徒勞越客絲絲網，易感蕭娘幅幅書，秦樹燕雲空夕照，索居誰問病相如？

紅板橋南白板門，沈沈風雨幾黃昏，直從隔世疑情事，安得長河注淚痕；滿地落花來少女，極天芳草阻王孫，當時枉費明珠贈，惆悵他生更莫論！

梁禮堂（鳴謙）

識字原爲髮盧媒，况將蘭茝伍蒿萊；可憐一束金銀管，寫盡并門風雨哀！
牙旂大纛照神州，青史助名李郭儔；誰識弄花愁月地，有人猿臂不封侯？
百歲流光石火間，菀枯苦樂鎮相關！輸他散髮黃牛背，笑看浮雲日往還。
酒籌歌板少年場，回首前塵劇渺茫；觸我傷心無限淚，黃花簾幙又重陽。

朱惟公（太忙）

盪氣迴腸逸藻柔，天涯落魄古今愁，白雲涕淚鄉關墜，紅粉恩情旅邸休；誰遣憐才逢教坊，可堪知己託倡優，冷豬味薄甘拋却，翻博千秋浪子羞。

評語

符雪樵（兆綸）

詞賦名家，却非說部當行，其哀感頑豔，淋漓盡致處，亦是從詞賦中發洩出來。然而具此仙筆，足證情禪，擬諸登徒好色，沒交涉也。

棲梧花史小傳

棲梧姓劉氏，名栩鳳，年十九，豫之滑縣人。八歲而孤，家赤貧，母改適，以賤值鬻人爲婢，尋爲匪人所掠，流轉太原爲歌妓，非所願也。性和婉，善解人意，每酒酣燭掩時，雖歌聲繞梁，而哀怨之誠，動於顏色，旋傾心於逋客，欲委身焉；以故多忤俗客，弗能得假父歡，益虐遇之。逋客坐是愛憐，特甚，生以索價奢，事中止，姬亦遂抑鬱顛頓，以病自廢，其家復間阻止，禁勿相見。逋客爲圖其像，聞姬病自此日篤，怨終不起云。

贊曰：栩鳳以荏弱之質，轉徙於飢寒中，宜乎其病也。今日者御綺羅，履肥甘，旁觀方豔羨之，胡爲愁而病，病而甚耶？吁！亦可以知其心矣。獨憐逋客者，以相愛故，至受讒謗，遭挫折而不悔，世有因果焉，知不以一念之癡，結未了之緣哉？

戊午暮春望前一日，定香主人撰。

考證

作者傳略

是書作者魏子安先生，福建閩侯人也。生嘉慶二十四年，卒於同治十二年。先生與福州沈文肅公同補博士弟子員，時年纔舞勺，閩里驚神童焉。既而三應鄉試弗售，益發憤讀書。越十餘年，先生髮種種矣，棄舉子業弗習，而就西席於某家，時文名籍甚，人咸知魏先生善飲酒，輒設讌招請，以詩畫乞焉。先生畫宗石谷，揮灑自成一家，顧非輕於搦管，惟酒酣始一爲之，先生蓋深染所謂名士習氣者也。越數年，先生年五十四歲，久厭場屋，益放蕩不事生產。門牆桃李，先後成進士，入詞林者七八輩，或則觀政儀曹，或則簪筆玉署，時人重師門之誼，峨冠博帶者，謁先生於蓬門葦室，中日相接，里人榮之。先生粥粥如者，是年又值試期，先生老馬伏櫪，忽技癢圖再試，乃入場，突感寒疾，草草終卷，自謂必不售，拊搗作歸計矣，而泥金報捷，竟中亞魁。先生出意外，狂喜不勝，自後三上公車，終弗得意，先生乃慨然曰：科名何足戀，吾其歸老乎？遂絕意仕途。時髮軍初起，天下騷然，先生門人某，故饒幹略，以兵備道守陝中，三月三遷，游擢晉撫，急函先生，往襄幕務。先生辭弗獲，間關行數千里，抵晉，而某忽以掛誤去職，時南天鼙鼓正急，長江流域，無一片淨土，先生遂流落關西，阻不得歸。太原知府曹金庚知先生賢，羅致門下，先生終鬱鬱不自聊，益縱情詩酒，花月痕一書，蓋作於是時，歷六個月而脫稿，祕之笥，弗以示人，惟摯交數人，得知其書。先生居并州，近十年，時兵書旁皇，終不得南中確息，烽火連三月，家書抵萬金，先生久不得家信，以爲死於兵燹矣，益痛哭自咎。又數年，海內底定，乃思歸里，而疾大作，扶病行數百里，卒於山東之莒縣。

作者軼事

先生恢奇男子也，狀恂恂如老儒，而心雄萬夫，不特詩書畫，足與板橋媲美，其軍事學識，亦遠出時下白面書生之上。先生之赴晉也，作萬言書，欲枉道京師，以干公卿，論攻守之勢，瞭如指掌，卒之人以爲秀才之見，無容納者。先生憤而自焚其稿。花月痕中之平回十策，卽此也。惜不傳。先生少年放蕩，生平獨善，哀隨園，自怨遲生數十年，不獲與之同時。隨園縱情聲色，先生亦如之。顧先生家無隔宿之糧，敝衣一襲，經年非浣，此則隨園所無也。先生少時嘗悅一鄰家女，夜半踰牆與誑，女父母知之，持挺逐先生，時傳爲笑談。又悅其從姨某，姨亦悅之，盟誓皎日，期勿相負。無何，爲其舅所聞，謂其玷辱名教，大怒，欲控諸學老師，褫其衿，或爲調停乃已。先生惡禮教之束縛，乃著「老子考」一書，以毀棄道德爲言，時年方弱冠，以此衆皆以爲狂逆，無妻以女者，先生遂鰥居，秀三十餘，始娶，娶得一灶下婢，入門三日，懲羹吹齋，喧逐累朝，先生大懼，襍被就讀鼓山山麓，自是淡於女色，無何，宴鹿鳴，里人又稍稍與言婚，悍婦亦病死，遂續娶某女，女工詩，與先有唱酬，無虛日，先生樂之。顧家室爲累，生活無所取資，嘗於嚴風朔雪中，懷抱水仙花一株，白酒一小甌，瑟縮自市歸，則夫人之釵已入質庫矣。一子甫齠，頗慧，先生愛之，旣赴晉，常南望鄉園而長嘆，念其妻子無依，捐捐心目，寤寐見之，先生之遇，蓋可哀已往并門爲友人勦作狹邪游，賞詩妓春雪，欲量珠爲聘，厄於資而不果，尋春雪抑鬱死，先生哭之慟。花月痕之作，卽基於此。秋痕者，寓意春雪也。

全書索隱

花月痕爲先生最經意之作，其章癡珠卽自况也。韓荷生或謂其影射左恪靖伯，余以爲非也。明經略則實指文襄章韓兩氏，皆先生持以自比。韓魏並稱，章者韓之半也。章癡珠一生傳略，如先生自身之經歷，故章中舉人，而不成進士，坎坷之遇，與先生相仿。今人考證紅樓爲後四十回爲高鶚所續，高鶚續書時，已捷賢書而未赴會試，故寶玉亦僅以舉人終，章癡珠亦猶是也。韓荷生則先生假定爲得意後之魏子安，文武全才，又福慧雙修，爲

中興名臣，采秋則先生理想中之美人也。想見先生下筆之時，一面描寫窮愁潦倒之書生，一面又描寫不可一世之英雄，其胸中之塊壘，爲何如也？野叟曝言中之文素臣，爲作者所持自况者，而荒唐至不堪狀。先生之述韓荷生，則頗能自闢蹊徑，韓之得貴顯以武功，顧書中所言治兵之策，皆取之於先生所作之萬言書也。寫來一吐積鬱之氣，亦聊所以示快，先生殆亦不脫文人之結習歟？

書中之詩

書中之詩，不盡先生自作，半爲當時名士唱，酬半則先生之妻，閨中吟草也。惟中有韋癡珠懷人八律，及韓荷生留別八律，則先生所自作，沉痛者，如薄命憐卿甘作妾，傷心愧我未成名，深得義山神髓，而以白描傳神，時人樂誦之。初先生與春雪暱，共誓生死，其友擬釀資爲之買妾，卒以鴛需索過奢未果。中間又幾爲豪門公子所奪，女弗屈，賦詩以明志，先生益愛憐之。女旣得先生，弗接他客，先生又窮簿，無以爲纏頭，七十鳥大怒譴責無虛日，女投環者再，不獲死。嘗與先生登臨絕峯，相抱大哭，欲騰擲而死，有人見而報，鵠亟蹤而迫歸，自是鵠命與先生絕，女遂以療亡。女貌僅中姿，詩學亦不過爾爾，第深於情耳。花月痕所言秋痕之詩，皆先生僞託，實非女所作，女雖能詩，決無是才也。先生懷人詩八律，一時傳誦殆遍，如拚把青衫輕一殉，孤墳誰與築鴛鴦，如地老天荒如此恨，海枯石爛可憐生，如除非化作頻伽去，破鏡無端得再圓，如山厝愚公空立志，海填少婦總含冤，胥哀感頑豔，傳誦一時。花月痕述秋痕死於自縊，實則春雪死於病，文人狡狴，好作賺人眼淚之筆耳。花月痕所述僧父，皆彼時晉垣顯宦，先生惡之，故書中輒影其名，惜其名弗傳。又先生嘗自謂爲天上謫仙，來歷人間一劫，故於韋癡珠之彌留，繫一律曰：海山我舊小游仙，謫落紅塵四十年，自謂不與俗人同瀾也。先生子少安潦倒無以爲生，以是書付剗鬪牟利，遍干諸名士作序，其第一次出書，原版存某處，中述先生際遇甚詳，（今本無此）並有先生親書乞米之信一封，書法秀勁，可以想見其人。

贅語

花月痕一書，膾炙人口已久，爲清季說部傑作，然人第知此書文字之佳，而不知作者處境之困也。惟身歷坎
坷，辭親遠遊，妻子仳離，羈愁萬斛，窮途潦倒，是以筆之於書，光芒四射，自與無病呻吟者迥別，所謂無賴春風筆
一枝，此中深淺幾人知也。

况生丁紅羊之厄，道梗不獲返，進退失所，天涯遊子，閨中思婦，既深家國之憂，重以不孝之罪，遇固可悲。而藐
然一妓，萍水姻緣，竟許以終身，至死不悔，以落魄文人，忽對解語嬌花，青眼憐才，獨鍾此輩，銀字箏調心字香，英
雄底事不柔腸，作者安得不云爾哉？

書中詩，如三更涼夢回徐場，一夜西風瘦沈郎。安得護花鈴十萬，禁他枝上五更風。敢將顏色悅傾城，但解憐
儂便有情。剩得浪浪滿襟淚，看人離別與團圓。誰將青眼憐秋士，竟有丹心嘔女郎。憐才偏是平康女，懶向梁園
去賦詩。儘說千金能買笑，我偏買得淚痕來。自笑無緣賞桃李，獨尋幽徑訪秋花。欲平紈扇年年恨，不寫春光轉
寫秋。多情不爲蠶絲繭，但解憐才合感恩。久拌結習銷除盡，補底脂痕染又濃。浮萍滄海終飄泊，羞向紅顏說報
恩。誰知十斛鮫人淚，不化明珠化血痕。情到能癡天或悔，愁如可憐地長埋。哀感頑豔，悱惻纏綿，情見乎詞，皆自
道也。其他好句尙多，見於考證中者不列焉。

雷顛隨筆謂未述妖亂事，未免蛇足，又謂某太守延課子女，暇艸此書，太守見而促成之。案太守，卽曹金庚也。
小奢摩館墜錄云：子安早歲負文名，所作詩詞駢儷，尤富麗塊縛。中年以後，乃折節學道，治程朱學最邃，言行
不苟，鄉里以長者稱。晚歲學行益高，唯時念及早歲所爲詩詞，不忍割棄，乃託名眠鶴主人，成花月痕說部十六

卷，以前所作詩詞，盡行填入。觀此則作者學行甚高，豈可以登徒子曰之哉？此書之作，不過忍俊不禁，亦猶廣平之梅花，柴桑之閒情，金風亭長之風懷，雖白璧微瑕，仍不足爲作者病也。此曰早歲詩詞，盡行填入，則考證所云詩詞多非自作者，恐未必然，或間有少作不純耳。

作者尙著有石經考、陵南山館詩話等書，見謝枚如、賈荊山莊詩集。謝氏，福建長樂人，光緒丁丑進士，官內閣中書。

韓荷生爲作者理想中之化身，卽後世楊雄之意，憐才知己，性命相關，一而二，二而一者也。吾尤服膺此書者，在在以孝字勸世，雖至倡盜婢僕之微，亦靡不以孝其親而獲善終，其他稗乘，未之有也。吾故特揭孝友二字爲此書唯一之宗旨，若其描寫風流旖旎，擁翠偎香，不過排遣雄心，消磨塊壘，爲名士結習，不足多責也。

坊間所出花月痕，類皆標而不點，眉目未清，脫誤至多，不堪瀏覽。本局爰爲悉心標點，重加勘誤，附以振鏞氏所作考證，俾知作者歷史，而書中之事實，亦昭然若揭矣。覺眉目一清，與尋常之本不可同日而語焉。有識者當能鑑諸。

民國二十一年壬申四月下澣編者識。

新式花月痕目次

|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|
| 第一回 | 蚍蜉撼樹學究高談 | 花月留痕稗官獻技 | 一 |
| 第二回 | 花神廟孤墳同洒淚 | 蘆溝橋分道各揚鑣 | 三 |
| 第三回 | 憶舊人倦訪長安花 | 開錢筵招遊荔香院 | 七 |
| 第四回 | 短衣匹馬歲暮從軍 | 火樹銀花元宵奏凱 | 一三 |
| 第五回 | 華嚴菴老衲解神籤 | 草涼驛歸程驚客夢 | 一八 |
| 第六回 | 勝地名流禪脩上巳 | 金樽檀板曲奏長生 | 二四 |
| 第七回 | 翻花案劉梧桐仙及第 | 見芳譜杜采秋束裝 | 二九 |
| 第八回 | 呂仙閣韓荷生遇豔 | 并州城韋癡珠養疴 | 三五 |
| 第九回 | 粵斧水閣太史解圍 | 邂逅寓齋校書感遇 | 四〇 |
| 第十回 | 兩番訪美疑信相參 | 一見傾心笑言如舊 | 四五 |
| 第十一回 | 接家書旅人重臥病 | 改詩句幕府初定情 | 五一 |
| 第十二回 | 宴水榭原士規構毀 | 砸煙燈錢同秀爭風 | 五七 |
| 第十三回 | 中奸計凌晨輕寄柬 | 斷情根半夜獨吟詩 | 六三 |
| 第十四回 | 意綿綿兩闌花魂詞 | 情脈脈一齣紅梨記 | 六七 |
| 第十五回 | 詩繡錦囊重圓春鏡 | 人來菜市獨訪秋痕 | 七六 |
| 第十六回 | 定香榭兩美侍華筵 | 夢遊仙七言聯雅句 | 八三 |

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七回 | 儀鳳翱翔豪情露爽 | 睡鴛顛倒綺語風生 | 九〇 |
| 第十八回 | 冷雨秋深病憐並枕 | 涼風天末緣證斷斂 | 九七 |
| 第十九回 | 送遠行賦誦哀江南 | 憶舊夢歌成秋子夜 | 一〇四 |
| 第二十回 | 陌上相逢舉帷一笑 | 溪頭聯步邀月同歸 | 一一二 |
| 第二十一回 | 宴中秋觴開彤雲閣 | 消良夜笛弄芙蓉洲 | 一二〇 |
| 第二十二回 | 秋華堂仙眷慶生辰 | 采石磯將軍施巧計 | 一二九 |
| 第二十三回 | 簾捲西風一夜詩課 | 雲橫秦嶺千里書來 | 一三七 |
| 第二十四回 | 三生冤孽情海生波 | 九死癡魂寒宵割臂 | 一四四 |
| 第二十五回 | 影中影快談紅樓夢 | 恨裏恨高詠綺懷詩 | 一五〇 |
| 第二十六回 | 形管生花文章有價 | 圍爐煮雪情話生春 | 一五七 |
| 第二十七回 | 癡婢回心兩番救護 | 使君高義一席慙慙 | 一六三 |
| 第二十八回 | 還玉珮愁書生受賺 | 討藤鐲贖太歲招災 | 一七一 |
| 第二十九回 | 消寒小集詩和梅花 | 偕老卜居園遊柳巷 | 一七七 |
| 第三十回 | 看迎春俏侍兒遇舊 | 祝華誕女弟子稱觴 | 一八五 |
| 第三十一回 | 離恨羈愁詩成本事 | 閒情逸趣帖作宜春 | 一九四 |
| 第三十二回 | 秋心院照夢警新年 | 攀雲樓華燈猜雅謎 | 二〇〇 |
| 第三十三回 | 麗句清詞三分宿慧 | 花香燈影一片豔情 | 二〇五 |
| 第三十四回 | 汾神廟春風生塵尾 | 碧霞宮明月聽鷓鴣 | 二一〇 |

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三十五回 | 鬚眉巾幗文進壽屏 | 肝胆裙釵酒闌舞劍 | 一一五 |
| 第三十六回 | 一聲清磬色界歸真 | 百轉柔腸情天入幻 | 一一二 |
| 第三十七回 | 廷推岳薦詔予清銜 | 風暖花熏春來行館 | 一一二 |
| 第三十八回 | 棠苜無靈星沈婺女 | 棣華遽折月冷祇園 | 一一三 |
| 第三十九回 | 燕子覆巢章台分手 | 雁門合鏡給事班師 | 一一三 |
| 第四十回 | 意長綠短血洒鵲魂 | 人去影留望窮龜卜 | 一一四 |
| 第四十一回 | 焦桐室枯吟縈別恨 | 正定府瀝血遠貽書 | 一一四 |
| 第四十二回 | 聯情話寶山營遇俠 | 痛慘戮江浦賊輸誠 | 一一五 |
| 第四十三回 | 十花故事腸斷恨人 | 一葉驚秋神歸香海 | 一一六 |
| 第四十四回 | 一霎火光穢除蟬蛻 | 廿年孽債魂斷雉經 | 一一六 |
| 第四十五回 | 竹竿嶺舊侶哭秋墳 | 樅楊縣佳人降巨寇 | 一一八 |
| 第四十六回 | 求直言梅翰林應詔 | 復潯郡歐節度策勳 | 一二七 |
| 第四十七回 | 李穰如匹馬捉狗頭 | 顏卓然單刀盟倭日 | 一二八 |
| 第四十八回 | 桃葉渡蕭三娘排陣 | 雨花臺朱九妹顯靈 | 一二八 |
| 第四十九回 | 捨金報母擔粥振饑 | 聚寶奪門借兵證果 | 一三九 |
| 第五十回 | 一枝畫戟破越沼吳 | 八面威風靖江鎮海 | 一三九 |
| 第五十一回 | 無人無我一柄西歸 | 是色是空雙棺南下 | 一三六 |
| 第五十二回 | 秋心院遺迹話故人 | 花月痕戲場醒幻夢 | 一三六 |

新式
標點
花月痕

第一回 蚍蜉撼樹學究高談 花月留痕稗官獻技

情之所鍾，端在我輩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，性也。情字不足以盡之，然自古忠孝節義，有漠然寡情之人乎？自習俗澆薄，用情不能專一，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，且相率而爲僞，何況其他。乾坤清氣間，留一二情種，上既不能策名於朝，下又不獲盡力於家，徒抱一往情深之致，奔走天涯，所聞之事，皆非其心所願聞，而又不能不聞，所見之人，皆非其心之所願見，而又不能不見，惡乎用其情？請問看官，渠是情種，素然墜地時，便帶有此一點情根，如今要想何處發洩呢？吟風嘯月，好景難常，玩水遊山，勞人易倦，萬不得已，而寄其情於名花，萬不得已，而寄其情於時鳥。窗明几淨，得一適情之物，而情注之；酒闌燈灺，見一多情之人，而情更注之。這般話從那裏說起？因得敝鄉有一學究先生，姓虞，號耕心，聽小子這般話，便拂然道：「人生有情，當用於正，陶靖節閑情一賦，尙賅物議；若舞衫歌扇，轉瞬皆非，紅粉青樓，當場卽幻，還講甚麼情呢？我們原不必做理學，但生今之世，做今世之人，讀書是爲着科名，謀生是爲着妻子，你看那一班潦倒名士，有些了聰明，偏做出怪怪奇奇的事，動人耳根，又做出落落拓拓的樣，搭他架子，更有那放蕩不羈，傲睨一切，偏低首下心，作兒女之態，留戀勾欄中人，你想他們有幾個梁夫人，能識蘄王？有幾個關盼盼，能殉尙書？大約此等行樂去處，只好逢場作戲，如浮雲在空，今日到這裏，明日到那裏，說說笑笑，都無妨礙，只不要拖泥帶水，糾纏不清才好呢！你說什麼情種？又是什麼情根？我便情田也要踏破，何從留點根留點種呢？」小子笑道：「先生自知甚明，教人也還踏實，這是將情字行徑抹煞，試看枯木逢春，萌芽便發，生公說法，頑石點頭，無論何等，人比木石，自然不同，如何把人當做登場傀儡，古人力辨

情淫二字，如涇渭分明，先生將情田踏破，情種情根，一齊除個乾淨，先生要行什麼樂呢？小子不敢說，求先生指教罷！學究勃然怒道：「你說什麼話！先王人情以爲田，這情字你竟認作男女私情看麼？」小子嗤的一笑道：「你先生怎的不記得上文，有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呢？大抵人之良心，其發見最真者，莫如男女分上。故大學言誠意，必例之於好好色，孟子言舜之孝，必驗之於慕少艾。小子南邊人，南邊有個樂部，生用真男，且用真女，燃椽燭，鋪紅氍毹，演唱醒妓偷詩等劇，神情意態，比尋常空中摹擬，強有十倍。今人一生，將真面目藏過，拿一副面具套上，外則當場酬酢，內則邇室周旋，即使分若君臣，恩若父子，親若兄弟，愛若夫婦，誼若朋友，亦只是此一副本具，再無第二副本更換。人心如此，世道如此，可懼可憂！讀書人做秀才時，三分中却有一分真面目，自甲科入仕版，蛇神牛鬼，腐至沓來，看官聽着小子說過，今人只是一副本具，如何又說出許多面目來？須知喜怒威福，十萬副本具，只是一副銅面具也。然則生今之世，做今之人，真面目如何行得去呢？你看真面目者，其身歷坎軻，不一而足！即如先生所說，那班放蕩不羈之士，渠祀先不自檢束，讀書想爲傳人，做官想爲名宦，奈心方不圓，腸直不曲，眼高不低，坐此文章，不中有司繩尺，言語直觸當事逆鱗，又耕無百畝之田，隱無一椽之宅，俯伏求人，浮沉終老，橫遭白眼，坐困青氈，不想尋常歌伎中，轉有窺其風格，欣慕之者，憐其淪落，繫戀之者，一夕之盟，終身不改，幸而爲比翼之鶴，詔於朝，榮於室，盤根錯節，膾炙人口，不幸而爲分飛之燕，受讒謗，遭挫折，生離死別，咫尺天涯，賅恨千秋，黃泉相見，三生冤債，雖授首於藁街，一段癡情，早銷魂於蓬顆，金蕉山下，空傳瘞鶴之銘，鸚鵡州邊，難訪玉簫之墓，見者酸鼻，聞者拊心，愚俗無知，轉成笑柄，先生你道小子此一派鬼話，是憑空杜撰的麼？小子尋親不遇，流落臨汾縣姑射山中，以樵蘇種菜爲業，五年前春凍初融，小子鋤地，忽地陷一穴，穴中有一鐵匣，內藏書數本，其書名花月痕，不著作者姓氏，亦不詳年代，小子披覽一過，將俟此人傳之。其年夏五，早魃爲虐，赤地千里，小子奉母避難太原，苦無生計，忽悟天授此書，接濟小子衣食，因手抄一遍，日攜往茶坊，敲起鼓板，賺

錢百文，負米以歸，供老母一飽。書中之是非真假，小子亦不知道，但每日間聽小子說書的人，也有笑的，也有哭的，也有嘆息的。都說道：書中韋癡珠、劉秋痕，有真性情；韓荷生、杜采秋、李稷如、李夫人，有真意氣。卽劣如禿僮、優如跛婢、癩如屠尸、癩如酒徒、淫如碧桃、狠如肇受，亦各有真面目。躍躍紙上，可見人心不死，臧獲亦剝果之可珍，直道在民，屠沽本英雄之小隱。至如老魅焚身、雞棲同燼、么魔蕩影、兔脫遭擒、鼯鼠善緣，終有技窮之日，猢猻作劇，徒增形穢之差。又可見天道循環，無往不復。冤有頭，債有主，願大衆莫結惡緣。生之日，死之年，卽顧影亦漸清夜，小子嘗題其卷首云：

有是必有非，是真還是假，誰知一片心？質之開卷者。

今日天氣清明，諸君閒暇無事，何不往柳巷口一味諒茶肆，聽小子講花月痕去也？其緣起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爲全書總序，煌煌大文，發聳振聵。登泰山觀日，其初固未嘗有日也，海波蒼茫，萬里倒影，天色空碧，一望無際，此亦極天下之奇觀也。而觀日之人，若未嘗見焉者，夫亦曰彼固日尚未出耳。倏而海水蒸紅，天光凝赤，一輪朝曦，騰躍而起，心搖目駭，嘆曰：妙哉日乎！觀止矣。登黃山之觀雲也，亦然。山氣未合，峯巒萬變，觀雲之人，亦若未嘗見焉者。夫亦曰此固非雲也，迨氤氳靄鬱，俯仰幻化，始矍然嘆曰：妙哉雲乎！觀止矣。夫奇觀而至於海，而至於黃山，其人皆若未嘗見焉者，此其眼界之謬，胸次之俗，豈復可以言觀日與雲哉？而究不能謂之謬與俗者，何也？迫於所未見，故不覺忽然所已見也，非然者，舉首而見者，非日與雲耶？所謂妙者，果何在耶？造物者之示人以巧也。非海無以觀日出之奇也，非黃山無以見雲出之奇也。如此篇卽海之於日，山之於雲也。吾願讀此書者，幸勿若觀日觀雲者之若未嘗見焉者也。

第二回 花神廟孤墳同灑淚 蘆溝橋分道各揚鏢

京師繁華靡麗，甲於天下，獨城之東西，有一錦秋墩，上有亭名陶然亭，百年前水部郎江藻所建，四面遠眺，數十里城池村落，盡在目前，別有瀟灑出塵之致。亭左近花神廟，編竹爲牆，亦有小亭，亭外孤墳三尺，春時葬花於此，或傳某校書埋玉之所。那年春闈榜後，朝議舉行鴻詞科，因此合道公車，遲留觀望，不盡出都。此書上回所表，韋癡珠，係東越人，自十九歲領鄉薦後，遊歷大江南北，西登太華，東上泰山，視士雅氣概激昂，桓子野性情淒惻，癡珠兼而有之。文章憎命，將策既擯於主司，上書復傷乎執政，此番召試詞科，因借窗友萬庶常同寓元通觀中，託詞病暑，但俗士概屏不見，左圖右史，朝夕自娛。光陰易度，忽忽秋深，鄉思羈愁，百無聊賴，忽想起陶然亭地高境曠，可排拓胸襟，也不招庶常同往，只帶隨身的小童喚禿頭，雇車出城，一徑往錦秋墩來，遙望殘柳垂絲，寒蘆飄絮，一路倒也爽然，不一會到了墩前，見有五六輛高鞍車，同歇在廟門左右，禿頭已經下車，取過腳踏，癡珠便慢慢下車來，步行上墩。剛到花神廟門口，迎面走出一羣人，當頭一個美少年，服色甚都，面若冠玉，唇若塗朱，目光眉彩，奕奕動人，看他年紀不過二十餘歲，隨後二人，都有三十許，也是舉止嫺雅，前後四個相公跟着，說說笑笑，又有小童一個，捧着拜匣。癡珠借禿頭閃過一邊，舉目瞧那少年，那位少年也將癡珠望了一望，向前去了。癡珠直等那一羣人都出了門，然後緩步進得門來，白雲鎖徑，黃葉堆塔，便由曲欄走上，見殿壁左廂，墨瀟淋漓，一筆蘇字草書，寫了一首七律，便念道：

菖花瑟瑟傍高城，開叩禪扉信步行，水近萬蘆吹絮亂，天空一雁比人輕，疎鐘響似驚霜早，曉市塵多匝地生，寂寞獨憐荒塚在，埋香埋玉總多情。

癡珠看了一遍，說道：「這首詩，高華清爽，必是起先出門那位少年題的。」再看落款，是富川荷生，也不知其姓名，正自呆想，只見一個沙彌，從殿後走出來。癡珠因向前相見，隨問他可認得題詩這人。沙彌道：「這位老衲姓韓，時常來咱們這裏逛，陶然亭上也有他題的詩，却不知道官名住宅。」癡珠道：「這首詩好得很，是個才子。」

之筆，你對汝師父講，千萬謹惜着，別塗抹了。『沙彌答應了，便隨癡珠邁迤上陶然亭來，滿壁淋漓，癡珠因欲讀荷生的詩，且先看款，忽見左壁七律一首，款書春日招芝香綺雲竹仙稚霞諸郎修禊於此，後面書荷生醉筆四字，不禁大笑，便朗吟道：

舊時煙草舊時樓，又向江亭快禊遊，塵海琴樽銷塊壘，春城鶯燕許勾留；桃花如雪牽歸馬，湘水流天泛

白鷗，獨上錦秋墳上望，蕭蕭暮雨不勝愁！
癡珠想道：此人清狂拔俗，瀟灑不羈，亦可概見。惜相逢不相識，負此一段文字緣了。沈吟良久，向沙彌要了筆墨，填台城路詞一闋云：

蕭蕭落葉西風起，幾片斷雲殘柳，草沒橫塘，苔封古刹，才記舊遊攜手，不堪回首。想倚馬催詩，聽鶯載酒，轉眼淒涼，虛堂獨步遲迴久。何人高吟祠畔，弔新碑如玉，狐墳如斗，三尺桐棺，一杯麥飯，料得芳心不朽，離懷各有灑淚墮春前，魂銷秋後，感慨悲吁，問花神知否？

白吟一遍，後書款云：東越癡珠，秋日遊錦秋墩，讀富川荷生陶然亭花神廟詩，悵觸閑情，倚聲和之，寫完便擲筆笑向沙彌道：『韓老爺再來，汝當以我此詞質之，休要忘了。』沙彌亦含笑答應，遞上茶來，癡珠兀自踱來踱去，瞧東瞧西，禿頭道：『老爺你看天要下雨，我們回去，路遠着哩！』癡珠仰首一看，東北上黑雲布滿，遂無心久留，急忙下墩，上車而去，這且按下。却說荷生這日自錦秋墩進城，已有三下多鐘，一路蕭蕭疎疎，落起細雨來。同行一位謝小林侍御，一位鄭仲池太史，侍御因招荷生攜四旦小飲顧曲山房，正上燈賭酒，只見青萍回道：『老蒼頭接老爺回去，說明經略軍營摺弁，送來經略書信，并聘金三百兩，現在寓處，候老爺呈遞，且有話面回。』荷生遲疑道：『明節相去歲掛印時，原欲邀我入幕，彼時我因春闈在邇，婉辭謝去，今有書來，想必還爲這事，但教我怎樣處呢？』侍御道：『現在詞科既阻於時艱，歸路又梗於烽火，何不乘此機會出都，未爲不可。』一面催跟

班上菜。荷生立起身道：「菜已有了，二君借諸郎多飲數杯，小弟且告辭回去一看。」侍御並不強留，分付提燈送出大門，看過上車，方才進去。看官聽着，這明經略名祿，本是國家勳戚，累世簪纓，年四十五歲，弓馬嫻熟，韜略精通，而且下十禮賢，毫無驕奢氣習。五年前與韓荷生的老師，三邊總制汪鴻猷先生，一同出使西域。汪總制屢屢言及生平得意門生，惟有荷生一人，文章詞賦，雖不過人，而氣宇宏深，才識高遠，曾在秦王幕府，佐治軍書，意欲招之幕中，又恐其不受羈束，彼時明經略已存在心中。後來倭寇勾結西域回民作亂，四方刀兵蠢起，民不聊生，汪公奉命防海，明公奉命經留西陲，臨別時，經略向汪公求荐人才，汪公又把荷生說起，經略立時欲聘同行。荷生因要應宏詞科，不肯同往，經略心頗悵悵，不料回匪日益猖獗，經略駐兵太原，一面防邊，一面調度河南軍務，接濟兩湖兩江兩廣各道糧餉，控制西南，出入錢穀，日以億萬計，羽書旁午，所有隨帶文武，及留營差使各官，雖各有所長，却無主持全局器量。因想起荷生是汪公賞鑒的，必定不差，近知詞科停止，因致書勸駕。荷生自舊臘入都，迄今已九月，潤筆之絹，諛慕之金，到手隨盡，正苦囊空，得此機緣，亦自願意，遂定於九月十二日出都。荷生此行，是明經略敦請去的，自然有許多大老官，及同年故舊，送驢敬，張筵席，自彰義門至蘆溝橋，車馬絡繹不絕。那荷生是疎疎落落的，帶了老蒼頭賈忠，小童薛青萍，並新收長隨索安翁，慎一路酬應。到得蘆溝橋，已是未末申初時候，剛至旅店，適值門口擁擠不開，將車停住，只見對面店中一小童伏侍一人上車，衣服雖不華美，而英爽之氣，見於面宇，且面熟得很，一時却不起那裏見過。正在凝思，謝侍御及一班同鄉京官，還有春慶部聯喜部相公們，一齊迎出，便急忙跳下車來，是晚即在行館暢飲通宵。次日起身，午後長新店打尖，到得房中，見新塗粉壁上，有詩一首，款書九月十二日，章癡珠出都，計自丙申宿此十度矣，感懷得句，不計工拙也。想道：這章癡珠，不就是十年前上那平倭十策這人麼？因朗誦道：

殘秋倏將盡，客子苦行役，行行豈得已，萬感在心曲。浮雲終日閒，倦鳥不得宿，薊門烟樹多，蘆溝水流濁，

回首望西山，蒼蒼耐寒綠。

看畢，嘆一口氣，想道：此詩飄飄欲仙，然抑鬱之意，見於言表，才人不遇，千古如斯！因觸起昨日所見的人，不知是否此君？看他意緒雖甚無聊，氣概却還凜兀，我這回出都，好像比他強多，其實淪落天涯，依人作計，正復同病相憐也！兀坐半晌，只見索安回道：「護送營弁，請老爺今日尖後換轎。」荷生想了一回，說道：「坐轎甚好！昨天誤了半站，今日着他們多備兩班夫，趕上正站，汝們遲到都不妨呢！」看官，你道荷生要趕正站，是何意思？他記起蘆溝橋上車那人，是在花神廟門口，注意瞧他的，此刻因人想詩，因詩想人，恨不一下問明。豈知癡珠在都日久，資斧告罄，生平素耿介，不肯巧人。此番出都，因陝西是舊遊之地，且與兩川田節度公子，有同遊草堂之約，決計由晉入秦，由秦入蜀，把箱籠書籍，概托萬庶常收管，自與禿頭帶一付鋪蓋，一領皮袍，自京到峽，二十六站，與車夫約定兼程前進。你道荷生大隊人馬，那裏趕得上他！正是：

大海飄萍，離合無定，萬里比隣，兩心相印。

到底荷生癡珠踪跡若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得全書緣起，明經略荷生癡珠均於漠不相關中，敍出相關來，又絕無牽強痕迹，龍門合傳法也。

第三回 憶舊人倦訪長安花 開餞筵招遊荔香院

話說癡珠單車趕行，不日已抵潼關，習鑿齒再到襄陽，薊子訓重來灞水，一路流連風景，追溯年華，忽然而悲！雖終日兀坐車中，不發一語，其實連篇累牘，也寫不出胸中的情緒，便口占一絕道：

蒼茫仙掌秋，搖落灞橋柳，錦瑟惜華年，欲語牌在口。

吟畢，喟然長嘆，禿頭正在那車頭打盹，忽回頭道：「此去長安只有十里多路，老爺進城，何處卸車呢？」癡珠

想道：「西安儘有故舊，但無故擾人，又何苦呢！」便說道：「咱們進城找店罷！」轉瞬車到東門，剛進壘城，便見從城內來了一車，車內坐着一人，定睛一看，原來是一故人，姓王，字漱玉，係長安王太傅長孫，與癡珠同年，這日要往城外探親，適與癡珠相值，兩邊急忙跳下車來，歡然道：「故玉因問道：『前月接萬世兄信，知吾兄有蜀道之遊，不想今日便遇，如何走得這般快？但如今那裏下車呢？』癡珠未答，禿頭在旁道：『老爺要找店呢！』漱玉道：『豈有此理？難道西安許多相好，都不足吾兄下榻麼？』癡珠笑道：『不是這般說，小弟急欲入川，擬於此時，竟不奉訪，俟回陝後，再與故人作十日之歡。』漱玉笑着，分付跟人道：『你們趕緊飛馬回家伺候。』一面說，一面攜着癡珠的手道：『咱們同坐一車，好說話些，你的車叫管家坐着，慢慢的跟來罷。』原來漱玉家中，有一座園亭，是太傅予告之後，願養之地，極其曲折，名曰邃園。太傅開府南邊時，癡珠尙幼，最爲太傅所器重，後來與漱玉作了同年，值逆倭發難，因上書言事，獨犯忌諱，禍幾不測，賴太傅力爲維持，得以無罪。未幾太傅予告，攜入關中，所以園中文酒之會，癡珠無不在座，所有聯額題詠，癡珠手筆極多，因此一家之內外男女，無一人不認得癡珠。先自家丁回家說，韋老爺來了，這漱玉太太，便分付婢僕，將邃園中碧梧山房，七手八腳舖設起來。是夜二人相敘契闊，對飲談心，傷風澤之寢微，痛刮灰之難問。癡珠忽慘然吟道：『人生有通塞，公等繫安危，我近來絕口不談時事矣。』停了一會，漱玉因問癡珠道：『你記得七年前進京，娟娘送咱們到灞橋行餞麼？那一夜你兩個人，依依情緒，至今如在目前，你的詩是七絕兩首，便吟道：

灞陵驛畔客停車，惜別人來徐月華，濁酒且謀今日醉，明朝門外卽天涯。
玳梁指日誓雙棲，此去營巢

且覓泥絮絮幾多心上語，一聲無賴汝南雞。

是不是呢？」癡珠道：『你好記心！這兩句詩，我竟一字都忘了。』漱玉道：『自然忘了。』癡珠慘然高吟道：『十年一覺揚州夢，贏得青樓薄倖名。』便問漱玉道：『你如今可知娟娘是何情狀呢？』漱玉道：『我前年見過

一面才曉得他媽死了，以後聞人說他哭母致疾，閉門謝客，近來我不大出門，便兩年多沒有人題起他蹤跡，如今長安名花多着呢，遲日招一個人，領你去逛逛罷。」癡珠道：「我也聽得人說，這幾年秦王開藩，此地幕中賓客，都是些名士，北里風光，自然比向時強多了。」二人於是淺斟細酌，塵襟渴滌，燭跋三現，尙未散筵。只見小丫環攜着明角燈，回道：「太太道夜深了，韋老爺初到，車馬勞煩，請老爺少飲，給韋老爺早點安息罷。」漱玉笑道：「我倒忘了，只顧與故人暢談。」遂盞一壺而散，晚夕無話。次日飯後，漱玉果招一個人來，姓蘇名華農，是府學秀才。漱玉自去城外探親，西安本係癡珠舊遊之地，是日同華農走訪各處，樓台歌榭，往往撫今追昔，物是人非，不免悵然而返。第三日漱玉回家，也跟着同遊一連數日，總訪不出娟娘信息，癡珠也就懶得走了。彼時便有親故陸續俱來，癡珠也不免走出應酬一番，更把訪娟娘一事閣起。再且癡珠急於入川，只得將此事託漱玉華農慢慢探問。一日三人正在山房小飲，門上送進單帖，是癡珠世兄弟呂龍文，專爲癡珠餞行，請漱玉華農作陪，末注一行云：「席設寶髻坊荔香仙院，務望便衣早臨是荷。」癡珠將單遞給華農道：「這荔香院你認得麼？怎的咱們沒有到過？」漱玉笑道：「這地方華農是進不去呢？如今龍文請你，你題上知字，我們都陪你走一遭罷。」閑文少敘，到了那日三下多鐘，龍文親自來邀，恰好華農在座，便四人四輛車，向寶髻坊趕來。此時已是十月將終，朔風漸烈，癡珠初進巷口，便一陣陣聞得笙歌之聲，又走了半箭多路，到了一家，前面車便站住了。四人一齊下車，只見門前一株殘柳，跟班先去打門。癡珠細看，兩扇油漆黑溜溜的大門，門上硃紅帖子，是終南雪霽，渭北春來八個大字，早有人開了門，在門邊伺候。癡珠四人相讓了一回，跨進來，便是一條磚砌甬道，院中卸着一輛雕輪綉幃的轎車，甬道盡處，便是一個小小的二門，進去門左右三間廂房，廂房內人已出來，開着穿堂中間碧油屏門，癡珠留心看那屏門上匾額，隸書荔香仙院四個大字，門中洒藍草書板聯一對：

呼龍耕烟種瑤草，踏天磨刀割紫雲。

集句，癡珠贊聲好！跨進屏門，便是三面遊廊，中間擺着大理石屏風，面面碧油亞字欄干，地下俱是花磚砌成，鳥籠花架，布滿廊廡上下。四人緩步上廳，便有了環掀起大紅夾毡軟簾，早有一般花香撲鼻，方才要坐下，早聞屏後一陣環珮之聲，走出一麗人，髻雲高擁，鬢鳳低垂，嬈嬈婷婷，含笑迎將出來，把眼瞧着癡珠道：「這位想是章老爺麼？」龍文笑道：「你怎麼認得？」便攜着麗人的手，向癡珠道：「此長安花史中第一人物，小字紅卿，吾兄細細賞鑒一番，可稱絕豔否？」癡珠深深一揖道：「天仙化人，我癡珠瞻仰一番，已是三生有幸，賞鑒二字，你可不唐突麼？」紅卿笑道：「韋老爺如此謬賞，令我折受不起。」便讓四人依次而坐。屋係三間大廳，兩邊俱有套間在內，一會了環捧上茶來，紅卿親手遞送已畢，又坐了片刻，漱玉便同紅卿道：「我輩雖非雅客，竟欲到你小院一坐，不知可否？」紅卿笑道：「豈敢！小室卑陋，恐韋老爺笑話。」說着，便望裏請了環前面領着，轉過屏後，又有一小小院落，由東邊粉牆，進了一個垂花門，南面牆下，有幾十竿修竹，枝葉茂盛，南面便是三間小屋，屋中窗上滿嵌五色玻璃，進了屋門，只覺異香撲面。原來三間小屋，將東首一間，隔作臥室，外面兩首，遍裱着文綾，面南牆上，掛着一個橫額，上寫道：玉笑珠香之館。款書富川居士癡珠細審筆意，極似韓荷生，便向紅卿問道：「這富川居士，可是韓荷生麼？」紅卿點頭道：「是。」漱玉道：「紅卿室中沒一字不是荷生寫的麼？」紅卿因問癡珠道：「你在京會過他沒有？」癡珠道：「人是曾過，詩也讀過，只是不曾說過話。」紅卿道：「你如今可曉得他的蹤跡麼？」癡珠道：「他很闊，我出京時，聞他爲明經略聘往軍營去了。」紅卿癡珠說話時，漱玉立起身，步到東屋門邊，掀開芳簾，招呼癡珠下炕道：「你看那壁上許多詩箋，不是荷生小楷麼？」癡珠踱入臥室，見茵藉几榻，亦繁華，亦雅淨，想到風塵中人有此韻致，不減娟娘也。便從那柳條詩絹上七絕四首瞧起，看到第三首吟道：

神仙一別便迢遙，近隔蓬瀛水一條。雙槳風橫人不渡，王樓殘夢可憐宵！

便道：「哦，這就是定情詩麼？」再瞧那烏絲冷金箋上，金縷曲一闋云：

轉眼風流歇，乍回頭銀河迢遞，玉簫鳴咽！畢竟東風無甚氣力，一任落花飄泊，才記得相逢時節，霧鬢烟鬢人似玉，步虛聲喜賦瑤台月，誰會料輕離別。旗亭莫唱陽關疊，最驚心渭城衰柳，灞橋風雪，翠袖餘香猶似昨，咫尺河山遠隔，恐兩地夢魂難接，自問蓬飄成底事，舊青衫泪點都成血，無限事，向誰說？

漱玉便向癡珠道：「這便是荷生去年留別之作，沈痛至此！」又望着紅卿道：「你們相別，轉眼便是一年，光陰實在飛快。」紅卿一面答應，一面眼圈早已紅了，漱玉便不往下說，癡珠又瞧那泥金集句楹聯云：

秋月春風等閒度，淡壯濃抹總相宜。

點頭道：「必如紅卿，方不負此等好筆墨。」紅卿即讓四人在房中坐下道：「你的詩名，早已有人向我說過，自古文人相輕，實亦相愛，你這般傾倒荷生，怎的見而不扳談呢？」癡珠便將花神廟匆匆相遇，先後題詩一節，詳敘出來。紅卿道：「你看過他的詩，你心中自然有了他，他以後讀你的詩，又不知怎樣想你呢？你愛他的詩，他今年都中還有詩寄來贈我，咱如今統給你瞧罷。」說畢，便喚丫頭取鑰匙，向枕函檢出浣花箋數紙，遞給癡珠，大家都走攏來，癡珠展誦道：

冰綃霧縠五銖輕，記訪雲英到玉京，苔徑曉烟窗外濕，桂堂初月夜來明，菱花綽約窺新黛，仙果清芬配小名，最是凝眸無限意，似曾相識在前生。

銀壺漏盡不成眠，乍敘歡情已黯然，萍梗生涯悲碧玉，桃花年命寫紅箋，團香和淚常無語，理鬢薰衣總可憐，莫話飄零搖落恨，故鄉千里皖江邊。

便道：「原來紅卿是安徽人，流轉至此，可憐可憐！」說畢，又往下念道：

玲瓏寶髻重盤雲，百合衣香隔坐聞，秋剪瞳人波欲活，春添眉嫵月初分，紫釵話舊渾如夢，紅粉憐才幸有君，杜牧年來狂勝昔，只應低首縷金裙。

哎呀！怎麼起了風波，不能見面了？紅卿道：「一言難盡，請往下看罷！這樣好呢！」癡珠又念道：

同心小東傳青鳥，借隱名山誓白鷗；獨看雙棲梁上月，爲儂私撥細紗櫺。
名花落溷已含冤，欲借天風叫九關；一死竟拚銷粉黛，重泉何幸返精魂。

癡珠讀至此，正要與紅卿說話，誰知紅卿早已背着臉，在那窗前拭淚。龍文便道：「不用念了。」癡珠如何肯依，仍接着念道：

風烟變滅愁侵骨，雲雨荒唐夢感恩；祇恐乘槎消息斷，海山十笏阻崑崙。

鴨爐香暖報春寒，再見人如隔世難；握手相期惟有淚，驚心欲別不成歡；黃衫舊日殷勤囑，紅豆新詞反復看；淒絕瀟陵分手處，長途珍重祝平安。

金錢夜夜卜殘更，秦樹燕山紀客程；薄命憐卿甘作妾，傷心恨我未成名；看花憶夢驚春過，借酒澆愁帶淚傾；恨海應填天竟補，肯教容易負初盟。

珍珠密字寄烏絲，不怨蹉跎怨別離；芳草天涯人去後，蘆花秋水雁來時；雙行細寫鴛鴦券，十幅新填豈惹詞；駐景神方親檢取，銀河咫尺數歸期。

吟畢，大家贊道好詩！纏綿宛轉，一往深情，癡珠倒也不發一言，慢慢將詩放在桌上，目視紅卿，默默不語。紅卿停了一會道：「韋老爺汝與娟娘，情分也是不薄。」癡珠聽說娟娘，便急問道：「紅卿，你知道他下落麼？」大家見紅卿竟說娟娘，也覺詫異，便一齊靜聽起來。紅卿沈吟一回道：「你既念他，你爲何分手以後，不特無詩，且無隻字。娟娘每向我誦，爲郎憔悴却羞郎之句，輒泫然淚下。」癡珠紅着眼眶道：「這薄倖名字，我也百口難分了！是事既無成，萬里片言，徒勞人意，到底娟娘如今是怎樣呢？」紅卿道：「說起娟娘，我也摸不出他的意思，我家向日避賊入陝，投奔於他，深感他恩義，後來我掌起門戶，他媽便死了。這娟娘素來孝順，將衣飾盡行變換，以供

喪葬，自此不塗脂粉，長齋奉佛。前年三月初三夜，忽來與我作別，說要去南海朝觀音。我方勸他，心卽是佛，不必跋涉數千里路。况目下南方多事，如何去得？次日卽有人傳說，娟娘留一字給他姐妹，領一婢不知去向，你道奇不奇呢？大家聽說，呆了半晌，癡珠尤難爲情。一會巨燭高燒，酒肴雜陳，絲竹迭奏，無奈癡珠紅卿各有心事，雖強顏歡笑，總無聊賴，正是：

兒女千秋恨，人前不敢言，夜來空有泪，春去渺無痕。

不到二更，癡珠便託言頭痛散席，偕漱玉先回去，文龍二人就散了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傳紅卿實傳娟娘也，善讀者，可悟烘雲託月，對鏡取影之法也。

第四回 短衣匹馬歲暮從軍 火樹銀花元宵奏凱

話說太原本古冀州之地，東連燕，豫，西界大河，北有甯武，偏頭，雁門，諸關，坐制稱雄，屹然爲神京右衛。逆倭連年由海道蹂躪各省，北天津，登萊，南則由甯波，滋擾，浙江，由瓜州，滋擾，三江，復援金人，冊立，僞齊，故事，封了粵西，巨寇，員壽，泉，竊踞，金陵，於是淮海之間，大河，南北，以及兩湖，土匪，蜂起，逆倭，遂得以橫行，無忌，朝廷，賦額，日虧，軍儲，日絀，全靠，西陲，完善，之區，轉支，輸運，山右，尤畿，疆屏，蔽，西北，膏腴，是年春間，豫州，節度，武公，部下，官軍，迭獲，勝仗，逆倭，勢盛，勾引，河東，土匪，竄入，平陽，計欲結連，關外，回番，各部，由草地，潛入，燕雲，幸明，經略，北來，士卒，用命，漸次，撲滅，是以駐節，并州，城中，相機，剿滅，韓荷生，就聘到，軍，磨盾，草檄，持籌，高唱，此其餘，事始，而冀州，肅清，繼而，協同，豫州，武節，度官，軍，剋期，剿滅，得以，專籌，各道，軍餉，此皆，韓荷生，一力，贊成，經略，所以，十分，器重，忽忽，之間，早是，十二月，了一日，探馬，報稱，口外，回民，聚衆，數十，萬，釀酒，敵血，將由，關外，直撲，宣化，錦州，等處，經略，急請，荷生，計議，荷生，笑道，『此謠言也，自古，出塞，必在，春夏，日下，窮冬，漫山，積雪，毋論，回民，不是，銅筋，鐵肋，試想，草枯，水涸，人馬

如何走得去呢？但邊境方稍甯靜，有此謠言，亦不可不早爲防備。以愚見料之，大約回民將誣我，張皇北顧，乘勢渡河擄掠，故造此謠言，教我顧彼失此。爲今之計，當先委幹員前往潼關，探偵動靜，更傳檄雍州，節度早爲捕治，蒲關一帶，亦不可不暗暗戒嚴。老經略高見，以爲何如？」經略喜道：「先生此論，洞澈匪徒肺腑。」話猶未了，只見門上傳鼓，遞進蒲關總兵燒角文書一道。經略忙偕荷生一同披鑿道：

鎮守蒲關總兵游長齡，謹稟節帥大人閣下，敬稟者：十二月十七日午刻，據黃河渡口巡檢原士規稟稱：探得十六日夜三更，潼關城中失火，關門大開，回民萬餘人，鼓噪而進，一城文武，俱被殺害，聲言聚衆三十萬人，將行北渡，卑職卽刻往河干督看，見賊兵帳房，布滿西岸。現蒲關守兵自裁撤後，只有八百餘名，深恐兵力單薄，不足防禦，幸各鄉俱有團勇，力抗河岸，惟慮蜂擁而至，衆寡不敵，專此飛稟。

看畢，卽向荷生道：「果不出先生所料，但事已至此，如何是好？」荷生慨然道：「此等烏合之衆，大人須先聲奪之，便令解散，萬不可片刻遲延。今日已四下多鐘了，大人起馬，萬不及事，乞發令箭，調顏參將林遊擊各帶左右翼兵一千名，連夜出城駐扎，五更兼程趕行，限五日到蒲，大人於明日未刻，統領大兵，出城十里駐扎，二十二日長行，某願隨鞭燈，供大人指揮。」經略遲疑道：「救兵如救火，固當以速爲妙，但今日卽行調兵，恐勢有不及，奈何？」荷生道：「左右翼卽在本營，軍服原無不備，着今夜駐扎城外，正爲兵丁一切餼糧器械計耳。賊一路必有耳目，若知大兵卽到，自然心生畏懼，據報聚衆三十餘萬，此自狡賊虛張聲勢，然數萬人是有必有的。此數萬人未必皆無父母，妻子兄弟田產，大半爲賊逼脅出來，某請爲密行曉示，令其自相離異。且平日官軍就道籌餉辦裝，日延一日，救兵幾有遲至半個月，尙未出城者，大人朝聞警，暮出兵，鼠輩聞風，定當胆落。看某仗劍爲大人斬賊哩！」經略道：「先生計畫周到，卽請先生同行，所有機宜，悉憑先生調度。」說畢，便傳中軍，捧過令箭，教隨荷生到帳前施令，果然事權在手，威信及人。二十日一早，顏林二將早已帶兵，向蒲州趕行。去了第二日，經略亦偕

荷生出城，將一切籌餉事宜，統交節度曹公。荷生又將平日先催那一處，後解那一處，某處用某人，某人執某事，開明節略，送給曹公。曹公接辦，自不費手，也着實欽服荷生才幹。這且按下。且說顏林二將，曉行夜宿，趲趕到得中途，忽奉令箭一枝，錦囊一個，內固封密扎，二人急忙拆開同看道：

頃探得河南土匪阿大郎等，因潼關失守，勢復蜂起，攻陷陝州。兩軍所帶左右翼兵，由小路星馳，抄至陝州，一鼓殲除，無留一人。再於陝石關左右樹林之中，留兵二百名，不時巡哨，多設旌旗，以爲疑兵，定於正月十五日二更後，至潼關，看城中火起接應，不得有違！

看畢，卽照密扎，催軍前進去了。看官，你道顏林二將，是何等樣人？顏參將名超，係武進士出身。林遊擊名勇，係營伍出身。顏善使單刀，林善使畫戟，俱有萬夫不當之勇。且兩人各有一樣絕技，顏參將能於百步外之樹林中，數過第幾枝，第幾葉，射之無有不中。林遊擊能發連珠箭，一開弓射倒三人，再無閃得過的。只是心氣粗暴，言詞大戇，動輒得罪長官，以致十年，還是只一個守備，一個千總。自經略到晉，剋復平陽，會勦陳汝，他二人便超羣絕倫，爲經略賞識了。不半年間，以軍功擢至參游，眼見得去總兵不遠呢。看官，汝道人生可不要逢個知己麼？閒話休講。且說二人到了河南，果然土匪縱橫，焚村劫舍。顏林二將，所帶皆百戰之兵，分路勦除，不日卽將陝州收復。并按着密帖，在陝石關一帶，設下疑兵，專等十五日到潼關接應，暫且不表。且說那賊匪據了潼關十餘日，不能渡河，城中不過數里地方，能夠搜得出多少糧草，將向華陰進發，又被西安重兵攔阻去路。將往河南擄掠，忽聞經略遣將將陝州土匪殺斬無遺，並探得兩路均有伏兵，幾次出城，俱被官軍擊退。且烏合之衆，本無紀律，回子與番子，只知恣淫擄掠，有勇無謀，弄得個個魂驚胆戰，已有散心。忽一日潼關城中，貼了亂千處大營告示，衆瞧道：

欽差大臣，經略西南，世襲一等威勇侯明示。爲愷切曉諭事，爾陝甘回民，自李唐以來，轉徙內地，食毛

踐土，千有餘歲。我朝天覆地載，漢民回民，從無異視。乃者，逆倭犯順，天地不容，神人兵憤，驪是已窮之技，死無可突之圍，釜底遊魂，苟延旦夕。爾等乃受其指揮，并勾番部，兼脅良民，豈知天上軍來，若風掃葉，漢家兵到，如日沃霜。本爵欽承威命，統領元戎，招募悉拳勇之材，團練集爪牙之利，燕犀排出發，淬芙蓉，代馬驅來，久肥首窟，四圍炮火，中天掣列缺之鞭，一片刀光，半夜射望諸之魄，蝟蜂立折，螳斧徒勞。惟思二百年列聖垂謨，但有如傷之念，十餘萬生靈就溺，誰無欲拯之心，爲此特宣明諭，爾等俱有官職，亦念駢誅之慘，誰無妻子？盡受拏戮之冤，兵弄潢池，原屬無知赤子，兵投牧野，卽爲投順黔黎。本爵旣往不咎，咸與維新，予以免死之牌，示之投生之路，倘執迷不悟，甘心從逆，到城破之日，必盡殺乃止，其毋悔！某年某月某日給。

於是回民每夜輒有百餘人，絕城私詣大營，求給免死牌。旬日之間，來者愈衆，將十萬免死牌，給發殆盡。經略一切事務，俱與荷生計議，且屢奉嚴旨，急命剋復潼關，便覺十分愁慮。那荷生每日仍是輕裘緩帶，飲酒賦詩，并傳知蒲關城內居民，照舊安業，開放花燈。到了十五日早晨，荷生在經略帳中，傳出令箭二枝，密札二個。一個與蒲關游總兵一個，與本營李副將二人看了密札，各自分頭行事，衆人皆不知是何原故。到了黃昏時候，城中銀花火樹，一色通明，荷生乘馬，帶了五十名兵，在燈市游了一會，自行出城去了。經略營門，毫不見些動靜。再說顏林二將，到了十五日午後，行至潼關二十里外，飽殮戰飯，集備接應。先差探馬打聽，回報大營賊營，隔河相對，未曾打仗，二人心中疑惑。不一會，日色西沉，月光東上，二人騎馬當先，迤邐望潼關進發。到了關前，已將近二更時候，只見月明如晝，隔河大營內，鼓角無聲，又無船隻渡河，只好將兵在汭岸扎住。又過了一個更次，仍無消息，四隻眼望城中，看着兵士們也有坐的，也有立的，都磨拳擦掌，等候打仗。猛然一回頭，見隔河的大營中，赤的的一枝號火騰起，直上雲霄，二將便知有了消息，便命衆兵一齊上馬。隨後又見起了兩枝號火，話言未了，關內信炮連聲，月明之下，倒看不出火光，只見滾滾黑煙，衝天四起，人聲鼎沸。二將便令軍士順風向賊營放起火來，麾兵

上前，正要衝殺。隔河大營，也就大開營門，萬炬齊出，都在東岸上列成隊伍，却不渡河。那時城外賊營，正在睡夢之中驚醒，倉卒接戰，怎當二將的兵將驍勇，霎時已經死了一半，一半拋戈棄甲，沿河逃生。正在追殺之際，城內關門大開，先擁出三五百人，皆是黃巾包頭，大聲招呼官兵進城殺賊。回望城上堞口，人俱站滿，敵樓上懸出一盞大紅燈，上寫着斗大的一個順字，二人看了大喜，且不去追趕餘賊，帶領衆兵殺進城來。是夜賊衆因探得蒲關內大放花燈，所以毫無防備，半夜忽然聽得四處火起，人聲大喊道：我等皆明大人官軍，投降者免死。有賊首沙籠巴戟帶了一千心腹人，一時措手不及，四散跑出，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。正要出城，迎頭遇着顏林二將，一陣大殺，只見尸橫遍野，血流成渠，便折轉頭來，想出東門逃命。二將隨後再趕，忽見賊匪紛紛倒地，四路炮響，鎗鳴，迎面在刀光中閃出一將，手舞大刀，正在那裏殺賊，猶如砍瓜切菜。原來是蒲關游總兵，見了二人，十分大喜，便道：『明爺有令，傳與二位，見頭包黃巾者免死。』於是合兵一處，搜殺城中番回各匪，救滅烟火，安撫良民。此時已是四更，城內城外這一陣殺死的賊，約有萬人。投降者亦有萬衆，只有賊首數人，尙帶着一夥悍賊，拚命殺出城外，又合城外的餘賊番子回子，一共尙有數千，便想渡河往西搶掠。忽見隔河岸上一片火光，綿亘不絕，遂教番兵引路打草地內，順着河往西行走。却喜回頭一看，並無追兵，遂放心大膽而進，意欲待天明之後，尋村莊撈些飲食，又走了一個更次，時已有五更過了，約略也走了二三十里，月色漸漸西沉，拂拂曉風，吹得那河岸上，敗葦叢蘆，沙沙亂響。遠遠望見河岸上，似有幾輛大車停住，往前再走，荒草愈多，正尋覓路徑，忽聽一聲炮响，三面火光驟發，前後俱被大軍，滿載柴草，灌上了油，把路多塞斷，一陣風過，遍地的枯草，烘烘燒着，草內先埋下無數的鐵炮，引着藥線，直裂橫飛，只燒得這一夥賊匪數千，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只往河中亂跳，溺死的也不知其數，其餘均焦頭爛額，血染黃沙了。看官，你道這場火，是那裏來的？就是荷生早晨派的李副將，在此埋伏，算定賊匪必由此路，故此燒他一個盡絕。荷生帶了數十名心腹健卒，正在高阜瞭望，見大功已成，十分歡喜時，東方

已白，隨即與李副將會在一處，向潼關來。方到關下，早望見經略大纛，正在渡河，顏林游李四將，皆列隊相迎。經略一到西岸，見了荷生並四將，便笑吟吟的，向荷生拱手道：「深勞先生妙算，並諸將勤勞，一戰成功，可喜可賀。」遂與荷生並馬入城，出榜安民，將生擒賊首一齊梟首示衆。委員訪問，未出城回民，有眷屬者，悉令回籍，其單身者，交地方官安插。時雍州節度，駐紮同州，約期相見，高宴三日。陝石關伏兵二百名，亦已調回，大兵便凱歌渡河，回太原去了。凡秦晉官兵，無不仰慕荷生丰采，每出至道途，擁擠不開，看官汝道如何熱鬧呢？正是：

苟有用我，帷幄運籌，輕裘緩帶，名士風流。

自此逆倭聞風，再不敢窺伺山右了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傳荷生爲全書大綱領，而游林李顏四將，隨手帶出，游李詳於第八回，故此略之。其文前開後合，無一筆滲漏，却不見局促，如月照影，月過影失，如風掃葉，風止葉盡，珠圓玉潔之文也。

第五回 華嚴庵考衲解神籤 草涼驛歸程驚客夢

上回書說的是荷生東平回匪，那時正癡珠西入蜀川，天寒歲暮，遊子鄉關之感，風人呷帖之思，磨至杏來，頓覺茅店雞聲，草橋月色，觸目驚心，無復曩時興致。行次寶雞，遇一故人詢及行蹤，因言節度田公，於十月杪奉旨移廣，已見邸抄，且不必來京請訓之語。癡珠意緒愈覺無聊，想道：「人生遇合，自有定數，倒是蜀中風景，甲於寰區，自古詩人，留寓其地，閱歷一番，也不負此行。」癡珠自此入益門，度大散關，寓意山水，日紀一時，轉也擺脫一切。這日到了廣漢，廣漢守郭公，係癡珠郎舅之戚，迎至署中，十年分手，萬里聚頭，這一夕情話，比西安王漱玉家，又是一樣款洽。癡珠借此度過殘年，飲薛濤之酒，鬥花蕊之詩，客邊亦不寂寞。韶光荏苒，轉瞬是二月初旬了，始而傳聞逆賊竄入建昌，逼近東越，繼而傳聞上游失守，會城危在旦夕。癡珠與郭公俱有老親，聞此信息，何等

張皇到三月杪，郭家安信到了，癡珠不得家中一字，如何放心？便差人查探由湖入廣之路，差人回報：黃州道梗，田公現在留滯長沙。癡珠急得沒法，因想往華嚴庵求籤，指示去路。原來廣漢有華嚴庵，係太史金公兆劍之妻，馮燕娘所立。燕娘聰穎絕倫，年十九歸太史，蜀人比之趙雪夫婦。踰年太史卒，燕娘不茹葷，奉姑以居，踰年姑又卒，燕娘遂祝髮奉佛，高坐禪牀，足不出戶者三十年。由靜生定，由定生慧，一切過去未來之事，洞照無遺，因此把所居捨爲華嚴庵，就菩薩前神籤，指示善男信女迷途，法號蘊空，癡珠前此曾往瞻仰，值蘊空朝峨眉去了，只撰了一聯，鐫板送入方丈懸掛，其聯云：

也曾讀史，也曾讀經，瞻落落名山，博議書成，竹素雙棲留隻影。

未敢言仙，未敢言佛，嘆茫茫孽海，大家身在，柏舟一葉引迷津。

蘊空由峨眉回來，見了此聯，也還點頭稱好。這回癡珠因要求籤，先期齋戒，於四月初一日清早，洗心滌慮，向華嚴庵來到了山門，便有齋婆迎接，上殿拈香。癡珠磕了頭，跪持籤筒，默禱一番，將籤筒搖了幾搖，落下第十三籤，重又復磕起頭來，問過信筊，便有齋婆送過籤譜，癡珠看頭一句是：

如此江湖不可行，

想道這樣湖南走不得了，又看下句是：

且將來路作歸程；

想道還要由山陝走哩！再有底下兩句是：

孤芳自賞陶家菊，一院秋心夢不成。

想道這是怎說？沈吟一會，重整衣冠，又跪下磕了三個頭，默祝一番，重求一籤，檢出籤譜，看那頭一句是：

故園歸去已無家，

便不知不覺流下泪來，又看，下句是：

傾蓋程生且駐車。

自語道：這是遇着什麼人留我哩？再往下看去：

秋月何如春月好，青山自古恨天涯。

癡珠想道：這也不是好消息。正在疑慮，只見殿後一個老尼，年紀七十以外，扶着侍者，慢慢踱過來。齋婆侍立一邊，老尼便向癡珠合掌道：「居士何來？」癡珠急忙回禮道：「比丘即蘊空法師麼？」便一一通了姓名。老尼笑道：「前蒙居士過訪，老衲朝山去了，有失迎候，轉承惠賜長聯，隱括老衲一生的行實，令人心感。」癡珠道：「久欽清節，且仰禪宗，正想向方丈頂禮慈雲，將籤意指示，不意比丘轉出來了。」說畢，便將籤譜帖子遞過。蘊空接着，瞧了一瞧道：「頭一籤上二句，居士自然明白了，下二句後來自有明驗，大約居士與陶家菊另有一番因果。第二籤首一句，且不必疑慮，大抵秋菊春蘭，各極其勝，究竟秋菊牢騷，不及春蘭華貴，老衲有三十二字，傷居士請聽着。」便說道：

鶯飛草長，鳳去臺空，黃花欲落，一夕西風；亭亭淨植，毓秀春江，人生豔福，春鏡無雙。

癡珠遲疑不解，呆呆的立着，老尼道：「居士請了數雖前定，人定却也勝天，只看居士本領罷！」說着，便扶了侍者，由殿東入方丈去了。癡珠也不敢糾纏，到客廳喫了茶，疑疑惑惑的回署，過了一夜，想道：幸是山陝，此刻回匪甯靜，倘像去冬那樣光景，就這條路也走不得哩！因此決計由原路且先入都，再作回省打算。郭公也不留住，只得厚贖數百金，派兩名得力家丁護送。至陝時，當初夏時候，途中不寒不熱，青山綠水，比殘冬光景迥然不同。到了梓潼，重經雲棧翠雲廊，滴水岩青橋驛，紫柏山紅心峽，諸勝尤令人心曠神怡。奈癡珠繫念老母，於危急中恨不能插翅南飛，那有心情留連風景，每日重賞橋夫，兼程而進。四月初三日起算，至十六夜二更，已到了草涼。

驛地方。此地上去鳳縣七十里，下去鳳雞七十里，本非借宿之所。癡珠因夜深了，只得隨便住下。是夕月明如旦，跟隨人等，趕路疲乏，都睡了。癡珠獨步小院中，對月淒測，禿頭因癡珠未睡，不敢上牀，坐在堂座打盹，見癡珠在院子裏，蹣來蹣去，遂站起說道：「天不早了，老爺睡罷！」癡珠已有兩下多鐘，便進房去，叫禿頭服侍睡去。翻來復去，捱了一會，總睡不着，忽然似窗聞外有人頻頻呼喚，又似有人隱隱啼哭之聲，將帳子揭開一看，見斜月上窗，殘燈半穗，黯然四壁，寂無人聲，便又睡下，想起昨日鳳嶺小憩，見那連理重生亭的碑記，文字高古，非時下手筆，便又恍恍惚惚，如身在亭中，提筆題道：

嶺下孤客征，嶺上木連理。連理之木死復生，孤征之客生如死。

題畢，瞥見一麗人，畫黛含愁，灣眉鎖恨，嬌怯怯的立在山坳，將癡珠凝眸一盼，便不見了。癡珠移步下亭，想道：怎的空中有此麗人，難道青天白日，山魃木魅，敢公然出現麼？正在想着，那脚步却向山坳走來，不見人迹，剛轉過山坳，又見那麗人手拈一枝杏花，身穿殘月色對襟衫兒，腰繫粉紅宮裙，神情慘淡，立在那裏。癡珠轉過脚步，却又不見了，並立的地方，亦係一片平原，並非鳳嶺，癡珠想道：我如何又走到這個地方呢？再一望去，見有一廟，隔一箭多地，便緩步向前，又只見廟門大開，油漆顏色，黯淡得很，是個古廟。廟中直匾，大書雙鴛祠三字，門堂三間，歪歪斜斜，門上也盡有門神，一扇倒在地下，中間碧油屏門，不成顏色，屏門後甬道砌磚，尙自完好，兩旁一柏一松，蒼翠欲滴。癡珠一步步走上台階，見廊上東西木棚，中間殿門，懸掛板聯一付是：

秋月春風可憐如此，青女碧海徒喚奈何。

十六個字。用手推那破門，却是閉得緊緊的，無從可窺，不知中間是何神像？由東廊轉至後殿，只見西邊有一小門，踱進門來，却是廟東的三間屋宇，空洞洞的無一樣傢伙。對面有一亭，亭中豎碑一座，癡珠忙把碑文讀過，是一匾四六，正要背誦一遍，陡見碑石搖動，向身上倒將下來，嚇得癡珠大叫一聲，早把對房跟人驚醒了禿頭。

從睡夢中一碌碌爬起來，問是怎麼？大家道：「老爺夢覓了！癡珠一身冷汗，將眼一睜，瞧着月光燈影，慘然道：『你們不要大驚小怪，沒有什麼事，睡罷！』便自坐起，揭開帳子，將燈剔亮，去記那碑文，覺得首尾二段，是全記得，中間兩段，十忘四五，就踱下床來，披上衣服，檢過紙筆，將首尾段先行謄出，其詞曰：

麴塵走馬，絲柳情長，藥店飛龍，香桃骨損，驥方展足，傷心賦鵬之詞，鳳不高翔，掣淚離鸞之曲。春風眉黛，花管新描，夜雨啼痕，竹斑忽染，瑟彈湘女，落遺响於三秋，環認章郎，結相思於再世，大抵青天碧海，不少娥眉，見嫉之傷，誰知白袷藍衫，亦多鼠思難言之痛，此雙鴛祠所爲立也。

謄畢，想道：這段情文，已極哀豔了！近來四六家，那有此付筆墨，因將次段慢慢的記憶，援筆先題那首二句云：則有家傳漢相，派衍蘇州。

想道：怪呀！竟是我家的故事了！其下還有八字，再記不出，便提筆圈了八圈，謄那底下的是：

青箱付託，鯉庭負劍之年，黃嬾編摩，烏几吹藜之夜。

想道：這聯以下，還有名題蕊榜，秋風高撥桂香一聯呢，如何對語，再記不出，就將十字謄過，又圈了十圈，往下謄去是：

輕裘快馬，霜嚴榆葉關前，寒角清笳，月冷胭脂山下，吊故宮於劉石，禾黍高低，聆冷調於伊涼，箏琶激楚。謄到此處，要往下寫去，只記不出，想道：以上數聯，後來纂去，作我的墓誌，也還可用，以後數聯，係敍此人抑鬱無聊，得一巾幘，知已筆墨，極其淋漓，如何一字也沒了！沉吟半晌，自語道：咳！恍惚得很，這數聯中，不知有那叔寶多愁，對那長卿善病麼？怎的記不起，比做更難，擲下筆，凝思一會，聽得雞聲已唱過兩遍了，便提起筆，另行將那段末數聯謄出是：

彩雲三素，忽散魚鱗，寶月一奩，旋虧蟾魄，蓋積勞所以致疾，而久鬱所以傷生，歷險阻之馳驅，風如牛馬，

慨生世之偃蹇，歲在龍蛇。病到膏肓，竟成噩夢，醫雖盧扁，難覓靈方。天實爲之，謂之何哉？想道如今是第三段了，段首四句：

爾乃亭亭淨植，蓮出汙泥，烈烈奇香，蘭生幽谷。

膽畢想道：以下數聯又忘了，更又另行寫道：

杯蛇幻影，鬼蜮含沙，縈愁緒以迴腸，蔓牽瓜落，拭泪珠而洗面，藕斷絲長。生不逢辰，久惟荼苦，死而後已，又降鞠凶。填軍水以將枯，冤無從雪，涸井波而不起，心早成灰。含笑同歸，樹合韓憑之塚，偷生何益，夢隨倩女之魂。七千里記鼓郵程，家山何處？一百六禁烟時節，野祭堪憐，魂兮歸來，躬自悼矣！

便自語道：寫得沉痛如此，真好文章也！末段我便一字不忘了，遂接寫道：

於是故人閣部，念攻玉之情，敦分金之誼，黃蘆匝地，悲風吹蒿里之音，丹牖孔塗，落日下桂旂之影。襯旛幢之粹縹，翠柏蒼松，升俎豆之馨香，隻雞斗酒。嗟乎！滾滾勞塵，不外至性至情之地，茫茫人海，最難一生一死之交。白馬素車，猶是范張同氣，珠幡寶蓋，終殊娟潤雙棲。咽汾水之波聲，淒涼夜月，拜曇花之幻影，惆悵春風。逝者如斯，竟成千古，人如可作，重訂三生。川嶽有靈，永護同心之石，乾坤不改，終圓割臂之盟。

膽畢，窗紙上早已曉日曠曠了。癡珠復朗吟一遍，禿頭暨衆人，早已收拾行李伺候。癡珠才拭臉漱口，便上車回寶雞進發去了。正是：

人生能有幾，寶馬蹄間，天與閒身好，如何不肯閒？

欲知癡珠一籤一夢，後來若何應驗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傳癡珠純用倒提之筆，步步凌虛高唱而入，妙文也，亦至文也。

吾曩者不嘗論觀日與雲乎？此則日之出也，雲之生也，晴曦炳曜，萬象畢露，膚寸而合，奇詭譎漾，布於大野，

勾出萌達。皆此物也。故於蘊空偈中，寫癡珠荷生，用明寫對寫，於碑記中，寫癡珠荷生，用一明一暗，一正一側；而秋痕采秋，則更用暗中之明，明中之暗，正中之側，側中之正。草蛇灰線，馬跡珠絲，隱於不言，細入無間，水底觀日，日不一影，晴天看雲，雲不一色，極文章之奇觀，願與天下後世巨眼人同浮一大白。

草木之生也，始而芽，芽而幹，幹而枝，枝而葉，或先葉而蒂，蒂而萼，萼而蕊，蕊而花，花而實，百花萬態，不可思議，盡者不能盡其似言者不可窮其理也。溯其生之之始，則卽此一粒之實，是此一粒實中，所謂芽而幹，以至於花而實者，則又無不具足。雖然，取一粒之實以觀之，則仍一渺然耳。此回之一偈一夢，卽草木之實，所謂渺然一粒者也。吾將觀其芽而幹，幹而枝，枝而葉，或先葉而蒂，蒂而萼，萼而蕊，蕊而花，花而實也。

第六回 勝地名山禊脩上巳 金樽檀板曲奏長生

話說明經略奏凱班師，一路皆荷生察看形勢，增減防兵，直到二月杪，始抵太原。合城官員，以次排宴慶賀筵宴，三軍鳧藻，萬姓豔虞，也不用鋪張揚厲，還有那本地紳士，因荷生破賊有功，遂邀了荷生同年梅小岑、太史、歐劍秋侍講，定於上巳日，專席特請荷生洗塵，傳齊本地花選上十妓，潘碧桃、顏丹暈、張曼雲、薛瑤華、冷掌珠、傅秋香、賈寶書、楚玉壽、王福奴、劉梧桐，都到柳溪，彤雲閣伺候。湖溪在陽曲縣署西一里，汾堤之東，朱天禧中，陳堯佐知并州，因汾水屢漲，建堤周五里，引汾水注之，旁植柳萬株，中有秋華堂，堂外有芙蓉洲，每歲上巳，太守泛舟脩禊，郡人游觀於此。數百年來，久圯於水，十年把太原太守率官民吏卒，立汾神臺駘祠，因復舊跡。彤雲閣是上下兩層，溪北最高之處，四面明窗，俯瞰柳陰中，漁莊稻舍，酒肆茶寮，宛如天然圖畫。溪南一帶桂樹，遮例如屏，便是秋華堂，東邊一帶垂楊，汾水環繞，西邊池水一泓，縱橫數畝，源通外河，便是芙蓉洲。到了這一日，彤雲閣下層，早排設錦天綉地一般。已初一刻，教坊十妓齊來，不一回縉紳和梅小岑、歐劍秋、陸續也到了一面，催請荷生，小岑

劍秋和那十妓，說說笑笑，都說道：「就現在教坊脚色論起來，今年花選，秋痕壓在煞末，也算抱屈了！」秋痕係梧仙小字，秋痕笑道：「這也是沒有憑據，若說第一，那個不想取上呢？我們本是憑人搬弄的，愛之加膝，不愛之便要墜淵，又有什麼憑據，可說得出來？」丹暈也說道：「這個是平心的話。」正說着，外面報說韓師爺來了，縉紳大家，也就下台階拱候，十妓都迎接出去，在閣門外一字兒花搖柳顫，排着等候。停了一會，只見一匹頂馬，從柳陰中轉出，便見四人抬，兩人扶，一座藍呢大轎，中門坐着彩雲皓月一般的韓荷生，後頭一羣人，約有十餘個，跟着，將到大門，教坊早見奏動鼓樂，十妓都請過安，荷生轎裏也點一點頭，轎子停下，荷生出轎，將他們打掠一回，便移步跨進門來，見大家都在階下，便躬身上前，與大家相見，問了姓名，攜着小岑的手，同上台階。大家跟着，進了彤雲閣，重新見禮，大家讓小岑陪荷生上炕坐了，家人獻上茶來。荷生道：「諸位如此盛設，小弟何以克當？」那縉紳中有一個姓苟名才，字子慎，搶着站起來陪笑說道：「聊備杯酒，以申景仰之意，還求荷翁勿以簡褻爲罪哩！」劍秋笑道：「我們都是軟紅塵裏的人，不說套話罷！」此刻吹打停了，湘簾高捲，十枝花娘娉婷，都在兩廂，也有說笑的，也有理鬢的，也有更衣的，掌班們儘催着他們上去伺候。秋痕道：「我是不上去的，你看一屋子堆着許多人，這般早上去做什麼？」說着，便攜着掌珠，從西廊小門，向堤邊逛去了。這裏碧桃、丹暈、曼雲三人，只得移步上來，對荷生請了安。荷生知道這些都是花案上及第的，便也世故起來，攙住碧桃的手道：「都非凡豔。」隨將姓名年紀，一一問了，便說道：「我下轎時，瞧見一位穿藕絲衫，葱綠裙的，怎麼不見呢？」小岑道：「那是梧仙。」子慎趕着立起身來，走到簾邊，傳喚梧仙，荷頭急忙答應，却四處尋找不見。玉壽道：「他剛才和掌珠從這角門出去了。」荷頭便從角門去追尋二人，掌珠班長也跟着，一會才把兩人領來。這裏却將秋香、寶珠、瑤華、玉壽、福奴都喚上去了，荷頭便將秋痕送到簾邊，看官，你道這荷頭是什麼人呢？却是秋心院一個掌班，因他生得怪頭怪腦，以此都喚他做個狗頭，而且他又有個怪相，是兩眼下有二黑斑，也像兩眼，因此人又喚做四眼。

狗，後來鬧得幾多事出來，這且按下。當下秋痕和掌珠到了簾邊，看見一羣兒，都圍在炕前，便推着掌珠先走，自己落後，座人臉都向上，聽着荷生說話，也不瞧他兩個。倒是小岑從人縫中，看見掌珠便問道：「秋痕呢？」於是羣花閃開，掌珠攜了秋痕，同荷生同請安。荷生見秋痕別是一種洒落的人情，因向小岑道：「我却不想并州儘有許多佳麗，就這榜末秋痕，已自出人頭地了。」小岑道：「一經品題，聲價十倍，吾兄賞識自是不凡。」再見秋痕，早是秋波盈盈，默然不語，荷生便向羣花說道：「站了好一會，今日太難爲着二十瓣金蓮了，請散開坐坐罷。」子慎便跟着說道：「兩旁空椅，你們隨意坐着，韓師爺是個憐香惜玉的人，再不拘你們的。」秋痕早輕移蓮步，從東走向窗下花架旁，一把小方椅那裏去了；大家也有跟着走的，也有向西窗下去的。荷生便向衆縉紳談了一回，潼關破賊的事，復又笑道：「人生蹤跡，不能預料，兩月以前，玳馬倥偬，豈知今日羣花圍繞，玉軟香溫，但今年花選，小弟不揣冒昧，却要重定一個，諸公以爲何如？」劍秋笑道：「吾兄又要翻案了！」衆縉紳同接着口笑道：「這又何妨呢！千金請不到這樣名公評定哩！」荷生笑說道：「豈敢豈敢，這只是遊戲筆墨，各存一說，諒亦無礙。」子慎便說道：「今年花選，本來公論是不依呢！」正說着，家人回說，酒筵已備。荷生便立起身來，和小岑劍秋，招着秋痕、丹暈、曼雲，闌外閒步。這裏七手八腳，將席抬上正面，擺着一席，兩邊擺着四席，每席先是三個座，兩廊教坊吹打三次，家人捧上酒來。大家送酒安席，正面是荷生，小岑劍秋陪席，縉紳們分坐四席，每席兩枝花。伺候小岑劍秋曉得荷生意思，便喚跟班排兩個，坐在下橫頭，令丹暈秋痕坐了。於是四席也照樣起來，然後大家都換了便衣，酒行三巡，曼雲等出位走到正面席前，以次呈上歌扇，秋痕、丹暈也站起來。荷生就隨意將各人都點了，把秋痕的扇子，握在手中，且令歸座，慢慢的讓酒喫菜，聽那曼雲等，或二黃，或小調，抑揚亢墜，百轉嬌喉，合着琵琶洋琴三絃，諸般樂器的繁音促節，已是眉飛色舞，豪情勃發了。好一會，曼雲等依次唱完，小岑笑道：「如今該是秋痕崑腔，一開生面了。」荷生便向秋痕道：「你這扇子大半是燕子箋、桃花扇、西游記、長生殿，可見

是個名家了！只是你有會得全齣的沒有？」秋痕站着答應道：「只有長生殿補恨旦曲，是全會的。」荷生喜道：「好極！我就請教這一齣。」劍秋笑道：「我雖不懂這些，只全齣旦曲，就是難爲人的事。」秋痕道：「不妨。」於是大家靜悄悄的，荷生要過鼓板，親自打着，教坊子弟吹着笛，彈着三弦，聽秋痕斂容靜氣唱道：

歎生前冤和孽，才提起聲先咽。單則爲一點情根，種出那歡苗愛葉，他憐我慕，兩下無分別，誓世生生休拋撇。不提防慘淒淒月墜花折，悄悄冥冥雲收雨散，恨茫茫只落得死斷生絕。（普天樂）

荷生見秋痕一開口，已經眼眶紅了，到末了，只落得死斷生絕這一句，竟有忍不住淚的光景，便將青萍才泡上蓮心茶，親手捧給秋痕道：「你吃了這鍾茶，下一支我唱罷。」便一面打鼓板，一面唱道：

聽那舊情，那些似荷絲劈開未絕，生前死後無休歇。萬重結，萬重深，你共他，兩邊旣恁疼熱。况盟言，曾共設，怎生他陡地心如鐵，馬嵬坡便忍將伊負也。（雁聲過）

小岑劍秋俱拍案道好。荷生笑道：「我們少唱，板眼生疎得很，不及他們的嫻熟。」秋痕道：「韓師爺板眼自然講究的，我們板裏總不免有含糊處。」便接着唱道：

傷嗟豈是他薄劣，想那日遭魔劫，兵刃縱橫，社稷陸危，蒙難君王，怎護臣妾，妾甘就死，死而無怨，與君何涉？怎忘得定情斂盒那根節。（傾杯序）

荷生喝聲好，便說道：「未免有情，誰能遣此？」劍秋道：「詞本好的，秋痕又能體會出作者的意思，抑揚頓挫，更令人魂銷。」荷生道：「我要浮一大白了。」於是丹暈執壺，秋痕斟酒，劍秋小岑荷生俱乾了一大杯。秋痕歸

坐，小岑道：「如今我現醜罷。」便討了一鍾茶，漱了口，唱道：你初心誓不賒，舊物還難撇，是千秋慘痛，此恨獨絕，誰道你不將殞骨留微憾？只思斷頭香再爇，蓬萊宮

闕，化愁城萬壘，怕無端又令從此墮塵劫。（玉芙蓉）

大家都拍手道：「好呀！」子慎道：「我從來不曉得小岑會崑曲，今日才請教呢！」小岑向秋痕笑道：「貽笑大方。」秋痕便也向小岑一笑，接着唱道：

位縱在神仙列，夢不離唐宮闕，千回萬轉情難滅，雙飛若註鴛鴦牒；三生舊好緣重結，又何惜人間再受

罰折（小桃紅）

秋痕唱了這一支，眼睜又紅了。小岑瞧着，便說道：「我等再效勞罷！」接着唱道：

那壁廂人間痛絕，這壁廂仙家念熱，兩下裏癡情恁奢，癡情恁奢，我把彼此精誠，上請天闕，補恨填愁，萬古無缺。

秋痕背過臉，接着唱道：

還只怕孽障周遮，緣尙蹇，會猶賒。（大催拍）

荷生向秋痕笑道：「以下便是尾聲了。」就唱道：「團圓等候中秋節，管教你心賞意愜。」當下秋痕向着荷生一笑，也背過臉，接着唱道：「只我這萬種傷心，見他怎地說？」秋痕唱完，荷生十分歡喜，教丹暈斟上大杯酒，和小岑、劍秋每人喝了三大杯，四席上縉紳也隨意飲了幾杯，丹暈陪了三大杯，秋痕量小，只得將小杯陪飲。荷生道：「先前散步，瞧着堤邊預備有船，我們攜些酒，到船上去坐一會，也算不負修禊良辰。」大家都欣然願意。劍秋道：「船上那裏容得這多人呢？」子慎道：「早預備過船有五六隻，分開坐罷。」於是五隻船，仍是五席。小岑、劍秋陪着荷生一船，一會蕩入水心，遙望着曠遠芊綿，水烟已碧，那秋華堂、汾神廟樓，參差倒影波中，澄澈空明，真令人胸襟漱滌，不着一塵。那教坊子弟，打起十番，十妓便齊聲唱起采蓮歌來，前後嬌聲婉轉，响遏行雲。當下水陸並進，珍錯羅列，到了黃昏，方才將船仍蕩到彤雲閣。荷生早已醺然，叫索安將一百兩銀鏹分賞十妓。另將自己身上帶的一塊翡翠九龍珮，送給秋痕，轉身謝了衆人，先坐轎去了。各縉紳車隨到，也隨散了。只有小岑、劍

秋子慎三人，車久不到，便和十妓說些閑話。丹暈等見荷生今日如此看重秋痕，也有妬忌的，也有替他歡喜的。那秋痕終是冷冷的。子慎便說道：「秋痕你也該懂些巴結，譬如今日韓師爺這樣另眼看待你，你就沒有一點格外招呼，你們到底是爲什麼事來呢？」秋痕今日因先走開閒逛了，呼喚已受荷頭一番絮聒，聽着子慎教訓，他便哭起來說道：「自己會巴結，儘管巴結，人家不會巴結，必要叫人巴結，這是何心呢？」子慎聽了，又羞又怒，登時變起臉來道：「你這東西，真是個不成材料。我好好的和你說話，你爲什麼哭起來？你到底有人教管沒有？」秋痕正要發話，劍秋忙過來扯到裏間說道：「你哭什麼呢？老爺說你原是好意，你不要錯認了。」小岑也將子慎扯到炕上，和曼雲一塊坐着，說道：「這妮子脾氣，總是這樣，難怪討人嫌了。」子慎道：「我一團好意，倒惹的他抬白起我來，叫我怎麼不惱？」小岑只得十分排解，劍秋裏邊也勸了秋痕許多話，才把兩下的氣都平了。好是子慎車先到了，便招着大家上車而去。劍秋力勸秋痕出來，送子慎上車，秋痕抵死不肯，子慎去了，小岑劍秋便叫秋痕班長，先送秋痕坐車回去，小岑劍秋隨後車來，也就走了。丹暈大家自有各人的班長，各人的車馬伺候，客都散完，便鸞梭燕掠的一般，紛紛的分路回家。正是：

酒闌人散，月上星稀，錦天綉地，轉眼皆非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傳秋痕性情態度，躍躍紙上，迄今如見其人，大抵十妓中，碧桃美而流於蕩，丹暈曼雲美而近於俗。秋香齒穉，福奴色衰，寶書玉壽皆熱腸人，掌珠秋痕皆冷面人。瑤華色藝，未知何如，以後文觀之，竊疑荷生品花，列之寶書玉壽間，殆亦有憾。荷生曰：「無憾也，處熱鬧場中，而面目能冷冷者，此其人不凡矣。」異日秋痕證果於情場，寶書掌珠捐軀於王事，無與瑤華廁名麟閣，有以異乎？無以異乎？

第七回 翻花案劉梧仙及第 見芳譜杜采秋束裝

話說山右教坊，設自遼金，舊例訂每年二月花朝，巨室子弟，作評花會。其始原極慎重，延詞客文人，遴選姿容較量技藝，編定花選，放出榜來。後來漸漸廢弛，以致篋片走狗，靠此生活，於是妓女多半埋沒，儘有不願赴選者。今年是個涂溝富戶，馬鳴盛字子肅，充作頭家，請一南邊人，姓施，名利仁，字蘆岩，主持花案。這利仁年紀二十餘歲，生得頰長白晰，鼻峯高聳，崑腔二簧琵琶三絃，都是會些，只是胸無點墨，卑鄙刻薄，無所不爲。似這種人主持花案，這花選尚可問麼？到了出榜這日，優婆夷寺地方，綠亭上黏的榜文，是潘碧桃第一，劉梧仙第十，案下諱然那教坊司早已詳縣在案，也沒人來管閑事了。却說荷生那日回營，勾當些公事，天已不早，便喫點茯苓粥，青萍等伺候睡下，都退出去。荷生對着那一穗殘燈，想道：「今日只一聚，也算極熱鬧了！丹暈曼雲自是好脚色，掌珠、秋香、秀骨珊瑚，也過得去。只有秋痕韻致天然，雖肌裏瑩潔，不及我那紅卿，而一種柔情俠骨，真與紅卿一模一樣。且歌聲裂石，技藝較紅卿似還強些，不知那花選，何以將他屈在第十？我定當另編一個，飭教坊司更正才好。」又想到：「芙蓉洲風景，到了夏月，荷花盛開，自然更好！我今日已約下小岑，劍秋到那日作一東道，回敬他們。咳！只可惜紅卿不在這裏。」便朦朧朧朧的，好像身子還在芙蓉洲船上。又像是席散時候，徒然那邊飛過一支畫船來，船裏一個美人，倚着船窗看水。荷生便將頭探出窗來，正與那麗人打個照面，却是紅卿。急問道：「你什麼時候到了？」紅卿只過笑，那船早離有一箭多地了。荷生忙喚人追趕。回頭一看，船上靜悄悄的，只有秋痕一人背着臉，靠在那邊船窗，便問道：「他們往那裏去了？」秋痕轉過臉來，却不是秋痕，又另是一個麗人，濯濯如春月柳，豔豔如出水芙蓉，比秋痕還好，那麗人又是只瞧着荷生笑。荷生待向前說話，只見那麗人說道：「你只認得劉秋痕，那裏認得我呢？」荷生正要回答，那麗人却不見了，船中只是自己一人。再一回盼，又見那麗人，又攜着紅卿的手，在岸上邊亭子，並肩而立，喜得心怒開，急忙跳上岸來。近前一看，却是丹暈曼雲。荷生此時恍惚惚的，便急問道：「你看見紅卿麼？」只見丹暈沉着臉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，怎的混跑到這裏來？」便攜着曼

雲從亭子上小門進去了。荷生想道：「分明這是丹暈曼雲，如何他們變了臉，不認我呢？」再一看來，那裏是舉，却是一家池亭，想道：「今日我怎的這樣迷惑起來，莫非是夢中幻境麼？」正想着，只見那池邊樹木裏，跑出幾個回子，手執短刀，見了荷生，都道：「這就是前日在潼關山上教人放火的人，不可放走了。」荷生吃了一驚，往園中就跑，又見紅卿和那麗人，靠着池邊欄杆，笑吟吟的。荷生此時也不管禍福，走上亭來，跑向前去，後面那幾個回子，隨後趕來，攔腰抱住，嚇得滿身冷汗，撐開眼來，却是一夢。回憶夢境，如在目前，心上猶突突的亂跳，想道：此自上床時胡思亂想所致，便自收攝精神，掃除思慮，就也安然睡着了。次日起來，午後無事，便將十枝花品第起來，也不全翻舊案，只對秋痕碧桃前後挪移，便零是一番眼界了。開首撰一小序，每人名下各繫一傳，傳後各綴一詩，即日發刻，數日之間，便哄傳起來。看官，你道那教坊司，敢不更正麼？只幾百花選，却是胭脂山的飛檄，氣氳使的靈符，早招出一個絕代佳人來，你道這佳人是誰？就是第一回書中說的杜采秋。這采秋係雁門樂籍他的母親賈氏，那年身上有娠，夜夢一仙女，手拈芙蓉一枝，說道：「此係石曼卿芙蓉城裏手植，數應謫落人間，在你手裏，受了二十年魔劫，然後根移綠野，果證青蛾。」說畢，擲花於懷。賈氏腹痛而醒，是夕生一女，因名夢仙。小字采秋。秋生而聰穎，詞曲一過目，便已了了，不特琵琶絃索，能以己意譜作新聲，且精騎射，善畫工書，以此名重雁門。到十六歲上，便有一豪客，破費千金，梳攏了。每年四五月，到了并門，扇音歌喉，一時無兩，以此家頗饒足。然性情豪邁，有江南李香君顧眉生之氣，千萬金錢，到手輒盡。舊年十二月，關外訛言四起，采秋將萬貫釵訓衣服，盡行棄去，購書十餘架，客問其故，采秋說道：「釵釧衣服，賊來便是禍根，換此萬卷書，賊將不顧而去，不好麼？」其實采秋乘此機會，要擇人而事，不理舊業。後來大兵東出，平了回匪，他家朝夕絮聒，說他年紀才十九歲，不爲全家圖些基業，專要讀書做詩寫字，難道真要考博學鴻詩，作女學士麼？采秋拗不過他爹娘意思，只得出來略略應酬一日，侍兒紅豆傳說，洪相公來訪。看官聽着，這洪相公也是此書中一個要緊的人，此人單名海，字紫

滄，現今年三十五歲，拳勇無敵，却極溫文爾雅，是個做秀才的本色。以此雁門人，個個敬愛他。采秋便延入內室客座，閑話一回。紫滄便從靴鞦裏取出一本書道：「今年花選，你見過麼？」采秋道：「那花選有什麼看頭呢？所選的人，橫豎是那并州幾個粉頭，又難道又有個傾國傾城的出來麼？果然有個傾國傾城的，上那花選，也就玷辱。」紫滄笑道：「你這議論，實在痛快，只是這一番，又有個人出來，將花案翻過，你瞧瞧罷！」便將花選一本遞給采秋，采秋揭開一看，書目是重訂并州花譜，便問道：「這重訂的人，是個什麼樣的名公呢？」紫滄笑道：「你不要問人，且看這人的序如何，再說。」采秋便將小序念道：

露孕朝華，奇葩夜合，蓮標淨植，絮染芳塵。羌託跡之靡常，遂分形而各寄，豈能桃開白媚，柳弱易攀，生碧玉於小家，賣紫釵於舊邸。羞眉解語，泪眼凝愁，彈秋之曲四絃，照春之屏九折。况兼筆妙，迥似針神，允符月旦之評，不愧霓裳之詠。昨者躬逢良會，遍賞名花，又讀新編，足稱妙選。惟武陵俗豔，寵以高魁，

因便說道：「潘碧桃取第一麼？」又念道：

而彭澤孤芳屈之末座。

便說道：「這彭澤孤芳是誰呢？」又念道：

私心耿耿，竊不謂然。是用再啓花宮，重開蕊榜，登劉蕢於上第，許仙人爲狀頭，背踏金鯨，憶南都之石黛，歌傳紫鳳，誇北地之胭脂。願將色藝，遍質同人，所有是非，付之衆論。云爾。富川居士撰。

念畢說道：「好一篇唐小品文字，這富川居士，定不是北邊人了，你說罷。」紫滄道：「你且往下看，尙有筆墨呢。」采秋見第一個題名是「霜下杰劉梧仙」，便說道：「呀！劉蕢登上第，仙人得狀頭了，究竟這劉梧仙是誰呢？怎的我在并州沒有見過，且不聞有這人呢？」紫滄道：「你怎的忘了，那小班喜兒，你就沒有會過麼？」采秋道：「呵！就是他人麼？倒不會見過，却聽見有人說這喜兒，長得模樣很好，肚裏崑曲記得很多，只是脾氣不好，不大招

呼人，髻髻去年有人說他搬回直隸去了，怎麼這回又來了？今番取了第一，這富川居士也算嗜好。與俗殊鹹酸，不肯人云亦云哩。」說畢，便看那小傳道：

梧仙姓劉氏，字秋痕，年十八歲，河南人。秋波生慧，弱態生姿，工崑曲，尤善爲宛轉淒楚之音，嘗於酒酣耳熱，笑語雜沓之際，聽梧仙一奏，令人悄然，蓋其志趣與境遇，有難言者矣。知之者少，無足責焉。

說道：「好筆墨，秋痕得此知己，可以無恨矣！」便將詩朗吟道：

生來嬌小困風塵，未解歡娛但解顰。記得采春江上住，懊儂能唱是前身。

吟畢說道：「詩亦佳。」再看第二名是虞美人顏丹暈，便說道：「虞美人三字，很切丹暈的樣子。」看那小傳道：丹暈姓顏氏，字么鳳，年十九歲，姿容妙曼，妍若無骨，豐若有餘。善飲，斟酒錄事，非么鳳在座不歡也。至度曲則不及梧仙云。詩曰：

衣香花氣兩氤氳，妙帶三分宿醉醺。記得鬱金堂下飲，酒痕翻過石榴裙。

再看第三名是凌波仙張曼雲

曼雲姓張氏，字彩波，年十九歲，代北人，風格雖不及梧仙，而風鬢露鬢，妙麗天然，裙下雙鬢，猶令人心醉神馳也。詩曰：

偶然撲蝶粉牆東，步步纖痕印落紅。留於天遊尋芳夢，銷魂真個是雙弓。

再看第四名是玲瓏雪冷掌珠

掌珠姓冷氏，字寶憐，年十九歲，代北人。寡言笑，而肌膚瑩潔，朗朗若玉山照人。善病工愁，故人見之，輒愛憐不置。詩曰：

牢鎖春心荳蔻梢，可人還是不勝嬌。前身應是隋隄柳，數到臨風第幾條。

再看第五名是錦綉兒傅秋香

秋香姓傅氏，字玉桂，年十四歲，湖北人。眉目如畫，初學度曲，嫋嫋可聽，亦後來之秀也。詩曰：

綠珠生小已傾城，玉笛新歌宛轉聲；好似旂亭春二月，珠喉歷歷轉雛鶯。

再看第六名是銷恨花潘碧桃

碧桃姓潘氏，字春花，年十七歲，美而豔，此蕩逸飛揚，未足以冠羣芳也。詩曰：

昨夜東風似虎狂，只愁枝上卸濃妝；天台畢竟無凡豔，莫把流紅誤阮郎。

再看第七名是占鳳池賈寶書

寶書姓賈氏，字香卿，年十七歲，遼州人。貌僅中姿，而長眉曲黛，善於語言。詩曰：

春雲低掠兩雲鬢，小字新鐫在玉山；何不掌書天上住，却隨小劫落人間。

再看第八名是燕支頰薛瑤華

瑤華姓薛氏，字琴仙，年十六歲，揚州人。喜作男子裝，學拳勇，禿袖短襟，談諧倜儻，樂部中之錚錚者也。詩曰：

寶髻玲瓏擁翠鈿，春花秋月是年年；蒼茫情海風濤闊，莫去凌波學水仙。

再看第九名是紫風流楚玉壽

玉壽姓楚氏，字秀容，年十八歲，善肆應，廣筵長席，玉壽酬酢終日，迄無倦容。詩曰：

花氣濃拖兩鬢雲，絳羅衫子縷金裙；章台別後無消息，芳草天涯又見君。

再看第十名是婪尾香王福奴

福奴姓王氏，字惺娘，年二十三歲，代北人。楊柳多姿，桃花餘豔，以殿羣芳，亦爲花請命之意云爾。詩曰：

柳花撲雪飛難定，桃葉臨江恨總多；願借西湖千頃水，聽君閒唱采菱歌。

看畢，便將書放在長几上，向紫滄道：「到底這富川居士是誰呢？」紫滄道：「此人非他，便是正月間大破數十萬衆回子的那個荷生。」采秋沉吟一會，才說道：「他還有這閒工夫，弄此筆墨？」紫滄道：「荷生奇得很，聽得人說，他在軍中，是詩酒不斷的，就是破賊這一日，也還做詩喝酒哩。」采秋道：「這也沒有什麼奇處，那諸葛公彈琴遠敵，謝太傅圍棋賭墅，名士大半多會摹調，只如今就算得江左夷吾，讓他推羣獨步了。」紫滄笑道：「可惜你是個女子，若是男子，你這口氣，是要賽過他呢？」說得采秋也吟吟的笑了。又閑談了一回，天色已晚，紫滄去了。采秋便將芳譜，攜歸臥室，叫紅豆煮一爐香，烹一鍾茶，在銀燈下，檢開芳譜，重看一遍。想道：「我只道現在讀書人，給那八股時文，五言試帖，網縛得個個作個書獃，不想也還有這瀟灑不羣的人，轉教我自恨，見聞不廣，輕量天下士了。」因又想道：「他既有此心胸眼力，如何不知道我杜采秋呢？你要重訂芳譜，也不問問，就把什麼丹暈的酒量，曼雲的弓彎，都當着寶貝一般，形諸歌詠，連那玉壽，福奴都爲作傳，這不是浪費筆墨麼？」停了一會，又想到：「我不到太原，他如何知道我呢？這也怪不得他。」癡癡呆呆，想來想去，直到一下鐘，賈氏進來幾次，催他去睡，才叫紅豆和老媽伏侍睡下。次日又沉吟了一回，便決計與他父母商量，前往并州，他爹娘是巴不得他就走這一遭，立刻料理衣裝，不日就到了。正是：

人生最好，一無所知，若有知識，便是大癡。

不知秋痕采秋後來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荷生，采秋合傳，然荷生，采秋兩不相涉也；何況紅卿借一夢以合之，而荷生與采秋可以合傳，卽紅卿亦可附荷生，以合於采秋矣。

第八回 呂仙閣韓荷生驚豔 并州城韋癡珠養痾

話說荷生自重翻芳譜之後，軍務日見清閑；一日奉着報捷的回批，經略賞加太保銜，大營將吏，俱有升擢。荷生也得五品銜，彼此慶賀，不免又是一番應酬。光陰易逝，早是四月中旬，長日倦人，又見芍藥盛開，庭外丁香海棠，紅香膩粉，素面冰心，獨自玩賞一回。鳥聲聒碎，花影橫披，遂起了訪友的念頭，尋芳的興致，帶了青萍，騎了一匹青海驄，也不要馬兵跟隨，沿路去訪梅小岑、歐劍秋諸人，一無所遇，大爲掃興，便欲回營。走到東南城根邊，遙見一帶波光，澄鮮如鏡，掩映那半天樓閣，儼然一幅畫圖，便問青萍道：「那是什麼地方？」青萍道：「小的未曾到過。」荷生便信馬行來，原來是一座大寺院，門前古槐兩株，蔽日參天，牆外是大池，縱橫十畝，繞着綠水，楊柳成行，黃鸝百囀，便覺心曠神怡，遂下了馬，看那寺院上橫額，是呂仙閣三字，便令青萍拂去身上的塵土，將馬繫在柳陰下。荷生緩步走到堤邊，看那游人垂釣，忽聽閣上數聲清磬，度水穿林，更覺滌盡塵心，飄飄意遠。又信步走進寺門，早見有一輛綉轎香車，停在門內，便向青萍道：「那不是內眷的車麼？不用進去，衝撞他們了。」青萍道：「老爺騎了半天馬，又站了這一回，應該歇一回兒，庭裏地方大，那裏就單撞見他們哩！」荷生點點頭道：「你且在此等候。」遂一人踱進門來，靜悄悄的，只見那車夫在石板上打盹，轉灣到了東廊，見兩三個小道士，在地下擲錢玩耍，也不招呼。荷生便一直向後走來，只見寶殿琳宮，迴廊複道，是個香火興旺的古刹。原來這純陽宮正殿以後，四圍俱是磚砌成閣，閣分三層，上層左臨試院，萬片魚鱗，右接東城，一行雉堞，遠者四圍山色，萬井人言，近則數畝青畦，一泓綠水，中層爲上下必由之道，兩旁石磴，各數十級，下層做個月洞，係出入總路。荷生剛到下層殿門，只聽一陣環珮聲，迎面走出花枝招展的兩個人來，便覺得鼻中一股清香，非蘭非麝，沁入心脾，自然會停了脚步，定睛一看，一個十四五歲的身穿一件白紡綢大衫，二藍摹本緞的半臂，頭上挽了個麻姑髻，當頭插一朵芍藥花，下截是青縐鑲花邊褲，微露出紅蓮三寸笑盈盈的，已似海棠花嬌豔無比！一個年紀大些，真是寶月祥雲，明珠仙露，這道神采射將過來。荷生眼光，自覺晃漾不定，幸是到了眼前，不得不把心神安定，

閃過一邊，讓這二人過去。這二人也四目澄澄的，瞧了一瞧。荷生覺得那絕色眼波，更傾注在自己身上。那一縷魂靈兒，好像就給他帶去，跟着出了洞，走過院子，將次轉出正殿。這絕色的回頭一盼，才把精魂送轉。這兩人都沒了，兩條腿尙如釘住。停一回，緩步向前，恍恍惚惚，記那絕色身上穿的是一件鑲花邊淺藍雲幅綫縐單衫，下面是百摺淡紅縐裙，微露出二寸許窄窄的小弓彎。頭上是挽個嫵雲髻，簪一枝素馨花，似乎是縐着春山的光景。一路上凝神渺慮，細細筵摹，不知不覺，已走到後面閣上，第三層扶梯了。且喜並無人窺見心事，就步上扶梯，靠着危欄，想道：「那一個十四五歲的，是一個侍兒，決無可疑了。這一個絕色，是那一家宅眷？怎的如許年輕，只帶一婢來廟呢？若說是小戶人家，那服飾態度，萬分不像。咳！似此天上神仙人間絕色，此地青樓決無此等尤物！這也不用說。譬如如果有這樣一個人，無論丹青曼雲，就是秋痕，怕也趕不上。只是人家宅眷，無心邂逅，消受他，慧眼頻頻垂盼，已算是我荷生此生豔福，以後還要怎樣呢！」這樣一想，登時把先前思慕心腸，如灌向冰壺，不留渣滓，倒也爽然流覽一回，覺也口渴，緩步出來。一個老道士，遞上一鍾，却喝不得，瞧着表已有三下多鐘了，趕着出門，喚過青萍，跨上馬，把鞭一揚，那馬如飛的馳歸大營去了。看官，你道荷生所遇的絕色，究竟是誰？原來就是杜采秋。采秋自那日決計出門，次早和他媽擇了日期，帶着老媽丫環，伏侍上路，按站到了太原，就寓在菜市街榆園。這園雖不甚大，却也有些樹木池亭，數十間邃房密室，本是巨家別業，後來中落，此園又不轉售於人，關閉數年，屋宇漸漸塌壞。采秋去秋以二千金買之，略加修葺，便也幽雅異常，只是他娘賈氏，因途次感冒，成了重症，日重一日。采秋晝夜伏侍，轉把來訪之客，概行謝絕。此時已半個多月了，見他媽病勢有增無減，因此特來呂仙閣求籤許願，不想遇着荷生。其實采秋意中有荷生，却不會見過這個人。荷生目中有采秋，又不曾聞有這個人。然荷生看不出采秋是個妓女，采秋却看得出荷生是個名流，一路想道：「這個丰神澄澈，顧盼不凡，定是個南邊出色人物。」因又想到：「此人或且就是紫滄說的韓荷生，那廟內外柳陰拴一匹馬，孫青海驄，不是大營

那裏有此好馬？正在出神，車已到家，想他媽病勢危篤，呂仙閣的籤，又不甚好，也把上有所想頭，一齊擱開了，這且按下。却說癡珠由草涼驛趨程，十九日午後已到西安，隨便卸裝旅店，就雇定長車，因河南土匪出沒無常，與車夫約定取道山西，限十八日到京。一面分付跟人檢點行李，一面寫了幾封川信，給交廣漢家丁，回去銷差。此時已是黃昏，癡珠也不換衣服，坐車向紅布街王漱玉家，不想王漱玉夫婦雙雙往外去了。癡珠只得託他家裏，作一束帖，並詩二首留別，悵然而返。詩云：

卅年聚散總關情，銷盡離魂是此行；去日苦多來日少，春風淒絕子規聲。
客囊猶似去年貧，湖海浮沉剩一身；東閣何時重話舊，可憐腸斷再來人！

那王家管事家人劉福，爲着癡珠是漱玉極愛敬的朋友，三更天自己跑來請安，送過酒菜，再三挽留。癡珠姑且答應，其實天一亮，便束裝上路去了。癡珠自幼本係嬌養，弱冠登第，文章丰采，傾動一時，兼之內顧無憂，倘來常有，以此輕裘肥馬，暮楚朝秦，名宿傾心，美人解佩，十年以後，目擊時艱，腸迴婺緯，賓朋零落，耆舊銷沉。此番今年跋涉，內窘於贍家之無術，外窮於售世之不宜，南望蒼皇，連天烽火，西行躑躅，匝地荆榛，披月趨程，業馳驅之已瘁，望雲涉屺，方啓處之不遑，憂能傷人，勞以致疾，廿一夜趕到潼關，便神思懶怠，不思飲食。次日五更起來，覺得頭暈眼花，口中乾燥，好不難受！勉強掙扎出關渡河，曉風撲面，陡然四肢發抖，牙關戰磕，的响叫秃頭將兩床棉被壓在身上，全然沒用。直到韓揚鎮打尖，服下建麴，飲下痧藥，略覺安靜。是晚到了蒲關，想欲求病，因憶起一個故舊來，此人姓錢，名同秀，守子守，本南邊人，善醫，隨宦此地，辦起鹽務，字號裕豐。癡珠令人持柬相邀，候至三更不到，癡珠只得付之一笑。睡至五更，頭目比日間清爽，而兩足酸痛，不可屈伸，此本癡珠舊疾，近來好了，此時重又大發。一路倒難爲，秃頭扶上扶下，又要收拾舖蓋，又要料理飲食，又要管理銀錢，日多辛苦，極其勞瘁。癡珠委實過意不去，行至霍州，值有同鄉左蕪芳孝廉，掌教此地，代覓一僕，名喚穆升，稍分秃頭辛苦。孝廉因力勸

癡珠就醫太原。先是在旅店住了一日，嘈雜不堪，遂租了汾堤上汾神廟西院，一所客房養病。當日收拾行李，坐車到了寓所，倒也乾乾淨淨一所房屋，上房四間，屋子是客廳，東屋兩間是臥室，西屋是下人的住屋。院中有兩大株槐樹，遮住了，不見天日。後面也是個大院子，却是草深一尺，東邊是朝西小樓一座，樓下左邊屋放口棺木，却是空棺。癡珠也不理論。右邊是廚房，西邊是牆牆上有重門，通着秋華堂廊廡。禿頭穆升趕着將舖蓋取出，正在打展，只見一個和尚，歡天喜地，遠遠地叫將過來道：「我道是那一位章老爺，却原來就是癡珠老爺。」癡珠拐着腳向前一看，也歡喜道：「心印，你如何在這裏？」看官道：「心印和尚，汝道是誰？就是汾神廟住持，他本是西湖淨慈寺知客，工詩書。向年癡珠就聘，就與心印爲方外交，往來親密。後來癡珠解館，心印以心疾，發願朝山，航海涉峨嵋，前年頂禮五台，後將便道入都，官紳延主汾神廟。癡珠此來，得逢心印，也算意想不到之事。當下彼此施禮，略敘別後蹤跡。心印見癡珠初搬進來，一切未曾安置，且行李亦極蕭條，便向穆升道：「這邊缺什麼傢伙，只管向當家去取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起來，攜癡珠的手道：「老僧攬你到方丈，躺躺罷，讓他們收拾妥貼，你再過來。」癡珠也是情願，心印和禿頭一路照應。癡珠蹣跚的來到方丈，便躺在心印床上，與心印暢談十餘年分手的事，因說道：「自恨華盛時，不早自定，至於中年，家貧身賤，養癡珠，精神不齒，那能病不入膏肓呢？」心印慰道：「百年老樹中琴瑟，一斛舊水藏蛟龍，人生際遇何常，偶沾清恙，怕什麼呢？」癡珠道：「功名富貴命也，只有老母，下有弱弟，際此時艱，治生計拙，這心怎放得下？」心印道：「這也只得隨緣。」遂送癡珠喫了兩盞稀飯，飯後睡了一覺，兩腳疼痛，已略鬆動，到了二更，大家攙扶過來，晚夕無話。次日五月初一，癡珠換過衣服，穆升扶着，想到觀音閣燒香，剛轉過甬道，只見一陣僕婦丫環，擁着一青年少婦進來。癡珠只得站住，那少婦却也停步，將癡珠打掠一回，向一僕婦說了幾句話，逕自上閣去了。這僕婦走到癡珠跟前問道：「老爺可姓章，官章可是玉字旁的麼？」癡珠沉吟未答，穆升說道：「姓名却是你問怎呢？」僕婦道：「是我們太太叫問呢。」便如飛的

上閣回話去了。癡珠想道：「這少婦面熟得很，一時記不起來，他來問我，自然是認得我呢。」看官，你道這少婦又是誰呢？原來就是蒲關游總兵長齡李鶴仙之妹，大營李副將喬松字稷如的夫人，十五年前游鶴仙之父官名炳勳，提督東越水師，癡珠彼時曾就其西席之聘，他兄妹兩個，一才十六歲，一才十三歲，師弟之間，極其相得。未及一年，游提督調任廣東，癡珠中後，又南北奔馳，也曉得鶴仙中了武進士，却不知道就在江南隨標數年之間，以江南軍功擢至總兵，且不曉得即在蒲關。如今認起來，却得兩位弟子。癡珠在并州養病，有這多舊人，也不寂寞了。正是：

相逢不相識，交臂失當前，相識忽相逢，相逢豈偶然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純是承上起下文字，似是閑文，非是閑文。細讀之，皆是絕不可少之文，能文也自知之。

第九回 粵傘水閣太史解圍 邂逅寓齋校書感遇

話說秋痕那日從柳溪回家，感激荷生一番賞識，又怨恨荷才那般糟蹋，想到這是我前生作孽，沒爹媽，落在火坑，以致賞識的也是徒然，糟蹋的倍覺容易，就酸酸楚楚的，哭了一回。嗣後荷生重訂的芳譜，喧傳遠近，便車馬盈門，歌采纏頭，頓增數倍。奈秋痕總覺顧影自憐，甚至一屬子人，酒酣燈掩，譁笑雜沓，他忽然淌下泪來。或好唱曲，突然咽住嬌喉，向隅拭泪，問他有甚心事，他又不肯向人說出，倒弄得坐客沒意思起來，都說他有些傻氣。五月初五這一日，是馬鳴盛苟才在美蓉洲請客，看龍舟搶標，他所請的客是誰呢？一個長同秀，一個施利仁，前文已表。餘外更有卜長俊，字天生，是個初出山的幕友，夏旒，字若水，胡耆，字希仁，是個未入流，原士規，字望伯，是個黃河渡口小官，現被經略撤任。那苟才又請了梅小岑，小岑那裏肯和這一般人作隊？奈子慎，是小岑隔隣，

自小同學兩世交誼，面上放不下來，也就依了他。今年花長，是馬鳴盛頭家，因此傳了十妓，那十妓是一個不能不到的，只可憐秋痕，懶應酬，挨時挨刻，直到午後才上車，赴芙蓉洲來。遠遠的聽得人語喧嘩，鼓聲填咽，正是龍舟奮勇競渡之時，岸上遊人，絡繹不絕。那時水亭上，早擺下三席，中席是卜長俊、胡耆、夏旒、秋香、瑤華、掌珠侍候。西席是錢同秀、施利仁、馬鳴盛、碧桃、玉壽、福奴侍候。東一席是梅小岑、原土規、苟才、曇雲、寶書、丹暈侍候。苟頭見趕不上席，下車時，將秋痕着實數說，硬着頭皮，領了上去。果然苟才、馬鳴盛一臉怒容，睜開圓眼，便要向秋痕發話。秋痕低首，也不言語。小岑早已走出位來，攜着秋痕的手，說道：「怎麼這幾天不見，更清瘦了，不是有病麼？」秋痕答道：「是。」馬鳴盛、苟才見小岑如此，也就不敢生氣，立刻轉過臉來。這小岑即分付家人，在自己身邊，排下一座，給秋痕坐了。苟頭便跟上來，教秋痕送酒，招呼大家。小岑笑道：「有我哩，你下去罷！」苟頭諾諾連聲，不敢言語，倒是馬鳴盛前後過來應酬。小岑丟個眼色，着秋痕上前。秋痕方才勉強強強的酌上酒，敬過馬鳴盛。苟才說道：「晚上感冒，發起寒熱，今日本不能來，緣老爺吩咐，不准告假，早上掙扎到這會，才能上車，求老爺担待罷。」苟才趕着說道：「我說秋痕向來不是有脾氣的，幸虧不有錯怪了你，大家都知道，這就能了。」於是三席豁拳，轟飲一會。秋痕默默坐在小岑身旁，見西席上，碧桃把同秀短煙袋裝好了，煙點着了，送過來給同秀。却把水汪汪的眼，流在利仁身上。利仁却抱住福奴要吃皮杯，鳴盛勸着福奴敬他。中一席卜長俊、夏旒、胡耆三個，每人身邊坐一個，毛手毛腳，醜態百出，穢語難聞。這一邊席上，小岑是與丹暈一杯一杯的較量，苟才也只斯斯文文的說笑。只有士規和寶書做了鬼臉，一會向小岑道：「聽說杜采秋來有一個多月，只是總不見着客哩。」小岑道：「這却怪不得他，他媽現在病重得很呢！」又停了一會，鳴盛有些醉了，和苟才換過座，却不坐在苟才座上，自己將椅子一挪，便擠在秋痕下首，迷着兩只小眼，手裏理着自己幾莖鼠鬚，大有親近秋痕之意。急得秋痕、秋波、溶溶，只往小岑這邊讓過來。小岑見那兩邊席上鬧得實在不像，又怕秋痕撞惱了人，却好亭外一條

青龍，一條白龍，轟天振地的搶標，便扯着秋痕道：「我和你看是那一條搶到標？」便立起身來，向後邊過路岸上。看去丹暈乖覺，也就跟了出來，乘着大家上前看搶標。他三人係悄悄分開蘆竹，尋出路徑，望秋華堂緩步而來。到得秋華堂，不想心印爲這幾天閑雜人多，倒把秋華堂門總拴得緊緊，中間的垂花門，落了大鎖。三人只得繞到堂後假山亭子上，就石墩上小憩一會。此時龍舟都散去歇息，看龍舟的人，也都散去，各處閑步。這秋華堂，就有三五成隊的來了。小岑只得領着丹暈秋痕下來，從東廊出去。丹暈見壁間嵌着一塊六尺多高木刻，無心將手一按，却活動起來。丹暈驚愕，小岑道：「是個們，通過那邊汾神廟，平素是關住的，不知開得開不得？」把手用力一推，那門年代久了，裏頭關健，久已朽壞，更撲落一聲，吊了下來。第二重月亮門，却是開的，三人挨次進去，見是個小院落，上面新搭着涼棚，對面一座小樓，靠南是正屋，後身就有人也跟進來。小岑說：「這是我的書屋，大家不得進來。」那幾個人，才退出去了。小岑便把月亮門關上，拴好，笑道：「這都是你兩個累我。」說畢，領着二人，由樓邊小徑，繞到屋子前面，見兩邊都是紗窗，靠西垂着湘簾，便說道：「這地方像有人住了。」秋痕先走，自向捲簾一瞧，說道：「沒個人影兒。」就掀開正屋簾子，讓丹暈進去。自己隨後跟來，見屋內十分雅潔，上面擺一木炕，炕上橫几，擺滿了書籍，直几上橫一個磁瓶，插數枝梔花，芬香撲鼻。中間掛一幅橫披，寫着國破山河在的杜詩一首，筆意十分古拙。款書癡珠試筆，旁掛一聯集句是：

豈有文章驚海內，莫拋心力作詞人。

款書癡珠瑩二字，俱是新裱的秋痕，沉吟一回，向小岑道：「這癡珠是誰，你認得麼？」小岑道：「我不認得，只此古掘書法，定是個潦倒名場的人了。」丹暈笑道：「我看起來，這癡珠兩字，好像是個和尚。」秋痕見東屋掛看香色布簾，中嵌一塊月白亮紗，就也掀開進去。窗下擺一長案，是雨過天青的桌罩，一座彌勒榻，是舊宋錦的坐褥，便坐下去，瞧那桌上的，擺了一個白玉水注，兩三個古硯，也有圓的，也有方的。一把退筆，和那十餘本書，都

亂堆在靠窗這邊，隨手將書檢出一本，見隸書西征吟草上冊六字，翻開第一頁，題是觀劇下注碎琴二字，詩云：

鍾期死矣渺知音，流水高山枉寫心。賞雅幾能還賞俗，絲桐悔作伯牙琴。

便點點頭，嘆一口氣，也就不往下看了。這小岑坐在外邊炕上，將几上藝海珠塵，隨便看了兩頁。丹暈陪着無味，便進來說道：『你看什麼？』秋痕未言，小岑也進來了，見上面掛的一聯是：

白髮高堂遊子夢，青山老屋故園心。

一邊書張檢討句，一邊末書癡珠病中試筆，中間直條，款書小金臺舊作五字，看詩是：

士爲黃金來可醜，燕王招士以黃金。王之待士亦已苟，樂毅鄒衍之賢，乃以黃金相奔走，真士聞之將疾首。胡爲乎黃金臺且不朽，小金臺且繼有？

便說道：『你真鐵崖樂府，又是一枝好手筆，足與韓荷生旗鼓相當，只是這人福澤不如荷生理。』秋痕道：『他案上有詩稿，你看去罷。』丹暈瞧着東壁道：『你看這一幅小照，不就是癡珠的麼？』小岑秋痕近前看那小照，畫着道人約有三十多歲，神清骨秀。小岑向秋痕笑道：『你先前要認此人，如今認着，日後就好相見。』秋痕兩道泪眼，注在畫上，答道：『曉得是他不是他？』小岑丹暈按着嘴笑，秋痕也不自覺，小岑正要向桌上找詩稿看，聽得外面打門，便說道：『房主人來了。』秋痕道：『他空空洞洞的一個屋子，我們不來，他叫什麼人開呢？』正說着，只聽西屋一人從睡夢中應道：『來了。』小岑搖手，叫兩人不要說話，推開捲窗，看打門是誰，一會轉過屏門來，却是心印。只聽心印一路說進來道：『秋華堂那一座門，不知今天是誰推倒，幸這月亮門早是拴上，不然怕沒有人跑來哩。』小岑掀開簾子笑道：『却早有人跑來了。』倒把心印禿頭嚇了一跳。小岑接着說道：『你見板門，就是我推倒的，我拐了王母兩個侍兒，來你這裏窩藏哩。』心印也笑道：『梅老爺真會耍人，却不知道你那管家和兩三個人，到處找你哩。』小岑拉着心印進了裏間，見了丹暈秋痕，這心印不認是誰，却也曉得是

教坊裏的人，便接口道：「真個王母兩個侍兒，被老爺拐來了。」小岑指着上面的聯道：「這癡珠單名瑩，可就是姓章，前幾年獻那平倭十策的那章瑩？」心印道：「是。」小岑道：「他什麼時候來這裏住的呢？」心印便將癡珠家世，以及遇合蹉跎，自己平素如何和好，此番如何相遇，細說一遍。小岑丹暈也都爲扼腕嘆惜，只秋痕默默不語。小岑又問心印道：「章老爺怎的今日不在家養病哩？」心印道：「說來也奇，那一日搬進來，遇見老僧，算是他鄉遇故知了。不想次日一早，他到觀音閣燒香，又遇着十五年前受業女弟子，就是大營李鎮軍的夫人，你說奇不奇？這李夫人，却認真愛敬先生，那日就到這屋子請安，見他行李蕭條，回去便送了許多衣服，以及書籍古玩。第二日李鎮軍親自過來，要請搬入衙署，他執意不肯，今日是端陽佳節，一早就打轎過來接去了，回來大約要到二更多天。」丹暈道：「這真叫做人生何處不相逢呢！」秋痕道：「這夫人也就難得。」四人談了一會，天也不早了，小岑家人及丹暈秋痕，跟人都已找着，知道水閣上，大家都散了，就也各自分路回家了。單說秋痕這一夕回來，想道：「癡珠淪落天涯，怪可憐的！他弱冠登科，文章經濟，卓絕一時，平倭十策，雖不見用，也是轟轟烈烈，名聞四海，到如今栖栖此地，真是與我一樣，有話向誰說呢？我這回得個虛名，就有許多人瞧起我來，過了幾年，自然要換一番局面，我便是今日的癡珠了，那時候從何處找出一個舊交？這不是我後來比他還不如麼？瞧他那觀劇的詩，一腔子不合時宜，受盡俗人白眼，怎的與我梧仙遭遇，竟如此相同？他不合時宜，便這般淪落，我不合時宜，更不知要怎樣受人糟蹋哩！「大器晚成。」他後來或有出路，我後來還有什麼出路？而且他就沒有出路，那著作堆滿案頭，後來便可千古，我死了，就如飛的煙，化的灰，再沒痕迹了。因又轉一念頭，咳，我這種作孽的人，還要講什麼死後，這越發呆了。」又想到：「今日席間，大家那般光景，真同禽獸，沒有半點羞恥，他們倘和我鬧起來，這便是梧仙的死期到了。」這一夜淒楚，比那三月初三晚，更加難受，次日便真病了。正是

有美一人，獨抱孤憤，憐我憐卿，飄飄意遠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傳秋痕，佛說因緣二字，試於此參之，末段嚼墨一噴，足令天下淪落人同聲一哭。韓杜之合，劍秋合之也。章劉之合，小岑合之也。然劍秋爲之作合於既見面之後，小岑爲之作合於未見面之前，小岑無心，劍秋有意，兩兩整對，却兩兩參差。

第十回 兩番訪美疑信相參 一見傾心笑言如舊

話說端陽這日，荷生營中應酬後，劍秋便邀到家裏綠玉山房小飲，兩人暢敘，直至日色西沉，才散開閑步。荷生見園裏面種芭蕉，綠陰匝地，西北角磊石爲山，蒼籐碧蘚，駁斑纏護，沿山凸凹，池水漣漪，繞着一帶短短紅欄，闌畔幾叢鳳仙，百葉重疊，映着屋角夕陽，別有一種嫵娜之致。劍秋因想起芳譜，便說道：「荷生，你的芳譜，近來又有人出來重翻了。」荷生驚訝道：「這又是何人呢？」劍秋道：「如今城裏來了一個詩妓，你是沒有見過的，又來一個大名士，賞鑒了他，肯出三千金要娶他，那秋痕如何趕得上這芳譜，却不是又要重翻了。」荷生笑道：「果然有這詩妓，有這闊老，我也只得讓他發標，只是太原地方，我也住了有年，還有什麼事不知道，你哄誰呢？」劍秋道：「我給你一個憑據罷。」說着進去，半晌取出一把摺扇，遞給荷生道：「你瞧！」荷生看那扇葉上，係畫兩個美人，攜手梧桐樹下，上面題的詩是：

兩美娉婷一聚頭，相陰雙影小勾留；欲平紈扇年年恨，不寫春光轉寫秋。

歎書劍秋學士大人命題，雁門采秋杜夢仙呈草，笑道：「你這狡猾伎倆，我不知道麼？這個地方，果有采秋這個人，我韓荷生除非沒有耳目罷了，若是我韓荷生有耳目，尚待足下薦賢麼？」劍秋也笑道：「我這會就同你去訪，如有這個人，怎樣呢？」說畢，分付套車，此時新月初上一徑向榆園而來，兩人酒後，何等高興，一路上說說

笑笑，不覺到了榆園。劍秋便先跳下車，親自打門，約有牛晌時候，方聽得裏面答應道：「姑娘病了，沒有梳妝，這幾日概不見客，請回步罷。」劍秋再要問時，雙扉已閉，月寂無人，那劍秋少興，只得將車送荷生回營。荷生一路想道：「此地只有秋痕一個，那裏又有什麼詩妓？就如那一日呂仙閣所遇的麗人，可稱絕艷，風塵中斷無此人，劍秋遊戲三昧，弄出什麼詩扇來，想要賺我，豈不貳呢？」荷生從此把尋花問柳的念頭，直行斷絕了。一日劍秋便衣相訪，又說起來，采秋如何高雅，如何見識，如何歡喜名士，荷生不等說完，冷笑道：「算了罷！人家說謊，也要像些，似你這樣撒謊，什麼人也賺不到。」這一席話，把劍秋氣極起來，便道：「我好端端的和你說，你儘說我撒謊，我今日定要扯你去，見了這個人再說罷。」荷生笑道：「你拉我到那裏，倘他又做了關門的泄柳，你這冤從何處去訴呢？」劍秋拍掌道：「今日再不能進去，我歐字也不姓了。」荷生見他上了氣，便也似信不信的問道：「你坐車來嗎？」劍秋道：「我今天是搭人的車來的，回去想坐你的車。」荷生笑道：「我們騎馬罷。」劍秋道：「好極！」於是荷生也是便衣，同劍秋由營中夾道而來。二人各騎上馬，緩緩而行，剛來菜市街，轉入榆園那條小衚衕。正要下馬，便遇着杜采秋的保兒說道：「姑娘還願去了，歐老爺同這位老爺進來吃杯茶，歇息罷。」荷生道：「我不去了。」劍秋氣極說道：「今天見不了這個人，我也要你見見他的屋子。」便先自下馬，荷生只得一同轉了個灣，便到榆園，保兒領了，走進園來，轉過油漆粉紅屏門，便見五色石砌成灣灣曲曲，羊腸小徑，才到了一個水磨磚排花的月亮門。保兒立住說道：「有客來！」裏面走出一個垂髫丫環，保兒交待了荷生劍秋，隨那丫環，進得門來，却是一片修竹茂林擋住，轉過那竹林，方是個花門，見一所朝南客廳，橫排着一字兒空花牆，花牆空裏望去，園內又有幾處亭榭，竹景蕭疎，鳥聲聒噪，映着這處庭前鶯粟虞美人等花，和那蒼松碧梧，愈覺有致。轉到花廳面前，是一帶雕欄，兩邊綠色玻璃，中間掛一絳色紗盤銀絲的簾子，丫環把簾掀起，兩人進得廳來，隨便坐下。見上面一個匾額，是梅小岑寫的清夢瑤華四字，上面掛着祝枝山四幅行書，兩邊是鄭板橋的墨

迹云：

小飲偶然邀水月，謫居猶得住蓬萊。

中間一張大炕，古錦斑斕的鋪墊，几案桌椅，盡用湘妃竹湊成，退光漆面，兩邊四座書架，古銅彝鼎，和那祕書法帖，縱橫屏疊，令人悠然意遠。荷生笑道：「倒像古名家數。」只見兩個清秀丫環，年紀十二三歲，衣服雅潔，遞上兩鍾茶，笑嘻嘻的道：「我娘呂仙閣還願去了，失陪兩位老爺，休怪！」荷生見了丫環，說出呂仙閣三字，心中一動，便問道：「他是什麼時候許的願心？」丫環說道：「就是我媽病重那幾天許的。」劍秋道：「你媽這會大好了麼？」丫環道：「前一個月十七八，那幾天幾乎不好，我娘急得要死，如今托老爺們福，大好了。」荷生想道：「我往呂仙閣那天，不是四月十八麼？難道那麗人就是采秋，我看他住的地方，如此幽雅，不是那麗人還有誰？」便向劍秋道：「非有卞和之明，不能識荆山之璧，非有范蠡之智，不能進苧羅之珠，是你和小岑來往的所，在這入自然是個仙人了。」劍秋笑道：「你如今還敢說我撒謊麼？」荷生笑道：「其室則邇，其人甚遠。」說着便站起身來，便向博古廚內，將那書籍字帖翻看，却都是上好的。劍秋一面跟着荷生，也站起來，一面說道：「人却不遠，只要你誠心求見罷。」也就看看博古廚內的古董書帖，停了一會，把茶喝了，劍秋便向那兩個丫環道：「你娘的屋子，這回搬在水榭，還是在樓上呢？」丫環道：「我娘要等荷花開時，才移上水榭，如今現在春鏡樓。」荷生道：「好個春鏡樓三字，不就是從這裏花樓望去，是那一所？」劍秋笑道：「那是他的內花廳，從內花廳進去，算這園裏正屋，便是所說的水榭，由水榭西轉，才是他住的春鏡樓哩。」又閒話了半晌，采秋還不見回，荷生向劍秋道：「我今日飯後，營中公事，不曾勾當，就被你拉到這裏來，改天我邀你再來，作一日清談，如今去罷。」劍秋也就移步起來，只見丫環道：「歐老爺這位老爺高姓？我娘回來，好給他知道。」荷生笑吟吟的道：「你娘回來就說我姓韓字荷生，已經同歐老爺奉訪兩次了。」丫環道：「老爺你這名字很熟，我像那裏聽見過。」

那一個丫環道：「年頭人說滅那回子三十多萬人，不是韓荷生麼？」這一個丫環便道：「我忘了，真是個韓荷生。」劍秋向荷生笑道：「你如今是個賣藥的韓康伯。」荷生也笑着，偕劍秋走了。這晚采秋回家，聽了丫環備述荷生問答，便認定呂仙閣所遇見的，定是韓荷生。荷生回營，細想那丫環的話，及園中光景，與那呂仙閣的麗人比勘起來，覺得劍秋的話，句句是真，也疑呂仙閣所見的，定是采秋。次日挨不到三下鐘，便獨自一人來到榆園。采秋也料荷生今日是必來的，外面傳報進來，叫請入內花廳。便是昨日遞茶的那個丫環，笑吟吟的領着荷生由外花廳到了一個楠木冰梅八角月亮門進內，四面圍廊，中間朝東一座船室，四面通是明窗，四角蕉葉形四座門是楠木透光漆綠的。室內係十二個書架，疊接橫陳，隔作前後三層，第三層中間掛着一個白地洒藍篆字的小橫額，是小嫻嬛三字。北窗外一堆危石，疊成假山，沿山高高下下，遍種數百竿鳳尾竹，映着紗窗，都成濃綠。上接水榭，遙見池水鄰鄰，荷錢疊疊。荷生此時，只覺得芸香撲鼻，竹影沁心，林風蕩漾，水石清寒，飄飄乎有凌雲之想。那丫環不知幾時去了，又有一個丫環跑來，荷生一看，正是呂仙閣所遇的十四五歲侍兒，便笑吟吟的問道：「你認得我麼？」那侍兒却笑着，不答而去。又停了一會，遠遠聽得環珮之聲，却不知在何處。荷生站起身來，從向北紗窗望去，只見那侍兒扶了采秋，帶了兩個小丫環，從水榭東廊，嬈嬈婷婷，向船室東北角門來，正是呂仙閣見的那個美人，人影尙遠，香風已到，不知不覺的，步入第三層船室等着。那侍兒已推開蕉葉的門，采秋笑盈盈進來，說道：「原來就是韓老爺，我們在呂仙閣早見過的，倏忽之間，竟隔有一個多月了。」荷生這會覺得眉飛色舞，神采奕奕，有光，只口裏傳說不出話來，半晌才說道：「不錯不錯，我是奉訪三次了。」采秋笑道：「請到裏面細談罷！」說着，便讓着荷生先走，小丫環領着路，沿着西池邊石徑，轉入一個小院落。朝南三間小廳，却是上下兩層，荷生站在院中，那小丫環先去打起湘簾，采秋便讓荷生進去，上首椅子坐了。采秋自坐在靠窗的椅上，說道：「昨辱高軒柱顧，適因爲家母還願，所以有慢。」尙未說完，荷生早接着笑道：「不敢不敢，今日

得靚芳容，已爲萬幸了！」采秋道：「昨日不是同劍秋來麼？」荷生道：「那是敝同年，今日急於過訪，故此未去約他。」采秋道：「劍秋月前到此，談及韓爺文章風采，久已傾心。」荷生聽至此，便急問曰：「劍秋怎麼說呢？」采秋正要回答，荷生重又說道：「還有一言，我們一見如故，以後不可以老爺相稱，卽就是以俗客相待了。」采秋笑道：「幾能有個俗客，得到這春鏡樓來？」荷生道：「正是，我們何不登樓一望？」采秋便命丫環，引着從左首書架後，上個扶梯，兩邊扶手欄杆，均用素綢纏裹，荷生上得樓來，只見一帶遠山，正對了南窗，蒼翠如滴。此時采秋尚未上樓，便往四下一看，這樓係三間，中間南邊靠窗，半桌上一個古磁器，盛滿水，斜放數枝素心蘭水梔等花。上首排着一張大理石長案，案上亂堆書本畫絹，詩盞扇葉，和那文具畫具。東首窗下，排着香梨木的琴桌，上有一張梅花段文的古琴。隨後聽着扶梯上弓鞋細碎的響，采秋也上來了。此時荷生站着窗前，采秋正對着明窗，更顯得花光側聚，珠彩橫生，頭上烏雲壓鬢，斜簪着兩個翠翹，身上穿件淡青春羅夾衫，繫一條水綠百摺的羅裙。因上樓急了，微微額頭上香汗沁出，映着兩頰微紅，更覺比在呂仙閣看見時，又添了幾分嬌豔，便讓荷生坐在長案邊方椅上，自己坐在對面，那侍兒送上兩鍾龍井茶，采秋接過，親手遞給荷生。荷生一面接茶，一面看着這一雙手，豐若有餘，柔若無骨，宛若玉筍一般，怕采秋乖覺，只得轉向侍兒說道：「你芳名叫做什麼？」采秋道：「他叫紅豆。」荷生道：「娟秀得很，婢尙如此，何況夫人北地胭脂，自當讓君獨步。」采秋道：「過譽不當，我知并州芳譜，自有仙人獨步一時了。」荷生笑道：「這是女學士不肯就徵，官主試無緣受謗。」采秋笑道：「這也罷了。」半晌又說道：「兒家門巷，密邇無雙，幾番命駕，恐未必專爲我來。」荷生正色道：「這却冤煞人也。」江上采春，一見之後，正如月自在天，雲隨風散，不獨馬櫻一樹，不識門前，就是人面桃花，也無所謂劉郎前度。」荷生正要往下說，采秋不覺齒齦起來，秋波一轉道：「說他則甚。」遂將荷生世家蹤跡問起來。荷生便將怎樣進京，怎樣會試不第，怎樣不能回家，怎樣到軍營說了。采秋道：「此刻的意思，還是就借這軍務出身，還是

要再赴春闈呢？」荷生便蹙了眉曰：「元宵一戰，本係僥倖成功，我本力辭保荐，怎奈經略不從，其實非我心所願。」采秋點頭道：「是。」隨又嘆曰：「淮陰國士，異日功名，自在霸王之上，荏弱女子，無從可比。梁夫入所幸詩文嗜好，結習已深，倘得問字學書，當亦三生有幸！不識公門桃李，許我采秋追隨春風，參入末座否？」荷生笑道：「你太謙了。」先是采秋一面說話，一面將案上書本畫絹亂翻，這會却檢出一張扇頁在手，是個畫的美人，便取筆向墨壺中微微一蘸，采秋倚坐上，看他向上面，端端楷楷的寫了一首七絕道：

澹澹春衫楚楚腰，無言相對已魂銷！若教真貯黃金屋，好買新絲綉阿嬌。

款書荷生題贈采秋女史八字。寫完說道：「貽笑大方！」又撫着琴道：「會彈麼？」采秋道：「略知一二。」荷生道：「遲日再領教罷。」立刻便走了。以後劍秋知道，好不訕笑一番。正是：

人之相知，貴相知心，無曲中意，有絃外音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荷生采秋合傳，寫癡珠梧桐仙純用纏綿，寫荷生采秋純用透脫，便已定全書之局。若僅賞其一筆不復，猶是皮相。

春鏡樓之美人，與呂仙閣之美人，有以異乎？曰：無以異也。何則？固仍是采秋一人也。惟吾獨知作者之心，必以爲不然。何以故？采秋之在春鏡樓，不過孃孃婷婷，一妙妓而已。而至於呂仙閣之時，則固皎皎潔潔，替親祈命之孝女也。神風靈雨，宛在目前，舞扇歌衫，渾如隔世，荷生於是時見之，則所見孝女也，非妙妓也。是其收攝心神，不敢褻視也，固宜。夫與歐劍秋至愉園，一訪再訪，則所訪者又妙妓也，非孝女也。至於聞呂仙閣名，而有三訪，荷生心中固猶是呂仙閣之美人，而決不以歌妓視之者也。而所以見者，固仍是春鏡樓之美人，則又決不能不以歌妓視之者也。於是作者，特爲大書特書，一曰我娘呂仙閣，還願去了，二曰難道那麗人就是采秋。

三曰呂仙閣見的定是采秋，四曰正是那呂仙閣見的美人，五曰我們在呂仙閣是早已見過的，六曰更覺比呂仙閣見時，又添了幾分嬌容。不憚反復而申明之。所謂筆尖之露，直等楊枝墨池之波，遠過灑岸爲之蕩汚，潑穢，不留渣滓者矣。若僅曰當日口角，固應爾爾，不亦負作者之苦心也乎？

第十一回 接家書旅人重臥病 改詩句幕府初定情

話說癡珠移於汾神廟之後，脚疾漸漸痊愈，稷如因元夕戰功，就擢總兵，游鶴仙加了提督銜，顏林二將也管官階。遂與各營參遊議定，請癡珠辨理筆墨，每月奉束脩二百金，薪水二十兩，就借秋華堂作個辦事公所。便有許多武弁，多來參見，倒把癡珠忙了四五日。自此秋華堂前院，搭了涼棚，地方官驅逐閑人，不比從前是個遊宴之所。癡珠却只寓汾神廟西院，撤去碑板，把月亮門作個出入之路，又請了兩個書手，一姓蕭名神，字翊甫，一姓池名霖，字雨農，小楷都寫得很好，便請他住在堂後兩間小屋。這西院中，槐陰匝地，天然一張碧油的穹幕，把前後紗窗，都映成綠玻璃一般。屋裏爐篆微薰，瓶花欲笑，藥香隱隱，簾影沉沉，癡珠日手一編，雖蒿目時艱，不斷新亭之泪，而潛心著作，自成茂苑之書。也日過一日，偶有煩悶，便邀心印、菖茗清談，禪語詩心，一空塵障。時而李夫人饋送時果名花，佳肴舊醞，或以肩輿相招至署，與稷如論古談兵，指陳破賊方略。閑至後堂，團圓情話，兒童纏膝，婢僕承顏，轉把癡珠一腔的塊磊，漸漸融化十之二三。到了六月初，起居都已照常，收了兩個人家，一喚林喜，一喚李福，稷如又贈了一輛高鞍車，一匹青驃。這日正在研硃點墨，忽節度衙門，送到自京遞來家信，好不歡喜！及至拆開，頓慘然泪涔涔下。看官，你道爲什麼呢？原去年八月間，東越上、下游失守，治南被圍，癡珠全家避入深山，不料該處土匪，突然豎旂從賊，以至親丁四十餘口，跟踏道路，癡珠妻蔣、愛正在盛年，竟爲賊擄，抗節不從，投崖身死，老母及餘人，幸遇焦總戎帶兵救護，得無失散，至戚友婢僕，淪陷賊中，揮不勝屈。比及救平，田舍爲

墟，藏書掃蕩個乾淨，而且上下游仍爲賊窟，慈母手諭癡珠，令在外暫覓枝棲。癡珠多情，人既深毀室之傷，復抱墮樓之痛，牽蘿莫補，剪紙難招，明知烏鳥傷心，鴿原急難，而道非難行，力窮莫致。從此咄咄書空，忘餐廢寢，不數日，又倒牀大病起來。這晚翊甫雨農心印俱來，癡珠竟糊糊塗塗，認不清人了，慌得心印禿頭趕着請個麻大夫診了脈息，就鄭鄭重重的定了一個方子，服下依然如故。一連數日，清楚時候，喝不了數口稀飯，餘外便昏昏沉沉，不像睡，也不像是醒。稷如夫婦逐日早晚叫人來問。一日稷如親自來問，禿頭迎出，知癡珠吃下藥，剛才睡下，稷如就坐在外間。此時正是日高半午，滿院中森森槐陰，鴉雀無聲，慘綠上窗，藥爐半爐，已覺得四顧慘然。忽聽癡珠嚙語道：「梧桐葉落，是我歸期。」一會又說道：「還有十五個月哩！」一會又吟道：「人生無家別，何以爲蒸黎。」以後語便細微恍惚，有七字一句，是「身欲奮飛病在床。」又叫了幾聲，衛雲忽然大聲道：「比聞同罹禍，殺戮到鷄狗。」以後聲又小了，約略有「蔓草縈骨，拱木斂骨。」八個字，餘下不能辨清。稷如聽着發怔，只得喚禿頭道：「你去喚醒老爺。」禿頭進去，好容易將癡珠喚醒，含糊一語，又昏昏的睡去了。稷如跟了進來，見癡珠穿了貼身衣服，遮着紫紗夾被，瘦骨不盈一把，心中十分難受，便向禿頭道：「我且回家，訪個好大夫來，瞧瞧罷。」稷如就招呼伺候上馬去了。次日稷如延了一個大令姓高的，也不中用，還是顏參將荐一兵丁姓王的，和那麻大夫，細細的商定一個方子，服下去，却得多進了幾口稀飯，人也明白些。自此病勢比以前慢慢的減下來，只可憐禿頭徹夜無眠，足足鬧了一個多月。再說荷生自見過采秋之後，琴棋詩酒，匝月盤桓，美人有豪傑之風，名士無狂且之氣，雖柔情似水，却也穩重如山。此時芙蓉洲荷花盛開，荷生踐約，還敬了衆縉紳，十妓中只秋痕掌珠病不能來。這日弦歌沸耳，酒闌心醉，却不邀小岑劍秋，也不喚采秋侍酒，就中單賞識了洪紫滄。二十三日，係荷生生日，荷生先一日訂了小岑劍秋，也訂紫滄，只傳着丹暈曼雲伺候，日斜後就套車，到了榆園。此時采秋臥室早移在水榭，荷生正在西廊，向水榭步上來，遠遠望見采秋斜倚正面欄杆，瞧着荷生。荷生見了，忽然心上一

動，好像幾年前見過這樣光景，便站在欄杆前默想，却也想不起來，是何人何地。那采秋笑盈盈的，迎上來說道：「你心裏想什麼？你看夕陽映着紅蓮，分外好看哩！」荷生笑着走過來，一面說道：「我忽然記起一件事，不要緊，不用說了。」丫環們搬了兩張湘妃竹方椅子和茶几，二人就向了欄杆坐下。丫環遞上兩杯雪水燉的蓮心茶。荷生還默想了一回，誰知越想越記不起，回眸一盼，又見采秋晚妝如畫，頭上烏雲，一絲不亂，一身輕羅薄衫，映着玉骨冰肌，遂把前事忘記。采秋道：「人言紅蓮沒有白蓮的香，你不聞見香麼？」荷生笑道：「大抵花到極紅，香氣便覺減些，所以海棠說是無香，這也是予齒去角的意思。其實是個名花，也無不香，只是種香，只許細心人默默領悟，比不得那素馨茉莉的香。」一接目便到鼻孔中來。「采秋也笑道：「這才是心清開妙香，要曉得有這一股香氣，才算是專在色上講究哩！」二人在花前談了一回，才進屋子坐下。荷生瞧着檀聯說道：「這裏都沒有集句對子，我集有一對，寫給你罷。」隨將明日的局，告訴采秋，說定八下鐘，我坐車來，和你同去，便走了。次日二人同到了柳溪，上得船來，那船刻着兩個交頸鴛鴦，兩邊短短的紅欄杆，玻璃長窗，篷蓋上罩着綠油大捲篷，兩邊垂下白綾飛沿，中艙靠後一炕，炕下月桌，可坐七八人，另一只船略小些，是載行廚及跟人的。荷生瞧着表道：「早得很呢！」一會丹暈曼雲，先後到了，又一會小岑，劍秋，紫滄也都來齊。那船就咿咿啞啞，從蓮菱萍芡中蕩出，穿過石橋，不上一箭之路，便是芙蓉洲。水閣造在水中，後面橋亭，接上秋華堂前，三面俱是楠木雕成竹節漆綠欄杆兒，大家上了水閣，憑欄四望，見兩岸漁簾蟹斷，叢竹垂楊，或遠或近，或斷或繼，尤覺得煙波無際。家人上來，請示排席。劍秋道：「船裏去罷，一面喝，一面看。」大家俱以為然。一會跟班回說，席擺停當了，七個人都下船來，入席坐定，水手們分開雙槳，向荷花深處盪來。只見白鷺橫飛，垂楊倒掛，香風習習，花氣濛濛，真是香國樓台，佛天世界。采秋笑道：「今日不得不為花祝壽。」遂站起身來，扶着船窗，將一杯酒向荷花酒醉了一回。荷生說道：「正是。」也就澆了一杯酒，二人相視微微而笑。於是大家飲了數巡酒，那邊船上，又送了新剝的

蓮子並一些新藕，各人隨意吃了。紫滄望着采秋道：「今日這般雅集，何不行一令？」采秋想了一想道：「今日令籌俱不在此，只好行一個簡便了，這叫做合歡令，我先喝一杯令酒，以下如有說錯的，照此罰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端起酒杯喝了，便言道：「這個字，要兩邊都一樣，可以挪移的。」聽着：

「琵琶喜相逢，東西兩意同，拆開不成字，成字喝一杯。」

又接着說道：

「荷字飛，笑隔荷花人共語。」

采秋並坐是荷生，荷生上首是曼雲，恰好荷生數到是曼雲，只得喝一杯酒道：「這字很好，只怕我要受罰了！」小岑劍秋也各人凝思了一會，都道：「這令看看不奇，竟難得很！」荷生一面催曼雲快說，曼雲將纖手在桌上畫了一會，笑道：「有了！」

「蒜字喜相逢，東西兩意同，拆開不成字，成字喝一杯。」

大家都道好，曼雲便接着說道：

「映日荷花別樣紅。」

一數數到了紫滄，紫滄滿飲一杯，說了一個競字。小岑拍手道：「我正想了此字，不料被你說了。」紫滄笑着，說了一句是：

「清露點荷珠。」

一數又數到了采秋，采秋道：「我再說嗎，却怕要罰了！」荷生便道：「我替你說罷。」采秋忙道：「代猜的罰十杯。」采秋便將劍秋看了一看道：「我再說一個及筭的筭字，你們說好不好？」大家齊聲贊賞，采秋隨念一句，一手指着數道：

青苔碧水紫荷錢。

荷生却數到劍秋，劍秋道：『我知道必要數到我的，幸有一個弱字，如何？』衆人都說好，可以快飛觴罷。劍秋便吃了酒，說道：

留得枯荷聽雨聲。

采秋乃說道：『今日是荷花的生日，不許說這衰蠅句子，須罰酒一杯再說。』衆人都言：『該罰，你不見方才替花祝壽麼？』劍秋道：『是了，不錯，該罰。』遂又喝了一杯酒，道：『我說張聿的這一句是吉利的。』

池沼發荷英。

便向采秋道：『好不好？』采秋也不答應，笑了一笑。小岑替他一數，數到荷生，采秋忙用手試一試荷生的酒杯，說道：『天氣雖然熱，亦不可喝冷酒。』便替荷生加上半盃熱酒。荷生喝了，說道：『我就是本地風光，說個并州的并字。』大家道好。劍秋道：『這是從并字推出來的。』荷生道：『詩亦我的本色。』

不妨遊子芰荷衣。

却數到丹暈荷生，道：『你的量最大，常喝一滿盃。』丹暈喝了，想一會，說了一個絲字。衆人尚未言語，曼雲笑道：『丹姊姊要罰了。』丹暈道：『絲字不是兩邊相同麼？』曼雲道：『那是簡寫，正寫兩邊是不同的。』小岑道：『不錯，正是从糸，况拆開又成的糸字，罰了罷。我的量好，不怕的。』丹暈紅着臉，只得又喝了一盃，停了一刻，想出一句詩來說道：

風弄一池荷葉香。

一順數到小岑，小岑喝了酒，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『芘字，隨說了一句離騷道：

製芰荷以爲衣。

荷生道：「這又該到紫滄了。」紫滄說：「我說一個羽字，收令罷。」大家都說眼前字，一時竟想不起。那時船正蕩至柳陰中，遠望那堤北，彤雲開，雕雲碧檻，映着翠蓋紅衣，大有舟行鏡裏之概。大家上岸，憑眺一回，又值夕陽西下，暮靄微生，花氣空濛，烟痕淡沱，小岑等三人遊采華堂去了。荷生隨攜了三個佳人，重來水閣，采秋因向荷生道：「你帶有文具，要寫對子，這裏寫罷。」於是跟班的，就中間方桌擺上文具，青萍送上雲龍蠟箋，丹暈曼雲二人按着紙，采秋看荷生蘸好了筆，寫道：

香葉終經宿鸞鳳，

寫完一聯，丹暈曼雲二人捧過一邊，紅豆將文具內兩塊玉鎮尺押住，采秋又把那一幅箋鋪上，自己按着，荷生復蘸好筆寫道：

瑤臺何日傍神仙？

采秋瞧着大家，向外說談，眼波一來，澄澄的向荷生道：「這何字何不改作今字呢？」荷生瞧着秋，笑道：「匪今斯今。」采秋笑道：「請自今始。」二人說話脈脈含情，小岑等早已回來，恰好荷生款已落完了。采秋便迎將上去，劍秋看着桌上聯句，便說道：「好呀！你們雙雙暢敘，還說是瑤臺何日傍神仙呢？」小岑瞧着那句說道：「這是老杜古柏行對句呢。」采秋道：「好個表表的詞林，香山詩句都記不得了。」小岑也笑道：「是呢！」丹暈道：「你們翰林衙門，笑話多呢。」此時采秋等三人，均微有酒意，斷紅雙頰，笑語纏綿，話了片時，看天漸漸晚了，遂仍都上了船，撤去酒席，烹上了荷葉茶。荷生便命水手，往柳溪盪去。采秋問起秋痕來，小岑將端節那一天故事，說與大家聽，剛說到推吊下門來，那船已到了柳溪南岸，一簇車馬，都在那裏伺候，時已黃昏，便道：「這回說不完，改日再說罷。」便跨丹暈車，沿兒走了。紫滄劍秋二人一車，采秋攜了荷生的手，進入後艙，悄說道：「你今日還要回營麼？」荷生笑了一笑，便喚紅豆與采秋更衣，看上了車，又送曼雲也上了車，方才走了。看官記營

荷生宴客這兩日，正是癡珠病篤的時候。正是：

百年須臾有敗有成，劍斫王郎鞭先祖逃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癡珠荷生合傳，前寫憂患，後寫歡娛，皆各極其妙。易人云：何謂景中人，何謂人中景，何謂人中意，皆於此篇領會得之。

第十二回 宴水榭原規士搆釁 砸烟燈錢同秀爭風

這書所說的，俱是詞人墨客，文酒風流，如今却要敘出兩個極不堪的故事，你道是誰？一個杜采秋，是此刻的冤家，一個是劉秋痕，將來的孽障。這話怎說呢？慢慢的聽小子道來。去年大兵駐扎蒲關時候，預備船隻，原士規借此科派，經略聞風，立刻根究。本上司怕有人訐發出來，替擔處分，就將士規平日劣跡全揭出來，坐此撤回。他這缺是個好地方，士規做了一任，身邊很積有許多錢，平素同苟才是酒肉兄弟，曉得苟才同梅小岑同年，荷生是個世交，便想由此門路，夤緣回任。你想小岑是個正人，又知荷生是一塵不染的，如何肯去說這樣話，討這種情？只小岑面皮極軟，掙不脫苟才的糾纏，便推在荷生身上，說是荷生不肯堅說爲力。士規因此忿恨荷生，比參他的人，更加十倍，并疑先後撤任，俱係荷生所爲。其實士規不自搆釁，荷生那裏認得這個士規大名？你道他怎樣搆釁呢？原來他家用一個老媽吳氏，係代州人，與采秋的媽賈氏，素有往來，便化些小錢，結識起來。這士規太太就和賈氏語言淡洽，臭味無差，彼此饋送，十分親熱。一日賈氏要請原太太一逛愉園，原太太言道：「這却不必，只是我家老爺說要借貴園請一天朋友，不知你可答應不答應？」賈氏是個粗率的人，便言道：「這些小事，我怎的不答應，我們這愉園，原是借人請酒的，你家老爺如要賞臉，就是天天到我園裏請酒，也巴不到。」原太

太說道：「不是這般說，現在你那榆園，是大營韓師爺走的，如何肯給我們請酒呢？這是我的情分，打擾你姑娘一天，便叫我臉上好看多了，你能做得到主不能呢？」賈氏笑道：「這園是我置買的，韓師爺難道能佔我的園子麼？生客不見，這也是我的獸女兒的主意，其實我們喫這碗飯的，那裏認得如此清楚，而且你我何等情分，我這園子，就像你家一樣的，千萬不可存了彼此的心，老爺到我家，還敢比做客麼？就借我園子，請一百天酒，我的女兒，也該出來伺候，何況一天？」原太太道：「你且回去，要與你姑娘商量。」賈氏道：「何必商量，你和我老爺說，是我已經答應了，憑老爺吩咐那一天，上下酒席，我一起包辦罷。」原太太不勝歡喜，到屋裏取出三十兩銀子，說道：「老爺說過，就是明日，上下三席，如銀不敷，另日再補。」賈氏道：「三十兩儘殼開消，老爺要明日，我就回去趕緊張羅，不然，怕誤事呢！」言畢，坐車回去了。看官，你道采秋依不依呢？咳！人間最難處的是無過家庭，采秋是個生龍活虎般女子，無奈他媽在原家，一力担承，明知此事來得詫異，但向來是個孝順的，沒奈何只是屈從。次日他媽便一早把水榭陳設起來，催了采秋梳妝，日未向午，這原士規便高車華服，昂然而來。他媽逕行迎入水榭，兩廊間酒香茶沸，水榭上錦簇花團。士規得意之至，便請采秋相見。他媽叫了環，促連催，采秋不得不坦然出見，正寒暄間，丫環招呼客到，一個是錢同秀，一個是施利仁，采秋俱未曾會過，一問了姓名。一會又報客至，只見月亮門中，走出三個人來，一個年紀四十多歲，兩個年紀多不上三十歲，采秋也未曾會過，一問了姓名。到了水榭，彼此相見。采秋正待致問，原士規指了指那穿湖色羅衫的說道：「這位老爺姓卞字天生。」指那穿采色縐衫的言道：「這位老爺姓夏字若水。」指那穿半截紡綢的言道：「這位老爺姓胡字希仁。」采秋只得應酬一遍，停了一會，又報客來，采秋認得是苟才。那苟才一路歡天喜地的喊進來道：「望伯你好闊呀！今日跑到這地方，請起客來呀！」口裏說着，臉又望着大家跟跟跄跄的走來，不想從西廊轉過水榭，這個路亭是一道板橋，他志高氣揚，全不照管，便栽了一交，大家不禁闔堂起來。他人既高，體又胖，這一栽上身靠在欄杆上，將欲

爬起，用力太猛，只聽咕咚一聲响，連人帶欄杆一齊吊下水去了。幸是堤邊水淺，采秋忙叫丫環傳進兩個打雜的，下去扶起，雖無損傷，却拖泥帶水，比落湯雞還難看。打雜的乖覺，將他送至園丁的一間小屋中。原士規和大家都跟來，教他站着不要動，招呼他的跟人替他收拾。又分付自己跟了飛馬到他家裏，取了衣衫鞋襪給他換上，鬧了半天，才把這個落水的人洗刷乾淨了。不想胡耆又弄出笑話來，你道爲何？他出來解手，見四面遊廊都係斗大的磚砌成，萬無給人撒溺之理，陡見廊盡處，有一個白磁青花的缸，半缸水和尿一般，聞之有些臭味。想道：采秋實在是闊，連尿缸都如此華麗，剛把衣衫摳起，尿了一半，一個丫環瞧見喊道：「那尿不得，那是娘灌蘭花的豆水。」大衆聽見，又是一場鬧堂大笑，倒弄得胡耆尿不是，不尿也不是，勉強尿完，自覺赧顏上來，只得假做玩賞荷花，倚在欄干邊。夏旒看見笑道：「希仁站開些，不要又吊下一個去。」說的大家又哈哈大笑了一會。擺席，錢施荷三人一席，原士規自陪，胡卞、夏三人一席，采秋和陪，原來這愉園中，所用酒器盤杯之類，均係官宦雅製，及采秋自出新樣打造，只餽酒精良，更不必說，這幾人除了荷才、原士規在官場中，伺候過幾年，其餘都是鄉愚，乍到場面，便覺是從來未見之奇，早已十分詫異。酒過數巡，士規忽望着卞長俊道：「貴東幾時可以署事？聽說不久可以到班，吾兄是要發大財的。」卞長俊道：「敝東秋間就可代理，且是一個挨缺，別人奪不去的。」夏旒接口道：「前日奉託轉賣與貴東的東西幾樣，不知已看見否？兄弟今日手頭甚窘，頗望救急。」卞長俊道：「不要說起，前日東家下來，一臉怒氣，坐了片刻，我也不敢問，他忽然又進去了，這件事只好看機會了。」隨又說了些何人補缺，何人借振，何人打官司，又說道：「街上銀價如何，家中費用如何？」總無一句可聽的話，那采秋如何聽得，便推入內更衣去了，分付紅豆帶着小丫環，輪流斟酒，直到了大菜方出來，周旋一遍。大家都曉得這地方，是不能胡鬧的，也不敢說什麼。采秋却自在游行，說說笑笑，也不調謔衆人，也不貶損自己，倒把兩席的人束縛起來，比入席之時，還要安靜得許多。采秋轉恐他媽看得冷落，不像倒叫丫環送上歌扇，說道：「我

自去年病後，嗓子不好，再不能唱了，他們初學，求各位老爺賞個臉，點一兩支罷。」於是一席各點一支，紅豆彈着琵琶，領着小丫環，唱了兩支小調，天就不早了，士規大家說聲打擾，一闌而散。原士規從此這人便將采秋怎樣好，怎樣巴結待他，還有留他住的意思，說開了，這是後話。且表那日賈氏喜歡得笑逐顏開，采秋却正色道：「媽這是可一不可再呢，我這回體媽的意思，媽以後也該知道我的心才好呢！」賈氏笑道：「我明白就是了。」看官，你道采秋今天的事，倘令秋痕處之，能夠如此春安大雅否？不要說今天這一天，就昨天晚上，不知要落下多少泪，受了許多氣哩！可見人不可無志，亦不可無才，閑話休題，聽小子說那錢同秀一段故事。同秀自五月初四日至省，那一日就被施利仁拉往碧桃家裏，開燈吸烟，三個人坐在一炕。同秀見碧桃一身香豔，滿面春情，却如螞蟻見氈一般，傾慕起來，說道：「似你這種人材，須幾多身價呢？」碧桃一面替他燒烟，一面笑道：「你估量看罷！」同秀道：「多則一千，少則八百。」碧桃點點頭，利仁道：「你就允出八百，可耗羨錠取去罷！」同秀躺下笑道：「怕他嫌我老哩！」碧桃笑吟吟的，將煙管遞給同秀，言道：「只怕老爺不中意，五十多歲的人，就算是老，那六七十歲的，連飯也不要吃了。」說着，將自己躺的地方，讓利仁躺下，坐起來吸了兩管水烟，出去與他媽說了幾句話，進來便躺在同秀懷裏，看他手上的羊脂鐲子。同秀把一條腿壓在碧桃身上，將上的一口烟，一人吸了半口，重燒上一口，遞給利仁。三人一面吸烟，一面談心，直至三更天，同秀原想就住下不走，反是礙着利仁，不好意思。利仁也看出故意，倒催同秀走。次日芙蓉洲看龍舟，二人見面，復在一席。那晚飯後，同秀再挨不過，便悄悄跑到他家，碧桃接入臥房，開了燈，笑嘻嘻道：「席散許久，你怎不來呢？」同秀道：「我去拜客，不想天就快黑了，施老爺今天不來麼？」碧桃道：「他和我說，席散後就要出城，趕要緊的事，明日才可回來。」當下同秀卸了大衫，就躺在碧桃身上，吸了一筒烟，笑吟吟的道：「你真不嫌我老，我今夜就住你這裏。」碧桃笑道：「你再老二十歲，我也不給你走的。」一會二人說說笑笑，就在煙燈旁邊，胡亂成局。自此之後，作衣服，打首飾，碧桃要這樣，

同秀便做這樣，每一天也化幾十吊錢，連老鴇幫閑撈毛的沒一個不沾些光，好在同秀到這個地方，便揮金如土，毫不慳吝，其實碧桃與利仁是舊交，以前也曾化過錢，到後來沒得錢了，轉是碧桃戀他，生得白皙，又雄糾糾的人才，雖非如意君，也可算得過在行人。鴉兒愛鈔，姐兒愛俏，所以藕斷絲連，每瞞他媽，給他許多好處，只可憐同秀如蒙在鼓裏。一日同秀醉了，乘着酒興，便向碧桃家走來，見大門未關，便悄悄的走入院來，一家俱無動靜。上了廂房，燈光都不明亮，徑進堂屋，房門却關得緊緊的，微聞那面一陣尤雲帶雨之聲，生辣椒的突入耳來。當下同秀掀開簾子，將脚把門一踢，不想門雖踢倒，同秀的酒氣，一齊上心來，人也倒了。碧桃和那人正在好處，忽聽嘩刺一聲，驚得打戰，忙把煙燈吹滅，倒反喊他媽拿火。他媽睡夢中聽見，又聽他女兒厲聲叫喊，陡然爬起，應道：「什麼事？」剔起燈亮，點着燭台，剛掀簾子，瞥見有個人影出去，疑是猴兒，便叫一聲，不見答應。再瞧大門是大開的，說道：「這時候門也不關，猴兒跑到那裏去？」碧桃不敢下炕，急得喊道：「先拿了火來。」他媽急忙閉上門，趕到碧桃房裏來，只見門扇倒在地，一個復在門上，煙燈已滅，碧桃坐在炕沿上，繫褲帶，急將燭台將那人一照，却是錢同秀，酒氣沖人，涎流滿面，便問碧桃道：「怎的？」碧桃道：「我好端端在煙盤邊睡着了，曉得他是什麼時候來的，也不叫人，就這樣拍門搥戶，驚醒了人，他却挺倒了。」那婆子一面同碧桃說話，一面將手摸着同秀的額頭，却是滾熱的，便言道：「他是醉了。」碧桃就也下炕，看着反笑起來。婆子將煙燈點着，問道：「你叫他醒罷？」碧桃道：「我憑他挺着，叫他做什麼？」婆子不過意，將手巾把涎涎抹淨了，連聲喚他，忽聽見打門。他婆子一面答應走去，一面說道：「施老爺是什麼時去的，我怎麼一躺下，就全不知道了。」開起門來，見是猴兒，便道：「小崽子你跑了，都不叫人關門。」絮聒了一會，便叫他幫着扶同秀上炕，把門上好。這同秀到了三更，才醒過來，見碧桃坐在身傍，笑容可掬，眉目含情，便將手攏過來，言道：「我是什麼時候來的？」碧桃笑道：「你還問我嗎？你酒醉也罷了，怎的把門踢倒，却挺着尸，不言語，害人家怕得什麼是的。」同秀醒後，把以前

事情通忘了，這回碧桃說起來，倒模模糊糊記起來。碧桃見他半晌不語，便問道：「你想什麼呢？」同秀道：「想你二更天時候，做的，好事。」碧桃笑道：「你胡說，我又做有什麼夢，我做我的夢，你怎麼又知道呢？」同秀便把踢門的緣故，轉說出來，碧桃便哭起來，叨叨絮絮，鬧個不休。同秀只得左一揖陪不是，右一揖陪不是，說道：「都是我醉糊塗了，下次再不吃酒了。」自此又好了十餘日。一日雨後，同秀帶了一帕子的南邊新到的菱角，和鮮蓮子，坐了車向碧桃家來。不到衙衙，早見門首有一輛車，同秀下車，便認得那輛車是利仁坐的。同秀車夫，向車中取過那帕子，却好猴兒出來，同秀就跨進門來，猴兒跟着，同秀不許他聲張，悄悄向上房走來，只聽得利仁說道：「吃一個乖，乖算罷。」同秀便搶上一步，將簾子一掀，只見上床開着燈，碧桃坐在利仁懷裏，利仁一隻手兒兜在碧桃身上，瞧見同秀，急行推開。同秀這一氣，真是髮上衝冠，一手將帕子內包的東西，向碧桃臉上擽來，一手將煙燈砸在地下，言道：「好好！你們做了一路。」就怒氣沖沖的出來上車，馬上叫跟班收拾，搬到店裏，後來化了五百金，買了一妾進門。那日辦了數席酒，叫了一班清唱相公，請他那些相好的財東，和苟才原士規諸人，正在熱鬧，不想碧桃母女披頭散髮，坐車而來，一下車就如奔喪一般，號啕大哭，從門前大鬧起來，衆人打雜人等，都擋不住，同秀跑開了。他媽將頭牆上就撞，碧桃又拿出小刀來，向鬚子要抹，十餘人分頭按住。碧桃就躺在地上，大哭大嚷，聲聲只叫錢同秀出來，街坊鄰舍，和那過路人，擠滿了院子。那怕事的財東，看見鬧得不像，早都跑了，只剩下苟才等酒肉兄弟，和那萬分走不了的幾個夥計，做好做歹的勸。無奈兩個潑辣貨，再不肯歇手，直鬧到定更。大家曉得此事是背後有人替他母女主張，只得找着同秀，勸他看破些錢，和他媽從兩千銀子，說到一千兩，才得了結。天已發亮了，這苟才等今天真是日辰不好，喜酒一盃，不曾喫上一口，倒賠嘴賠舌，跑了一夜。正是：

執鼠之尾，猶反噬人，只有羅漢，獅象亦馴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游戲筆墨，交承上起下之文也。牛鬼蛇神，一齊活現，而描寫世情處，令人感慨無窮。以碧桃與采秋並論，清濁高下，奚翅霄壤！然其爲妙妓同，其知有他媽同，其知有他媽而以孝得善果，亦同。作者類不類以爲類，齊不齊以爲齊，蓋深有意焉。

第十三回

中奸計凌晨輕寄柬

斷情根半夜獨吟詩

話說荷生日來軍務正忙，忽晤小岑說，原士規愉園請客，十分驚愕。言道：『那愉園平日不是他們打動的地方。』後來小岑說得千真萬真，荷生終不相信，故特請了劍秋來。劍秋一見面，也怪采秋言道：『愉園聲價，從此頓落了。』荷生一聽，肚皮煩惱，默默不語。劍秋隨道：『這其間總另有原故，他們這一班人，素與采秋是沒往來，只是這一天的事，如今都傳遍了，還能夠說是謠言。』小岑道：『望伯很得意，說是人家費了幾多錢，也不過如此鬧一天。』荷生聽了心上實在不舒服，便言道：『算了，從今再不要提起愉園兩字罷。』說着別的就將話分開，無緒無情的談了一會，二人也就去了。此時日已西沉，荷生送出二人，也不回屋，一人在園子裏踱來踱去，一回望着數竿修竹癡立。一會門上送上公事，荷生起來問道：『有要緊的軍情沒有？』門上回道：『沒有要緊的。』荷生道：『我明天看罷。』門上答應退出，荷生就攔在一旁。青萍回道：『荷葉粥熬好了。』荷生道：『我此時不餓，停一刻喫罷。』遂出了堂屋，又是踱來踱去，忽然自語曰：『撇開手罷了！』青萍大家都在簾外伺候，也不曉得荷生是什麼心事，只聽得轆門外，已打二更了，便掀簾進來，請荷生用粥。荷生叫端上來，就在堂屋裏吃了，也不叫添。青萍回道：『老爺不會用夜飯，添些嗎？』荷生惱道：『不用了！』青萍不敢再回，跟班送上漱口盥手巾，荷生只抹了臉，口也不漱，便起來向裏間去了一會，叫青萍，青萍答應進來，只見荷生盤坐一張小榻上，

問道：「有什麼時候了？」青萍回道：「差不多要一下鐘了。」荷生道：「遲了。」便叫跟班伺候睡下，次日青萍起來走進房間，見荷生已經起來，披件二藍夾紗短襖，坐在案上了。青萍愕然招呼跟班，照常打疊鋪著，打掃房屋。青萍伺候荷生洗過臉，正要端點心上去，只見荷生檢出一張薛濤箋，放在桌上，翻開硯匣，磨濃了墨，蘸筆寫完，取過一個紫箋的小封筒，將詩箋打上圖章，折疊封好，寫了榆園主人玉展六字，便命青萍。青萍却在案旁伺候，荷生將柬帖兒遞與青萍，言道：「送到榆園，就回來罷。」荷生也不會用點心，轉向床上躺下，徑自睡着了。且言采秋連日盼望荷生，兩天却不見到，當下晨妝初罷，紅豆剪一支素心蘭，笑吟吟的掀開簾子，言道：「這花也解人意，前兩天手抽四五箭，今天竟全開了，我剪一枝給娘戴上，也不負開了這一番。」采秋也是歡喜，向了花，領略一回，就過手對着鏡台，正要插在鬢邊，忽見小丫環持柬進來，說是韓師爺差人送來的。采秋便將蘭花放下，親手拆開一看，却是兩張詩箋，上寫的是：

風際萍根鏡裏烟，傷心莫話此中緣。冤禽銜石難填海，芳草牽情欲到天；雲過荒臺原是夢，舟尋古洞轉疑仙，懷儂樂府從新唱，負却冰絲舊七絃。

紅豆在傍，見采秋看了一行，臉色便覺慘然！再看下去，那眼波盈盈，竟吊下淚來。紅豆驚疑，遞過手絹，采秋也不拭，直往下去是：

搔首蒼茫欲問天，分明紫玉竟如煙。九州鑄鐵誰成錯，一笑拈花轉悟禪。虛說神光離復合，何堪心事缺中圓。陽春乍奏聽猶澀，更送商聲上四絃。

看畢，將詩放在妝台上面，將手巾拭了淚痕，沉吟一會，那淚珠重復顆顆滾下，汗衫襟前。紅豆着急問道：「娘怎的那信是說什麼話？」采秋也不答應。紅豆呆呆的立了一會，將手將鏡臺邊白磁盆，擰乾手巾，攔過一旁，把臉盆捧給小丫環，叫他喚了水，仍放妝台邊，攆上手巾，展開了遞給采秋。采秋接去，有半盞茶時候，才向臉上略

抹一抹，也不遞給紅豆，自行擱下盆中，就問道：「是誰送來的？」小丫環道：「時常來的薛二爺。」采秋又不言，半晌才說道：「叫他等了，我有回帖兒，給他帶回。」那小丫環便跑出去，分付一會，小丫環回來言道：「外頭說薛二爺交過來帖，沒有坐早就走了。」采秋默默不語，兩眼汪汪的淚，又一滴一滴的落下來，向着紅豆說道：「這枝蘭花，可插在瓶裏去罷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拈着詩箋，站起身來，推開椅，移步至裏間簾邊，自行掀開簾，將詩箋擱在枕畔簪盒，斜躺了，嗚嗚咽咽的哭，紅豆跟了進來，要把話來勸，却不曉得爲了何事，想道：「娘平日再沒有這個樣兒，到得嫻說話，我們就曉得他煩惱了，再不會今天會如此傷心！到底韓老爺的柬帖兒，是講些什麼在上頭呢？」紅豆又不敢叨絮，只急得也要哭。小丫環等蹣手蹣足的，在外間收拾那些紛盒妝奩，不敢大聲言一句話，倒弄得內外靜悄悄的，早有一個黠靈的丫環，暗暗的報與賈氏知道。賈氏剛才下床，聽丫環如此說，也不知何事，便包上頭帕過來。采秋見他媽來了，轉把眼淚拭乾，迎了出來，言道：「我起來一早晨了，還沒有看媽去，你却遠遠的跑來。」賈氏見他眼腫紅紅的，便言道：「我的姑娘，是那一個給你氣受？你竟哭了這個樣子？」便上前攆了采秋的手，言道：「清早起來，也不穿一件夾衣服。」采秋便勉強笑着道：「我起來是穿件春紗小夾襖，因爲梳頭才脫下，我那裏哭，媽平日見我哭過幾回哩？」紅豆掀簾子，在門邊伺候，他母女二人，就進房來。賈氏坐下，言道：「韓師爺好幾天不來，今天却送甚柬帖兒？你這樣苦惱？」采秋道：「他做了兩首詩，要我和他，我却沒來由去苦惱，難道是怕做不出詩來麼？」反說得賈氏和紅豆們都笑起來了。采秋也笑道：「媽，你沒有梳頭，我今日却和你梳個頭罷。」於是笑嘻嘻的就拉了賈氏，到粧台前坐下，替他篦了頭，盤了一個髻，說說笑笑，搬上飯來吃了。又邀賈氏同去看看蘭花，便到賈氏這邊來，坐到午正，才自回去。賈氏見采秋這大半天，歡喜得很，便不說長道短，轉盼之間，早到七月初四五了，這天小岑劍秋乘着晚涼，都來看視荷生。荷生談吐，全沒平時與會，兩人談及愉園，荷生便無精打彩的說道：「我們談我們的話罷！」小岑劍秋遂不提。後來劍秋提

起那天秋痕逃席一事，小岑未曾說完，要他接將下去。小岑只得將自己領着秋痕丹暈的情形說了，說得劍秋、荷生都笑起來。又說闖入汾神廟西院，秋痕見了癡珠聯句，荷生不待說完，便問道：「這癡珠可是姓章麼？」小岑道：「正是姓章，你也該曉得這個人。」荷生便高興起來，說道：「他是什麼來的？他雖被我們早些出山，究是我們一輩。」就將花神廟、蘆溝橋兩回相遇，及長新店打尖，見壁上題的詩款，是章癡珠，因疑兩番相遇，就是此人，一路想趕他，竟趕不上，說了一遍。就言道：「我至今心上，還是耿耿，如今相見有日了。」二人哈哈大笑。劍秋道：「我聽說武官公館一位師爺住在秋華堂，也疑即是此人。」小岑道：「不錯。」遂將那日心印所說癡珠此來情形，及遇着李夫人的話，復述一遍。荷生大喜道：「早上李稷如正下帖，請我往秋華堂，我因了官場私宴，向例不去，且近來心緒不佳，想欲辭他，這樣說來，却欲破例一走。」就向跟班要過李家請帖，遞給二人看道：「不是席設柳溪秋華堂麼？」又向跟班問道：「初七這一天，李大人請幾個客，營裏公請的章師爺，就住在秋華堂，想必在坐，你們再探聽着。」跟班答應。荷生當下很歡喜了，二人復閑談一回，也就散了。荷生送二人出去後，見新月東升，碧天如洗，滿庭光彩，娟娟娟娟，寓齋光景，正是不惡，惟心事所感，便覺景物如故，風味頓殊。便步入裏間，四顧寂寥，無人可語，因想起芙蓉洲，與采秋目成眉語，何等綢繆，會幾何時？而人是情非，令人不堪回想。因喚青萍，焚起香篆，磨墨展箋，荷生乃提筆寫出探蓮歌四首道：

隔水望芙蓉，芙蓉紅灼灼，欲采湖心花，只愁風雨惡。

今日芙蓉開，明日芙蓉老，采之欲貽誰，比儂顏色好。

扁舟小如葉，白弄木蘭漿，驚起鴛鴦飛，有人拍纖掌。

誰唱采蓮歌，歌與儂相接，珍重同心花，勸儂莫輕折。

寫畢，朗吟一遍，意猶不盡，又取一箋，青萍剪了燈花，見荷生提筆，就箋上寫相望曲三字，復另行寫道：

相望隔秋江，秋江渺烟水，欲往從之游，又恐風波起。
相望隔層城，層城不可越，中宵兩相憶，共看半輪月。

寫畢，又朗吟一遍，向青萍笑道：「你懂得麼？」青萍不敢答應。荷生便將采蓮歌再看一看道：「出水芙蓉晚，風楊柳，我自謂似之，只鎮日是你們焚香捧硯，好不辱沒詩情也。」青萍碰了這個釘子，却不敢走開，稍停一回，伏侍睡下。荷生因想道：「香山垂老，身邊還有樊素小蠻，蘇東坡遠謫惠州，朝雲也曾隨侍，我如今決計買個姬人，以銷客况罷。」又想到：「倘有機會，能殼無負紅卿夙約，這也遂我初心，只是采秋如此，紅卿可知，况人別三年，地隔千里，我不負人，正恐人將負我。」展轉一會，又想起日間小岑說的韋癡珠來，因想道：「人生遇合，真難預料，咳！去了一個杜采秋，來了一個韋蘇州，我客邊也不算寂寞了。」看官聽着，荷生這一夜不特將采秋置之度外，即紅卿也置之度外，又聽得癡珠指日可以相見，便像得道的禪師一般，四大皆空，一絲不掛，呼呼的睡了。正是：

腸熱翻成冷，情深轉入魔，迢迢蓮幕夜，曲唱惱公多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傳韓杜之離，引起韓章之合，爲全書一大樞紐，其傳神處，筆筆活現。

全篇分作四大段讀，以中奸計總挈，以斷情根總結，首段奇東正面，二段寄東對面，三段吟詩本位，末一小段總束。

第十四回 意綿綿兩闋花魂詞 情脈脈一齣紅梨記

話說六月以後，天氣漸涼。癡珠的病，也漸漸大好了。雨檻弄花，風窗展卷，遵着時晦，與古爲徒，這也省却多少

事無奈，稷如多情，却也接他入署消遣。李夫人笑道：「先生南邊這時候，重碧買春，輕紅劈荔，招些詞人墨客，湖上納涼，何等清爽！太原城裏一片炎塵，有什麼消遣的去處？」稷如也笑道：「我們這武官衙門，那裏有詞人墨客呢？」癡珠笑道：「此間名士，第一總算是經略幕裏韓荷生了。」稷如道：「此人真不愧名士，我作了十年武官，仗也打過幾十回，起先經略那樣信服我，還不以為然。今年元宵晚上，蒲東那一仗，與我個東帖算回子五更時候，敗到黃河岸上，教我埋伏，後面駐了一行小字，是如放走一人，軍法不貸，不想都應了他的話。如今我十分敬畏，不知先生怎麼認得他？」癡珠就將都中所遇，及長安見了紅卿，被將出來，稷如道：「他如今這裏又有一個得意的人了。」就將荷生近事講了一回，又喚跟班將荷生重訂芳譜檢給癡珠看。癡珠瞧了一遍，說道：「怎的這杜采秋，却不入選了？」稷如又將采秋來歷，說給癡珠聽。癡珠笑道：「那不是名妓，竟是名士了。秋痕這人，得荷生一番賞鑒，自是不錯。」因將芳譜的詩，朗吟一遍。稷如說道：「秋痕這人，也是不凡，采秋事事欲占人先，他却事事甘居人後，其實他的色藝，比采秋也差不多。」癡珠道：「那譜上就說得他身分好。」稷如道：「譜上不過言個大概，他最妙是發著焚香，妮妮清談，他會畫菊，便愛藝菊，憑你枯莖殘蕊，他一插就活，只是有點傻氣，一語不合，便哭起來。」癡珠嘆口氣道：「美人墮落，名士坎坷，此恨綿綿，怎的不哭？」便將芳譜擱開，低頭不語。稷如忽向夫人道：「我這回却替先生想出一個消遣的法子。」癡珠和夫人再三詰問，稷如總不肯說。初七日一早，癡珠剛起來，稷升跑進來，回道：「李大人便衣來了。」癡珠急忙迎出。稷如笑道：「今天是要借先生的秋華堂，熱鬧熱鬧哩。」癡珠正要致問，稷如却已掀開簾子走了。癡珠跟着出來，稷如回頭笑道：「先生停一會，過秋華堂來罷。」說着，便走向樓邊小徑而去。癡珠退回外間更衣，然後出來，到了月亮門，只見一羣人挑了十幾張燈，及桌圍鋪墊，在甬道上站着，轉過西廊，聽得稷如和人講話，走進垂花門，見中堂正亂騰騰的擺設。稷如却坐在炕上調度，見癡珠走來，站起身笑道：「客早來了，主人方才收拾屋子哩。」癡珠道：「你今天到底請什麼客？」

「稷如道：『沒有別人，就是先生和韓荷生。』癡珠道：『他准來麼？』稷如道：『他昨日還叫跟班打探，請有幾個客，我說只有你們老爺，和這裏韋師爺。他跟班很歡喜，說是韋師爺在坐，我家老爺是必來的，這樣看來，他也很愛見先生。』癡珠遲疑道：『他怎認得我呢？』正坐下說着，只見屏門外跑出一個麗人，就如出峽的雲，被風冉冉吹將上來，後面一人抱着衣包跟着。癡珠笑向稷如道：『你今天鬧起這個把戲來了。』稷如笑道：『此時堂中都已鋪陳停當了。』那正面及兩廊的燈，也掛得整整齊齊。蓮波一漾，花氣微聞，早見那麗人低着粉頸，款步進來，向癡珠請了安，却怔怔看了一眼，才向稷如請一安，就立在稷如身旁。稷如便攜麗人手，言道：『來得很早，我有幾個月沒見你了。』麗人答應，把眼波只管向癡珠那邊溜來。癡珠細細打量一番，好像見過的人，遂向稷如道：『這個姑娘，就是并門花譜第一人麼？』稷如笑道：『正是秋痕，先生見過。』癡珠曰：『我到這裏，除你署中，我不曾再走一步，那裏見過他們。』稷如便向秋痕道：『你認得這位老爺麼？』秋痕答道：『這位老爺姓章。』稷如笑道：『先生方才說那裏見過他們，他們怎麼又認得先生呢？』癡珠真不明白，却難分辨到底。麗人說：『見是沒有見過，我却知道韋老爺的官名，有個玉字，號叫癡珠。』癡珠大笑道：『這怪不怪？』稷如便問秋痕道：『你怎的知道韋老爺姓名？』秋痕便將五月初五，跟了梅小岑來到西阮，見了聯句小照，敘述一遍。癡珠道：『不錯不錯，那一天回來，禿頭原告訴過我，爲着梅小岑，素沒見過，就也攔開。』稷如笑道：『這也能了。』先是癡珠起來，就來秋華堂，却不會用過早點，禿頭也不敢徑端上來，此時約有已正，便上來回道：『老爺用些點心罷。』稷如道：『我倒忘了，一早把先生累到這時候，還沒有用點心，快送上來，我是家裏吃過了，秋痕陪着罷。』便立起，叫秋痕上炕，秋痕不敢，稷如道：『坐罷，這又何妨！』便走向門外更衣，叫人催請荷生。於是兩人對坐用點，癡珠見秋痕身上穿一件遠心色紗衫，下繫一條百摺湖色羅裙，淡掃蛾眉，薄施脂粉，星眸低幘，香輔微開，便想道：似此丰韻，也不在娟娘之下。秋痕一抬頭，見癡珠身穿一件茶色夾紗長衫，只管偷看他，不覺一笑，便有

一種脈脈幽情，蕩漾出來。癡珠把眼一低，秋痕乃低聲問道：「韋老爺你怎的比那小照清減許多？」癡珠此時覺得有萬種柔情，一腔心事，却一字也說不出來。發怔半晌，眼眶一紅道：「改日說罷。」猛聽得傳報，外面韓師爺來了，癡珠也就更衣出來。幾人扶了荷生轎子，已入屏門，瞧見稷如立在台階，便急忙打護板，秋痕就在轎前打了一千。荷生下轎，稷如搶上數步見了癡珠，也到簷下，荷生早躬身上前，執了癡珠的手，笑吟吟一面移步，一面笑道：「我們都中兩次見面，都未寒暄一語，抱歉至今。」彼時已到堂中，三人重新見禮，兩傍分坐。癡珠向荷生道：「我們神交已久，見面不作客套了。」荷生笑道：「說套話便不是我們真面目了。」接着秋痕上前請安，荷生就接着言道：「你們所有客套，我也一起豁免罷。以後見面，倘再迎至轎前一千，接到廳上一千，我就不依。再老爺二字也不准叫，你只喚我荷生，你是秋痕，我便叫你秋痕。」就向癡珠稷如道：「我們也通稱字，某翁某先生濫俗可厭！兩位以爲何如？」癡珠道：「吾兄爽快之至！」乃向稷如道：「你再叫我先生，我也不依。」荷生道：「自後如有犯令，我要問你金谷酒數桌。」秋痕坐在西邊，看見丹暈曼雲由東廊款款而來，笑道：「犯令的人來了！」稷如道：「你去通知他不好麼？」正說着，丹暈曼雲已到簾邊，秋痕放聲大笑道：「站着聽我宣諭，奉大營軍令，不准你們請安，不准你們叫老爺。你們懂得麼？」說的荷生癡珠稷如三人大笑起來。連那前後左右伺候的人，通笑起來，秋痕自己笑的不能仰視。那丹暈曼雲只見過秋痕痛哭，沒有見過秋痕的笑，也沒有見過他會大聲說話，今日見他如此得意，轉停住脚步，只是發怔。大家看了，更是發笑。後來秋痕的笑歇了，將以前的話告知兩人，倒靦靦覷覷上來，好像沒得開口的一般。還是癡珠初見，和兩個應酬，兩個才說得幾句話。秋痕曉得他們爲難，又是吃吃的笑。荷生也笑道：「我倒不意秋痕也會這般調侃人。」癡珠笑道：「這是老師化導之功。」又說得大家笑了。只見家人來請示排席，荷生望着表道：「就排席似乎早些。」癡珠道：「稷如今天兩飯候教。」荷生道：「怎的過費？」一會席已排好，係用月桌，稷如要送酒安坐。荷生道：「才說什麼客套，都已燭

除了你又來犯令。」於是大家換了便衣，團團入坐。酒行數巡，癡珠坐接曼雲，就將曼雲摺扇取來，正要展看。荷生忽向癡珠言道：「斯人不出，如蒼生何？以我兄才望，這二十年中，倘肯與世推移，不就是搗妓的謝東山麼？」癡珠將扇握住，嘆口氣道：「小弟年少時，也有這些妄想，如今白髮星星，涉世愈深，前途愈窄，濫芋滿座，挾瑟覘顏，只好做個乞食歌姬的韓熙載罷。」荷生道：「你要做入夢的傅巖，不願做絕裾的溫嶠，其實何必呢？」癡珠道：「人材有積薪之憂，捷徑多窘步之嘆，我就不做韓熙載，也要做個醇酒婦人的信陵君，那敢高比騎箕星宿，下鏡風流哩！」說得大家又笑了一陣。於是展開曼雲的扇子，見是荷生楷書，便道：「教我再寫這字，也就寫不來了。」再看寫的是齊天樂兩闋詞，題係花魂。此時秋痕站在癡珠坐邊，癡珠看着秋痕念道：

小欄杆外簾櫳畔，紛紛落紅成陣，瘦不禁消，弱還易斷。

癡珠拍案道：「好個瘦不禁消弱還易斷八字，這便是剪紙括我魂哩。」就喝了一杯酒，向荷生道：「是舊作，是新作？」荷生道：「我春間偶有所觸，填此兩闋，你不要謬贊了。」就喝了一杯酒，稷如丹暈曼雲都陪着喝了一杯。覺得秋痕黯黯，又念道：

數到廿番春信，韶華一瞬，便好夢如煙，無情無恨，別去匆匆，蓬山因果可重證。

癡珠也黯黯道：「半闋就如此沉痛，底下怎樣做呢？」就和大家又喝了三杯酒。那秋痕念到韶華一瞬，已經眼眶紅了，以下竟要墜起淚來，又也就停了一停念道：

空階似聞長嘆！

癡珠道：「接得好！魂兮歸來，我聞其聲。」秋痕噙着泪，又念道：

正香銷燭拖，月斜人定，三徑依然，綠陰一片，料汝歸來難認；心香半寸，憶夜雨蕭蕭，小樓愁聽，咫尺迢遙，算天涯還近。

秋痕念到此，忍不住撲簌簌的墜下淚珠。癡珠自己喝了酒，便言道：『我念罷！』便將第二闋念道：

綺窗朱戶濃陰滿，繞砌苔痕青遍。碾玉成塵，埋香作冢，一霎流光都變。

癡珠念到此，聲音也低了，秋痕一滴一滴的眼淚，將那扇有點濕透幾處了。荷生道：『這是我不好，秋痕今天很喜懽，偏教他如此傷心起來！』曼雲道：『可不是呢！人家好端端喝酒，怎的荷生這首詩，却要叫他洒起汨來！』癡珠勉強又吟道：

助人悽戀，有樹底嬌鶯，梁間乳燕，賸粉遺芳，亭亭倩女可能見？

癡珠哽咽道：『此中塊磊，我要借酒澆愁。』便叫曼雲取過大杯，喝了五鍾，荷生稷如也喝了，稷如丹暈都道：『過後看罷。』荷生也說擱開一邊，往後慢慢的看。癡珠那裏肯依，又念道：

幾番燒殘繭紙，歎招來又遠，將真仍幻，絮酒頻澆，銀旛細剪，懺爾癡情一片。浮生慢轉，好修到瓊樓，移根月殿，人海茫茫，把春光輕賤。

癡珠末也忍不住吊下幾點淚來，瞧着秋痕玉容寂寞，涕淚縱橫，心上更是難受，想道：『我却不知道青樓中，有此解人，有此情種，便轉向荷生說道：『真是絕唱，一字一淚，一淚一血，這也不枉秋痕的數點淚漬在上頭，只是我也有一詞，題在花神廟，想你還沒見哩。』荷生道：『我自那一晚，便定了此間局面，花神廟一別經年了，你那長新店題壁的詩，我還記得。』癡珠道：『你的詩，我記得多了。』便喝一大杯酒，高吟道：

雙槳風橫人不度，玉樓殘夢可憐宵！

荷生十分驚訝，只見癡珠又念道：

畢竟東風無氣力，一任落花飄泊吹。

荷生道：『荔香院你到過嗎？』癡珠也不答應，便又喝了一杯酒，念道：

一死竟拚銷粉黛，重泉何幸精返魂。

又拍着桌子說道：最沉痛的是：

薄命憐卿甘作妾，傷心愧我未成名。

荷生道：「奇得很！這幾首詩，你也見過麼？」癡珠含笑，總不答應。喚個禿頭說道：「你將我屋裏一個碧綠青螺杯取來，我要行令了。」荷生道：「你說怎樣見過紅卿，才准行令？」癡珠笑道：「行了令再說。」荷生道：「你不說，我是不遵行的。」稷如笑道：「韋癡珠這悶葫蘆，害人難受，不如說了罷。」癡珠道：「那裏有這般容易？」却好禿頭取得杯來，便一面拿盃，一面向荷生道：「你喝了這十杯再說。」丹暈道：「這一杯抵得十多杯酒，怎的教人吃得下？」荷生道：「可不是呢！這癡珠就是怎樣作難我哩。」稷如道：「我請個人情，五杯罷。」荷生笑道：「你講個人情，一杯罷。」癡珠也笑道：「三杯何如？」荷生心上着急，要曉得紅卿蹤跡，也就答應了。隨又說道：「你也要喝一杯。」癡珠道：「說到高興，自然要喝。」於是曼雲執壺，丹暈斟酒，荷生便喝了三螺杯酒。秋痕只叫慢些的喝，荷生喝一杯，便送一筋菜，或是水菓。稷如也喝三杯，癡珠方把荔香院那一天事情，細細向荷生講出來，說得荷生癡癡的聽着，兩眼中也噙了幾許英雄淚。稷如丹暈曼雲都歛襟靜氣，傾耳而聽。秋痕更怔怔的望了癡珠，又望荷生。癡珠說道：「娟娘不知蹤迹，」也就落下幾點淚，叫秋痕斟過一螺杯酒。秋痕只斟有七分杯，癡珠接過，却要秋痕斟滿，高吟杜詩道：「寇盜狂歌外，形骸痛飲中。」接了吟道：「氣酣日落西風來，願吹野水添金杯，如灑之酒常快意，亦知窮愁安在哉？」忽憶雨時秋井塌，古人白骨生青苔，如何不令飲人哀？」大家含笑看他吟完了，將酒喝了。秋痕笑道：「角力不解，必同倒地，角飲不解，必同沉醉，這是何苦呢！」說得大家又笑了。這一席酒，自十一下鐘起，直喝至三下多鐘，幸是夏天日長，大家都有些酩酊，便止了酒。荷生癡珠只用些糲米稀飯，就散了坐，回到癡珠屋裏，只見香雲拂拂，花氣融融，別有一種瀟灑之態。癡珠又喚禿頭，焚起一爐好

香泡上好茶，荷生稷如或坐或躺，丹暈等三人就在裏間理髮更衣。癡珠便將盆中開的玉簪花，每人贈一枝，更顯得面粉口脂，芬芳可挹。秋痕出來，見癡珠酒氣薰薰，躺在窗下彌勒榻上，便悄悄說道：「你病方好，何苦那樣拚命吃酒！」又將癡珠瞧一瞧，言道：「你那小照，何不請人題詩呢？」癡珠道：「沒有人懂得我着，以後你題罷。」

「秋痕一笑，就將簾子掀開，見稷如走了出來，荷生却躺在炕上微微睡着，便叫道：「起來罷，這裏睡不得，驚着了涼。」荷生也就坐起，喝了茶，癡珠即跟出來，向荷生問起采秋荷生嘆口氣道：「不必提起，我有兩首詩，念與你聽，就知道了。」遂將所寄的詩，誦了一遍。癡珠笑道：「什麼事呢？」隨吟道：「丈夫垂名動萬年，記憶細故非高賢。」荷生也自微笑。不一會，家主人掌上燈來，秋華堂又排了席，大家作隊出來，見堂上及兩塔明角燈已點着，越覺得玉宇澄清，月華散采，大家都向甬道上閒步。癡珠從那月亮燈彩瞧着秋痕，真正一枝初開的蘭花，姿蕤窈窕，極清中露出極豔來。聽見稷如讓荷生上去，便攜了荷生的手，跟大家步上台階，到得席前，照舊坐下。這秋華堂係長七間一個大座落，堂上爽朗空闊，炕後垂三領蝦鬚簾，簾外排着十多架晚香玉，堂上點有二十餘對紗燈，炕上四小盆，盛開夜來香，堂左右二十架蘭花，雖才打箭，燈光之下，見着綠葉紛披，度着炕上內外的花香，就不傾觴，也令人欲醉了。况卯酒未醒，重開綺席，倒覺得大家俱有倦容。入席以後，行了幾回酒，上了幾回菜，秋痕便向荷生發話道：「白天你是鬧過酒，如今只准清談，我隨便唱一折崑曲，給大家聽，可好麼？」荷生道：「好的。」秋痕道：「叫他們吹笛子，打鼓板，彈三絃子，都在月台上，不要進來。」稷如道：「這更好！」秋痕又道：「只這癡珠連酒杯是要撤去的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將癡珠面前酒杯遞給跟班。稷如丹暈都說道：「不叫他喝就是了，何必拿開杯子？」荷生曼雲只哈哈大笑，稷如向荷生道：「一見如故，只句話却是真有呢？」這一句話，說的癡珠不好意思起來，秋痕更是兩頰飛紅。荷生忙接口言道：「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識，我和癡珠不一見如故麼？」荷生此句話，原想替秋痕解嘲，荷生也深感癡珠爲他分謗，只太親切些，觸動心緒，倒吊下淚來。

韋癡珠這一會悽惶，更不知從何處說起，只向秋痕高吟道：「君爲北道生張八，我是西川熟魏三。」就不說了。韓荷生見那秋痕形影依依的光景，便念采秋，又因癡珠今日說起紅卿，便覺新愁舊怨，一霎時紛至沓來，無從排解。稷如也悔先前不合取笑秋痕，以致一座不樂，又見秋痕顧影自憐，那一種情態，也覺慘然難忍。丹暈曼雲見席上大家都不說話，只得勸秋痕道：「好端端的又哭得淚人一般，人家說你有馱氣，你自己想，傻不傻呢？」荷生就移步過來，替秋痕抹着眼淚，癡珠便叫跟班們擰過手巾，自己遞給秋痕。稷如也分付跟人，泡上幾碗好茶來，又分付廚房，慢慢的上菜。秋痕只得破涕爲笑道：「我還唱曲罷。」大家說道：「很好，秋痕肯笑了。」稷如道：「秋痕這一笑，大家該喝一鍾酒。」秋痕笑道：「我總不准癡珠喝，大家依麼？」大家笑道：「依你罷。」秋痕道：「我却要陪一杯。」於是大家都喝了酒，隨意吃了幾筷菜。癡珠只吃了兩片藕，只見秋痕喝一會茶，將椅挪開，招呼癡珠跟人，說幾句話，停了一停，簾外鼓板一響，笛韻悠揚，秋痕背了臉，亢起嬌聲來，癡珠依着聲聽他唱的是：「此夜恨無窮，似別鶴孤鴻，檻鸞囚鳳，我無限衷腸，欲訴無從，悲痛。」癡珠聽至此，便叫了一聲，招呼跟班的，裝水煙吸去。荷生將手輕輕的拍着板道：「這底下是惹禍的花容月貌，賺人的雲魂雨夢。」稷如道：「這不是紅梨記上的，拘禁這一齣麼？」荷生點點頭，又聽秋痕唱完了一枝，曼雲便將癡珠跟前一碗茶，拿給秋痕喝了。秋痕轉過臉來，向大家說道：「今夜喉嚨不好，有些哽咽。」就吐了一口痰，又唱起來，到了「看他詩中字，芳心懂，怎割捨風流業種，畢竟相同。」又唱到「只愁緣分淺，到底成空。」那兩道眼波，就直注在癡珠身上，大家都暗暗的笑，却不敢道出。以後便是尾聲了，唱完，大家都喊着好。荷生因言道：「這回我却要癡珠喝一鍾酒。」秋痕也依，便將自己杯子斟上，叫癡珠喝了。荷生笑道：「我也要你喝一杯。」秋痕道：「這是怎的？」荷生道：「喝了再說。」秋痕強不過，也就喝了。荷生笑道：「看你們風流業種，畢竟相同，怎不吃個鴛鴦杯哩？」說得秋痕的臉通紅了。癡珠笑道：「你們這樣鬧，又何苦呢？」荷生微笑，停一停言道：「你日間那樣狂吟豪飲，這會怎的酒

杯都沒了？」癡珠也笑。於是大家又暢飲一會，便道天也不早了，差不多十二下鐘了，稷如也不敢來再敬，大家吃飯洗漱。荷生向癡珠道：「改日再行奉拜罷。」癡珠笑道：「你又未能免俗了，我明日便是便衣過訪何如？」荷生道：「極好！我便在寓候你能。」就謝了稷如，幾對燈籠，引着轎子走了，稷如却要送癡珠先回西院，癡珠看見丹暈等三人，都站在月台上伺候，便道：「還是給你們先走，我們再說罷。」於是丹暈曼雲秋痕說道：「我們都不打千了。」丹暈曼雲先走，給秋痕落後。癡珠稷如落一邊，秋痕拉着癡珠的手，問後會之期。癡珠十分難受，勉強道：「兩日後就當奉訪。」秋痕忽向袖中取出一件東西，悄悄的遞給癡珠，癡珠也不細看，便只好袖着，便催稷如回去。稷如只得告辭，癡珠送出，看秋痕上車，稷如也上了車，然後自回西院。正是：

茫茫後果，渺渺前因，悲催離合，總不由人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癡珠秋痕合傳，而緯以稷如荷生筆墨工緻，如於尺幅畫中，阿房宮複道回廊，釘頭簷角，層層數去，不爽銖釐。

牽一髮而全身皆動，此回上接第二回，第三回，第五回，第九回，下注十八回，及三十九回，四十回，四十三回。以下文字，爲全書精神團結處，花魂詞，紅梨記，上下正對，中仍復變換錯綜，隱藏蘊雯，明串娟娘，筆筆矯變，筆筆沉雄。

第十五回

詩綉錦囊重圓春鏡

人來菜市獨訪秋痕

話說荷生別了癡珠，轎子沿堤走來，仰見初月彎環，星河皎潔，俯視流烟淡淡，水木清華，因想起愉園水榭，今夕畫屏無睡風景，亦當不感於此。又想到：我們一縷情絲，原是虛飄飄的，被風刮到那裏，便纏住那裏，就是癡珠。

今天，不將那脈脈柔情，都纏住秋痕，身上麼？可怪秋痕素日和人落落難合，這回見了癡珠，便兩心相照，步步關情，也還可喜！只是他兩人情絲一纏，正不曉得將來又是如何收煞哩？一路亂想，猛聽得打梆之聲，是到了營門，只見燈火輝煌，重門洞開，守門的兵弁，層層的分別兩旁。那轎夫便如飛的一般，到了帳前，停住，門上七八個人，都一字兒的站在一邊，伺候下轎。荷生略略招呼，就進寓齋去了。跟班們伺候，換了衣服，見蒼頭賈忠跟踉蹌蹌，拿了一個紙包上來，像是封信件，回道：「靠晚洪老爺進來，坐等老爺，到了更餘，等不得了，特喚小的上去，交付這一件東西，吩咐小的收好，又說明日在歐老爺家，等候老爺過去，有話面說。」荷生也不曉得是什麼，接過手，輕飄飄的，將手一捏，覺鬆鬆的，便拆開封皮，見是一塊素羅，像是帕子，打開一看，上面污了許多眼，泪桌下掉下一個古錦囊，兩面綉着蠅頭小楷，却是七律二首，便念道：

長空渺渺夜漫漫，舊恨新愁感百端。巫峽斷雲難作雨，衡陽孤雁自驚寒。徘徊紈扇悲秋早，珍重明珠賣歲闌，可惜今宵新月好，無人共倚綉簾看。

念畢，嘆一口氣，自語道：「如許清才，墜入塵劫，造物何心，令人懊惱！」又將那一邊詩朗吟道：

多情自古空餘恨，好夢由來最易醒。

就慘然自語道：「沉痛得很！」又念道：

豈是拈花難解脫，可憐飛絮太飄零。香巢乍結鴛鴦社，新句猶書翡翠屏。不為別離已腸斷，珠痕也滿舊衫青。

賈忠和大家怔怔站着，荷生反復沉吟一會，猛見賈忠們兀自站着，便說進：「你們出去罷。」荷生因欲乘涼，就也踱出遊廊，清風微來，天雲四皎，雙星耿耿，相對寂然，徘徊一會，到憶起家來，便將都中七夕舊作望遠行吟道：露涼人靜雙星會，今夕銀河深淺，微雨驚秋，殘雲送暑，十二珠簾都捲。試問蒼蒼，當日長生殿裏，私誓果

能真踐？只地久天長，離恨無限！何況羈人，鄉書一紙，抵多少回文新製，細計歸期，常勞遠夢，輸與玳梁棲燕，畢竟織女黃姑，隔河相望，可似天涯近遠，恨無聊，徒倚闌杆捫遍。

吟畢，便喚青萍等伺候睡下，次日看完公事，想道：「今日還找劍秋，鬧一天酒罷。」便喚索安吩咐套車，到了綠玉山房，劍秋不會起來，紫滄自將采秋不忍拂逆他媽一段苦情，細細表白一番，荷生聽了，便也釋然。一會劍秋出來，說道：「荷生這種公案，你如今可明白麼？我原說過，這其間總另有原故，是不是呢？如今吃了飯，我們三人同去榆園走一遭罷。」荷生不語。一會擺上飯，三人喝了幾鍾酒，差不多兩下鐘了，劍秋正催着荷生同到榆園去，不想紅日忽收，黑雲四起，下起傾盆大雨來。劍秋又備了晚飯，說了半日閒話，急雨收晴，早已月上，劍秋紫滄乘了酒興，便不管荷生答應不答應，忙上車向榆園走來。傳報進去，三人剛到八角亭游廊，正是紅豆領着一對手照，迎接出來，笑向荷生道：「怎的十天不來了？」劍秋笑道：「我三個月沒來，你怎的不問哩？」紫滄也笑道：「我們就十年不來，他也不管呢！」紅豆笑道：「洪老爺你昨天才來麼？」三人一面說，一面走，已到橋亭，只覺得雨後荷香，芬芳撲鼻，也就在回欄上坐了。丫環們便放下手照，抬了幾張茶几來，送了茶。只見遠遠一對明燈，照出一個玉人，轉過畫廊，紫滄向劍秋道：「你看此景，不像畫圖麼？」劍秋笑道：「我們不配作畫中人，只莫學那些人吊下去，作個池中物罷。」剛說到這話，采秋已到跟前，故作不聞，說道：「這裏暑氣未退，還是水榭屋裏坐罷。」於是荷生先走，領了大家，轉幾拆遊廊，才到屋裏。原來榆園船室後是池，池南五間水榭，坐南向，北此即榆園正屋。劍秋紫滄俱係初次到此，留心看時，只見四面明窗，重重紗罩，五間直是一間，其中琴床畫桌，金鼎銅壺，斑然可愛，正中懸額，是定香吟榭四字，兩旁板聯，是集的宋人句：

細看春色低紅燭，頻向蒼煙問白鷗。

款書漱霞題贈。下面一張大案，案上羅列許多書籍，旁邊排了十二盆蘭花，香氣襲人，中間地上，點了一盞四

尺多高玻璃罩的九瓣蓮花燈，滿室光明，四人一一坐下。紫滄見荷生，采秋總未說話，便道：「你兩個都是廣長妙舌，怎的這會都作了反舌無聲？」采秋言道：「人之相知，貴相知心，落了言詮，已非上乘。」劍秋笑道：「相視而笑，莫逆於心，此自是枕中祕本，便有時也落言詮，我却不信你們兩個，通是馬牛其風，不言而喻呢？」荷生笑道：「胡說！」采秋道：「酒食先生饌，女爲君子儒，湯玉茗至今還在拔舌地獄，管他做甚？」便又談笑一會，荷生采秋總覺得似離似合，眉目含情，又命紅豆教人將南窗外紗幔捲起，只見碧天如洗，半輪明月，分外清華，大家移了几凳，坐在欄干內，領略那雨後荷香。采秋叫人將早晨荷花心內薰的茶葉煮了來，更覺香沁心脾，俗塵多滌，遙聞大營中起了二鼓，紫滄劍秋就站起身來，荷生也要同行。劍秋道：「你不用忙了，要走須向采秋借車，我還同紫滄去訪一個朋友，不能奉陪了。」荷生笑道：「不是訪彩波嗎？」劍秋道：「不一定。」遂一徑走了。丫環招呼伺候，采秋送至船室前，也就回來，仍在欄干旁坐下。荷生道：「好詩好詩，但多情二字，頗難觀說，我正來請教你。」采秋曰：「我這兩句，本係舊時記的，你要怎麼解，便怎麼解。」荷生道：「你是聰明絕頂的人，我一切也不用說了。」采秋一聞此言，便覺心中一酸，兩眼淚珠，瑩瑩欲墮的道：「前日之事，我也百口難分，惟有自恨墜入風塵，事事不能自主，你若從此拋棄了我，我也不敢怨你，若尚垂青盼，久後看我的心迹便了。」荷生見說的楚楚可憐，便嘆了一口氣道：「我倒不是怪你，我一來也自恨我自己長幡無力，未能盡障狂飄，二來是替你可惜這個地方，難道他們那般的行徑，你還看不出麼？」紅豆在一旁，遂將那日原土規等跌池吐酒鄙俗不堪的行狀，敘了一會，倒說得荷生采秋也都笑了。荷生便向采秋道：「今夜我頗思小飲。」采秋道：「我有上好蓮蕊釀，你我可上春鏡樓去喝罷。」於是攜手緩步上樓來，只見霽月照窗，花陰瑟瑟，荷生笑道：「我今日到此樓，也算劉阮到天臺了。」采秋笑道：「我不想尚有今日！」遂將荷生紗衫脫去了，采秋也卸了晚妝，烏雲低髻，然後兩人對酌，敘這十日的相思，但見郎船一槳，儂舸雙桅，柳暗抱橋，花聲近岸，銀缸影裏，玉瑩光中，西子展顰，送春

山之黛色，南人妍眼，剪秋水之波光。脈脈含情，綿綿軟語，鳳女之顛狂久別，檀奴之華采非常！既而漏鼓盪催，迴廊鶴警，嫣草薰蘭，破絮亂絲，人面田田，脂香滿滿。從此綠圍碧繞，雙星無一夜之參商，却脫紅塵，並蒂作羣芳之領袖矣。却說七夕那晚，癡珠送了櫻如，自回西院，急將秋痕送給的東西，燈下一看，却是一塊九龍翡翠的珮，撫玩一番，就藏在身上。看官聽着，癡珠自從負了娟娘，這七八年，夢覺揚州，錦瑟犀毗，概般班扇，胭脂螺黛，一例曇花。况復鬱鬱中年，艱難險阻，髮鬢遲暮，顛沛流離，碧血招魂，近有鮑參軍之痛，青山落魄，原無杜記室之狂。真個絮已沾泥，不隨東風上下，花由雨散，任隨流水東西。不想秋痕三生夙業，一見傾心，秋月娟娟，送出魂銷橋畔，春雲冉冉，吹來離恨天邊。人倚欄干，似曾相識，筵開玳瑁，未如之何！輸萬轉之柔情，誰能遣此？洒一腔之熱淚，我見猶憐，可識前生，試心歌乎金縷，勿忘此日，羌相贈以錯刀，緩緩歸來，仔細憶三春之夢，勿勿別去，了當約再見之期。此一段姻緣，好似天外飛來一般的，倒難爲癡珠一夜躊躇，不能成夢，就枕上填了百字令一闋云：

今夕何夕？正露涼煙淡，雙星佳會，一帶銀河清見底，天意却如人意，半夜雲停，前宵雨過，新月如眉細，千家望眼，畫屏幾處無睡。最念思婦閨中，懷人遠道，難把離愁寄。一朵嬌花能解語，却又風前憔悴，紅粉飄零，青衫落拓，都是傷秋泪，寒香病葉，誰知蕭瑟相對？

填畢，兀自清醒白醒的，故合着眼，猛聽得晨鐘一響，見紙窗全白了，便起身出外間來，向桌上將百字令的詞寫出。禿頭在對屋聽見響動，也起來，到了這邊，見癡珠正在沉吟，愕然說道：「老爺你病才好，怎的一夜不睡？」癡珠道：「睡不着，叫我怎樣呢？」禿頭也不答應，向裏間一瞧，低着頭，嘴裏咕咕嚕嚕的去了。癡珠倒覺好笑，道：「我就躺下罷。」不意這回躺下，却睡着了。直至午刻才起來，吃過飯，想道：我與荷生約今日見面的，須走一遭，便吩咐套車，帶禿頭向大營而來。荷生却早訪劍秋去了，便留題一律云：

月帳星河又渺茫，年年別緒惱人腸，三更涼夢回徐榻，一夜西風瘦沈郎，好景君偏愁裏過，佳期我轉客

中忘，洗車洒淚紛紛雨，兒女牽情乃爾長。

遞給青萍就走了。禿頭說道：「老爺如今是回去，是上李大人署裏？」癡珠遲疑道：「還是找李大人去罷。」方轉入胡同，癡珠忽問車夫李三道：「此去菜市街，順路不順路？」李三道：「上李大人衙門，菜市街是個必由之路。」癡珠道：「這樣就走菜市街去。」禿頭道：「老爺到菜市街找誰去？」癡珠便問李三道：「你可認得教坊李家麼？」李三道：「小的沒有走過，進巷裏問去罷。」禿頭道：「不消問，那狗頭昨天說過住址，南頭靠東有一話槐樹，左邊是酒店，右邊是個生肉店，中間一個油漆的兩扇門，就是李家，小的先下車看去。」到了巷中間，先有古槐一株上竦，一枝橫臥，旁側一家禿頭只道是了，一問却是姓張。再看左右，並非屠酤，只得向前，走有十餘家，果見槐樹重重，映着那酒帘斜捲，頓覺風光流麗，日影篩空。禿頭伺候癡珠下車，見門是開的，便往裏走來，轉過甬道，見靠西小小一間客廳，垂着湘簾，禿頭便問道：「有人麼？」也沒有答應。癡珠走進二門，便見三面遊廊，上屋間一明一暗，正面也垂了湘簾，小窗深閉，小院無人，庭前一株梧桐，高有十多丈，翠蓋亭亭，地下落滿梧桐子，忽聽有一聲客來了，抬頭一看，簾下却掛了一架綠英哥，見了癡珠主僕，便說起話來。靠北小門內，走出一人來，擋住道：「姑娘有病，不能見客，請老爺客房裏坐。」癡珠移步，方將退出，只聽簾鈎一響，說道：「請。」癡珠急回眸一看，却是秋痕自己掀簾子迎將出來，身穿一件二藍夾紗短襖，下是「縐青鑲花紗褲，撒着月色秋羅褲帶，雲霞不整，杏臉褪嬌，秋水凝波，春山蹙黛，忙忙的步下臺階，向癡珠道：「你今天却來了。」癡珠忙向前攏了秋痕的手道：「怎麼好端端的又病哩？」秋痕道：「想是夜深了，汾隄上着了涼。」便引入靠南月亮門，門邊一個十五六歲丫環，濃眉闊臉，跛着一脚，笑嘻嘻的站着伺候。癡珠留心看那上面焦葉式一額，是秋心院三字旁邊掛着一付對聯是

一簾秋影淡於月，三徑花香清欲寒。

進內見花棚菊圃，綠曼青蕪，無情一碧，上首一屋，面面紗窗，雕欄繚繞。塔上西邊門側，又有一個十二三歲丫環，眉目比大的清秀些，掀起茶色香紗簾，秋痕便讓癡珠進去炕上坐下。癡珠言道：「這小屋却曲拆得有趣，臥室是那一間？」秋痕道：「這是一間，隔作橫直三間，這一間是直的。」便將手指東邊道：「那兩間是橫的，前一間是梳粧地方，後一間便是臥室，你就到我的臥室坐。」說着下炕，將炕邊畫的美人一推，便是個門。癡珠走進，由牀橫頭走出牀前，覺得一陣濃香，不是花也不是粉，直撲入鼻孔中。那牀是一架南木穿籐的，掛個月色秋羅帳子，懸着錦帶銀鈎，牀上鋪一領龍鬚席，裏間疊一牀白綾三藍洒花的薄被，橫頭擺一個三藍洒花錦鑲廣藤涼枕。秋痕就攬癡珠的手，一齊坐下，小丫環捧上茶來。秋痕送過，向癡珠道：「你這兩日後才來，怎的今天就來呢？」癡珠道：「我原不打算來的，因訪荷生不遇，回去無聊，故特來訪你，不想你又病，不是你出來招呼，此刻我早到家了。」秋痕道：「我病了一早晨，沒有看我媽去，這回鬆些了，看了我媽，要回東屋，聽見鸚鵡說話，我就從窗縫望出去，看不清楚。後來打雜出來回你，心上就怕是你來了，趕出外間，向竹籬一瞧，你正要轉身，怎的話都說不出來。」癡珠道：「你病着，我偏來累你，如今坐了一會就去罷，你看天色也要變了，下起雨來，好難走哩。」秋痕道：「你坐車來嗎？」癡珠道：「有車。」秋痕道：「有車，怕什麼，就沒有車，我這裏也有得僱，你多坐一會，和我談談，我的病便快好了，天熱，你把大衫卸下罷。」癡珠道：「你這裏很涼快。」正說着，忽然雨點大下。癡珠着急道：「下雨怎好哩？」秋痕笑道：「我却喜歡，好雨天留客，我叫他們熬些桂圓湯，給你作點心好嗎？」癡珠道：「我肚裏不餓，倘餓我和你要。」秋痕向了環道：「你儘管吩咐去。」小丫環去了，秋痕悄悄說道：「我送你那一塊玉，你知道這塊玉的來歷麼？」這就是我今生第一快心之事，你却不要拿去賞人了。」因將自己這日得荷生賞識，臨走給了這塊玉，通訴了癡珠。癡珠道：「我倒沒有什麼好東西給你，怎好呢？」秋痕道：「好東西我也不要，只要你身邊常用的給我一件罷。」癡珠手上適帶一個翡翠戒指，便卸下來，套在秋痕拇指上，喜道：

「竟是却好，你就帶着。」秋痕道：「你這會沒得帶，我有一個羊脂玉的，給了你罷。」癡珠道：「我不用了，我以後再買罷。」秋痕不依，向枕旁一個銀盒內取出，也替癡珠帶上，笑道：「我和你指頭大小，竟是一樣。」秋痕因問癡珠得病情，由癡珠略將前事說起，便吟道：「三年笛裏關山月，萬國兵前草木風。」就嘆了一口氣，秋痕款款深深的安慰一番，兩個丫環送上點心，秋痕勸癡珠用些，聽檐漏琤琮，雨也稍住了，癡珠就站起身來走了。正是：

寶枕贈陳思，漢佩要交甫，爲歌靜女詩，此風亦已古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章劉韓杜四人合傳，俱是極得意文字，而四人性情口角，俱描寫分明，七夕一詞，并已渾括全書大旨，閱者不可徒視爲唱喁兒女語也。春鏡未圓，先訪歐家之綠玉，秋心欲證，偏逢韓宅之青萍，全書不作贅語，亦不用直筆，此篇尤極紆徐之致。

第十六回 定香榭兩美侍華筵 夢遊仙七言聯雅句

話說癡珠養病并州，轉瞬半年，免不得出來酬應。這日來了三個同鄉，一個余觀察，名翊，字黼如，一個候補刺史劉積蔭，字子善，一個候補郡丞晏傳薪，字子秀，四人正在會敘，荷生隨來，坐了一會，三人先去，荷生便道：「失約的緣故，就訂了癡珠十四日榆園小飲，且囑攜秋痕同去，也就走了。此時一院秋陰，非復驕陽，停午癡珠便吩咐套車來訪秋痕，將荷生相邀，並請的人，備細說給秋痕知道，就找稷如去了。到了次早，癡珠坐車來邀秋痕，秋痕正在梳頭，癡珠就在妝臺邊坐下，瞧了一會，見有一張宣紙，一付蠟箋，擱在架上，便說道：「你這屋裏，却沒有橫額，我和你寫罷。」說畢，將宣紙蠟紙一齊取下，秋痕要將墨來磨，癡珠說道：「你只管粧掠，我自己磨罷。」於

是仍坐在妝台邊，一邊磨，一邊看秋痕掠髮擦粉，笑道：「水晶簾下看梳頭，想元微之當日也不過如此。」秋痕笑道：「我却不准你學他。」癡珠微微笑着，將宣紙裁下一幅，蘸筆橫寫，秋痕瞧着，是仙韶別館四字。癡珠又將蠟箋展開一看，是四尺的，要寫八字，便勻了字數，叫丫環按着紙，提筆寫道：

灼若芙渠，贈之芍藥，化爲蝴蝶，竊比鴛鴦。

一邊款書，博秋痕女史一粲，一邊書東越癡珠恰好秋痕換完衣服出來，癡珠笑道：「我這惡劣書法，不像你娘娘婷婷，留着做個紀念罷。」秋痕笑道：「我也不曉得好不好，只人各有體，這是他的字，總是讀書人的筆意。」癡珠一笑，便着人前往榆園探聽荷生到未，回說，韓師爺來了，癡珠將車讓秋痕坐，自己跨轎赴榆園來。保兒傳報進去，到第二層月亮門，見荷生含笑迎出來，就攜着秋痕手，讓癡珠進去，癡珠笑道：「我如今總要人雙請。」秋痕也笑着說道：「我見面不請安了。」於是小丫環領着路，癡珠緩緩的跟着走，說道：「這園子佈置，倒也講究。」進了第二層月亮門，轉過東廊，見船室正面，掛着一張新橫額，是不繫舟三字，板聯集句一付道：

由來碧落銀河畔，只在蘆花淺水邊。

便說道：「只船室，我聽說是采秋藏書之所。」因走進來，荷生秋痕也陪着瞧過，前後三層，縹緗萬軸，荷生便把西北蕉葉門推開，引二人出來。小丫環聽見響，就從橋亭轉到西廊，伺候癡珠。秋痕望那水榭，東南西南三面環池，水磨楠木雕闌，簷下皆張碧油大袖的捲簾，垂着白綾飛沿，兩邊各掛一個小念鈴，池內荷花，正是盛開之際，却也有紅衣半卸，露出蓮房來的，空闊處綠葉清波，潏然無滓，靠着欄干，擺着都是班竹桌椅，正面接着上屋前簷，左右掛着七尺寬兩領銅絲穿成的簾子，荷生即讓過癡珠坐下，自己和秋痕對面陪。癡珠早聞環珮之聲，來從簾外，曉得采秋出來，便從簾內望將出去，山花寶髻，都非倚市之粧，石竹羅衣，大有驚鴻之態，不覺惘然。看見秋痕立起身來，采秋到了簾邊，向秋痕一笑，就請癡珠歸坐，轉身坐在秋痕肩下，說道：「我們初次相見，荷生

說過不請安，不稱老爺。癡珠道：『我也直呼采秋，不說套話了，本來名士，即是美人前生，美人即名士小影，謝希孟鴛樓記……』正往下說，梅歐兩位老爺來了，彼此方通款愫，洪紫滄也來了，癡珠都係初見，又不免周旋一番。以後談笑起來，大家性情，都是亢爽一派的，也就十分浹洽。停一停，荷生道：『清興如此，何不小飲？』遂叫人擺席。癡珠首坐，次紫滄，次小岑，次劍秋。荷生一人打橫上坐，秋痕采秋打橫下坐。今日酒飾器皿，件件并州不經見的，七人慢慢的淺斟緩酌，雄辯高談，觥籌交錯，履鳥往來，極盡雅集之樂。已而玉山半頹，海棠欲睡，也有閒步的，也有散坐的，有向船室中倚炕高臥的。此時丫環們撤去殘肴，供上香茗鮮果，大家重聚水榭，采秋與劍秋對弈，小岑觀局，癡珠荷生秋痕三人同倚在西廊欄杆閑話，看紫滄釣魚。秋痕却俯首池中，領略荷香，並看那魚兒或遠或近，或浮或沉，出了一回神。荷生就攜秋痕的手，徑入采秋臥室看詩，只見那上首是一座紫檀木的涼榻，掛着一個冰紋紗的帳子，兩邊的錦帶，綉着八個字，是吹簫引鳳，有酒學仙。東邊板壁上，掛着一幅泥金小橫披，草書七言絕句兩首：

王漏催宵酒半醒，月鈎初上照春屏；
碧紗簾幙輕如水，窺見雲鬢一枕清。

小窗風過試新涼，鬢上微聞夜合香；
細語喁喁眠不得，只愁孤負好年光。

癡珠笑道：『這就是定情詩麼？有此豔福，也該有此麗句。』又見紗罩上粘有兩紙色箋，其一云：

獨夜孤燈有所思，夢回誰解意遲遲；
愧無雙漿迎桃葉，盡把多情付柳枝；
秋扇未捐猶有泪，春蠶半老易成絲；
樽前握手猶如昨，不許長旛好護持。

癡珠道：『悱惻纏綿，怨而不怒，這定是月初作的。』荷生道：『你曉得就是了。』又看下一箋：

決絕詞成不忍看，連宵好月自團圓；
黃衫挾劍雙龍起，青鳥傳書一字難；
春入愁城天浩蕩，風停情海浪平安；
蠶絲再繭非無謂，飄泊憐他翠袖寒。

癡珠道：「我們眼孔，不知空了幾許人物，我們胸襟，不知勘破了幾許功名富貴，只幾女兒上，眼孔裏不敢輕視一個胸襟裏，萬不能打掃得乾淨。我比你馬齒加長，更閱歷多少酒陣歌場，而今兩鬢星星，把昔時意興瓦解冰銷，不想這會，却又給秋痕弄出一團熱腦，可見人生未死，憑你有什麼慧劍，這情絲斬不斷的。」荷生道：「你這議論，斯爲本色，大抵是個真英雄，真豪傑，此關是打不破的，你不記趙清獻詩，言「春窗惱春思，一枝杜鵑啼。」司馬溫公詞，言「相見爭如不相見，有情還似無情。」歐陽文忠詞，言「笑問鴛鴦怎生書。」范文正詞，言「眉間心上，無計相迴避。」又一殘燈明滅，語盡孤眠滋味。」韓魏公詞，言「愁無際，武陵凝睇，人遠波空翠。」文潞公詩，言「哀箏兩行雁，約指一銀鈎。」癡珠道：「難爲你尋出前人真賦實證來，做我們歪詩的護法，以林和靖、梅妻、鶴子，那等清高，却有羅襪同心，結未成之句，以呂文靖正色立朝，守鄱戀一樂妓，後召京，寄以錦胭脂題詩云：「江南有美人，別後常相憶，何以慰相思，寄汝好顏色。」你道這種纏綿情致，那孔光小謹，胡廣中庸，解此麼？」正說得高興，采秋領大家都跑進來，說道：「你兩個高談闊論，到底是說個什麼？怎的不分給我們聽聽，長些見識。」癡珠笑道：「我們道其道，不過是道些歪詩。」因向秋痕道：「你釣得魚麼？」秋痕道：「魚沒釣得，却贏了采秋姐姐一盤棋，這才肯棋譜琴譜，都借給我。」劍秋道：「秋痕的棋是好呢！琴却輸采秋的手法嫻熟。」小岑道：「這都容易，只學詩像難的。」見采秋道：「他如今有個詩王詩聖詩祖宗，做他秋心院總裁，以後怕不學會麼？」說得大家都笑，荷生因說道：「今日樂極，大家何不吟一首卽事詩，以紀雅集。」癡珠道：「我們聯句罷。」紫滄道：「古體呢？近體？」采秋道：「近體沒趣，還是古體罷。」劍秋道：「卽事也覺無味，不如聯一首夢遊仙曲。」荷生道：「好，也不要敍次，有的便寫出來，我就起句，借重秋痕作個書手。」便喚小丫環，預備筆硯箋紙，大家到了水榭，秋痕研墨，提起筆來等着，只聽得荷生吟道：

九華春殿平明開，排雲忽現金銀臺，鸞翔鶴舞翠羽集，

痕便寫出來，註一荷字，荷生瞧着秋痕寫便說道：「秋痕楷書，原來如此秀潤。我却不曾瞧見。」癡珠笑道：「你這三句，壯麗得很！也該寫得好楷，底下該各人兩句才是呢。」也卽吟道：

蒼虬呵殿羣仙來。

說道：「下句要轉韻了。」大家說道：「自然是要轉韻。」癡珠便又吟道：

芙蓉城是衆仙國，

秋痕一一寫了，註上癡珠。大家齊說：「接得好極！」劍秋躊躇了一會，吟道：

初日澄鮮霞五色，紆回曲徑接丹邱，

衆人皆道好。小岑沉吟一會，說道：「那位有的，先接上罷，我思路塞得很呢！」紫滄倚在西面欄杆，因吟道：

縹緲飛樓臨紫極，霧鬢籠煙羽葆輕，

荷生道：「又轉韻了，小岑你怎的還沒有一句呢？」劍秋道：「讓他思索一會，或者有好句出來。」小岑不語，

只向簾前微步，荷生又催了一遍。小岑道：「有了！」

環珮隱隱天風鳴，

癡珠喝道好。荷生道：「也虧他！」小岑就歇了。秋痕笑道：「大家都是兩句，你怎麼一句就算了？」小岑道：「

你們催得緊，我忘了。」又想一想吟道：

翩然騎鳳下相語，

大家齊聲道：「這一句亦轉得好！」癡珠便說道：「讓我接下去罷。」又吟道：

左右侍女皆傾城，司書天上頭銜重，

荷生道：「上句好，下句提得起。」采秋倚在左邊欄杆，怕大家又接了，便說道：「我也接下罷。」吟道：

講居亦在瑤華洞，巫峽羞爲神女雲，

大家都贊道好！此時早上了燈，自船室橋亭起，以至正屋前廊迴廊，通點有數十對障紗燈，水榭月桌上，也燃一枝燭。秋痕寫字的几上，燃一枝洋蠟燭，那池裏荷香，一陣陣沁入心脾，荷生便高興起來，便說道：『我接罷。』

吟道：

廣寒曾入霓裳夢，西山日落海生波，

采秋道：『下句開得好。』便轉身向座吟道：

四照華燈聽笑歌，天樂一奏萬籟寂，

荷生道：『我替秋痕聯兩句罷。』便吟道：

寶髻不動雲巍峨。

因笑問秋痕道：『此句好不好？下句你自想去。』秋痕笑着儘寫。癡珠當下倚在正面欄杆上道：『我替了罷。』

吟道：

此時我醉羣花釀，交梨火棗勞頻餉，漢皇遊女洛川妃，

采秋道：『我接罷。』吟道：

欲託微波轉惆悵，失顏不借丹砂紅，

劍時在橋亭邊散步，高聲道：『你三個不要搶，我有了。』進來吟道：

銀屏却倩青鳥通，羅浮有時感離別，

采秋道：『上句關鍵有力，下句跌宕有致，我接罷。』吟道：

圓州自古無秋風。

荷生說：「好句，我接罷。」便指着劍秋吟道：

座有東方善諧謔，

采秋亦笑指道：

雙眼流光眸灼灼，一見思偷阿母桃，

小岑笑道：「我對一句好不好？」吟道：

三年且搗裴航藥。

劍秋微笑不語，綵滄道：「我轉一韻罷。」

此時滿園花正芳，

采秋當下復倚在左邊欄杆，領略荷花香氣，說道：「我接下去罷。」吟道：

一枝一葉皆奇香，

荷生當下也倚在右邊欄杆，說道：「我接罷。」吟道：

涉江終覺采凡豔，

癡珠此時正轉身，向坐着秋痕瞧道：

遠山難與爭新粧。

荷生也正轉身復坐，搶着吟道：

彩雲常照琉璃牖，

采秋當下復坐，手拿茶鍾，也搶着吟道：

願祝人天莫分手，好把名花下玉京。

衆人齊贊道：『好！應結局了，結倒不容易，要結得通才好！』荷生道：『這一結我要秋痕慢慢想去。』采秋道：『做出老師樣來了！』秋痕低了頭，想有半晌，說道：『我有一句，可用不可用？大家商量罷。』就寫道：

共倚紅牆看北斗。

大家都大聲說好。荷生隨說道：『結得有力。』秋痕慢慢跟着癡珠儘學會作詩了。荷生同大家再讀一遍，笑道：『竟是一氣呵成，不見聯綴痕迹，今日一敝，真令人心暢。』癡珠道：『明天十五歇一天，十六我邀請諸君，秋心院一敘，不可不來！』大家都道：『斷無不來之理。』此時明月將中，差不多三更了，大家各散。采秋送至第一層月洞門，各家燈籠都已傳進，癡珠看着秋痕上了車，方與荷生大家分手而去。正是：

水榭風廊，茶香荷氣，不有佳韻，何爲此酒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傳章劉韓杜四人之合并，而以紫滄小岑劍秋作陪，筆酣墨飽，極行文之樂事。中間臥室談詩，一則爲豎儒開許多眼界，爲我輩破不少腹誹。

第十七回

儀鳳翱翔豪情露爽

睡鴛顛倒綺語生風

話說十六日，癡珠只多約了稷如，大家到齊，都是熟人，雖稷如不大見面，然秋心院却也來過數次。惟荷生采秋是個初次，便留心細看，那月亮門內，一架瓜棚，半熟的瓜，垂垂欲墜。中間一條砌磚甬道，兩邊繫着兩重細巧籬笆，籬內一畦菊種，俱倍有二尺多高。上首一屋高楹曲欄，周圍四面，台階三層，階上簷廊，東西各有一門，係作鐘式形，裏面屋子作品字形，西屋一間，北窗下一匠，匠上掛一幅墨竹，兩旁的聯句是：

可能盛會無今昔，暫取春懷寄管絃。

款書瀟湘居士題贈。東屋係用落地罩，隔開南北，南屋寬大，可擺四席，北窗小些，就是臥室，綉衾羅帳，花氣襲人。靠北窗下，放着一張琴桌，安着一張斷絃古琴，對着窗外，修竹數竿，古梅一株，十分清雅。這天大家都先吃過飯，采秋便將秋痕的琴調和，彈了一套昭君怨，紫滄荷生，下了兩局棋，小岑劍秋癡珠調弄了一回鸚鵡，就在竹籬邊閑談。接着紫滄棋局完了，要秋痕唱一枝曲，秋痕又弄了一回笛，天也不早了，才行上席。荷生首坐，紫滄小岑劍秋稷如，以次而坐，癡珠要讓采秋上首，采秋自然不肯，仍偕秋痕打橫下坐，也是一張大月桌，團團坐下。荷生見上面新掛的橫額道：「癡珠的書，却也算是一時無兩的。」癡珠笑道：「還是我癡珠的樣子，總不是摹人呢。」荷生道：「以後有這些筆墨，我替你效勞何如？」癡珠不答。秋痕笑道：「魚有魚的目，蚌有蚌的珠，換魚的目，魚怎麼願呢？」癡珠含笑要答，劍秋拍掌大笑道：「癡珠，你道他是魚目混珠，你該罰他一鍾酒。」癡珠笑道：「我這珠本是癡珠，不是慧珠，就憑他說是魚目，却還本色。」采秋即起來說道：「人家好好說話，劍秋搬弄是非，我不罰你，倒教癡珠心裏不舒服。」癡珠道：「算了，我行一令罷。」荷生笑道：「好！小岑道：『你們要弄這個，還是大家心裏舒服了，那一天芙蓉洲酒，教我肚裏字畫都搜盡了。』癡珠問是什麼令，紫滄就將合懽令，大家說過的八個字，告訴癡珠。荷生因說道：『你想還有沒有呢？』癡珠低頭半晌說道：『雙字蕊字籀字何如？』荷生道：『只是冷些。』采秋道：『我還想一個，是罨字。』大家齊贊道：「好秋痕道：『艸字竹字不好麼？』癡珠笑道：『草邊中，竹邊是個，你不懂。』秋痕紅了臉，又說道：『非字荔字好麼？』荷生道：『他是要挪移的，非字荔字能挪移得動麼？』秋痕道：『這就難了。』便敬了大家一巡酒，吃幾樣菜，幾色點心，便向荷生道：『你想是什麼令好呢？』采秋道：『我有個令，就費心些。』秋痕道：『你不要又叫人去講什麼字，我沒有讀半句書，肚裏那有許多字畫呢？』采秋笑道：『我曉得你肚裏沒有他們的字，也還有我們的字，如今行個令，我們佔些便宜罷。』便喚跟的老媽上來，吩咐道：『你回去向紅豆說到春鏡樓下書架上，把酒籌取來。』少頃老媽取上來，衆

人見是滿滿的一筒小籌，一根大籌，采秋先抽出大籌，與衆人看見，籌上刻着勸提壺三個篆字，下注兩行楷書，是此籌用百鳥名，共百支，每支各有名目，掣得者，應行何令，籌上各自註明，不贅於此。大家傳齊看一遍。采秋把小籌和了一和，遞給荷生，教他掣了一支。荷生看那籌，一面刻的隸書，是鳳來儀三字，旁註兩行，刻的隸書，是用西廂曲文，鳳字起句，第二句用曲牌名，第三句用詩經。依首句押韻，韻不合者，罰三杯，佳妙者，各賀一杯，一面刻的隸書，是鴛鴦飛觴，旁註一行，是用鴛鴦二字，照座順數到鴛鴦二字，各飲一杯，鴛字接令。荷生看畢，也傳過大家看過。秋痕道：「此令我怕是不能的，祇好你們行去。」癡珠道：「你曲子總熟了，只是詩經這一句難些。」紫滄道：「這一句詩經，還要依着上句押韻哩。」小岑道：「這是西廂曲文，能有幾個鳳字？」秋痕道：「這個我也不管，只要講什麼詩經，我便麻經也沒有，又有什麼絲經？」說得大家大笑了。采秋道：「我們搜索枯腸，恐怕麻經是沒有，詩經倒還有兩句呢。」荷生道：「我先說一個罷。」大家都說道：「總是他捷。」癡珠道：「你說罷。」荷生欣然念道：

鳳飛翱翔朝天子，于彼高岡。

大家都譁然道好癡珠笑道：「我們賀一杯，你再說鴛鴦飛觴。」於是大家都喝了一杯酒。荷生也笑陪一杯，說道：「我的飛觴，是西廂曲文。」

正中是鴛鴦夜月銷金帳。

荷生並坐是癡珠，癡珠上首是稷如，稷如上首是紫滄，紫滄上首是劍秋，却好數到鴛鴦二字，二人便喝了酒。紫滄就出坐，走了幾步道：「這不是行令，倒是考試了。」荷生笑道：「快交卷罷。」一會紫滄道：「有了！」他由得俺乞求效鸞鳳，剔銀燈，甘與子同夢。

大家說道：「豔得好！」荷生笑道：「這是他昨宵的供狀子，可惜今天琴仙沒有來，問不出他怎麼樣乞求來？」

「紫滄笑道：『不要瞎說，喝了賀酒，我要飛觴哩。』癡珠笑道：『賀是該賀，只是你有這樣喜事，不給人知，倒該罰他一杯。』劍秋道：『你們儘鬧，不行令麼？』於是大家也賀一杯。癡珠必要紫滄喝一杯，紫滄只得喝了，便說道：『我用那桃花扇，棲真這一句：

綉出鴛鴦別樣工。

一數鴛鴦字，數到秋痕，鴛鴦字數到小岑，二人喝了酒，秋痕向小岑道：『你先說罷。』小岑道：『你是鴛鴦字，該你先說。』癡珠道：『我替秋痕代說一個。』采秋道：『那天代倩有例，罰十鍾。』癡珠只得罷了。秋痕就自己低着頭，想了半响，喚跛脚裝了兩袋水煙吃了，才向荷生道：『詩經上可有視天夢夢這一句麼？』荷生道：『有的。』秋痕便念道：

這不是泣麟悲鳳，雁過南樓，視天夢夢。

癡珠道：『錯韻了，視天夢夢，夢字平聲，係一東韻。』秋痕紅着臉，默默不語。荷生便笑道：『這也是他的心思，他是從這不是三字想下，只是太衰颯些，又錯了韻，我替他罰一鍾酒罷。』於是喝了一盃酒。小岑便說道：『他是從來沒有弄過這些事，能殼湊得來，就算他聰明了，如今說個飛觴罷。』秋痕想了一想道：

羨梁山和你鴛鴦塚並。

癡珠瞧着秋痕發怔。荷生道：『秋痕怎的今天盡管說這些話？』秋痕不語，大家也是默默，轉是采秋替他數一數，是稷如紫滄二人喝酒。稷如便笑道：『如今却該是我說，怎好呢？有了這一句，又沒有那一句，我到情願罰十杯酒，不說罷。』荷生道：『這却不能。』大家也說道：『願罰須罰一百鍾。』稷如見大家都不依，只得抓頭挖耳的思索，大家都吃了一會酒，又上了五六樣菜，點了燈，稷如才說道：『我湊了一個，只是不通。』荷生笑道：『不用謙了，說罷。』稷如便念道：

是爲嬌鸞雛鳳失雌雄，五更轉，淒其以風。

癡珠道：「怎的你也說這頹唐的話？」稷如道：「我也覺不好。」荷生道：「好却是好的，也渾成，也流美，只像酸了的口氣，不像你的說法。」采秋道：「你儘管閑話做什麼呢？請稷如飛觴罷。」稷如數一數說道：

翅楞楞，鴛鴦夢醒好開交。

鴛字是秋痕，鴛字是采秋，秋痕數不清楚，怕又輪到自己，便說道：「怎的又說起桃花扇的曲文呢？」稷如道：「桃花扇曲文，不准說麼？」秋痕道：「紫滄才說的棲真，你如今又說入道，真是耍撮弄我麼？」采秋便笑道：「秋痕妹妹，鴛字是輪我麼？」便瞧着荷生，癡珠念道：

你生成一對跨鳳乘鸞客，沈醉東風，令儀令色。

大家同聲喝一聲好！采秋笑道：「既然是好，就大家賀一杯了。」大家都說道：「該喝。」劍秋笑道：「怎的偏是他兩個人呢，便說有如此好句。」紫滄便接着說道：「可不是呢，又冠冕，又風流，實在是綉口錦心，愧煞吾輩！」大家都滿賀了一杯。采秋說道：「聽着鴛鴦說道：

又顛倒寫鴛鴦二字。

鴛字數到癡珠，鴛字數到稷如，二人都喝了酒，癡珠也不思索，說道：

便如風去秦樓四邊靜，謂我何求？

小岑道：「好別致！」荷生道：「也蕭瑟得很，令人黯然！以後再不准說這般冷清清的話。」癡珠便說道：「這也是題目使然，我們記的是西廂曲文，總不過是這幾句，萬分揀不出吉語來，我說個極好的鴛鴦罷。」

他手執紅梨，曾結鴛鴦夢。

好不好呢？稷如道：「也該有此一轉了。」荷生笑道：「我另賀你一杯罷，這是又該我重說了。」采秋說道：

「他有此一番好夢，大家公賀他一盃，也是該的。」秋痕便替大家換上熱酒，先喝一杯，請大家乾了。荷生喝了兩杯，癡珠自己是鴛字，也喝一杯，只見荷生瞧着劍秋，念道：

好一對兒鸞交鳳友，耍孩兒自今以始歲其有。

大家都說好極！旖旎風光，方才說的，終當以此爲第一。劍秋道：「尖薄舌慧，有什麼好呢？」小岑笑道：「善頌善禱，彩波今天若在這裏，便該喝了十杯喜酒，你還說不好麼？」大家也有曉得劍秋的故事，也有不曉得的，却通笑了。癡珠道：「就這個令來，自然極好用那句詩，經，真是有鼎說解頤之妙，大家滿飲一杯罷。」衆人飲過酒，又隨意吃了一回菜。荷生說道：「聽我飛觴。」

雙飛若注鴛鴦牒。

數了一會，鴛字是劍秋，鴛字是采秋，采秋瞅着荷生一眼。荷生道：「我替你喝一杯。」秋痕笑道：「令不准替，酒也不准替，采姐姐喝罷。」采秋喝了，劍秋拈着酒杯說道：「我只要輪不着我罷，如今西廂曲文的鳳字，都被你們說完了，教我說什麼呢？」沉吟一回，向秋痕道：「你不要多心，實在是西廂上鳳字，我只記得這一個。」便吟道：

我只道怎生般炮鳳烹龍，五供養來燕來京。

荷生贊道：「妙妙，三句直如一句。」采秋道：「這個令越說越有好的來了，只可惜西廂鳳字太少些。」於是大家也賀一杯。劍秋向秋痕笑道：「我教你再講個好的罷。」

我有鴛鴦枕，翡翠衾。

鴛字是秋痕，鴛字是小岑，秋痕道：「我是不會這個的，你何苦教我重說。」采秋道：「你多想一想，終有好的。」小岑喝了酒，秋痕將杯拿在手上，却默默的沉思了一會工夫，又將酒擱在唇邊。癡珠道：「怕冷，換了一杯吃。」

罷。」秋痕道：「我如今不說冷的。」大家聽說，都笑起來。秋痕怔怔的看癡珠說道：「我是怕你酒冷，不管你的令冷不冷。」秋痕自己也覺好笑起來，便說道：「得了！」

非關弓鞋鳳頭窄，聲聲慢，願言思伯。

大家都說道：「這却好得很！」采秋道：「秋痕妹妹真是聰明，可惜沒人教他，倘有人略一指點，他便沒有不會的事了。」劍秋道：「這句西廂是極眼前的，怎麼我先前總記不起。」荷生道：「秋痕有此佳構，大家都要浮一大白。」便叫丫環取過大杯，衆人痛飲一杯。秋痕也陪了三杯，說道：「小岑沒有輪着，如今輪着小岑收令罷。」恨不得邊池塘，摔碎了鴛鴦枕。

鴛鴦是荷生，荷生喝過酒，小岑一手拈酒杯，一手指着秋痕道：「我好端端的輪不着，你偏要說出許多字來，叫我獻醜，如今西廂上的鳳字，更是沒有，怎好呢？」秋痕道：「我就不說許多字，也要飛着你，不然，怎樣收令呢？你聽：

折鴛鴦，離魂慘！

不是你麼？」小岑喝了酒，走出席來，大家道：「休跑了。」小岑道：「我跑是跑不了，容我向裏間床上躺一會想罷。」大家只得由他。此時天已不早，約有八下多鐘了，大家都出港散步，說些閒話。荷生將箸敲着桌，說道：「小岑要散場了，你還不交卷麼？」小岑緩緩的出來，說道：「曳白罷，西廂這一句，我找來找去，先沒有了，還算什麼？」采秋道：「你喝了一大鍾酒，我給你一句罷。」小岑道：「你要騙人，西廂那裏還有鳳字？」采秋道：「你儘管喝酒，譬如沒有，秋痕妹妹做個保人，我喝兩大杯還你。」小岑道：「我喝我喝，你說罷。」秋痕將大杯斟滿，小岑喝了。采秋道：「我替么鳳妹妹畫個小照好麼？」小岑道：「你騙我喝了酒，竟說起這樣話來，好喝兩大鍾，我饒你去。」采秋道：「你說我沒有這一句曲文麼？你們通忘了，那拷豔第五支，不是有倒鳳顛鸞這一句麼？」大

家都說道：「眼前的曲文，怎麼這一句沒一個記得呢？」小岑道：「得了，我替你兩個預先畫出昨夜情景罷。」

倒鳳顛鸞百事有一窩兒麻，好言自口。
采秋道：「吓！狗口無象牙，你不怕穢了口。」荷生笑而不言，大家都笑說道：「小岑這個令，浪得很好，吃一個飛觴解穢罷。」小岑笑着說道：「劍秋紫滄喝酒。」

誰擾起睡鴛鴦，被翻紅浪。

大家都說道：「四句却是一串的。」采秋笑道：「好意給你一句，你就這樣胡說了。」小岑笑道：「你今夜不這樣，我說我的令，也犯不着你，你怎的心虛怕的是昨天晚上，就這樣子。」采秋急起來，要扯小岑，小岑跑開了，通席一場大笑。丫鬟們遞上飯，大家吃些，漱洗已畢，鐘上已是亥末子初，梅歐洪三個，便先散了，荷生采秋同車，回愉園去。癡珠和秋痕直送至大門後，重進來，秋痕牽着癡珠的手道：「天不早了，你的車，跟班打發他回去好麼？」癡珠道：「我喝杯茶，走罷。」秋痕默默正是：

好語如珠，柔情似水，未免有情，誰能遣此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傳秋痕采秋，純用白描，而形神態度，活現毫端，的是龍眠高手，眼目線索全在鳳來儀一令，都爲後文伏筆，無一閒字。

第十八回 冷雨秋深病憐並枕 涼風天末緣證斷釵

話說七月十六後，秋雨連綿，浙瀝之聲，竟日竟夜，荷生心中抑鬱，又冒了涼，便覺意懶情癡，飲食頓減。正在聽雨無聊，忽見青萍拿了一封信來，說是歐老爺差了冒雨送來，要回信呢。荷生接過手來，覺得封面行書，字跡恣

意天然，不是劍秋拘謹筆跡，因想道：「士別三日，刮目相待，劍秋行書，日來竟長進了。」卽拆開一看，是病中吟三字，急瞧末行，是杜夢仙呈草五字，心中倒覺跳了一跳，便將詩細看道：

徒勞慈母勸加餐，一枕淒涼夢不安，病骨難銷連夜雨，愁魂獨擁五更寒；沉沉官閣音塵渺，歷歷更籌藥火殘，漸覺朱顏非昔比，曉來鏡影懶重看。

看畢，便問青萍道：「來人呢？」青萍道：「這是門上傳進來。」荷生道：「你去叫來人候一候，我卽寫回信。」青萍出去，荷生又看了一遍，方才研墨劈箋，要和詩，奈意緒無聊，便提筆作了數字，疊成小方勝，用上圖草，命青萍親交來人，說四下鐘准到，此時已雨下鐘了。青萍出去，荷生忙將本日現行公事，勾當結好，雨也稍停了，便吩咐套車，一徑向愉園來。途間只覺西風吹面，涼透衣襟，身上雖穿着重棉，尙嫌單薄，進了園門，只見黃葉初添，荷衣已卸，走過水榭，門窗盡掩，悄無人聲，便轉西入春鏡樓，樓上宛宛囀囀的嬌吟，便悄悄步入屋子，只見采秋吟道：「早是雁兒天氣，見露珠光奪暑。」以後便聽不清楚了，遂站在樓門下細聽，又聽見微吟道：「門兒重掩，帳兒半睡，人兒不見。」荷生就說道：「果然小丫環也不見一個。」紅豆向扶梯邊，望上微笑說道：「來了，上來罷。」這裏荷生剛踏上扶梯，早見采秋站在上面，荷生便望着說道：「怎的不見數日，竟病了？」一面說，一面上扶梯，見采秋穿一件湖色紡綢夾短襖，米色質地紗薄棉半臂，雲鬟半髻，烟黛微顰，正如雪裏梅花，比尋常稍瘦了幾分，說道：「我也沒有什麼大病，不過身上稍有不快。」此時荷生已經上樓，便攜着采秋的手道：「你一病竟清減了許多。」采秋接着說道：「我看你也清減些。」荷生道：「今天也有些感冒，你的詩好得很，只是過於傷感，我本來昨天要來看你，奈密摺方才拜發，總是幾天的雨誤人。」采秋道：「這幾天雨，實在令人發煩。」荷生道：「可不是呢！我正要睡，他又响起來。」正說着，只聽窗紙策策，起了一陣大風，就是傾盆大雨，電光閃處，一聲霹靂，那小丫環捧一碗菜，剛上扶梯，心一驚，手一顫，便吊下去，硬得粉碎，不顧命的跑上樓來哭了。采秋紅豆

都愕然問道：「怎的？」那丫環嚇的說話不出，半晌才說道：「茶碗給雷打了。」說得三人通笑起來。紅豆道：「不要胡說，下去再泡一碗，好好端上來罷。」采秋說道：「難道這屋裏有你一個人麼？他們通跑那裏去了？替我叫兩個來！」小丫環答應去了。采秋便向紅豆說道：「這樣大雷，你替我到媽屋裏去看看，再水樹派的婆子丫環，通走開了，這會老爺來，竟沒人知道，你也替我查點一查點。」紅豆正要移步，采秋道：「等着。」向荷生說道：「天快黑了，你的車叫他回去罷。」荷生沉吟半晌說道：「也好。」於是紅豆也下樓去。采秋坐了這一回，覺得乏了，就向牀上躺下，教荷生坐在牀沿。荷生便問起采秋喫的藥。采秋向枕邊取出帖子，給荷生瞧，說道：「這地方大夫，是靠不住的，他脈理全不講究。」荷生道：「這方也見不錯。」正往下說，却來了兩三個小丫環，采秋申飭幾句，那一個小丫環，也沖了茶上來。這一陣大雨過了，又是蕭蕭瑟瑟的一陣細雨，雷聲轟轟，只是不住，丫環們掌上燈來。荷生走出簾外，見一天黑雲如墨，便說道：「今晚怕還有大雨呢。」遠遠的聽得屐聲轉西廊，望下一瞧，就是紅豆披着天青油綢斗蓬，嬈嬈而來，因吟道：「雷聲忽送千峯雨，花氣渾如百合香。」紅豆望着荷生，含笑問道：「開飯好麼？」荷生道：「我懶喫飯，有粥燉一碗，喫罷。」紅豆道：「娘今日喫防風粥，早燉有了。」於是擺上飯。采秋勸荷生用些佛手春，荷生也只喝了一小杯，噉了幾口防風粥。采秋看着荷生兩頰通紅，說道：「你還不爽快麼？」就將手向荷生額上一按，覺得燙手的熱，便說道：「我不曉得你有感冒，寄什麼詩，累你雨地裏趕來，又傷了寒，怎好呢？」荷生道：「我也不覺得怎樣不好，躺躺罷。」采秋忙替他脫去大衫，伺候躺下，把牀上實地紗薄棉被蓋上，自己向牀裏盤坐，一雙兜羅棉的手，自上及下，慢慢的搥。荷生委實過意不去，說道：「你也是個病人，我反累你，怎樣好？」采秋道：「不妨。」於是采秋紅豆合小丫環，伏侍一下多鐘。荷生汗出，人略鬆些，方才睡下。雖陽台春小巫峽雲封，而玉軟香溫，正不知病相如魂消幾許，到了四更，又是一場狂雨，直打入紗窗來，一會尚有那斷斷續續的簷漏，不想醒來，却是紅日上窗，天早開霽。荷生起來，洗了臉，漱了口，喫了幾口防

風粥，便說道：『我要回去了。』采秋不肯。荷生道：『我在此固好，但有兩樣不便，一來怕營中有事，二來我去此，你不能服侍我，我見你帶病辛苦，心中不安，豈不是更加病了。』采秋躊躇一回，只不言語。荷生道：『你不用爲難，還是走的好。』叫紅豆喊人，赴大營抬轎來，采秋也不好十分攔阻。不一會，轎子到了，便向采秋道：『你不用急，好好保養，我回去一半天好了，就來看你。』采秋忍着淚，點頭道：『好好服藥。』便又硬咽住。荷生早起身來，采秋同紅豆扶了荷生下樓，青萍接着，上了轎，放下風簾去了。采秋坐在樓下，只是發默。紅豆勸道：『這裏風大，』正待說下，賈氏自己進來，問道：『韓老爺是什麼病？昨夜我打聽你忙了一夜，辛苦了，該不要留他在此。』采秋一聞此言，淚珠滾個不住，和賈氏委宛訴說一遍，上樓去，從此更加沉重。荷生回營後，也就躺下，一連五日，不能起牀。看官聽着，情種不可多得，此書既草劉做了拚命之鴛鴦，復韓杜做個同心之鶼鶼，天下無獨必有偶，這話不真麼？再說癡珠，這幾天爲雨所阻，不能出門，他也悶悶不樂，只得尋心印閑談。到了第四日下午，南風大作，雨更大了，前後院通是冥冥的，電光開處，閃爍如金，忽然一個霹靂，振得屋柱多動，喜道：『久雨之後，有此迅雷，明天必定晴了。』便欣然用過晚飯，向燈下瞧兩卷全明詩話，呼喚跟人伺候睡下。癡珠連夜通沒好睡，這回料定明天必定開晴，倒帖然安臥，并四更天，那般大風雨，也不知道。到得明天起來，見槐陰日影，杲杲搖窗，更是歡喜，忽見穆升進來，回道：『李大人升任江南寶山縣總兵，顏大老爺接署大營中軍，也下劄了。』癡珠遲疑道：『這一調動，李大人就要遠別了。』言下神氣頓覺黯然，穆升不敢再說別的話。癡珠吩咐套車，用過早點，衣冠出門，先到卓公館賀喜，後向穆如衙門來，却好李夫人晨妝已畢，便延入後堂，不免敘起分手煩惱來了。夫人道：『我們家眷，是不走的。』說着，穆如也回來了，一見癡珠，便說道：『我此去吉兇未卜，纍纍家口，全仗照拂。』癡珠就慰勉一番，擺上早飯，換了衣服，三人同喫。穆如道：『游鶴仙前天寄銀一百兩，我因得此調動信息，便忘了。』癡珠道：『他如此費心，叫我怎生好受呢？』穆如道：『這又何妨？』癡珠道：『也能，此款就存你這裏，再爲我支』

出兩個月束修，統托你帶到南邊，轉寄家中。」稷如答應了。癡珠怕稷如有事，也不久坐，順路便向秋心院來。此時積雨新霽，綠陰如畫，南窗下擺一架盛開的木蘭花，芬芳撲鼻，秋痕方立欄杆，望見癡珠，笑道：「我算你也該來了。」癡珠含笑不語，攜着手同入客廳，見秋痕穿件沒有領子素紡綢短衫，却也大鑲大滾，只齊到腰間，穿條桃紅縐褲，三寸金蓮，甚是伶俐，兩朵茉莉花如雪，愈顯出青溜溜的一簇烏雲。癡珠便默默的領略色香，憑秋痕問長問短，總不答應。秋痕急起來說道：「你怎的做個啞吧，儘着瞧人，不會說話。」癡珠正色道：「華曼忒利，不落言詮。」秋痕笑道：「原來你參禪了，只怕你這禪也是野狐禪，不然便是打誑語。」說的癡珠吃吃笑起來，恰好丫環送茶來，癡珠放開手吟道：「如今撒手鴛鴦，還我自。」秋痕瞅着癡珠一眼道：「你這什麼？我却是鴛鴦結，牢鎖心頭頂。」癡珠笑道：「算了，不說這些，我且問你，這幾天雨，你不岑寂麼？」秋痕給癡珠這一問，覺得一般悲酸，不知從何處起來，忍耐不住，便索索落落流下淚來，倒教癡珠十分駭愕，說怎的？秋痕也不言語，半晌起來，拉着癡珠咽着道：「我們裏間坐罷。」到了臥室，秋痕嗚嗚咽咽的說，若非這幾天雨，只說這一句，便向牀躺下，大哭起來。癡珠不知其所謂，見秋痕前是一枝初開海棠，何等清豔，却這會像帶雨梨花，嬌柔欲墮，正不曉得他肚裏怎樣委曲，自然然而，也是淒淒楚楚。二人一躺一坐，正正半個時辰，秋痕見癡珠爲他淒楚，心中十分感激，便拉了癡珠的手，重新又哭。癡珠見秋痕拉着他哭，知道是感激他意思，便想起秋華堂席間，秋痕兩番的淚，又想到秋痕你有你的委曲，你可曉得我，也有同你一樣委曲嗎？癡珠一想到此，便是君山之涕，阮籍之哀，唐衢之慟，一時并集，覺得痛心刺骨，遂將滿腔熱淚，一一對着秋痕，洒了出來，竟是一場大哭，哭得李家的男女，個個驚疑，都走窗外來探偵。那兩個小丫環，只站着怔怔的看，倒是秋痕曉得外面知道了，轉抹了眼淚，坐了起來，勸癡珠收住淚，故意大聲道：「你嘔人哭了，你又來陪哭，做什麼呢？」一面說，一面叫跛腳舀了一盆面水，親自擰塊手巾，給癡珠拭了泪。癡珠便躺下，秋痕喚小丫環，泡上茶來，又停了一會，秋痕見癡珠側身躺在牀上，半晌

沒有動靜，怕是睡覺，便悄悄上來叫了一聲，只見癡珠撐着眼，嘆一口氣道：「要除煩惱，除死方休。」秋痕不覺泪似湧泉，咽着聲道：「不要說罷！」就同坐起來，只聽得簷前鐵馬叮叮嚶嚶，亂响起來一陣，清冷冷，又一陣蕭蕭颯颯，飛塵撼木，刮地揚砂，吹得碧紗窗外，落葉如潮，斜陽似夢。秋痕向外間攬鏡，細勻脂粉，梳掠鬢髮，癡珠正襟危坐，朗吟東坡的水調歌頭道：「我欲乘風去，只恐瓊樓玉宇，高處不勝寒。」此際轉覺兒女俗情，却被那幾陣大風，吹得干干淨淨，無復絲毫掛礙，便立起來道：「天不早了，我走罷。」秋痕牽着衣笑道：「我今天不給你走！」就拉了手，仍向牀沿坐下，噙着泪說道：「鬧了半天，我的話通沒有告訴你一句。」癡珠沉吟半晌道：「你留我，我這會却有我的心事。」這一說，把秋痕氣極了，將鬢邊一條玉釵拔下，就雙手向桌上打作兩下。癡珠要攔也攔不住，只見柳眉鎖恨，杏臉含嗔，一言不發，就伏在牀裏薄被上，哽哽咽咽的哭，此時快上燈了，又刮了一陣大風，癡珠只得扶起秋痕，含笑說道：「我不走罷。」接着說道：「我不是不肯在你這裏住，却是怕住時容易，散時爲難哩。」秋痕噙着泪說道：「住了再說。」於是癡珠笑道：「花開造孽，鶯苦丁甯，我也只得隨緣。」就喚跛腳進來，告訴他們，叫車回去。看官，你道秋痕目前苦惱，是什麼事呢？原來秋痕自見癡珠之後，便思托以終身，他的爹媽，也想秋痕重看癡珠，能夠往來，也免天天和秋痕淘氣。後來見癡珠洒洒落落，便沒甚大望頭了。十七這一天，錢同秀馬鳴盛卜長俊胡若夏旒五人作隊後，張家出來，由李家門口經過，恰值狗頭出來，一見錢馬趕忙請安，邀請進來。這鳴盛是花院頭家，自然到過秋心院，其餘卜長俊二人，都不過公讌中見面，同秀是五月初五見過秋痕一面，也就無怨無德。只有狗頭肚裏，却曉得馬鳴盛是不喜歡秋痕，卜長俊三人，不過是闊蔑騙，只有同秀是個有名的大冤桶，十分仰慕，如今有緣，扳得進門，一種巴結，無容筆墨形容。卜長俊三人，也曉得其意，便十分慊慊起來。同秀這個人，本是傻子，那裏曉得察言觀色，却是答應了，幸而四下鐘，四人通去了，可喜天從人願，靠晚竟下起滂沱大雨來，一連三日，這些人自不能來了。秋痕算定了，天一開晴，癡珠必來，又立主意教

癡珠住了一夜，此圍就解，以後慢慢的好商量出來。不想癡珠一見面，就問他這幾天好雨，你不岑寂麼？在癡珠不過是口頭語，在秋痕想起來，一則像他平日喜歡兜攬，說冤無處訴，二則怪癡珠全不曉得他的心事，竟然有此大相刺謬之語，所以百感俱集。以後癡珠又不許他住下，覺得天壤茫茫，秋痕一人終久無個結局，所以痛入骨髓。如今癡珠住下，那一夜枕邊吐盡衷腸，傾盡肺腑，此時更深，月也上了，皎皎窺窗，癡珠歎口氣道：「你的心緒，我無所不對，只是我留滯此間，是爲着路梗，路若稍通，我便回家看母去了，我已經負了娟娘，豈容再誤？而且你媽口氣十分居奇，我的性情，又是介介，異日怎樣歸結呢？」說得秋痕又嗚嗚咽咽的哭了。癡珠難忍，只得說道：「你的話，算我都答應了。」因吟道：「莫自使眼枯，收汝泪縱橫，眼枯即見骨，天地總無情。」又吟道：「夜闌聞軟語，月落如金盆。」口中高吟，心中十分悲慘，恰好五更風聲怒號，也像爲他嗚盡不平一般。正是：

芳樹多陰，雨簾未捲，行郎有伴，接葉當秋。繁香如不自持，冷豔誰能獨賞？瑤琴楚弄，驚簾鈞鴉鷗之霜，囀蕊吹花，作天海風濤之曲。歌唇銜雨，珍伊手底馨香，濁水清波，墮我懷中明月。媽薰蘭破，輕輕語碎羅幃，波旋絮寒，獵獵風呼綾扇，江上之青衫未浣，樽前之紅淚又斑。蠟獨銷魂，窗紗鏤影，豈傷心人別饒懷抱，知天下事，各有難言。捧皎日之瓊姿，澀雌絃之蠶粉，天何此醉，我見猶憐！護持薄霧之裙，遊戲凌雲之筆，掃除一切，剛逢絕塞秋風，憔悴三生，莫問殘燈影事。

到了次日，癡珠的定情詩，是四首七絕云：

揚州一夢已十年，猶是新聲上管絃；最是荻花蕭瑟處，琵琶簾外雨如烟。
少小飄零恨已多，隨風飛絮奈愁何；浮萍還羨沾泥好，悽絕筵前白練歌。
畫屏銀燭影搖紅，一片春愁似夢中；安得護花鈴十萬，禁他枝上五更風。
敢將顏面說傾城，但解憐儂便有情；夜合花開蓮子苦，殷勤還與記分明。

從此秋痕一心一意，屬在癡珠，不特生客不接一語，就是前渡漁郎，也不許問津。因癡珠說起采秋帳條，綉有八字，就寫了結歡喜緣，成鸞鳳友一對，親自挑綉掛上，其實是前生夙孽，此世清償，煩惱無窮，得幾許歡天喜地，頻伽併命，也難比鳳友鸞交。正是：

愛極都成恨，情深似轉癡，旁觀明似鏡，當局幾人知？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是采秋秋痕合傳，上折寫采秋，下折寫秋痕，只用一兩字，便已綰住兩邊。問病也，而因之同病，定情也，而悉屬苦情，奇思異采，忽而雷霆霹靂，忽而風雨淒迷，忽而旭日上窗，忽而天陰如墨，忽而枯花微笑，菩薩低眉，忽而披髮呼天，金剛怒目，忽而一空塵障，蕩蕩天壤，忽而百轉柔腸，啾啾私語，真令覽者目炫神馳，只覺紙上卷中，靈光閃閃而已。采秋定情用虛寫，秋痕定情用實寫，是賓主也。

第十九回 送遠行賦誦哀江南 憶舊夢歌成秋子夜

話說癡珠次日也曉得荷生病了，自秋心院回來，一路想道：「稷如將走，荷生復病，人生盛會，真不能常。又觸起秋痕告訴的許多話，到了柳溪，瞧着叢蓼殘荷，黯黯斜陽，荒荒流水，真覺對此茫茫，百端交集。廿三日起來，洗漱後，作個小橫披，是七絕四首詩云：

朋舊天涯勝弟兄，依依半載慰羈情，不堪攜手河梁上，聽唱陽關煞尾聲。

金樽檀板擁妖姬，寶馬雕弓賭健兒，此後相思渺何處，莫愁湖畔月明時。

江南北南幾劫灰，蕪城碧血土成堆，好將一副英雄淚，洒遍新亭濁酒杯。
滾滾妖氛踏陣雲，天風鼓角下將軍，故人準備如椽筆，揮斥豐碑與紀勳。

又作一對云：

春風風人，夏雨雨人；解衣衣我，推食食我。

便坐車來訪稷如，把詩和聯，親手遞上。稷如展開一看，大喜，謝了又謝。癡珠就約廿五日秋華堂一敘。稷如道：「這又何必呢？」癡珠道：「垂老惡聞戰鼓悲，急觴爲緩憂心擣，且經略委余輔，如河東緝捕，我也要餞行，花案上瑤華掌珠說是好的，我不曾見面，請他來與秋痕作伴罷。」稷如答應。癡珠順路便約過翫如，又約子善、子秀，就來秋心院，兩人纏綿情話，早是黃昏。癡珠要去瞻采秋的病，就到愉園，紅豆領上春鏡樓來，小丫環早將東屋簾子掀起。癡珠進去，見簾幙風微，藥爐烟燼，床下垂下，月白色秋羅帳，采秋坐在帳裏，就如芍藥煙籠，海棠香護，令人想漢武帝隔帳望李夫人光景，說道：「我聽荷生說你病，」正待下說，采秋接着說道：「荷生怎樣呢？」癡珠道：「我是前日見過，他嗽得利害。昨日隔一天，想今日該減些。」采秋嘆一口氣道：「你教他好好保養罷，你和他說我沒什麼病。」癡珠答應，坐了一回，吃個茶，說些近事，就走了。回寓已有五下多鐘，過了一日，秋華堂也照前一樣鋪設，秋痕七下鐘就來，早飯後，稷如先到，隨後大家也陸續到齊。稷如領着衆人往芙蓉洲，汾神廟散步，從西院回來，秋華堂見席已擺好，癡珠送酒，大家通辭了。翫如首位，稷如第二位，子善、子秀第三、第四，以下的坐次，不用說是癡珠一人上首，下首秋痕、掌珠、瑤華三人團坐。酒行數巡，掌珠唱了一支小調，瑤華唱了一支二簧，秋痕向癡珠說道：「我今天嗓子不好，你給我告個假罷。」翫如笑道：「你不唱，我說個令，你却要依。」秋痕道：「我便遵令罷。」翫如道：「還有一說，別人不管，你是不准代的。」秋痕遲疑一會，也自答應。翫如便喝一杯酒，令道：「我這令是一個字，如因緣因字，困卦困字，將裏一個字抽出來，却得有本字領起，疊句四書兩句，說得好，大家公賀一杯，說得牽強，及說不出者，罰三杯，大家依麼？」大家通依了。翫如道：「我如今說一個國字罷，四書疊句是：

或勞心，或勞力。

大家都贊道：「好公賀一杯。下首是子善，想了一會，說道：我這個字不好，是個囚字，四書疊句是：

人焉廋哉？人焉廋哉？」

馮如道：「字面不好，說得四書却極渾成，大家通喝一杯罷。」下首是掌珠，情願罰酒。再下首便是秋痕，他却

不思索，說道：「我有一個困字，四書疊句是：

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。」

大家都拍手道：「自然之至！我們該賀一杯。」秋痕瞧着癡珠笑，癡珠急把臉側開了，向瑤華說道：「琴仙輪到你了，你想一個字，我替你說四書。」瑤華想一想，說個圖字，癡珠道：「這個字教我那裏去找兩句四書呢？你再說一個字。」瑤華又想一想，說個囿字，癡珠道：「得了，始吾於人也，今吾於人也。」馮如道：「錯了，這兩句是疊文，不是疊句，而且吾字在第二字，該罰三杯。」癡珠道：「我說得太急了，忘了，但我是替人的，罰一杯罷。」癡珠喝了酒，復向瑤華道：「你再說一字。」秋痕道：「已經罰了，還要再說，作甚麼呢？」瑤華笑道：「給我再說一個罷。」掌珠道：「你有人替說四書，又有人替喝罰酒，就說一百個也何妨！」瑤華道：「我只說道一個，看他有四書出來沒有？」大家問道：「什麼字？」瑤華說個困字，癡珠鼓掌道：「水哉水哉！」大家也譁然笑道：「妙得很！」大家又該賀了。於是子善說田字，四書是：

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。

稷如說個曰字，四書是：

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懼。

大家也都說好，各賀一杯。癡珠道：「我說一字，收令罷。」便說了個固字，四書是：

古之人，古之人。

大家齊聲道好。馮如道：「我喝一大杯。」癡珠道：「我也喝一大杯。」此時內外上下都上了燈，癡珠向稷如道：「回首七夕，不及一月，再想不到今日，開此離筵。」便吟道：「死別已吞聲，生別常惻惻。」稷如道：「我自己也想不到。」說着，二人神色慘然。秋痕怕癡珠喝了酒，傷心起來，便說道：「我又有個令，大家行罷。」馮如道：「什麼令？大家商量。」秋痕道：「我這令是有賀酒，沒有罰酒，做個破題。」癡珠笑道：「酒令要做破題，也是奇談。」馮如道：「桃花扇上酒令，不是有個冰綃汗巾的破承題麼？且看秋痕出什麼題。」秋痕道：「我這題也是四書上有的。」稷如道：「我出的令，是四書，你的令，又是四書，不是單作難我麼？」秋痕向稷如道：「我出題，隨着人做不做，你再想一令罷。」稷如道：「我還飛觴罷，是江南二字，數到者，兩人接令。」癡珠道：「好秋痕，你出題罷。」秋痕道：「我的題是四書開章第一圖。」馮如道：「好題！」秋痕道：「稷如你飛觴罷。」稷如喝一杯酒，說道：「子善，馮如喝酒。」

乘勝克捷，江南悉平。

癡珠拍案道：「好極！顧我老非題柱客，知君才是濟川功。」就將大杯教秋痕滿斟一杯，向稷如道：「我賀你一杯。」于是子善，馮如也喝了酒。馮如笑道：「行文喝酒飛觴，今日真是五官並用。」秋痕催着飛觴，馮如道：「我先交卷了，再飛觴罷，我破題得了。」便念道：

所貴聖人之神德兮，剗方以爲圓。

癡珠笑道：「絕妙得很！大家各賀一杯。」於是大家各喝了酒。子善道：「聽我飛觴。」

青山一髮是江南。

琴仙秋痕喝酒，馮如便指着秋痕笑道：「我要再給你喝一杯！」

家在江南黃葉村。

癡珠吟道：「山中漏茅屋，誰復依戶牖？」當下瑤華掌珠各喝了一杯，秋痕便喝了兩杯。癡珠道：「我也交卷了。」

大園在上子欲無言。

馥如道：「運用成語，如自己出，我也敬一大杯，大家各賀一杯。」秋痕催着瑤華飛觴，瑤華却瞧着癡珠說道：「聽我飛觴！」

青山淚滿江南客。

馥如癡珠喝酒，癡珠笑道：「琴仙可人也！」稷如道：「我也湊了兩句請教罷。」意在園中，不言而喻。

癡珠喝一聲好，說道：「稷如竟有如此巧思，我要喝三杯呢。」秋痕瞧了癡珠一眼，說道：「你真要拚命喝嗎？」子秀道：「秋痕你該飛兩句觴，不要管別人的事，快請說罷。」秋痕道：「我頭一句是

霜翦江南綠。

該子秀稷如喝酒，第二句是：

寄根江南。

也該子秀稷如喝酒。」稷如道：「秋痕你怎的只計算我兩個呢？」秋痕笑道：「多敬你兩杯酒不好麼？」便催掌珠，掌珠笑道：「我沒有詩句。」秋痕道：「你有現成句子亦好。」掌珠又笑道：「我這有只四個字，說出來，却自己先要喝酒了。」一手舉杯向癡珠說道：

江南才子。

說畢，將酒自己先喝乾，向秋痕道：「你也喝罷，怎能冤你一杯，如今該馱如癡珠飛觴了。」馱如說道：解作江南斷腸句。

稷如子秀喝酒，癡珠向稷如道：

官愛江南好。

子秀琴仙喝酒，子秀道：「我共該四句飛觴了，一起說罷。第一句是馱如癡珠喝酒。

論德則惠存江南。

第二句秋痕寶憐喝酒，

正是江南好風景。

第三句我同琴神喝一鍾。

江南無所有。

第四句秋痕寶憐再喝，

黃葉江南一棹歸。」

秋痕笑道：「子秀你好，二句要我喝二杯酒。」稷如道：「我說兩句，第一句給癡珠馱如喝，

珥江南之明璫。

第二句我陪癡珠喝罷，

江南江北青山多。」

癡珠道：「大家通說了，我雙收罷。」破題是：

默而識之，不言而信。

飛觴是：

魂兮歸來哀江南。

說罷，含着眼淚，將筷子亂擊桌板，誦那庾信哀江南賦，聲哽咽起來。慌得秋痕跑到上首說道：「你醉了，到炕上躺躺去罷。」癡珠剛念得信生世等於龍門，辭親同於河洛，奉立身之遺訓，受成書之顧託四句，即被秋痕奪去筷子，便說道：「我沒有醉，你不要怕。」黻如瞧着錢說道：「十一下鐘了，我們也該散了。」稷如便催端飯，秋痕早捻塊熱手巾遞給癡珠，轉向稷如道：「醉却不醉，只心上不曉得無緣無故會傷感起來。」黻如道：「客邊心緒，凡百難言，放開些罷。」癡珠又道：「痛心難忍。」稷如也自悽惶，吟道：「亂後今相見，秋淡獨遠行。」大家黯然轉是秋痕破涕笑道：「分手雖屬難堪，壯心要還具在。」便吟道：「要聞除孽諭，休作畫麒麟。」大家都道極好。癡珠豪爽人，該有此轉語。於是吃些稀飯，洗漱一完，黻如三人和掌珠瑤華就都散了。只稷如秋痕十分難受，奈夜已深，不能不分手而去。看官，你道癡珠這一夜好過不好過呢？且說荷生采秋病或不愈，愈或復發，直至十月初，甫皆脫體。這日癡珠無事，帶了秋痕同來，適值刮風，秋痕見癡珠身上，只穿兩件夾衣服，便叫人回去取件茶青清縐薄綿襖，替他換上方卸去長夾襖，癡珠樞着小摳，將手向背上搔痒，便把那個九龍佩露出來。荷生瞧見，也不言語，轉說道：「風大，你快穿上罷。」癡珠換上衣服，喝過茶，見采秋秋痕同坐床沿，聽荷生說那江南軍務，講得令人喪氣，便吟道：「華夷今混合，宇宙一腥羶。」一人走至外間，見長案上書堆中有一本鴛鴦鏡填詞，就取來隨手一翻，是金縉索填的詞云：

情無半點真，情有千般恨，怨女獸兒，拉扯無安頓。蠶絲理愈紛，沒來由，越是聰明越是昏。那壁廂梨花泣，盡闌前粉，這壁廂蝴蝶飛來夢裏魂，堪嗟閱憐才，慕色太紛紛。活牽連一種癡人，死纏綿一種癡魂，穿不退風流陣。

又往下看，填得前腔是：

藍田玉氣溫，流水年華迅，鶯燕樓台，容易東風盡。三生石上因，小溫存，領略人間一刻春。恁道是黃金硬鑄同心印，怎曉得青草翻添不了根，難觸忿，怕香消燈拖悵黃昏。夢鴛鴦一片秋雲，悵鴛鴦一片秋墳，誰替恁歌長恨。

忽然想道：怕就是只一段故事，便將序文檢看，却是將池北偶談、李閑謝玉清一則衍出來，就不看了。裏面荷生說道：南北兩營潰散，大帥跑到番舶，大家俱笑吟吟坐聽，都忘却癡珠。只秋痕看見癡珠出去，外間半日，靜悄悄的，便起來將簾子一掀，只見癡珠手中拿一本書，那兩隻眼睛，直注在書皮上，呆呆的瞧。秋痕不知其故，向前說道：『怎的？』癡珠也不答應。荷生也跟出來，見癡珠坐着發默，秋痕站着發急，倒好笑得很，忍着笑道：『瞧什麼？』癡珠也不向前來看。荷生將書擱在案上，說道：『你們都不懂得。』秋痕便扯過癡珠的手道：『不要講夢話了。』癡珠也不答應。荷生也覺駭然，便道：『癡珠你瘋了麼？』此時紅豆小丫環都站在一旁，采秋聽荷生叫得大聲，也出來瞧，只見癡珠笑道：『我那裏是瘋，我記那碑文。』荷生三人見他好端端說話，便也好笑，都問道：『是什麼碑文？』癡珠道：『我四月間在草涼驛做了一夢，見個雙鴛祠碑記，當時默了出來，只忘一半。至夢中光景，合着眼，便見那個人，那個地方，自潼關以後，病了兩場，把夢通忘了。這會碑文記得，只有家傳漢相，派衍蘇州十字，你道可恨不可恨？』荷生道：『你既默了一半，自然有底子，記他作甚？』秋痕道：『只有什麼要緊事，也值得這樣用心去想，人家說我傻，我却不要，你喚作癡珠，不真個癡麼？』采秋道：『只夢也奇的，的確，有篇碑文。』荷生笑道：『你信他鬼話，不過是他有這一篇遊戲筆墨，編這說話騙人。』癡珠道：『我要編個謊，什麼編不得，却編個不完全的夢，你不信，我明天檢那碑記給你瞧，還是草涼驛飯店五更天寫的。』采秋道：『只碑記上就說是姓章，却也古怪。』秋痕問道：『那碑記說姓章，是怎樣呢？』癡珠道：『這姓章的，也同我們一樣罷。』

了，就中敍曲折，我通忘了。」正說時，丫環端上飯，四人小飲，到了二更方散。這一晚癡珠心上，總把金絡索兩支填詞，反復吟詠，不想秋痕另有無數的話，要向癡珠說，却燈下躊躇，枕邊吐茹，總不好自己直說出來。忽然問着癡珠道：「妓女不受人污辱，算得是節，不算得是節？」癡珠道：「怎麼不算得是節，元末毛惜惜，明末葛嫩楚雲瓊枝，那個敢說他不是節？」秋痕道：「你曉得我這個人，怎樣結果？」癡珠說：「我自己結果尚不知道，那裏曉得你，你今日不聽荷生說那江南的光景，我看來普天下的人，也不知如何結果，何況我與你呢？」秋痕便默然不悅。癡珠枕上聽着塔下窗前，虫吟唧唧，翻來覆去，一息難安，吟道：「人生半哀樂。」秋痕在枕邊將哀樂順逆，字字要癡珠講出來，癡珠含笑不語，一會做成秋子夜三章歌曰：

寒虫啼不住，鐵馬風力緊，明月入羅幃，夢破鴛鴦冷。

捐棄素羅衣，製就合歡帳，一串夜來香，爲歡置枕上。

儂似秋芙蓉，君似秋來燕，燕去隔年歸，零落芙蓉面。

秋痕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芙蓉閃斷，你却不管。」癡珠笑道：「你教我怎樣管呢？」秋痕道：「你聽已是四更了，睡罷。」正是：

天涯芳草，極目傷心，千卿底事，一往情深。

欲知後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傳癡珠於敍事中見簡淨，於點綴處是空靈。

哀江南一段，結了上半部的章劉，鴛鴦二字，定了下半部的章劉，文章仍是巧手空空，靈光閃閃。上折稷如是主，下折碑記是賓，金絡索兩支，是主中賓，秋子夜三章，是賓中主，善讀者玩之。

第二十回 陌上相逢牽帷一笑 溪頭聯步邀月同歸

話說逆倭騷擾各道，雖大江南北官軍，疊次報捷，而釜底遊魂，與江東員逆，力爲蠶壓，攻陷廣州，擄了疆臣，由海直攏津沽。稷如起先以南邊軍功，薦升參將，後來帶兵赴援并州，又晉一級，就留大營，元夕一戰，應升總兵。此番朝議，以稷如係將門子孫，生長海壖，素悉賊情，故有寶山鎮之命，臨行向癡珠諄問方略。癡珠贈以愛民禮士，務實攻虛，練兵惜餉，禁海爭江入策，約有萬言。大意是說南北諸軍，連營數百里，都靠不住，必須自己攜帶親兵，練選衝鋒，才可陷陣。其平定大局，則以內治爲先，內治則以掃除中外積弊爲先，除去積弊，然後上下能合爲一心，彼此能聯爲一氣。庶幾旌旂變色，可復武漢，以踞賊上流，可定九江，以翦賊翼羽，可清淮海，以斷賊要隘，三者得手，直攻賊巢金陵，唾手可復。後來韓荷生平倭，平江東，稷如平淮北滇黔，平秦，隨以此戰功第一，並爲名將。如今且說稷如臨行這日，夫人不曾出城，癡珠却是前一夕先赴徐溝，徐溝紳士見說秋華堂章師爺來了，他是武官領袖，便招就近團甲，迎入行館，擺設盛筵，轉累癡珠無緣無故的，應酬起來。酒半酣，談起那倭賊陷平陽，若何防堵，那年回匪做反，若何戒嚴，便取所儲火器槍棒，召團甲中勇猛之人，排立塔下，指說這個善射，那個善拳，這個能飛戟刺人於陣，那個能躍丈牆獲賊於野，口中若不盡其技，而塔下眉目手足，各躍躍欲試。癡珠不免稱贊一番，真是苦惱！次日又累營了半日，稷如方到，俟得稷如見過各官各紳，已是入夜，才得暢敘。黎明癡珠怕與衆人酬酢，便洒淚分手，蒼茫歸路，想着羈旅長年，蕭條獨客，桑榆未晚，蒲柳凋零，不齒之精神，替亂頗同宋玉，無聊之言語，蹇吃更其楊雄。值此離別之時，一鞭殘照，幾陣歸鴉，更覺面熱心寒，魂消骨化。坐在車上，恍恍惚忽，到了一處，却停了車，方知已是進城，剛騰開了，劈面又有一車，垂簾子，轎轎而來，只見車裏的人，陡然把簾子一掀，露出一個花容來，喜動顏開，笑了一笑道：「久不見了。」癡珠瞥目，略一遲疑，憶是曼雲，便也答道：「你去那裏呢？」曼雲尚未回言，兩下早已風馳電掣的離遠了。癡珠這會才把以前的心事，略行按下，想起荷生秋痕數日不見，便吩咐李三到菜市街去，剛到愉園巷口，恰好荷生的車停在一邊，就也下車步行進去，見過荷生，采秋知兩

人病已漸愈，因說些稷如交情及自傷感的話。荷生采秋都安慰一番，此時丫環已掌上燈，荷生道：「你的車叫他回去，且在此吃過飯，我送你秋心院去罷。」癡珠正答應時，人報歐老爺來了，荷生大喜，四人相見，各述了這幾天情事。荷生就向劍秋道：「你這幾天，訪采波去沒有？」劍秋道：「我方才去看他，他給余觀察傳去陪酒了，我因此來尋你。」癡珠道：「我剛進城，逢見采波，原來黻如今天請客。」當下四人對着樓頭星月，淺斟低酌，大家都說起稷如。荷生因談着江南，宜若何用兵，若何籌餉，所見與癡珠都合。癡珠也自歡喜，說道：「此十餘年用兵，一誤於士不用命，再誤於此疆彼界，三誤於頓兵堅城，大抵太平日久，老成宿將，悉就凋零，大官既狂恬嬉，後進方循資格，天道十年一小變，特一二年後，必有個人出來，振作一番，支撐半壁，所謂數過時可。」正欲說下，劍秋突然的說道：「安知非僕？」荷生采秋不覺大笑起來，癡珠正色道：「座中總有其人，却看福命如何？」采秋也正色道：「只是閱歷有得之言。」劍秋道：「蕤賓之鐵，躍於海內，黃鐘之鐸，動於地中，有則髮必識之。」荷生道：「這也難言。」癡珠便接道：「天之生才，何代無有，何地無有，只士大夫生逢其時，有恰好不恰好哩，恰好，便爲李郭爲韓范，不恰好的，便橡栗拾於白頭，枕檣倚於僂耳，這又有什麼憑據呢？」說得劍秋俯首無詞了。荷生道：「古今無不平之賊，在先求平賊之人，蕭何薦韓信，便拜大將，一軍皆驚，光武轎坐迎見馬援，恢廓大度，坦然不疑，要拘於資格，修飾邊幅，這還得非常的才麼？」癡珠拊掌笑道：「使君故自不凡！」於是暢敘而飲，直至十下鐘，曼雲回家，打發保兒來探劍秋，荷生癡珠十分高興，要跟劍秋同去，曼雲家來，此時曼雲已卸了妝，趕着接入，因說起黻如酒席，是爲癡珠秋痕而設，奈癡珠塗溝去了，秋痕不來，只有子秀子善掌珠瑤華和曼雲五人，於是說些閑話，曼雲無意中却又敍起秋痕出身，原來秋痕係豫省滑縣櫻桃村人，三歲傷父，家中一貧如洗，生母焦氏改嫁，靠着祖母侯氏長成，後值荒年，侯氏餓死，堂叔阿虎領着逃荒，到了直隸界上，鬻在章家爲婢，章家用一媼，卽秋痕，現在媽牛氏。彼時年才九歲，怯弱不能任粗重，又情性冷淡，不得主人歡心，因此日受鞭扑，牛氏

本非好女人，孀居後素有外交，却好有個李裁縫，就在章家對門，開一小鋪，牛氏因主人待他無恩，便乘機和李裁縫商量，引秋痕逃走了。李裁縫原是娼家走狗出身，也會唱崑腔，以平日私積，娶妻馬氏，是個門戶中人，生下一子，就是小夥狗頭，才數歲，馬氏就死。狗頭自少兇悍，無惡不作，却怕牛氏。如今拐下秋痕，認爲女兒，和牛氏做了夫婦，跑至并州，心中要想充個裁縫度日，奈耳聾眼花，想做生意，又沒本錢，便逼秋痕學些崑曲，把狗頭做個班長。看官，你想秋痕情願不情願？大凡一個人，總是一死爲難，秋痕當受餓時，能同侯氏一死，豈不是一了百了？再不然，在章家做奴婢，拚個打死，也就乾淨。奈年幼受人誑騙，這也是他命中該落此劫。又前世與李家父子和牛氏有許多冤債，故餓不能死，打不能死，該一一償清楚了，然後與癡珠證果情場，所以百折千回，不能解脫。秋痕先和曼雲極說得來，故把他出身來歷，哀訴曼雲，這會曼雲告訴癡珠荷生。癡珠聽了，與秋痕所說大同小異，也就罷了。其實秋痕內裏，還有一件大苦惱，旁人不知道，連秋痕自己也不能出口。癡珠從何曉得？只見狗頭並不歡喜，說他做強盜。當下夜深，荷生回榆園，癡珠便來秋心院，合家通睡，半晌叫開大門，狗頭披着衣服出來，說道：『老爺怎的幾天不來呢？』癡珠道：『我往塗溝去來，往三日，就在南廡欄干邊等了一會，覺得風吹梧葉，簌簌有聲，久之狗兒狺狺，跛脚開了月亮門，裏面窗竹昏響，簾動燕醒，只見秋痕拿了燭台，站在東屋門口，笑吟吟的道：『差不多三下鐘了，從那裏來的？』癡珠也含笑，拾上幾步，攏了秋痕手進去，一面告訴他這幾天的事。秋痕道：『你也不給我信兒。』癡珠說話時，秋痕已將西洋燉，令跛脚去燉開水。秋痕道：『這樣天氣，晚上出門，衣服當換件厚些的。』癡珠笑道：『是你替我穿上，我就捨不得卸下。』秋痕笑了一笑，便掛起帳來，癡珠瞧着錦被，撒在一邊，便拍秋痕的肩笑道：『春窗一覺風流夢，却是同衾不得知。』秋痕沈着臉道：『你怎麼說？難道我心上也有個施利仁麼？你就看我同碧桃一般。』言下已吊下淚來，忙得癡珠再三陪笑。秋痕含淚也吟道：『何當巧吹君懷度，襟灰爲土填清露。』癡珠泣道：『你的心我通知道，我的心你也該知道，才是呢。』秋痕道：『我』

可也不是這般說。『癡珠喝了茶，秋痕伺候他睡下，這一夜綢繆，就說不盡了。但見他腰如學舞，眉正鬥強，沈沈帳影四垂，光含窈窕，峭峭之鬢雲不動，色益姣韶，銅鏡欲昏，窗紗未白。檀槽一抹，記尋春色於廣陵，睡臉乍新，如汚粉痕於定子，亭亭玉樹，未憐亡國之人，耿耿秋河，直斷雙星之影。這且按下。再說花選十妓，自秋痕外，還有九人，消恨花潘碧桃，後來自有表見，其餘占風池辭寶書，這個池却爲十規佔去，玲瓏雪冷掌珠，這個珠却爲夏旒抓住，婪尾春王福奴，歸于苟子慎，紫風流楚玉壽，是卜長俊胡者兩人，後來自有結果。錦綳兒傅秋香，菱蕤自守，幾回將爲馬鳴盛錢同秀擄取，幸他媽高抬身價，同秀鳴盛，就也不敢下手。曼雲和丹暈都是聰明絕頂的人，見荷生癡珠，不以教坊相待，便十分感激，又見荷生采秋，癡珠秋痕，如許交情，便也有個擇木而棲的意思。丹暈小岑本係舊交，曼雲就與劍秋訂了新交，就把當妓女的習氣掃除，以此劍秋直將張家作個外宅，這也罷了。那燕支頰，薛瑤華，年稚情豪，兩足又是膚圓六寸，近與洪紫滄款洽，得了他拳訣劍術真傳，就愛束髮作辮，着一雙小蠻靴，竟似紅線後身，隱娘高弟，花月痕中，有此一人，頓覺韓掾之香，韋郎之玦，猶不免有兒女常態。光陰荏苒，早是八月十三了，此時荷生采秋病皆全愈，李夫人亦已移徙縣前街，咫尺柳溪，原來稷如三世單傳，只有族弟，稷如又來帶去了。夫人跟前，兩男一女，長男七歲，乳名阿寶，次曰阿珍，女喚靚兒，都在五歲以下。夫人又身懷六甲，以此必須居近秋華堂，以便癡珠照應。一日傍晚，小岑劍秋向榆園訪荷生，不遇，說是才回營去。兩人乘着明月初上，步到大營，恰巧公事已了，便喚青萍烹上幾碗好茶，三個人就在平台賞月散坐。小岑劍秋議於十五日，公請癡珠過節。荷生道：『我和采秋如天之福，病得起牀，又是佳節，這東道讓我做罷。只是癡珠十來天沒見着，今晚月明如畫，柳溪風景必佳，我們三人，何不去訪癡珠？』劍秋道：『只怕是秋心院去了。』荷生道：『且走一遭。』於是三人步出來道，從大街西轉，便望見汾堤上彤雲閣上層，荷生說道：『我十五的局，就在彤雲閣罷，你們替我約紫滄，說是已集亥散，各人身邊帶一個人，做個團圓會，你兩人說好不好？』小岑道：『好極。』劍秋道：『

如今真個有酒必雙杯，無花不並蒂了。」三人踏着柳陰月色，灣灣曲曲，有說的，有笑的，早到了秋華堂。只見大門緊閉，槐陰篩風，桂香濕露，劍秋道：「何如，我料定秋心院去了。」荷生道：「我們步月從汾神廟進去瞧一瞧。」剛進屏門，遠遠見一毗盧，手執蠅拂，在大殿上仰頭高吟道：「月到中秋分外明。」劍秋就接吟道：「未到中秋先賞月。」倒把那毗盧嚇了一跳，搶前數步，見是小岑劍秋，帶個雍容華貴的少年，便合十相見，說道：「三位老爺，很有清趣，寫遠的跑來玩月，老衲好羨老相陪。」就延入方丈。荷生道：「癡珠不在家麼？」心印道：「老衲才到西院，談了一會。」荷生道：「他在家，瞧他去罷。」心印笑道：「這位就是大營韓師爺，癡真個天下星辰人間鸞鳳。」荷生道：「豈敢，我也久仰上人是個詩僧。」心印道：「少年精習，到老未能懺除，改日就教罷。」小岑道：「他是詩稿，很有可觀。」劍秋道：「他足跡半天下，名公鉅卿，見了無數詩稿，只存癡珠一首序，就可見他不是周方和尚。」荷生道：「我在都中，讀過上人的西湖吟一集，閩人嚴滄浪以禪明詩，上人的詩，是以詩明禪，詩教清品，亦佛教上乘。賈朗仙怕不能專美於前了。」心印道：「韓老爺謬贊不當。」四人行入西院，癡珠迎出，延入裏間坐了，說些時事。荷生吟杜詩道：「胡星一彗孛，黔首逐拘繫。」劍秋也吟道：「憶昔開元全盛日，小屋猶藏萬家室。」接吟道：「宮中聖人奏雲門，天下朋友皆膠漆，百餘年間未災變，叔孫禮樂蕭何律，豈聞一絹值萬錢，有田種穀今流血，洛陽宮殿燒燬盡，宗廟新除狐兔穴，傷心不忍問耆舊，復恐初從亂離說。」小岑也吟道：「義士皆忠憤，紀綱亂相踰，一國實三公，萬人欲爲魚，唱和作威福，孰肯辨無辜，眼前列柵械，背後吹笙竽，談笑行殺戮，濺血滿街衢，到今用鉞地，風雨聞號呼，鬼泣與鬼罵，色悲充爾娛，國家法令在，此又足驚吁。」癡珠聽了，笑道：「你們這般高興，我却有幾首難感，給你們瞧瞧，只不罵我饒舌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向臥室取出一紙長箋，大家同看，荷生吟道：

呂母起兵緣怨宰，誰令貳側反朱鳶，
瀉于一曲中興略，願上琴堂與改絃。

荷生道：「指事懷忠，得一篇春陵行，却含蓄不盡。」便高吟起來，第二首是：

東西曩日事，倉皇無個男兒死。戰場博得玉釵妝，半面多情還算有徐娘。

小岑道：「痛絕！」荷生復吟道：

絕世聰明豈復癡，美人故態總遲遲。可憐巢覆無完卵，肯死東昏只玉兒。

劍秋道：「這兩首不堪，令若輩見之，豈不知恥？」荷生道：「若輩那有恥心？」復吟道：

追原禍始阿芙蓉，膏盡金錢血盡鋒。人力已空兵力怯，海鱗起滅變成龍。

心印道：「追原禍始，罵得極是。」便也高吟起來，第五首是：

弄權宰相不知名，前後枯棋鬥一枰。光戲幾能留半着，局翻結贊可憐生。

荷生道：「實在誤事。」復吟道：

人臘凄然渡海歸，節旄盡想依稀化。灰颺趁南風便，此意還慚晉太妃。

心印道：「說得委婉。」又吟道：

柳絮才高林下風，青綾帳設蟻圍空。蛾眉若不生謠詠，反舌無聲指顧中。

舊坊業已壞從前，遙憶元臣奉使年。一字虛名爭不得，橫流愈遏愈滔天。

劍秋道：「俯仰低徊，風流自賞。」荷生心印復吟道：

瑤光奪堦洗澆風，轉眼妖詞遍域中。釣闔公然開廣廈，神州湧起火蓮紅。

小岑道：「關上封刀，金丹隕命，自古有這笑柄。」荷生心印復吟道：

仙滿蓬山總步虛，風流接踵玉臺徐。消磨一代英雄盡，官樣文章殿體書。

劍秋笑道：「罵起我來了。」小岑道：「原也該罵！」荷生心印也是一笑，復吟道：

絺帷環珮拜璆然，過市招搖劇可憐！果有徽音光翟菲，自然如帝又如天。
小岑道：「不曾誅執法，焉得破危機？我倘能得御史，第一摺便不容此輩。」荷生道：「程不識不值一錢。」復吟道：

暖玉撥弦彈火鳳，流珠交扇拂天鵝；誰於燠館涼台地，爲唱人間勞者歌？
心印道：「朱門酒肉臭，路有凍死骨，此却說得冷冷的，意在言外。」復吟道：

過江名士多於鮑，却有王敦是可兒；此客必然能作賊，石家粗婢相非皮。
荷生道：「嬉笑怒罵，盡成文章。」再看長箋，只有二首了，是：

山雞舞鏡清光微，孔雀屏開炫服招；可惜樊南未如意，鬚鬢輕贈董嬌嬌。

心印嘆道：「實在語了癡珠幾許事業。」小岑笑道：「如今秋痕不是董嬌嬌了。」癡珠一笑，荷生心印復念道：

衙嫁鍾離百不售，年年春夢幻西樓；夢中忽作盧家婦，十六生兒字阿侯。

荷生吟完，嘆一口氣說道：「冠蓋滿京華，斯人獨憔悴！」心印道：「這十六首，借美人以紀其事，又爲詩家別開門徑。」小岑道：「楚雨含情俱有託，癡珠的詩，偏真義山學杜。」劍秋笑道：「我只當做帷房暱媾之詞，才人浪子之詩看罷！」四人狂吟高論，槐陰中月照西斜，心印先去了，大家便攜着癡珠，沿着汾場來了一路水月澄清，天高氣爽，流連緩步，竟爾不計夜深，正到大街，忽聞雞唱，都覺愕然，荷生轉笑道：「好了，我如今怕要在街頭步一夜的月，你道這個時候，還留着門等我麼？」劍秋道：「我訪曼雲也怕叫不開門，倒是愉園借一宿罷。」小岑道：「我和癡珠秋心院去罷。」正是：

王衍尙清談，自然誤天下，折屐謝東山，嬌情亦大雅。

欲知後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傳癡珠，是上半部書關鍵，自第二回至十九回上，所有之人，無不畢具拉拉雜雜，却極嚴整。本篇以逆倭發端，步步照應，遂使極纖巧題，有波瀾洶湧之勢，亦見花月痕中，均是性情學問中人。癡珠才略不及荷生，而性情學問，有過之無不及也。遭時不遇，抑鬱以死，所以可惜，倘是一蕩子，作者豈不浪費此一好筆墨。末借劍秋諧語，作一反收，高極巧極。

第二十一回 宴中秋觴開彤雲閣 消良夜笛弄芙蓉洲

話說十五日黎明，彤雲閣上，早有青萍領着衆人，搬了無數鋪墊器皿，以及燈幔，和那小圓桌小坐墩，鋪設得十分停當。已初一刻，荷生和采秋來了，又親自檢點一番，比三月三那一日，更雅麗得許多。采秋又吩咐跟班傳諭看守芙蓉洲的人，備下兩只畫船，分派甫調，小岑、劍秋、紫滄陸續來了，一會瑤華也來。此時已有午初，癡珠秋痕却不見動靜，叫人向秋華堂探問，說章老爺天亮，就便衣坐車，帶着禿頭走了一會，丹暈曼先後都到，差不多午正，荷生着急，又叫人打聽一會，穆升親自過來回道：「爺早起吩咐套車時，小的也曾叮囑老爺今日請酒，怎的出門？爺笑說道：我難道一去不回麼？」荷生詫異，大家都說道：「叫人菜市街走一遭罷。」荷生打發穆升和李安去，又等了好一會，荷生吩咐開飯，八個人就在彤雲閣下層吃着。忽見董慎笑嘻嘻跑上來，回道：「章老爺劉姑娘通來了，小的在河堤上望見。大家便出席望外探看，只見禿頭汗淋淋的，跟着秋痕進門。秋痕一身淡妝，上穿淺月紡綢夾襖，下繫白綾百褶宮裙，直似一樹梨花，遠遠扶掖而至。癡珠隨後也來，望着大家都站在湘簾邊，便含笑問道：『我肚飢極了。』荷生問道：『你半天跑到那裏去？』當下秋痕已上台塔扶曼雲，手說道：『他今日同我出城，來回有四十里路。』大家問爲何事，癡珠秋痕總不肯說，見杯盤羅列，只得上席，便道：『我須吃些點心，再喝酒。』采秋道：『賞中秋，本晚夕的事，我看此時，還是上飯。』四下鐘後，到閣上慢慢喝酒。』秋痕道：『采

姊姊說的是，那一天稷如的局，兩頓接連，叫人怪膩膩的不爽快。『荷生見說得有理，便催家人上菜上飯，大家用畢，各自散開，坐的坐，躺的躺，閑步的閑步。是日晴光和藹，風不揚塵，癡珠瞧着一羣粉黛，個個打扮嬌嬌嬈嬈，就中采秋珠絡垂肩，雲裳拖地，更覺得幽嫺端重，華麗無雙。帶一個小丫環，名喚香雪，垂髻刷翠，秋水盈盈，伶俏也不在紅豆之下。癡珠便躺在左邊小炕上呆想，秋痕却攜着瑤華，站在院子裏望閣上，見正面簷前掛着十二碗寶蓋燈，珠絡琉璃燈，兩廊及閣下正面掛的是斗方玻璃燈。通是素的，便說道：『今晚却不要有燈才好呢！』瑤華道：『點這樣素淨燈，也不礙月色。』丹暈曼雲劍秋紫滄却從西廊小門渡過芙蓉洲畔閑遊，見洲內蓮葉漸凋，尚有幾朵紅蓮花，亭亭獨立，其餘草花滿地，五色粉披。此時癡珠躺在炕上，采秋到閣後小屋更衣，從紗窗中瞧見後面小池，約有數十條大鯉金魚，喋浮萍，升沈游泳，便招荷生小岑由東廊繞到池邊，坐在石欄上，悄悄的瞧。忽聽得癡珠吟道：『日月忽爲不淹兮，春與秋其代序，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遲暮。』采秋道：『癡珠又牢騷起來！』癡珠不答。秋痕便掀起簾子，和瑤華進屋內，癡珠高誦趙邪卿道令道：『大丈夫生世，遞無箕山之操，仕無伊呂之勳，天不我與有志無時，命也何如！』荷生笑道：『何物狂奴，故態復作。』采秋輕聲道：『他今日出城，到底去什麼地方？』正往下說，忽然丹暈曼雲一路笑聲吱吱，跑入屋裏，亂鬢斜釵，裙歪衣污，向椅上坐下，喘作一團，大家忙問原故。兩人一邊笑一邊喘，半晌丹暈才說道：『你們看！』又笑不可仰，隨後曼雲忍着笑道：『劍秋耍刀，』又嗤嗤的笑。瑤華聽見耍刀，就跑去看，荷生大家都跟出來，只見紫滄拿把七尺長關刀，在院子裏，如旋風般舞，劍秋仗着雙劍，正從西廊小門轉出來，紫滄便讓過一邊，劍秋站在一邊，也將雙劍舞起，兩邊舞得如飛花滾雪一般，台塔上俱看得出神。到尾只見寒花一晃，劍秋收住雙劍，紫滄也將刀立住，望後大家笑道：『這台武戲，好看不好看？』癡珠向荷生道：『你懂得麼？』荷生笑道：『舞得名兒，我也知得，只是沒有氣力。』紫滄早放了刀上來，便說道：『采秋的劍，舞得極好，你們是沒有見過呢！』小岑道：『你不曉得，他還射的好。』

箭呢。」瑤華便道：「采姊姊我同你舞一回罷。」此時劍秋倚着劍，也站在台階上，采秋道：「是那裏來的這把劍，劍靶烏膩膩的腌臢，叫人怎拿得上手。」癡珠問劍秋道：「你是那裏取來的？」劍秋道：「我到芙蓉洲去閒遊，不想洲邊有一人家，我認得是左營兵了，他手上適拿把雌雄劍，我借來渡過河，想嚇彩波們一嚇，不想他兩人迎風多跌了一身的泥。」說得大家都笑了。荷生問紫滄：「你這刀又是那裏來的？」紫滄道：「我是向汾神廟借將來。」說得大家又笑。瑤華便叫人回去取劍，荷生也逼着采秋叫人取弓箭，就向瑤華道：「晚上月下，舞他一回，才有趣呢！」采秋道：「這何不就到樓上去做？」荷生道：「好。」便喚跟人問道：「閣上都停妥沒有？」跟人回說，早已停妥。荷生當下便領大家，由東廊走入小門，門內虬松修竹，繞座假山，黃石疊成，高有丈餘，蒼藤碧蘿，斑駁網罟，石磴數十級，曲曲折折，到得平台，由平台西轉，一個朝南坐落，便是彤雲閣上，四圍甬道，繞以石欄，閣係五間，通用作一間，落地花門，南北各二十四扇，東西各十二扇，正南上首擺一大炕，炕下放一圓桌，焚一爐百和香，蘭麝氤氳，香雲繚繞，頂格中間，懸個五彩的百褶香雲蓋，掛一盞頂大素琉璃燈，東西挂八盞瓜瓣式桔紅琉璃燈，也是頂大的，兩邊各挂四個，座上俱是海棠色的坐墩，兩個坐几，隔個圓茶几，下首中間，擺兩個座，却是梅花式的坐墩，也隔個圓茶几，茶几上各安個圓盒，大小同茶几一般。癡珠與大家見過擺設，着實歡喜。荷生道：「我今日是個團圓大會，每位茶几上，俱派定坐次。」大家瞧那茶几上，放一紅箋，是荷生采秋四個字。接着瞧去，東上首癡珠，秋痕，次是么鳳，西上首是紫滄，琴仙，次是劍秋，采波，癡珠笑道：「荷生竟鬧出叫相公坐位，我們就入座罷！」大家只得照箋上寫的坐定。采秋吩咐跟人取酒來，家人答應走到各人跟前，把盒蓋揭起，便是一個鑲成橫盒，共有十二碟菓菜，兩付銀杯象箸，都放在裏面，十分精巧。每几下層，各送一個鴛鴦壺，遂淺斟低酌起來。癡珠道：「天色尚早，我們還行個令想想。」荷生道：「回回行令，也沒甚趣，今日還是清淡罷。」采秋因向癡珠笑道：「你和荷生，通是荐過鴻博，我且問你，酒令何人造的？」癡珠笑道：「這一問倒有趣，我記得是漢賈遠。」

「荷生道：『我記得是本傳，就有此一條。』癡珠道：『不錯，我却要請教你們，爲何名做酒糾？』采秋道：『唐時進士曲江初宴，招妓女錄餞罰的事，因此喚做酒糾，是不是呢？』劍秋笑道：『怪不得采秋慣行酒令。』荷生道：『唐尚書郎入直，侍史一人，女史一人，皆選端正美麗，執香爐香囊，護持衣服，唐詩春風侍女護朝衣，又侍女新添五夜香，就是這侍史，今所以喚他們作女史。』秋痕道：『杜詩畫省香爐圍伏枕的註，不就引這一條麼？』小翠喝了一杯酒笑道：『却有這般快活，我只願做省郎，也不願學劍秋升侍講了。』曼雲道：『你們怎麼喚做老爺呢？』癡珠道：『元朝起的，唐宋以前，沒有此稱呼。』荷生道：『元史上董搏霄傳，毛貴問搏霄曰：你爲誰？曰：我董老爺也，你指此條麼？』癡珠紫滄點頭道：『金人稱岳武穆爲岳爺爺二字，大約是金元人尊稱之詞，如今却不值錢了。』采秋笑向癡珠道：『我們自頭至脚，你能原本說個清楚。』癡珠道：『原本不能，我說一件，你們通喝酒罷，我說錯了，我喝五杯。』瑤華道：『使得，我就喝。』於是采秋秋痕五人通喝了。劍珠道：『我如今從你們鬢講起，鬢起於燧人氏，彼時無物繫縛，至女媧氏以羊毛爲繩，向後繫之，別以荆枝及竹爲笄，貫其鬢髮。古今注周文王掣平頭鬢，昭王制雙裙鬢，又妝台記文王於鬢上加翠翹，傅之鉛粉，其鬢高，名曰鳳鬢。』采秋接口道：『這樣看來，文王自是千古第一風流人，所以關雎爲全詩之始。』癡珠道：『你不要橫加議論，等我講清這個，給你聽罷。高髻始於文王，後來孫壽的墮馬髻，趙飛燕的新髻，甄后的靈駝髻，魏宮人的驚鶴髻，愈出愈奇，講不盡了。這是真髻，還有假髻，周禮追師訓編注，列髮爲之，其遺像若令假髻，東觀漢記，章帝詔東平王倉，以光烈皇后假髻帛巾，各一篋遺之，後來便有飛西髻，拋家髻，總總名號，也講不盡。采秋我講這個髻，清楚不清楚？至於梳始自赫胥氏，篋始自神農，刷始自殷，我也不細講了。』荷生道：『癡珠今開了書廚。』劍秋道：『這不是八月十五日，是三月三門寶了。』采秋道：『你們不要阻他高興，聽他講下去，替我們編個妝台志可好麼？』癡珠道：『你們每人喝兩杯酒，我再講。』采秋道：『那要講兩件。』癡珠道：『自然。』采秋諸人，各喝兩杯。癡珠道：』

一件畫眉詩，子之清揚，清指目，揚指眉，又蠟首蛾眉，言美人的眉，此爲最古，却是天然，不是畫的。其次屈原大招，蛾眉曼只，朱玉招魂賦，蛾眉曼曼，曼訓澤，或者是畫。後來文君遠山，絳仙秀色，京兆眉嫵，瑩姊眉癖，全然是畫出來。唐明皇十指圖，橫雲斜月，皆其名。五代宮中畫眉，一曰開元御愛，二曰小山，三曰五岳，四曰三峯，五曰垂珠，六曰月梭，七曰粉梢，八曰含煙，九曰拂雲，十曰倒暈，講這畫眉，清楚不清楚？一件穿耳，山海經，青女之山，宜女，其神小腰白齒，穿耳以環，此穿耳之始。物原耳環始於殷，三國志，諸葛恪曰：穿耳貫珠，蓋古尙也。杜詩，玉環穿耳誰家女？是穿耳直從三代至今，此風不解，我想好端端的耳，却穿以環，悅人之目，這是何苦？瑤華說道：「這就是纏足作俑耳。」癡珠道：「我如今就講纏足。」劍秋道：「怎麼只般快，美人手，美人乳，通不考究麼？」采秋道：「癡珠你不要聽他胡鬧，你且講纏足。」癡珠道：「我是不喜歡婦人纏足呢，只我的人，偏偏都裹着三寸金蓮，我也不能不隨緣了。劍秋你且講纏足始於何時？」小岑道：「吳均詩，羅窄裸春雲，杜牧詩，鈿尺裁量減四分，纖纖玉筍裹輕雲，似纏足始於唐人。」劍秋道：「六朝樂府有雙行纏詞，云：新羅綉行纏，足趺如春妍，他人不言好，獨我知可憐，似六朝已有纏足。」癡珠道：「史記臨淄女賊，彈絃纏履，又云：搖修袖，躡利履，利者言其小而尖銳也。襄陽耆舊傳，盜發楚王塚，得宮人玉履，漢班婕妤好賦，思君弓履綦，雜事祕辛，吳姁足長八寸，蹠附豐妍，底平指斂，約縑偏襪，妝束微和，此皆宮中裹足之證。齊東昏爲潘妃鑿金爲蓮花貼地，令妃行其上，曰：此步步生蓮花。瑯環記，馬嵬媚女王飛，得太真雀頭履一雙，長僅一寸，是唐時已尙纖小道。山新聞，李後生嬪窈娘，纖麗善舞，後主令以帛繞脚，纖足小屈，上作新月狀。唐鎬詩，蓮中花更好，雲裏月長新，就是爲窈娘作的。以意斷之，上古美人，如青翠宓妃，嫦娥，湘君，湘夫人，必是雙雙白足，自周以後，美人南威，西子，已是裹足。但古風淳樸，必不是如今雙弓，漢唐以後，人心愈巧，始矯揉造作，爲此窄窄金蓮，不盈一握，其實美人好處，全不在此。」說得大家通笑。荷生道：「果然雙雙白足，自然也好的，最難看是蓮船一隻，假作蓮瓣雙鉤。」荷生說這話時，瞧着秋痕低頭，手弄裙帶，就不往

下說了。癡珠會意，忙說道：「我如今再講兩件，一件首飾，山海經王母梯凡而戴勝，爲婦人首飾，此首飾之始。始儀實錄：燧人作斧，堯以銅爲之，舜雜以象牙玳瑁，文王又加翠翹步搖，物原五采通草花，呂后制，綵花晉郭隗制，玉篇：綉婦人頭花髻飾，是皆首飾。至釵始自夏，手鈿指環始自殷，你們那些穿戴的金玉珠寶，日新月異，考不勝考。了一件妝飾，神農本草粉錫一名鮮錫，墨子禹造粉，博物志：紂燒鉛錫作粉，中華古今注：秦穆公女弄玉有容德，感仙人蕭史，爲燒水銀作粉與塗，名雪飛丹，此言粉之最古者，後來百英粉、丁香粉、木瓜粉、梨花粉、龍消粉，也考不勝考。古今注：燕支章似蒴花，出西域，土人以染，名燕支，中國人謂之紅藍粉，班固曰：匈奴名妻曰閼支，言可愛如燕支。古今注：胭脂蓋起自紂，此言脂之最古者，脂有面脂，有口脂，見唐書百官志。韓子毛牆西施之美麗，而用脂澤粉黛，則倍其初。廣志：謂面脂，自魏興以來，始有者，非蔡邕女誠加脂，則思其心之鮮，傅粉則思其心之和，妝臺記：美人妝面，既傅粉，復以胭脂調勻掌中，施之兩頰，濃者爲酒暈妝，淺者爲桃花妝，梁簡文帝詩：粉妝開淺靨，纔臉傅斜紅，而脂不是古妝廢。口脂唐人謂之點唇，有胭脂暈諸品：一曰石榴嬌，二曰大紅春，三曰小紅春，四曰嫩紅香，五曰半邊嬌，六曰萬金紅，七曰聖檀心，八曰露珠兒，九曰肉家圓，十曰天宮巧，十一曰洛兒般，十二曰淡紅心，十三曰腥腥暈，十四曰小珠龍，十五曰格雙唐，十六曰媚花雙，這與十眉，不該是香閨韻事麼？你們該喝酒了。」荷生笑道：「癡珠今日肚子裏，新開一個胭脂鋪，我們賀他一杯罷。」於是通喝一杯，端上菜，大家用些。青萍回道：「榆園弓箭送來，天快黑了，還射不射呢？」荷生向采秋道：「去射罷。」瑤華欣然出位，拉紫滄道：「射一回箭去。」采秋道：「我久不射，手不柔了，琴妹妹去射，我瞧着。」便攜瑤華的手走，大家都跟下閣。紫滄道：「到汾堤空地上射去。」荷生道：「好。」於是都向西廊走來。瑤華乘個空，早就下層閣裏，換上一雙小蠻靴，將頭上釵，手上劍，身上大衣，一齊卸下，只穿件箭袖大鑲滾的桃紅線縐短棉襖，將一條白綾百褶宮裙，繫在小襖上，裙幅插在腰裏，露出鑲花邊的雪青縐紗小腳褲，大紅的一簇褲帶條，攜上弓箭。大家正說琴仙怎的不

見瑤華却悄悄站在紫滄身後，將手向紫滄肩上一拍，說道：「我來了！」紫滄和大家都嚇了一跳。采秋笑道：「琴妹妹結束得好。」跟人早掛上一個二尺圓的五色箭，瑤華步到上面站定，先將弓試了一試道：「這弓是幾個力？」采秋道：「這平常射的，不過三個力。」瑤華便取飽頭箭上了弓，調正了柳腰，拳回至手，只聽得呼的一聲响，早着在第三層青圈上，大家喝采。第二支又中在第二個紅圈，大家連聲說好。第三箭又中了。荷生向采秋道：「我再不想琴仙有此好箭。」采秋道：「難爲他是才學的，便有如此手段。」紫滄自覺得意。瑤華站着歇一歇，移步向采秋道：「采姊姊我僂了，如今那位去射？」采秋道：「我把工夫丟開了一年多，比不得天天操練，我今射，斷不能像你這般准。」荷生道：「准不准，算什麼，不過耍一耍，也覺得有趣！」小岑道：「就是不准，難道怕人笑話麼？」癡珠道：「我有個令，采秋你遵不遵？」采秋笑道：「什麼令？」癡珠道：「你看天上飛的一陣歸鴉，我指一個，你射了罷。」采秋道：「鴿子我恐怕不准，你還要另出題目。」荷生道：「只個耍不得，射得不准，却把人射一箭怎了？」紫滄道：「你沒見過他手段，替他擔心。」荷生說道：「我不信，他就箭無虛發。」癡珠笑道：「你不信，我却信得過。」采秋你射罷，我叫秋痕替你結束。」采秋拗不過大家意思，於是將大衫卸下，付給香雲，秋痕便把他首飾除下，將簪拴緊髻了。采秋只將裙帶結好，也不握上裙幅，瑤華遞過弓，采秋取了幾根狼牙箭，向癡珠道：「你要我射那一陣，那一個鴉，我却不能定准一箭一鴉，給你瞧罷。」癡珠道：「就是這樣。」瑤華道：「可不是呢，你却要偏說許多話，可見采姊是個老奸巨猾。」荷生道：「我總信不過，采秋小心些。」采秋一笑，走上高坡站着，却好有羣鴉呀呀的從西而來，采秋就站遠些，衆人只聽弓弦响處，却驀然一個鴉墮地，青萍等正搶着去拾，又見兩個鴉帶箭落下，大家目不及視，口不能言，癡珠鼓掌道：「荷生如何？」荷生眉飛色舞，說道：「這真奇了！」采秋早將弓付給香雲，披上大衫，移步向秋痕帶上首飾，說道：「上燈了，喝酒去罷。」此時雲淨天空，冰輪湧出，微風引着兩岸桂花的香陣，撲入鼻孔，大家步入西廊，見閣上閣下的燈，都已點上，就在台

塔上，三兩成羣，嘖嘖稱贊采秋的神箭，瑤華的弓力。荷生吩咐跟人將閣上三面花門，一齊洞開，把坐位通擺在石欄杆甬道，然後大家步到東廊，上了石磴，在平台上平眺一回。癡珠、秋痕、荷生、紫滄、小岑先行入席。癡珠、高輿之至，喝了一滿杯，吟道：「一年明月今宵多。」秋痕接道：「不知明月爲誰好。」癡珠一笑，彼時劍秋、瑤華、丹暈、曼雲尚未歸坐，正憑石欄遙望。瑤華望着堤南秋華堂桂樹，因接道：「鏡轉桂岩月。」劍秋望着芙蓉洲水亭，因接道：「江亭月白誦南華。」曼雲望着閣東汾流水，月光月色，如一條玉帶，便也接道：「蟾蜍夜豔秋河月。」丹暈近望閣門外一帶梧桐，遠盼汾堤上萬株柳煙，便接道：「鹿門月照開煙樹。」荷生笑道：「好得很！今夕此會爲賞月，我也吟一句罷。」手捏花梢，記月痕。采秋接道：「綺筵紅燭日未午。」劍秋拍手贊道：「切情切景，大家各飲一大鍾罷。」於是劍秋等，也皆入席豪飲一回，上了幾樣菜，用些點心，復各散開。此時已有七下多鐘了，金風瑟瑟，玉露零零，幸各帶幾分酒意，尙不覺羅袂生寒，大家攜着玉人，凭高盼望，真如琉璃世界，飄飄若仙，相視而笑，轉忘言象。倒是紫滄憶起，向瑤華道：「既取了劍來，何不往院中去舞一回呢？」荷生道：「好極！采秋、瑤華並舞罷。」紫滄道：「一人舞一回，兩人再同舞一回，才有趣呢！」癡珠道：「紫滄何不先舞一回，給他們看？」紫滄道：「我就先舞。」於是紫滄卸下大衣，大踏步下去，舞了一回，劍秋看得高興，也舞起來。荷生見舞熱鬧，教青萍取一個粉定窰的大杯，和大家各喝一鍾，二人舞罷，上來穿好衣服，合席通敬一大鍾，二人罷了。紫滄道：「瑤華舞罷！」瑤華大衣卸後，就不會穿，便提劍下去，進退抑揚，舞得月光閃爍，燈影迷離，大家同聲喝采。采秋喝了一杯酒，說道：「我也舞去。」於是卸下首飾外衣，露出大鑲大滾的葱綠湖縐小棉襖，鑲花邊的大紅縐紗夾褲，越顯得博雲作盾，鏤月爲骨，當下捲起箭袖，抽出一雙鴛鴦劍，向荷生笑一笑，走下閣去了。癡珠向荷生道：「我和你往台階看去。」秋痕也跟着，同到台階，只見寒光四射，咄咄逼人，漸漸萬道金蛇，縱橫馳驟，末後一團雪絮，上下紛飛，全不見綠衣紅裳影兒。先前瑤華倚着劍，站在一邊，還想和采秋同舞一回，看到這時，就將劍收起，向

荷生道：「似此神技，紫滄叫我與采姊同舞，我怎敢呢？」荷生道：「你也就舞得好。」瑤華道：「我再努力學罷。」正說着，瞥見有條白影，臨風一閃，早是采秋站在面前，笑道：「何如？荷生攜着采秋雙手，看他面色不改，鬢髮一絲不亂，問道：『你從何處學的？』」瑤華道：「采姊，姊怕的是前生學會呢。」癡珠道：「我們上去通喝幾杯酒，也不負采秋這一回的舞劍。」荷生道：「我和你喝十大杯罷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招呼大家入席，飲了一回，端上菜點，隨意吃些。采秋道：「如今我們夜泛舟一回，領略水中月色，就由南岸上車好麼？」大家都道好，就叫跟班們，分付車馬，南岸伺候。飯後衆人踏着月色上船，向芙蓉洲駛南岸，落葉打篷，寒光盪夕，星河散采，珠翠生涼，一會各家燈籠車馬，紛然畢集。先是紫滄帶領瑤華上車，次是小岑丹暈上車，劍秋曼雲一車，各自去了。荷生道：「癡珠今夜是回秋華堂，還是秋心院呢？」癡珠道：「秋痕今日原是坐我的車，這時候他家的車還沒來，想是他家不要他了，我就陪他在船裏坐一夜罷。」采秋道：「天氣涼得很，豈宜如此？」荷生道：「你又信他，我們走了，怕他不回秋華堂，做他夢麼？只是癡珠同秋痕今日出城，這一遭我却要問一問。」癡珠默然。秋痕道：「我告訴你，今日出城，是爲着我那殉難的姊姊忌辰。」荷生笑道：「什麼地方，都可祭奠，特跑上竹竿嶺，冤也不冤？」采秋道：「我却會得他的意思。」癡珠道：「夜深了，你兩個該要回去了。」荷生道：「我倒忘了。」於是香雪扶着采秋，秋痕送到船頭，癡珠送荷生上岸，看荷生采秋上車去遠了，方才轉身，喚着秋痕進艙，喚禿頭撤去食盒，拭了凡案，換一支蠟燭，秋痕吹起笛來，聲聲激烈，癡珠分付水手，將船盪至水閣口，自出船頭站立，見月點波心，風來水面，覺得笛聲吹起亂草蟲鳴，高槐鴉噪，高爽沈寥中，生出蕭瑟。秋痕也覺裙帶驚風，釵環愁重，將笛停住，搭起跳板，兩人扶上，悵望一回。秋痕想起五月五日的事來，不知不覺，玉容寂寞，涕泗闌干。癡珠起先愕然，後來自己觸目傷心，百端難受，將秋痕的手，握在掌中，輕輕的搓了幾搓，說道：「風月可清，夜江山非故園，我們還下船坐罷。」秋痕點頭，喚禿頭伺候，兩人重行入艙，喝了幾口茶，癡珠見几上有筆硯，便將秋痕一幅手絹，展開寫道：

采春慣唱懷儂歌，碧海青天此恨多；所不同心如此水，好拋星眼剪秋波。
溪上殘更露濕衣，月明一舸竟忘歸；笛聲吹出凌波曲，驚起鴛鴦拍拍飛。

秋書八月之望，漏下四鼓，攜秋痕泛舟柳溪，題贈寫畢，兩人都黯然欲絕，還是秋痕輾然笑道：「這地方喚做芙蓉洲，我同你把芙蓉成語，同記一記，看得有幾多。」癡珠道：「詩詞歌賦上，這兩字多得，那裏說得完。」秋痕道：「芙蓉城到底是天上，是人間？」癡珠道：「石曼卿爲芙蓉城主，此無稽縹緲之語，成都府城多種木芙蓉，喚作芙蓉城，你怎的問起？」秋痕道：「我不明晰，故此求教。」此時月斜雞唱，癡珠也覺假玉無溫，倚香不暖，便喚水手，將船駛到秋華堂門口，禿頭先行上去，招呼大家起來伺候。癡珠然後慢慢的攜着秋痕，回到西院裏間，和衣睡下，一覺未醒，天早明了。正是：

酒香花氣，弓影劍光，春風蛺蝶，秋水鴛鴦。

欲知着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十人合傳，其實仍傳癡珠一人也，花團錦簇，而一種淒厲之氣，形於言表，所謂極盛者，難爲繼也。通篇類典，妙在間以射箭舞劍，便覺靈氣往來，觀止矣。

第二十二回 秋華堂仙眷慶生辰 采石磯將軍施巧計

看官記着，昨日是蔣雯死忌，今日却是秋痕生辰，是日李夫人約了晏劉兩夫人，來遊秋華堂，以此秋痕昨夜不曾回家。此時紅日三竿，綠陰滿院，秋痕妝扮已畢，外面報說李太太來了，秋痕趕着迎出月亮門，只見李夫人已下了轎，穆升和李家跟班老媽丫環，都一字兒站着伺候。秋痕迎至東廊下，李夫人拉着秋痕的手，端詳一回，癡珠早從秋華堂台階迎下來，李夫人趕向前請了安，癡珠讓李夫人上來。秋痕磕了三個頭，李夫人拉他起來，

回敬一福，笑向秋痕道：「姑娘好日子，我沒有預備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將頭上兩股珠釵，自行拔下，走到秋痕跟前，與他戴上口裏說道：「給姑娘添個壽罷。」秋痕即便說道：「太太費心！」又重磕一個頭，夫人便攙起，也福一福，便入座。秋痕添上茶，阿寶也來了。接着劉晏兩太太都到了，便開麵席，席散大家同來西院更衣，聽了秋痕一支琵琶記，三位太太都是善於言語的，即秋痕今日也覺興致勃勃。一會秋華堂坐席，李夫人首座，問起鳳來儀酒令，秋痕一一告訴，三位太太都十分贊賞。李夫人道：「我們何不做個東家效顰？」晏太太道：「西廂鳳字，都給他們說盡。」李夫人道：「何必拘定西廂成句都可？」劉太太道：「我們也不要鴛鴦飛觴，今日是劉姑娘好日子，飛個西廂喜字何如？」李夫人道：「好得很！我僱了，就起令罷。」便喝一杯說，說道：

繫馬於鳳皇台柱，收江南，仍執醜虜。

大家齊聲贊好。劉太太道：「又流麗，又雅切，這是大人異日封侯之兆，該賀一大杯。」通倍了酒。李夫人道：「阿寶不算，劉姑娘喝酒接令，我說個垂簾帳喜蛛兒。」秋痕喝了酒，想一想說道：

聞風吹於洛浦喬合笙，在前上處。

大家都說道：「這曲牌名兒，用得新穎之至，各賀一杯。」秋痕飛句西廂，是宜噴宜喜春風面，順數該是劉太太，想了半晌，瞧着阿寶說道：

烏有風而魚有鯁，美中美，宜爾子孫。

李夫人喝聲好。晏太太道：「古語絡繹，賀這酒更該敬兩杯。」衆人通喝了。劉太太道：「晏太太接令罷。這般可喜，娘罕曾見。」晏太太道：「輪到我了，怎好呢？」酒將杯擎在手中，想了一會，喝完酒說道：「我說得不好，休要笑話。」

鳳愈翱翔而高舉，揀南枝，有鴛其羽。

李夫人道：「有鴛其羽四字，妙語解頤，太太真個聰明，大家各賀一杯。」晏太太道：「大家通說了，如今我喝一杯，劉姑娘喝一杯，收令罷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將酒喝乾，說：「喜則喜你來到此，秋痕喝了酒。」李夫人便向秋痕道：「定更過了，我無人在家。」便吩咐端飯，飯畢，便叫奶媽老家人送阿寶家去。癡珠看過阿寶上車，到簾外招呼，當下李夫人走了，晏劉兩位太太，隨後也走。癡珠這日是邀了晏劉池蕭借汾神廟茗廳游宴，靠晚心印，却出門去了，五人入席，酒行數巡，癡珠叫穆升取出骰盆和色子，向大家說道：「我有一令，擲色集句，照紅的算，說出唐詩一句，照位接令，要與上句叶韻，失叶出韻，及語氣不聯貫，照點罰酒。」子秀道：「癡珠只是虐政麼？我們那裏尋得出許多湊巧的詩句來？」翊甫道：「兩頓接連，借此用點心思，也可消受，只是要個題，才好着想呢。」癡珠道：「宮詞如何？」子善道：「好極。」癡珠便將色子和骰盆，送給翊甫道：「你起令罷。」翊甫接來，隨手一擲，是兩個四，一個么，算成共九點，沈思半响吟道：

九華春殿語從容。

大家俱說道：「起得冠冕堂皇，下首該是羽農，翊甫就將骰盆色子送給雨農道：『你擲。』雨農道：『二冬韻窄得很，我怕要曳白了。』隨手一擲，是個么，算成一點，也沈思半响吟道：

人在蓬萊第一峯。

癡珠道：「聯貫得很，如今該是子秀了。」子秀接過骰子，隨手一擲，是兩個四，算成八點；子秀道：「我估便宜，不要押韻就是只一句罷。」吟道：

二八月輪蟾影破。

翊甫道好却是今日，因向子善道：「派你接令了，請擲罷。」子善接過色子，隨手一擲，是三個么，算成三點，吟道：

三官箋奏護金龍。

癡珠道：「好句，如今該是我擲了。」接來一擲，是兩個紅，算成八點，隨口吟道：

八尺風濤午枕涼。

翊甫接手道：「七陽韻寬得多。」也隨將色子一擲，是兩個紅，一個么，算成九點，吟道：

九龍呵護玉蓮房。

四、雨農接手，擲得三紅兩么，說道：「只算十四點了，那裏找得出這樣好的詩句呢？」子秀道：「溧陽公主年十四，不好麼？」癡珠道：「何必拘定十四，我替你說一句罷。」吟道：

七月七日長生殿。

這不是十四麼？大家稱好！此放活了，更鬆動些，于是子秀擲得么，吟道：

雁點青天字一行。

下首是子善，擲得兩么，吟道：

一番雨過一番涼。

癡珠道：「還用七陽韻麼？」就接手擲出兩個紅來，吟道：

八字宮眉點額黃。

下首是翊甫，也擲得么，吟道：

楚館蠻弦愁一概。

雨農接手，擲得么一紅，吟道：

五更鐘後更迴腸。

翊甫道：「這兩首詩，我要僭易了前首雨農十四點，宜用子秀溧陽公主年十四句，接用癡珠八字宮眉點額

黃七字，不更渾成麼？子善一番風過一番涼，接用子秀雁點青天字一行七字，不更連貫麼？癡珠道：『好極！翊甫詩竟大進，我和大家各賀他一杯罷。』於是喝過酒，子善接手又擲了一紅兩么，吟道：

六曲連環照翠帷。

子善接手是一紅一么，吟道：

不寒常着五銖衣。

癡珠道：『好句。』接手擲成一紅兩么，吟道：

三星自轉三山遠。

翊甫接手是一個么，癡珠道：『你說一句收令罷。』翊甫搜索一會，吟道：

萬里雲羅一雁飛。

雨農道：『妙絕！竟聯成四句，我們喝酒罷。』後來秋華堂席散，大家便跟癡珠來到西院，與秋痕說說笑笑，也就去了。癡珠便送秋痕回家，秋痕一生，這一天也算揚眉吐氣。其實稷如起身之時，原想替秋痕贖身，一則爲癡珠打算，一則爲李夫人作伴，奈他媽十分居奇，只得罷了。且說稷如起身至九月初七，到了江南，見過南北大帥，及淮河徐揚各道節度，便奉密札，馳往廬鳳一帶，打探賊情。不想逆賊早知李總兵是山西截殺會匪的一員大將，想要計殺此人，爲回子報仇，於采石磯上游，伏兵數處，等了兩日，不見動靜，各隊頭目，就有些倦了。第三日午後，忽有小艇，却是一老一少，載了一甕美酒，各種點心，泊在磯邊售賣。點心不過是江南常見的那酒，却氣味醜濃，一錢一杯，各隊的賊紛紛要買。那一老一少，手忙脚亂，答應不迭。正在賣酒熱鬧之時，又有三個漁船，咿啞而至，每船上兩個漁人，隔着賣酒的船，一箭多地。那捕漁的人，就跳上岸，向熱鬧處看來，見是賣酒，又說酒好，各人也就買一杯，魚船上只有一人看守。隨後又有一個小船，載着幾十束連枝帶葉的柴船，頭上坐個樵夫，身體肥

大年紀不上三十，拿把柴斧，輕輕打着船板，口唱山歌，後艙兩個搖櫓的人，也跟着唱，都是本地腔，就靠着漁船一字兒泊着。恰好有個黃袍賊目，帶了數十名賊兵，先上酒船，查驗腰牌，并衣上記號，却個個是有的，末後查到柴船上，樵夫道：『有是有的，今天却忘記帶來。』頭目將樵夫仔細瞧一瞧，向賊兵道：『是個妖，你與我拿下！』說話時遲，下手時快，只見樵夫將柴斧一聳身，賊目的頭早已粉碎，鮮血迸流。這些賊兵，先前驚愕，次後正要拔刀，却早倒了三四個，船上又跑出搖櫓的人，舞着兩劍，那漁船上六個壯丁，酒船上一老一少，也掄着兵器，趕上岸來，將這數十人，殺個淨盡，只有一倆個，跑向賊營報信。那樵夫就將手炮一響，就有二百多人，也有從蘆葦中小船跳上來的，也有岸上各路跑來的，紛紛都追入營中，見大家都已酒醉，一人一刀，一刀一個，也全殺了。看官，你道那樵夫是誰？就是稷如，六個壯丁，及搖櫓的人，賣酒的人，一老一少，皆是稷如帶來將佐親丁。稷如料得賊有伏兵，此兩日故意逼遛不進，到了第二夜，搶了賊中做買賣的五隻小船，次日打扮起來，如今殺了西路的賊，立在岸上。稷如又命將死賊身上，衣服及腰牌，都取下來，又在黃袍身上，搜出小令箭一支，所有尸首，都命拋入江中，又與將領附耳數語，這二百名兵，又四散了。稷如自帶數人，往樹林深處，將松鬘四處懸掛，且說東路岸賊，聞西路炮，只道是他的號炮，一路趕來，不想空江一片，並無一船一人，大家都覺詫異，只好照舊埋伏，不想蘆葦中營，早燒的空了，只得四處搜尋放炮的人。天色漸已黃昏，那水路的賊，係靠東岸之下，流十餘里，忽見岸上來了一個黃衣頭目，跟着兩個小頭目，手中拿那令箭遞給船上頭目，匆匆的去了。賊船一聞此言，便大家收拾器械，都上一船上，只留二人看船，不可遲誤，便將令箭遞給船上頭目，匆匆的去了。賊船一聞此言，便大家收拾器械，都上岸往東救應。原來這三人都是稷如命人扮來的，這三個人就在東岸樹林裏，也將松鬘四處懸掛，見賊兵去遠，便打了一聲暗號，二百人拔出短刀，跳上賊船，將看船的一刀一個殺了，奪了四五十號大小戰船，悉令盪往上游十里，一字兒泊住。將岸傍蘆葦，及所帶的柴，分布在各大船上，船中所有軍裝糧草，一齊運出，留數十個，守着

船隻，一百餘名兵，四面埋伏。却說那賊兵上岸，往東急走，走了二十餘里，已是黑暗，往前一望，毫無動靜，也不聞有金鼓之聲。那幾個頭目，擇個高阜之處，上去瞭望，只見星斗爭輝，江風蕭瑟，遠近數里，並不見一點火光。大家相顧驚異，說道：「明明令箭傳我們救應，怎白跑二十餘里？不要是官兵詭計，不如大家回船，再作主意。」都說道：「遂又從舊路回來，又是二十多里，走得力盡筋疲，剛到岸邊，不見船隻，忽聽一聲炮響，只見兩岸樹林裏，陡起火光，火光閃爍中，吶喊之聲不絕，不知有多少人，以為大兵到了，便自相蹂躪，鼠竄逃生。只一百名兵，分頭亂殺。稷如也帶人，由西岸渡過來，喊殺連天，賊兵死者，不計其數。其餘得命者，落荒而走，趕回九洲洲大營，哭訴一切。此時已有二更多天了，僞元帥，僞軍師，嚇得目瞪口呆，半晌僞軍師方說道：「他來探聽軍情，為帶的兵，能有多少，而且殺了一天，人馬想亦疲倦，他們自然多住在船上，我們領着戰船，殺將過去，不怕不奪回船隻。」僞元帥道：「說得有理！」因急傳令僞軍師，便令二百餘隻的大船，分作四隊，一隊向采石磯殺來，一隊從左邊殺來，一隊從右邊殺來，一隊留後接應。三隊的船，剛駛到江心，陡然起了一陣大風，對面吹將過來，此時是九月下旬，三更後，月光始上，賊兵俱覺得股慄起來，從星月中望采石磯前面，隱隱泊着數十隻的船，並不見有盞燈光，也不聞一聲刁斗。僞元帥，僞軍師，四望遲疑，忽聽得對岸一聲炮響，那前面的船，都從黑暗中轉動起來。軍師驚道：「不好，又中計了！」急忙傳令暫且停住。後面的船，絡繹而來，大家得令，俱要回舵，擁擠不開。那對岸官船，揚旛擂鼓，從暗射明，順着風，火罐火箭，如飛的撲將過來，迎面賊船，早已着了。賊中左右隊，尙未會接到暫停的令，聞得對岸四處鼓聲闐然，正在驚訝，但見火焰騰騰，人聲鼎沸，兼着刮刺刺的風，打頭吹來，覺得四面火起，一江通紅，便也灣轉船，退後駛來。却值中隊的船，帶着火，四面冲突逃生，却把左右隊的船也引着了。船中火藥引着，四面環轟，那放火的官兵，却上了小戰船，盡力擂鼓，大聲喊殺。那些賊船，本無紀律，見這樣聲勢，早已不戰自亂，水火裏逃避無門。稷如收隊，坐着原來的小船，從蘆葦淺灘，繞出八卦洲下流，渡上岸，將二百名兵，分作兩處埋伏。

此時約有五更了，稷如站在高處，遙望江中，火勢燄天，兀自乘着風勢，向東南閃來，烹斗熒星，釜湯餘沸，暗想周郎燒曹孟德的八十萬兵，在赤壁地方，當亦不過如是。停了一停，紅日漸升，天大亮了，再望大江，直同烟海，遠遠聽得有數十匹馬鈴，響得嚙嚙的，斷續不絕。只見一個道人，獐頭鼠目，頭上幾根禿髮，燒得焦焦的蓬起，騎一匹連錢驄。一個穿黃色龍袍，鼠首狼目，也丟了冠，剩個髻子，騎的是五花驄。後面跟着十餘匹坐騎，也有盔甲全好的，也有丟盔的，也有盔甲全丟的，也有焦頭爛額的，也有頭髮鬚鬚燒得光光的，也有手足受傷，兩人扶掖在馬上的，大家手上，都沒一件兵器。當下稷如放了一個手炮，這些人一驚，撥轉馬頭便走。兩下伏兵，鼓噪而出一人一個，用粗大麻繩，一起縛住，又得許多好馬，推到稷如跟前。道人打扮的，是軍師車律格，穿黃龍袍的，是副元帥赫大雄，其餘都是大頭目，這一班人，領着重兵，在九洲洲結寨，扼達盧奉之路，給遞兩湖兩江東西越。偽將軍信息，不想一日一夜，將數百號的船，三萬多的兵，一起陷沒，只得跑上岸來，爲稷如生擒，自然是不得活了。稷如就乘勢剋復了九洲洲，這回用兵，以少勝多，極有佈置，不料人心叵測，見稷如以二百名兵，敗了采石磯三萬多賊，收復九洲洲，反觸人忌。稷如又不善周旋，所以此回大捷，竟不入奏，只說是委探軍情，途遇賊兵，生擒頭目數人而已。以後九洲洲又爲賊踞，稷如駐扎寶山，凡有陳請，一概不行，想要告病，格於現例，欲搬取家眷，又偏近賊巢，只得日日操練本部人馬，待一年後，明經略入關，方薦提督淮北，才得揚眉吐氣，爲國家出點死力。看官聽着千古說個才難，其實才不難於生，實難於遇，有能用才之人，杞梓梗楠，竹頭木屑，皆是良材，若遇着不能用才之人，都成朽木。而且天之生才，亦扼於數，有生在千人共覩的地方，雨露培成之後，干霄蔽日，便取去爲樑爲棟，此是順的。有生在深岩窮谷，必待大匠搜訪出來，便受了無數風摧雨打，才披雲見日，此也算順的。至如參天黛色，生在人迹不到的去處，任其性之所近，却成個偃蹇支離，不中繩墨。到年深日久，生氣一盡，偃臥山中，也與草木一般朽腐。王荊公所謂神奇之產，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，而山農野老，不復知爲瑞也，這真是冤枉天何嘗不

一樣的生長，怎奈他自得了逆數，君相無可如何，天地亦無可如何，你要倔強，不肯低首下心，聽憑這氣數，便自己苦惱了！正是：

盛衰原倚伏，哀樂亦循環，才人空芥蒂，形役神自閒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上傳秋痕，下傳稷如，其實仍傳一癡珠，玩末幅論斷可見。至上折，迷金醉紙，下折放火燒人，妙以李夫人酒令爲之串合，以稷如臨行替秋痕贖身爲之順遞，便覺水乳交融，渾然天衣無縫。

第二十三回 簾捲西風一夜詩課 雲橫秦嶺千里書來

話說彤雲閣中秋一會，數日後紫滄借愉園也還了席。光陰迅速，早是九月了，此時秋心院菊花盛開，秋痕正擬邀大家一敘。一日劍秋起個絕早，找着小岑，向秋心院來，却好大門關着，兩人就悄悄的走進月亮門，只覺得一陣陣菊花香撲人鼻孔，但見綉幃沈沈，綺窗寂寂，一個小丫環在院裏背住臉，掃那落葉，一個大丫環靠着西窗外欄杆邊，換花瓶水，也不瞧見他。兩人直至跟前，這兩個丫環才嚇一跳，正是熟人都笑道：「來的怎早？爺和娘還沒醒呢，西屋坐罷。」劍秋進了西屋，就打着東邊板壁道：「驚好夢，門外花郎。」小岑跟着笑道：「你只得帶月披星，休妬他停眠整宿。」那小丫環早溜入北屋，告訴去了。只聽得癡珠輕輕的喚秋痕道：「小岑，劍秋來了。」秋痕驚醒說道：「有什麼時候了？」丫環道：「早得很，太陽還沒落地呢。」劍秋道：「太陽未落地，就不准人來麼？」癡珠裏面答道：「你們坐，我就起來。」一會癡珠兩手揉着眼，身上披着長綿襖，趿着鞋，自東屋走出來說：「昨日你兩個在一塊麼？怎的只般早就出來？」小岑道：「他爲着荷生十五的局，我們三個都沒還席，今晚約了大家，要借這屋裏做個東道呢。」癡珠一面洗漱，一面說道：「好極，只是今日怕來不及。」劍秋道：「廚

房叫他隨便預備罷。」只見炕邊的鏡推開，秋痕笑吟吟的說道：「你們倒會打算，三個合擺一席，還是隨便的席，差人不差人呢？」小岑道：「我們興之所至，要今日就是今日了。」秋痕只得喚跛脚，傳話廚房去。劍秋瞧着秋痕雲鬢亂挽，星眼初醒，黛色凝春，粉香浮汚，便說道：「端詳可憎煞，好人無乾淨。」秋痕不好意思起來，隨說道：「好個學士，只這幾句西廂。」小岑笑道：「人家好意替你張羅，你偏要討個沒臉。」說得三人都笑了。秋痕就走入東屋妝掠，大家跟入，小岑靠南窗擺下一書案，便說道：「秋痕，你也學采秋讀起書來。」劍秋檢着案上的書，「是一部文選，一部玉溪生詩箋註，一部韻府羣玉，一册輒塔銘，一册原揚醴泉銘，隨手展開一頁，却夾一詩箋，上有詩二句，是郎恩葉薄難成夢，妾命如花不見春。認得筆跡是秋痕的，便遞給小岑道：「你瞧，秋痕跟了癡珠，不上兩個月，竟會做詩，可喜不可喜呢？」小岑瞧過說道：「風調殊佳，怎的只兩句，是什麼？」癡珠道：「這是他秋海棠的詩，我夾圈了這兩句，他如今要我夜課一詩，也做有十幾首七絕，五六首七律。」便向秋痕道：「你何不取來，給小岑劍秋瞧瞧？」秋痕道：「這會我才學，總是不好，等好了，再給他瞧。」小岑道：「就是不好，給我們瞧，又何妨呢？」癡珠道：「我昨晚的題，是白雞冠花，他有兩句還好，念給你聽。」便念道：「窗前疑是談玄伴，啼月無聲夜色闌。」小岑道好。劍秋道：「有此心思，還怕他不好麼？」正往下說，荷生采秋來了，大家延入。采秋瞧着書案，笑向癡珠道：「我不想你做陳最良。」這會秋痕妝掠也完，采秋取出便面，要秋痕畫幾枝墨菊，接着紫滄瑤華同來，不一會，丹暈曼雲也到，於是大家呼觴賞菊。采秋道：「聽這秋痕酒令，要人家做破題，今天行個什麼令？」秋痕笑道：「聯句。」荷生道：「如今秋痕真要充起家來，不是破題，便是聯句。」丹暈道：「只又何苦呢！快活快活，喝酒不好，却要抓耳尋思。」采秋道：「看他出什麼題目，我們想着，也還有趣。」瑤華道：「我不耐煩，幹只個營生，鳳姊姊，采姊姊，我和你豁拳罷。」就和丹暈呼起五魁手七子圖來，將手鐲振動得叮叮咚咚的響。」劍秋道：「豁拳的豁拳，聯句的聯句，秋痕怎不出題？」秋痕道：「我不出題，荷生癡珠和采姊姊一個

人寫一個字，闖起來，是什麼，便是個題。」荷生道：「倒新鮮有趣，我先寫罷。」秋痕道：「你不要性急，到裏間寫去，等采姊癡珠寫了，檢開來看。」於是荷生先寫，搓成紙丸，次是癡珠采秋。秋痕一一展開，荷生是個眉字。癡珠是畫字。荷生道：「妙呀，竟有這樣湊巧的好題目。」秋痕拈着采秋一丸道：「且慢歡喜，還有采姊一個字不曉得對不對。」大家急着要看，秋痕展開是個山字。小岑道：「蒲東有個蛾眉源。」紫滄道：「四川有個峨嵋山，秦棧還有個畫眉關呢？」采秋道：「這畫眉山三字，雖不現成，却雅得很，聯幾首七絕罷。」丹筆道：「我們不能。」采秋道：「讓你起句好麼？」小岑道：「清代有副，這例開了何如？」大家道好，於是丹筆一面豁拳，一面喝杯酒。小岑吟道：

蛾嵋山上翠眉橫，

便接道：

濃綠何年蘸筆成？

秋痕道：「怎的兩句？」荷生道：「只一句是他自己的。」便接道：

天亦風流似京兆，

采秋搶着吟道：

一變着色有閒情。

癡珠笑道：「很有趣，第二首我起句罷。」就瞧着劍秋說道：「你們不通是峨嵋班裏人物麼？」吟道：

杜家癡女亦惺惺，

劍秋一笑接道：

不把嫦娥鬥尹邢，

大家寂然，采秋笑道：「那個接呢？」曼雲的拳輸了，想一會吟道：

誰取唐皇圖一幅？

秋痕便接道：

年年摹上遠山青。

荷生拍案道：「好句！我喝一鍾酒。」采秋道：「秋痕妹妹，真個聰明。」紫滄道：「你們不要聯，我竟得了一首

念給大家聽罷。」便吟道：

自是天公解愛才，美人死尙費栽培；絳仙秀色瑩娘癩，都付夸娥守護來。

荷生道好，大家也同聲道好。癡珠道：「我也有四句，湊成四首。」便吟道：

無賴春風筆一枝，此中深淺幾人知？可憐混沌初開竅，也做風情號國姨。

荷生笑道：「山膏如豚，厥性好罵，你又挖苦起人來。」癡珠道：「我咏的是畫眉，何曾有心罵人？」秋痕道：「

你講畫眉，把山字全丟了？」癡珠道：「是極，我忘了。」紫滄道：「青出于藍，詩祖宗，今天給人批駁得啞口無言

了。」大家一笑。於是大家俱豁拳轟飲，至夕方散，到得重陽前一日，秋痕又約定了癡珠、荷生、秋痕三人小飲。闌

題分韻，每人七律一首。荷生拈的是個菊花燈，詩曰：

萬菊分行炫眼黃，燈燃猶自占秋光；金英冉冉添佳色，寒穗亭亭散古芳；老圃風微天不夜，疏籬月落燄

生香，內人分得隨花賞，星斗參橫樂未央。

癡珠拈個菊花詩是：

漫向雲英乞玉漿，一樽菊酒進重陽；清原本性休嫌淡，味到無言自有香；老圃邀來千里月，芳醪釀出一

籬霜，白衣花外提壺勸，道是延年益壽方。

采秋拈個菊糕詩是：

鎮日東籬采菊忙，爲修韻事到重陽，團成粉餌三分白，占得清秋一味涼；遮莫餐英同屈子，幾回題字笑劉郎，家家筐榼相投遺，粲舌花開許細嘗。

秋痕拈個菊枕詩是：

闌珊菊圃謝幽芳，收拾拚將貯錦囊，一種芬留黃落後，十分秋占黑甜鄉；遊仙有夢宜高士，連理多情戀晚香，點點紅蕤紋不滅，夜闌和月上蓼牀。

後來癡珠又做了一篇菊花賦，賦云：

昨夜霜華釀小寒，扶持秋色上欄杆，捲簾人比黃花瘦，腸斷西風李易安。昔偕帝女遊，今伴先生隱，梅瓣懶上妝，秋香留膽粉，四壁虫吟一枕多，連天雁語重陽近，盈盈兮無賴，落落兮有神，涼月沈開，傲霜絕塵，高還似我，淡如其人，玉宇瓊樓舊約，青蛾素女前身，和雨和煙，不衫不履，碧玉樓前，仙韶院裏，穩重如山，輕柔比水，豔秀茹香，迷金醉紙，缸凝夜其不眠影，和痕而欲起，清酒滿杯，斟插者滿頭多，滿頭勢欲傾，落矣君奈何，長笛一聲銀漢潔，可憐往事休重說，年年歲歲此花開，此花開時人淒絕。

其謝秋心院送菊詩云：

柳門竹卷鬢飛鴉，翠袖天寒倚暮霞，不去牽蘿補茅屋，攜鋤牆角種梅花。選得黃花十種鮮，移來茶臼筆牀邊，遙知天女憐多病，散作維摩一榻禪。深黃淡白門輕盈，別種分栽雅淡名，怪底東籬陶處士，一篇爲汝賦閒情。傲霜原不事鉛華，更與卿卿晚節誇，不學四娘家萬朵，秋來吹折滿溪花。

因將兩塊青花石，一鐫賦，一鐫詩，嵌在月亮門左側。重陽日，荷生是明經，略請往彤雲閣登高去了。却說李夫

人自見秋痕之後，十分歡喜！是日重陽，秋痕也送了李夫人十盆菊花，李夫人便買一大簍螃蟹，請癡珠秋痕小飲，夫人和秋痕對局下棋。癡珠見天色尚早，獨向呂仙閣而來，見萬井炊煙，游人如蟻，傷孤客之飄零，念佳時之難再，因吟杜甫九日詩中，弟妹蕭條各何往？干戈衰謝兩相催之句，不勝惘然。接着又吟道：「天下尚未甯，健兒勝腐儒，飄飄風塵際，何地置老夫？」又吟道：「將帥蒙恩澤，干戈有歲年，至今勞聖主，何以報皇天。」獨吟無賴，靠晚方到縣前街，平日愛吃螃蟹，今日肚子正飢，吃了四五樣菜，即上螃蟹，未免多吃些。接着又是一盤油炒菊花菜，癡珠混吃了一陣，肚子覺得不好起來，向秋痕要個葷葱吃下，也不見好。李夫人備下薄荷露茶，癡珠喝些，不上二更，便偕秋痕坐車回秋心院，只一夜秋痕不脫衣服，殷勤伏侍。不想癡珠大瀉兩次，病就好了。秋痕次日即大病起來，始則寒熱往來，頭疼不止。自九月起到十月，竟然臉色漸黃，肌膚日減，愈病愈劇，每向癡珠流淚道：「孽山自作，悔不可追。」癡珠百凡解勸，總不懂得秋痕是何苦楚，只覺李家禮貌，却不像從前，爲着秋痕臥病，也就不悅，只午間來與秋痕清談一會，便走了一日飯後，西風片片，雨敲窗紙，但槐葉聲，在庭階下，如蟹滿沸湯，愁懷旅緒，一往而深。忽李夫人差人送來稷如信件，并有一信，是致荷生的，信中備述采石磯勝仗，及兩次用兵機謀。癡珠喜道：「稷如是個將才，只是這樣大捷，怎麼邸抄還不見呢？」瞧完了信，便隨手作一柬帖，將稷如致荷生的一份信件，叫穆升送去大營。一會穆升回來，呈上荷生回柬，并西安信一大封。癡珠將荷生回柬拆開，後將漱玉總封拆開了，內是秦中諸友復書，隨將漱玉柬十餘頁，先行展開閱看，因念：

癡珠徵信執事，夏初行旆歸成都，適弟有城南之役，讀留示手札，并知時望者雲，念垂翼于飛，良用撫然。中秋既望，從留世兄處，得七月初二來書，甫悉玉體違和，留滯途次，南邊兵燹，誰實爲之，而令吾兄故里爲墟，侍妾抗節，所幸塔蘭池草，以及琛髦掌珠，均獲完美，則遠人當強自寬慰，人非金石，愁城豈長生之國哉？總要吃力以保此身，其餘則有天焉。萬庶常賜書，深怪吾兄難馴龍性，鋒芒太露，又以人才難得，囑弟爲曹

邱生嗟夫庶常失詞焉。昔宋歐陽永叔有言：醫者之於人，必推其病之所自來，而治其受病之處，病之中人，乘乎氣虛而入焉，則善醫者不攻其疾，而務用養其氣，氣實則病去，此自然之效也。今天下荼毒無復人，然則治其受病之處，而與之更始，奈何？曰：培元氣而已。自勢利中於人心，士大夫不知廉恥爲何事，以迎合爲才能，以恬嬉爲安靜，以貪暴濟其傾邪之欲，以賄賂固其攘奪之謀。坐此官橫而民無訴，民怨而上不得聞，俾陰鷲險狠之徒，得以煽惑愚民，揭竿而起，嗚呼！四郊多壘，此士之病也。宜何如各出心肝，以滿國恥，而人心叵測，其鈍者驚疑狂顧，望風如鳥獸散。其黠者方且藉兵餉開銷，弃其囊橐，假軍功虛報，冒濫梯榮，而天下之氣，噤然澌滅。嗚呼！亦知天下之氣，其何以靡然澌滅哉？古之君子，學足於己，足不出戶，中外重之，是故道重勢輕，囂囂然以匹夫之卑，與君相抗，降及後世，士各以所長，取舍當世，所求不過衣食而已。爲之士者，習知士之可以類知也，功名之可以牢籠天下，利之可以奔走天下也，於是徐示以抑揚，陰用其子奪，要使天下知吾意之所嚮而止，不取其定命之宏猷，而徒取浮華之文藻，不勉以立身之大節，而但勗以僥倖之浮名。其幸而得者，率皆奔競之途，迎合意旨，無有齟齬，恬嬉遷就，無事激昂，是妾婦之道也。是臧獲之才也。嗟夫！士君子服習孔孟，出處進退，其關係世道輕重何如也？而乃以議妾婦者議之，馭臧獲者馭之，則宜其所得者，多寡廉鮮恥，阿諛順意，大半皆妾婦臧獲之流，而魁梧磊落之士，倔強不少挫者，遂困於橫鬱，而苦於詹勵之無門，風氣安得不日靡，人心安得不思亂，而其禍豈有窮乎？夫天下如此，其滔蹈也，有人焉，睿睿諤諤，不隨俗爲俯仰，欲爲國家延此垂盡之氣，此何等胸次，何等魄力，國手者出，就此一綫，厚以養之，血脈流通，膚革充盈，勃然興矣。庶常翔步雲衢，習見人集於菴，而吾兄獨集於枯，遂竊非之，此獨念故人之意也。弟憶先太傅，常以吾兄及庶常爲吾家旗鼓，豈料其出見粉華而悅，以四十餘歲老庶常，有何勤不破，而亦人云亦云如此，天下事尙可問乎？尤可笑者，妻弟爲作曹邱弟，苦守家園，足跡不出戶外，與當世赫赫奔

弈者，不通音問，何從說項！以從者學貫古今，庶常從朝官後，不修孔融之表，而致曹操之書，豈將以弟爲黃祖耶？軍興以來，白面書生，心不辨菽麥，目不識之無，依草附木，雲蒸龍變，弟雖不肖，猶羞稱之癡人說夢，迷離惘恍，其有劉道民之際遇乎？究竟所處不過記室參軍，天下之亂極矣，與其依人作計，成不歸功，而敗則歸咎，何如攜妓東山，素爲名士，實亦不愧爲名臣也。西北苦寒，太行尤甚，山中有立志者，肌膚實而心地堅樸，視輕佻便利者，不啻霄壤！他日出而醫國，此籠中物也，願君留意焉。若航海南歸，此大失策，東越僻在海隅，與中原消息隔不相聞，縱有三顧之玄德公，其如草廬寫遠何也？若爲定省計，則棣萼衆多，若爲甘旨計，則田園已蕪，丈夫子盱衡當世事，努力道義，以報君親，窮達命也。娟娘大有仙意，開諸道路，鴻飛冥冥，南朝普陀，西禮峨眉，或者五台，亦將有東來紫氣乎？是未可知。弟頑鈍如恆，內人於舊臘得一男，近已牙牙欲語矣，晚景只此，差堪告慰。時事方艱，身家多故，保此身在，國家之元氣，雖斷未斷，乾坤之正氣，雖亡未亡，言不盡意，而詞已蕪，伏惟垂鑒。

閱畢說道：「良友多情，爲我負氣，只是我呢？」就嘆氣將書放下，復將衆人的信，一一看過，擱在一邊，再將漱玉的書沈吟一會。初寒天氣，急景催人，已是晚夕，就不去秋心院了，豈料是夜院裏竟鬧出一場大風波來。正是：

賞菊持螯秋正好，屬國書來觸起煩惱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傳癡珠爲類序之體，留菊宴作全書餘波，創格也。王漱玉書千餘言，可誦可傳，自來稗史，未能有之。五十二回文字，總以此壓卷。

第二十四回 三生冤孽情海生波 九死癡魂寒宵割臂

話說狗頭先係與秋痕兄妹稱呼，後來入了教坊，狗頭便充個班長，在李裁縫意思，原想將秋痕做個媳婦，牛氏却是不依。一爲狗頭凶惡，二爲不是自己養的，三爲秋痕是自己拐來的，要想在秋痕身上靠一輩子，自己上了烟癮，一天躺在炕上，不能管束狗頭的住。兼之秋痕掛念癡珠兩日不來，便叫狗頭前往探問，自然要假些詞色，又有李裁縫助他的胆，這狗頭便時時想近秋痕的身。無奈秋痕瞧着他父子意思，處處留神，這狗頭實在無縫可鑽，愛極生恨，恨極生妬，便向牛氏挑唆起癡珠來，許多不是，以此秋痕背地裏瑣瑣屑屑，受了無數縷話，也罷了。十四日荷生小岑劍秋都在榆園小飲，靠晚便來秋心院，坐了一會，癡珠未來，遂各散了。秋痕陡覺頭暈，荷生去後，和衣睡倒，一會醒來，喚跛脚收拾上床，却忘了月亮門，未去查看，睡至三更後，覺得有人推着牀橫頭假門，那狗兒也不知那裏去了，便坐起大聲喊叫，跛脚却不應，那人早進來了，却是狗頭，一口吹滅了燈，也不言語，就撲抱起來。秋痕急氣攻心，說不出話，只喊一聲怎的將口向狗頭肩膀上盡力的咬。狗頭一痛，將手扼着秋痕面頰，秋痕死不肯放，兩人便從牀上直滾下地來，狗頭將手扼住秋痕咽喉，話道：『償你命罷。』跛脚見不成事，大哭起來。李裁縫沈睡未醒，牛氏從夢中驚醒，說道：『怎的半夜三更，外面什麼事？』一面說，一面推醒李裁縫，李裁縫也就驚醒，說道：『怎的半夜三更，和丫環鬧？』急披衣跳下牀來，尋個火，開了房門，取出馬鞭，大聲喊入，見秋痕壓在狗頭身上，便罵道：『還不放手！』呼呼的向秋痕身上抽了幾鞭。牛氏披了衣服，一路趕來說道：『什麼事？』此時狗頭早放了手，把秋痕推開，自行爬起，牛氏已到。李裁縫扭住狗頭，嚷道：『這是怎的？』狗頭將頭向秋痕胸膛撞將下丟，嚷道：『我不要命了！』牛氏見這光景，驚駭之至，接口嚷道：『你不要命，我女兒是要命呢！』李裁縫死命的拉住狗頭，兩人就滾到東窗下，將窗前半桌上玉花瓶，碰的下來，打得粉碎。牛氏忙將燭火來，瞧秋痕，見他身穿小衫褲，躺在地下，色如金紙，兩目緊閉，牛氏便嚎啕哭起來，將頭撞着李裁縫，也在地下亂滾，聲聲只叫他償命。跛脚和那些小丫環，呆呆的站在床前看，只有打戰。廚房中兩個打雜，和那看門的，都

起來打探，不知何事，見一屋鼎沸，秋痕氣閉，便說道：「先瞧着姑娘再說罷。」一句話提醒牛氏，便坐在秋痕身邊，向打雜哭道：「你們看打成這個樣兒，還會活麼？」狗頭見李裁縫拚命，心中也有點怕，早乘個空，跑開了。這裏牛氏摸着秋痕，一聲聲叫，打雜們從外面冲碗湯，遞給牛氏，一面叫，一面把湯灌下。半晌秋痕雙蛾頻蹙，皓齒微呈，回轉氣來，又一會睜開眼，瞧了大家一瞧，又合着眼，淌出淚來。牛氏哭道：「你身上痛麼？」秋痕不答，淚如泉湧。此時李裁縫安頓了狗頭，就要進來，牛氏瞧見，指天畫地，訶詬萬端。李裁縫不敢出氣，幫着兩個丫環，將秋痕扶上床沿，便自行向裏躺下，嚶嚶哭泣。打雜們遠出，牛氏檢起地上的鞭，向李裁縫身上，狠狠的鞭了一下。李裁縫縮着頭，搶個路走了。牛氏喚出兩丫環，也一人一鞭，罵道：「快招！」丫環遍身發抖，說道：「是是爺爺，叫叫不要關這月亮門，姑娘有叫喊，不准應！」牛氏不待說完，揚起鞭，跑出大罵道：「老狗頭，老娘今日和你算賬，撒開手罷！」李裁縫父子躲入廚房，將南廊大門，拴得緊緊的，由牛氏大喊大罵，兩人不出聲，只可憐門板無緣無故，受了無數馬鞭。且說癡珠早飯後，正吩咐套車，跟班忽報留老爺來了。原來子善數訪癡珠，都不相值，今日偶到秋心院，不想牛氏正和李裁縫父子理論，見子善來了，便奔出投訴。子善也覺氣忿，坐定，秋痕知道了，喚跛脚延入，含淚說道：「你告訴，」只這一句，便掩面嬌啼，冰綃淹漬。子善也不忍看此狼狽，立起身來說道：「你不必着急，我就約他過來罷。」看官，你道癡珠聽了此話，可是怎樣呢？當下神色慘淡，說道：「這也是意中之事，只我怎好管他家事呢？」發怔半晌，又說道：「我又怎好不去看秋痕呢？」便吩咐秃頭套車，秃頭回說車早已套得停當，癡珠不答，轉向子善道：「我如今只好撒開手罷。」便拉子善同到秋心院。牛氏迎將出來，叨叨絮絮，說個不休，癡珠一聲兒不言語，牛氏陪子善在西屋坐下，癡珠竟向北屋走來，見簾帷不捲，几案凝塵，就觀得一種的淒涼光景，與平常不同，未到床前，跛脚早把帳子掀開，秋痕悲痛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癡珠心上也自酸苦，跛脚把一邊帳子鉤上，癡珠就坐在床沿，秋痕嗚咽半晌，暗暗藏着翦子，坐起說道：「我一身以外，盡是別人的，沒得給

你做個紀念，只有這一邊說，一邊將左手把頭髮一拉，右手就剪。癡珠和跛脚拼命來搶，早剪下一大縷來，秋痕從此鬢髮鬢髮矣。當下秋痕痛哭道：「你走罷，我不是你的人了。」癡珠怔怔的看秋痕嗚嗚的哭，跛脚見此情形，深悔自己受人指使，不把月亮門關上，鬧出這樣風波，良心發現，說道：「總是我該死！」子善曉得癡珠十分難受，進來說道：「你這裏坐不住，到我公館去罷。」這一夜子善就留癡珠住下，你道他還睡得着麼？大家去了，他便和衣躺下，自己想一回，替秋痕想一回，想着現在煩惱，又想着將來結局，忽然記起華嚴卷的籤，和蘊空的偈來，想道這兩支籤，兩個偈，真個字字都有着落。我從七月起，秋心院，春鏡樓，沒有一天不在心上，怎的這會才明白呢？蘊空說得好，人定勝天，要看本領，我的本領不能勝天，自然身入其中，昏昏不自覺呢？又想道，漱玉勸我且住并州，其實何益呢？我原想入都，遵海而南，偏是病了，接着倭夷入寇，海氛頻起，只得且住。爲今之計，趕緊料理歸裝，趁着稷如現在江南，借得幾名兵護送，也就不妨到家。左思右想，早雞聲三唱了，便即起來，剔亮了燈，從靴頁內，抽出秋痕剪的一把青絲，向燈上瞧了又瞧，依然收起，天也亮了，洗漱後，便來看秋痕，才入北屋，秋痕早從被窩裏斜着身，掀開簾子，綠慘粉銷，真像落花無言，人淡如菊。癡珠到了床沿，將帳鉤住，見秋痕着實可憐，秋痕拉着癡珠的手，說道：「這是我的前生冤業，你不要氣苦。」癡珠將帳鉤起，坐下道：「你受了這樣荼毒，我怎的不苦？」秋痕坐起說道：「天早得很，你躺一會麼？」癡珠就和衣躺下，正是：

錦帷初捲，綉被猶堆，燕體傷風，雞香積露，倭墮綠雲之髻，欹危紅玉之簪，越客網絲，難起全家羅襪，麻姑搔痒，可能留命桑田，莫拿峽口之雲，太君手接，且把歌唇之語，一世看來。

當下竟自睡了，到得醒來，已有一下多鐘了，撞着牛氏進來，勸秋痕吃飯，將昨晚把狗頭擡在中門外，再不准他走秋心院一步，告訴癡珠。癡珠道：「如此分派，也還停妥。」牛氏道：「我如此分派，也爲着你，只是你也該替我打算。」秋痕見他媽說起這些話，想道我命苦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便歪身睡去了。癡珠只低着頭，憑牛氏叨

纒了半天，便止住他道：「只個往下再商量，今日且說今日事。」便向靴鞦中取出靴頁展開，檢得鈔票說道：「這是十千鈔錢，你交給廚房，隨便備數碗菜，替我請留大老爺宴太爺過來小飲。」牛氏見了鈔票，自然眉開眼笑的去了。癡珠走到床沿，見秋痕側身向裏，便拉他道：「我今日只盡一天之樂，不准哭。」不想秋痕早忍着哭，給癡珠只一說，倒哭出聲來，半晌秋痕說道：「昨日我叫你走，你却不走，必要受那婆子腌臢氣，只何苦呢？」癡珠強笑道：「我樂半天，去也不遲。」秋痕將頭髮一挽，嘆口氣道：「我原想拚個蓬頭垢面與鬼爲鄰，如今你要樂，你替我掇過鏡台來。」癡珠於是走入南屋，將鏡台掇端入北屋，秋痕妝畢，喚跛脚和他媽要檢出真珠毛的蟹青線縐襖，桃紅巴緞的宮裙，自向床橫頭，取一雙簇新的綉鞋換上。癡珠道：「這雙鞋綉得好工緻。」秋痕橫波一看，黍谷春回，微微笑道：「明日就替你帶上。」正說着，子善子秀進來了。癡珠迎入，見秋痕已自起來，而且盛妝，便不再提昨日的閒話。一回秋痕忽向癡珠道：「譬如我昨日死了，你怎樣呢？」癡珠怔了半晌，說道：「你果死了，我也沒法，只有跑來哭你一回，拚個千金市骨罷。」秋痕不語。子善道：「怎的，你們只說這些語？」子秀道：「人家怕人說死，你兩個竟說尋常了。」一會南屋擺上酒餚，四人入座，秋痕擎着酒杯道：「大家且醉一醉。」就喝乾了一杯酒。子秀道：「慢慢喝着。」癡珠道：「各人隨量罷。」端上菜來，秋痕早喝了七八杯，大家用些菜。秋痕道：「我平日不彈琵琶，今日給癡珠盡情一樂。」便喚跛脚取出琵琶，彈了一回，背着臉唱道：

開，便知是你來。

秋痕唱一字咽一聲，末了，回轉頭來，淚盈盈的瞧着癡珠，到是你來三字，竟不是唱，直似痛哭了。癡珠起先聽秋痕唱，已是淒淒楚楚，見這光景，不知不覺，也流下淚來。就是子善子秀也陪着眼淚，便向秋痕道：「你原來要給癡珠盡情一樂，何苦哭呢？」癡珠破涕，讓兩人酒菜，也說道：「秋痕你不必傷心了。」秋痕忍着哭，把一杯酒

喝了，來勸子善子秀其實悲從中來，終是強爲歡笑，四人只靜悄悄清飲一回。此時是初寒天氣，到二更天，北風凜烈，就散了席。子善二人也走了。癡珠原是回寓，見秋痕如此哀痛，天又刮風，只得住下。秋痕留一壺酒，幾碟菜，端入北屋，催丫環收拾，把月亮門關好，燒起一個火盆，分付跛腳去睡，然後兩人卸下大衣，圍爐煖酒。秋痕道：「今夜刮風，差不多七月二十一，那般利害，咳！我兩人聚首，還不上三個月呢！我起先要你替我贖身，此刻你是不能，我也知道，只我終是你的人。」癡珠喝了半杯酒，留半杯遞給秋痕，嘆口氣道：「你的心事，我早知到我與你終久是個散局。」秋痕怔怔的瞧着癡珠，半晌說道：「怎的？」癡珠便將華嚴庵的籤，蘊空的偈，并昨夜所有想頭，一一細說秋痕聽了一句，吊一點淚，待癡珠說完了，秋痕不發一語，站起身來，走出南屋，回來就坐，說道：「千金市骨，你這話到底是真是假？」癡珠道：「我許你再沒不真。」秋痕道：「癡珠你聽。」突的轉身向北窗跪下，說道：「鬼神在上，劉梧桐負了韋癡珠，萬劫不得人身。」此時風刮得更，大，月色陰陰沈沈的，癡珠驚愕，秋痕早起來，說道：「你喝一杯酒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站起，將左手小袖露出藕白的小臂，把小刀一點，裂有八分寬，鮮血流溢。癡珠蹙着兩眉道：「這是何苦呢！創口大了，怕不好呢。」秋痕不語，將血滴有小半杯，將酒沖下，兩人分喝，趕着取塊絹包裹起來，停了一停，窗外浙浙瀝瀝的，下起雨來，秋痕喜道：「我這會很歡喜，我們兩心如一，以後這地方你也不必多來，十天見一面罷，每月許他們的錢，儘不可給至我總拚一個死，到那一天，是我死期，我就死了。萬一他們回心轉意，給我們圓成，這是上天憐我，給我再生，我也不去妄想。」癡珠道：「你這一段話，大有把握。」於是淺斟低酌，款款細談，盡了一壺酒，然後安寢。正是：

涕泗滂沱，止乎禮義，信誓旦旦，我哀其志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是傳秋痕，而上半折以荷生三人作引，下半折以留宴二人作引，此作者筆筆照應處。至蘊空偈語，係

全書定局，此回爲全書上下關鍵，故特於此闡發之，美人細意慰貼平，裁縫滅盡針線迹。

第二十五回 影中影快談紅樓夢 恨裏恨高詠綺懷詩

話說大營日來得了河內土匪警報，經略調兵助勦，籌餉議防，雖荷生佈置裕如，然足跡却不能離大營一步。到了這日，正想往訪癡珠，同赴愉園，却見青萍呈上一緘，說是韋師爺差人送來的。荷生拆開一看，是一幅長箋，斜斜草草，因念道：

天上秋來，人間春小，歡陪燕語，每侍坐於蓉城，逐隊鳧趨，屢分餐乎麻飯，萍蹤交訂，棣萼情深，感激之私，只有默祝佛天，早諧仙眷而已。秋痕命不如人，挪偏有鬼，作事以英雄眼爲慈悲心，拔諸九幽，登之上梯，披雲見日，立地登天，旁觀喜尙可知，當局心如何快。然酒闌燈拖，秋痕婉轉悲歌，令人不忍卒聽，蓋狂且之肆毒，無復人理，非不才所能詳也。近以傾心於我之故，慘遭毒棍，冤受剝膚。

便愕然道：『怎的？』又念道：

嗟乎！一介弱女，落在狙獠之手，習與性成，恐已無可救藥。乃身慚壁玷，心比金堅，毅然以死自誓，其情可憫！其志可嘉！

便說道：『秋痕自然有此錚錚。』又念道：

而走也七尺之軀，不能庇一女子，胡顏之厚，無可解嘲，爲咏多情自古空餘恨，好夢由來最易醒之句，於我心有戚戚焉！乃以風雷集見示，且作書規戒。

便道：『說那個呢？』又念道：

古道照人，落落天涯，似此良友，何可多得？第日來一腔恨血，無處可揮，兼之鼠輩媒孽，意中人咫尺天涯。

便說道：「竟散了麼？」又念道：

細思采秋福慧雙修，前身殆有來歷，得足下寵之，愈增聲價。從此春窺圓鏡，鐘聽一樓，無復有紅塵舊跡矣。若我一領青衫，負己負人，且貽禍焉？時耶命、耶尙復何言？咄咄書空，琅琅雪涕，直此生死之結局，匪好事之多磨，恨無復之鬱，將誰語？念春風之噓植，久辱公門，纈彭澤之孤芳，幸垂聰聽。某日某白。

念畢說道：「好尺牘！只教我怎樣呢？」因作個覆書，喚青萍交給來人去了。就吩咐套車，向榆園來，將這四日情事，略說一遍，便從靴頁檢出癡珠的字，遞給采秋。采秋瞧着自己，也覺驚訝嘆息，因說道：「我原說要起風波，我也經過數處，實是難受。」荷生道：「我的覆信，念給你聽。」

來示豈悉，悲感交深！我輩浪蕩天涯，無家寥落，偶得一解人，每爲此事，心酸腸斷。不才寄贈荔香仙院諸詩，早經披覽，此中滋味，惟此中人知之，不足爲外人道也。蒼蒼者天，昏不可見，高不可登，何從上達綠章，爲花請命？憶舊作有浪淘沙小詞一闋云：春夢作朦朧，人在香中，樹頭樹底見殘紅，只恐落花飛不起，辜負春風，正謂此也。所幸秋痕鐵中錚錚，以死自誓，或者情天可補，恨海能填，解將鸚鵡之縱，放入鴛鴦之隊，他日之完美，可償此日之艱辛，有志者好自爲之而已。弟與采秋情性相投，網繆已久，雙棲之願，彼此同之。弟恐事後難期，空花終墜，蘭因絮果，一切茫茫，况遠遊王粲，蹤跡如萍，半老秋娘，光陰似水，伯勞飛燕，刻刻自危。所恃者區區寸心，足以對知己耳。不日采秋將歸鄉里，弟滿腔離緒，無淚可揮，正擬相邀前往春鏡樓一敘，乞卽命駕，筆不盡意，容俟而陳。

采秋不待聽完，早秋水盈盈，吊下淚來，末後荷生也覺得酸鼻，幾乎念不成字，便都默然。紅豆只得含笑，道：「爺和娘替人煩惱，怎的自己先傷心呢？」荷生正要說話，小丫環來報章師爺來了，便迎着上樓。癡珠神氣日來自然不好，瞧着荷生、采秋，也不似往日時神采，三人這會都像有萬千言語，不知從何說起，只大家紅着眼眶讓坐。

還是采秋忍着淚說：「四天沒見面，兩家都有點煩惱。」癡珠勉強作笑道：「此等煩惱，其實在意中，並非意外。」荷生含淚道：「癡珠極通天下事，物聚則生蠹，好則招魔，我們聰明，有什麼見不到的道理，只是未免有情，一把亂絲，慧劍却斬不斷呢。」采秋道：「這事我們總要替他圓成才好呢。」癡珠道：「大難大難，采秋，你不看你媽媽！」采秋支頤不語，停了一息，癡珠拭淚說道：「人生豔福，春鏡無雙，你兩個終是好結局，不給我個黃花欲落，一夕西風。」荷生說道：「你只四句，是那裏得來？」癡珠就將華嚴庵的籤，蘊空的偈，也一一說與兩人聽了。兩人口裏詫異，心中却着實歡喜，談笑便有些精神起來，不一時丫環掌上燈擺上酒肴，三人小飲。到似二更，穆升帶車來接，癡珠正待要走，却刮起大風，飛沙揚礫，吹得園中如萬馬奔馳一般。荷生道：「這樣大風，怎樣走呢？而且一人回去，秋華堂何等寂寞，我兩人情緒，今日又是無聊，何不煮茗圍爐，清談一夜？」采秋道：「我教他們備下攢盒，將這些菜，都給他們端去，我們慢慢作個長夜飲罷。」荷生、癡珠俱道好極。當下穆升回去，樓上約有一下多鐘，三人便淺斟細酌起來，大家恭詳華嚴庵籤語，就說起紅樓夢散花寺鳳姐的籤。癡珠因向采秋道：「我聽見你有部批點紅樓夢，何不取出給我一瞧？」采秋道：「那是前年病中借此消遣，病好也就丟開，現在此本還擱在家裏。」癡珠道：「紅樓夢沒有批本，我早年也曾批過，後來在杭州舟中，見部批本，係新出的書，依文解義，沒甚好處，只兩部書，如今不曉得丟在那裏去了，你且說紅樓夢大旨，是講什麼？」采秋道：「我是將個空字，立定全部主腦。」癡珠道：「太虛幻境、警幻仙姑，此也盡人知道，你怎說這個空字呢？」采秋道：「人人都將寶黛兩人，看着相對，所以後紅樓一書，要替黛玉伸出許多憤恨，至紅樓補夢、紅樓復夢，更說得荒謬，與原書大不相同了。我的意思，此書只說個寶玉，寶玉正對反對，是個妙玉。」癡珠不待說完，拍案道：「着着賈瑞的風月寶鑑，正照是鳳姐，反照是骷髏，这就相淺處，指出寶玉是正面，妙玉是反面，人人都看紅樓夢，難為你看得出這沒文字的書縫，好是我批的書，沒刻出來，不然竟與你雷同。」荷生笑道：「你兩人，真個英雄所見略同了，只是

我沒見過你們批本，却要你尋出許多憑據。」采秋道：「你要我的憑據，却有幾條，妙玉稱個檻外人，寶玉稱個檻內人，妙玉住的是櫳翠庵，寶玉住的是怡紅院。後來妙玉觀棋聽琴走火入魔，寶玉丟了通靈玉，着了紅袈裟，回頭是岸，書中先說妙玉怎樣清潔，寶玉常常自認濁物，不想後來清者反濁，濁者反清。」癡珠嘆一口氣高吟道：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頭是百年身。」隨說道：「你只憑據，我也曾尋出來。」還有一條是櫳翠庵品茶，說個海字，也算書中關節。就書中賈雨村言例之，薛者設也，黛者代也，設此人代寶玉以寫生，故寶玉二字，寶玉上屬於釵，就是寶釵，玉字下繫於玉，就是黛玉，釵黛真是個子虛烏有，算不得什麼，到是妙玉算做寶玉的背面玉鏡子，故名之爲妙，一尼一僧，暗暗影射，你道是不是呢？」采秋答應，荷生笑道：「好好一部紅樓，給你說成僧尼合傳，豈不可惜！」說得癡珠采秋通笑了。癡珠隨說道：「色卽是空，空卽是色。」便敲着桌子，朗吟道：

銀字箏調心字香，英雄底事不柔腸。我來一切觀空處，也要天花作道場。

采蓮曲裏猜憐子，叢桂開時又見君。何必搖鞭背花去，十年心已定香薰。

荷生不待癡珠吟完，便哈哈大笑道：「算了，喝酒罷。」說笑一回，天就亮了，癡珠用過早點，坐着采秋的車先去了。午間得荷生東帖云：

詩是七絕四首云：

頃晤秋痕，淚隨語下，可憐之至！弟再四解慰，令作緩圖，臨行囑弟轉致閣下云：「好自養靜，耿耿此心，必有以相報也。」知關錦念，述此佈聞，並呈小詩四章求和。

花到飄零惜已遲，嫣紅落盡最高枝。綠章不爲春陰乞，願借東風着意吹。

茫茫情海總無邊，酒陣歌場已十年。剩此浪浪滿襟淚，看人離別與團圓。

四絃何用感秋深，淪落天涯共此心。我有押衙孤雲在，囊中夜夜作龍吟。

並蒂芙蓉無限好，出泥蓮葉本來清；春風明鏡花開日，僥倖儂家住碧城。
癡珠閱畢，便次韻和之：

無端花事好凌遲，殘蕊傷心剩折枝，我欲替他求淨境，轉嫌風惡不全吹。

蹉跎恨在夕陽邊，湖海浮沈二十年，駱馬楊枝都去也……

正往下寫，禿頭回道：『菜市街李家着人來請，說是劉姑娘病得不好。』癡珠大驚，便坐車赴秋心院來。秋痕頭上包着縐帕，跌坐床上，身邊放着數本書，凝眸若有所思，突見癡珠，便含笑低聲說道：『我料你挨不上十天，其實何苦呢？』癡珠說道：『他們說你病着，叫我怎忍不來呢！』秋痕嘆道：『你如今一請就來，往後又是糾纏不清。』癡珠笑道：『往後再商量罷。』自此癡珠又照舊往來了。惟夜是癡珠續成和韻，末一章有博得夜眉甘一死，果然知己屬傾城之句，至今猶稱頌人口。我且說荷生此時軍務稍空，緣劍秋家近大營，便約出來同訪癡珠，說是到縣前街去了，禿頭延入，荷生就坐在書案彌勒榻上，隨手將案上書一翻，見兩張素紙上有詩，題寫綺懷，即便取出，和那劍秋同看，荷生朗吟道：

等閒花事莫相輕，霧眼年來分外明，弱絮一身惟有恨，空桑三宿可勝情？漫言白傅風懷減，休管黃門雪鬢成，十二欄干斜倚遍，揮琴試聽懊惱聲。

雙扉永晝閉青苔，小住汾堤養病來，幾日藥爐愁奉倩，一天梅雨惱方回，生無可念堪爲鬼，死倘能燃願作灰，

荷生皺着雙眉道：『非常沈痛！』又吟道：

不信羈魂偏化蝶，因風栩栩上妝台。

猶憶三秋識爾初，黃花開滿美人居，百雙冷蝶圍珊枕，廿四文鴛護寶書；

劍秋笑道：「此福難消。」荷生又吟道：

瑣屑香聞紅石竹，淤泥秀擢碧芙蓉，靈犀一點頻相印，笑問南方比目魚？

暮鴉殘柳亂斜陰，北地胭脂總可傷，鳳跨空傳秦弄玉，蝶飛枉傍楚蓮香，誰將青眼憐秋士，竟有丹心嘔女郎，雲鬢蓬鬆梳洗懶，爲綫花下試新綫。

果然悅己肯爲容，珠箔寒來一笑濃，長袖逶迤眉解語，弓鞋細碎步留蹤，雪兒板拍歌三疊，雲母屏開敞一重，生死悠悠消息斷，清風髣髴古人逢。

采綠盈檐五日期，蜂黃燕紫莫相欺，香閨緩緩鍼停夜，街鼓寥寥月上時，情海生波拚死別，寒更割臂有燈知，憐才偏是平康女，懶向梨園去賦詩。

劍秋道：「巫峽哀猿，無此淒苦。」荷生道：「只是實事，你曉得麼？」劍秋道：「采秋早和我說了。」荷生道：「我舊句云：紅粉憐才亦感恩，也是只個意思。」又吟道：

夜闌燈灺酒微醺，苦語傷心不可聞，塵夢迷離驚鹿幻，水心清濁聽犀分，酬恩空洒襟前淚，抱恨頻看劍上紋，鳳伴鴉飛鴛逐鴨，豈徒鶴立在鷄羣？

北風颯颯緊懸樓，翠袖天寒倚竹愁，鸚鵡籠中言已拙，鳳皇笈裏夜驚秋，好如萱蔻開婪尾，妬絕芙蓉豔並頭，集蓼茹荼無限痛，藤蕪盡采恨難休。

長生恨不補天公，手執紅梨夢也空，滾滾愛河沈弱羽，茫茫孽海少長虹，琴心綿渺徊徕裏，笛語悠揚往復中，我亦一腔孤憤在此生，淪落與君同。

眉史年來費撫摩，雙修雙謫竟如何，玉台香屑都成恨，鐵甕金陵不忍過，紅粉人皆疑命薄，藍衫我亦患情多，新愁舊怨渾難說，落淚尊前定子歌。

玉人咫尺竟迢迢，翻覺天涯不算遙。錦帳香篝頻入夢，枕屏衾鐵可憐宵。丁香舌底含紅豆，子夜心頭剝綠蕉。準備臨歧萬行淚，異時夠得旅魂消。

說道：「地老天荒何以遺此？」又吟道：

萍水遭逢露水緣，依依顧影兩堪憐。蠶絲逐緒添煩惱，柳綫隨風作起眠。雙淚聲銷何滿子，落花腸斷李龜年。早知如此相思苦，悔着當初北里鞭。

劍秋道：「親朋盡一哭矣。」荷生不語，磨墨蘸筆，就紙尾寫道：「情生文耶？文生情耶？似此等作，竟不可以詩論，卽以詩論，亦當駕玉溪生而上之，遑問疑雨集耶？」荷生拜服，遞給劍秋，又取一幅素箋，題詩八絕云：

鳳泊鸞飄事總非，新詩一讀一沾衣。如何情海茫茫裏，忽拍驚濤十丈飛。
生太飄零死亦難，早春花事便催殘。看花我亦傷心者，如此新詞不忍看。
西山木石海難填，彈指春光十八年。爲囑來生修福慧，姓名先注有情天。
小別傷懷我亦癡，寒宵抱病已多時。煩君再譜旂亭曲，付與陽關一笛吹。
芙蓉鏡裏影雙雙，芳訊朝朝問綺窗。輸我明年桃葉渡，春風低唱木蘭艣。
瀾陵橋畔雨絲絲，記別秦雲又幾時。銷盡豔情留盡恨，人天終古是相思。
滄溟到眼變成田，世事紛紛日變遷。但願早儲新步障，看君金屋貯嬋娟。
偶將筆墨寫溫柔，塗粉搓酥樂唱酬。畢竟佳人還有福，與君佳句共千秋。

末書荷生信筆，劍秋吟了一回，說道：「我也題兩絕罷。」荷生道：「好極！你來寫。」便站起身來，讓劍秋坐下。只見劍秋提筆寫道：

花片無端墜劫塵，紅樓半見女郎身。夢中綵筆懷中錦，都作纏頭贈美人。

烟月未飄零可知，開函紅豆子離離；書生合受花枝拜，憔悴蕭郎兩鬢絲。

劍秋題完，也遞給荷生瞧，笑道：「我沒有你們洋洋洒洒的大才。」荷生道：「只兩首詩就好。」於是坐了一會，癡珠總不見來，兩人就走了。林喜開着屏門，見門上新貼一聯云：

息影敢希高士傳，絕交畏得故人書。

荷生笑道：「癡珠總是這種脾氣。」劍秋道：「不這樣也配不上秋痕。」兩人一笑，分路而去。正是：

紅樓原一夢，轉眼竟成空，只有吟箋在珍藏客箇中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仍傳癡珠，上半折借談紅樓夢，以明全書大旨，下半折借詠綺懷詩，以明全部收場。

第二十六回 彤管生花文章有價 圍爐煑雪情話生春

話說二十六日，係明經略冬閱之期，先期荷生吩咐搭個彩棚，掛上珠簾，攜采秋赴教場看了一回。是晚荷生回營辦事去了，采秋自歸榆園，此時夜漏初長，采秋擁篝獨坐，忽想起庾子山華林園馬射的賦來，默誦了一句，却忘了數句，教紅豆檢出，看了一看，也就攔開和衣上床，合着眼，只睡不着，便想摹仿做個并門孟冬大閱的賦，想了一會，就有了開首敘語一段，因坐起來，喚香雪印一銀合香篆，慢慢的爇起。却好紅豆泡上一碗龍井茶，頓覺助興，教紅豆端了筆硯，隨便取一張素紙，就在燈下作了一序一賦，約有一千餘字，差不多兩下鐘，才收拾去睡。次日妝罷，覺得晨光暗淡，移步簾外，見雲光匿匿，雪意溟溟，因進來閉着風門，向北窗坐下，取出賦稿，收拾一過。適有荷生習楷的白摺，堆在案，隨手取一本，却已套有印格，便磨墨蘸筆，作起楷書來。紅豆在傍伺候，頻頻遞送茶湯，撥着火爐。不一會早已繕完，喜得沒錯一字，含笑向着紅豆道：「我若是個男子，去做些應制的工夫，

「就不准荷生旁若無人了。」正在得意，只見香雪上來，回說歐老爺梅老爺來找爺的守門的，告訴他爺沒有來，他却進來在客廳坐着，娘還見他不見，采秋道：「你請他船房裏坐罷。」一會采秋出見，原來兩人是爲着他的會試的座師，是個古文家，明年七十壽辰，要求荷生替他做一篇散行壽序。采秋道：「荷生這兩天不得空，我替你荐一個好手筆罷。」小岑道：「是誰？」采秋道：「癡珠可好麼？」劍秋道：「算了，我就是從那裏來的，他說必是奇特人的墓誌家傳，他方肯下筆，似此應酬文字，即自己要用，也須情人，你還荐他麼？」采秋笑道：「他現辦的席面，不通是應酬筆墨麼？」小岑道：「他那裏肯做一個字，通是那兩個幫手胡弄局？」采秋道：「癡珠這種孤癖，真也不對，讀書人都到那高不可攀的地位，除了我們，怕就沒人賞識他了。」劍秋笑道：「我們還配他，說一家骨肉，四海賓朋，都不是他真知己，只秋痕說他不是，此刻世界上的人，是他真知己。」采秋道：「這也是真話，五石之瓠，大而無用，拳曲支離之木，匠氏過而不顧，這四句就做得癡珠後來的傳贊了。」一會北風大作，劍秋道：「閒話休題，荷生今天想是不來，我們還訪他去罷。」劍秋道：「我有個拜盒，寄給荷生，你叫跟人替我帶去罷。」劍秋道：「你喚丫環取來，我怕下雪，要走了。」采秋道：「我去就來。」說着，便由靠北蕉葉門進去，半响香雪捧個描金洋漆小拜盒，並紅紙小封，交給跟人，兩人就走了。尋到荷生，將拜盒交給，荷生收過拜盒，將二人延入，自將來意說明，荷生也荐癡珠。小岑含笑把前話一一告訴，荷生也覺好笑，不得已即行答應。兩人坐一會，從炕上玻璃窗內，望見彤雲密布，便趕着走了。荷生到了裏間，將榆園寄來小封拆開，把小鑰匙就打開小拜盒，却是一本白摺，取出展開，見蠅頭小楷，寫得勻整得很，却是一篇賦，笑吟吟的誦了一遍，加以圈點，再詠數遍，瞧錶已兩下鐘了，便喚青萍分付套車，趕向榆園來。采秋迎接上樓，荷生道：「好手筆！」采秋笑道：「不要謬贊，替我看了沒有？」荷生道：「我已僱易數字，故來和你商量，好也不好？」一面說，一面叫跟人將拜盒攜入，遞給采秋，采秋檢出一瞧，笑道：「你易了數字通好，只是何苦這樣濫圈？」荷生正要回答，樓下丫環報說，韋老爺洪

老爺等過來了，荷生采秋忙忙迎接。紫滄道：『天冷得很！』荷生道：『要下雪呢！』癡珠上了樓梯，向荷生說道：『那天失迎，你和采秋就留得好詩。』采秋道：『你的和作也好。』癡珠道：『你見過麼？』荷生指着東壁道：『那個不是？』紫滄瞧那兩張色牋上寫的題是次綺懷詩題後原韻，並賞春鏡樓主人是詩七絕八首，因念道：

筵篋朱字是邪非，裙布連朝理嫁衣。一洗紅顏磨蝸恨，鏡鸞指日看雙飛。

修到寒梅此福難，陽春獨自占冬殘。江郎一手生花筆，可作金鈴十萬看。
學唱懊儂譜偶填，可憐春恨竟年年。勞君惜翠留佳句，一笑鶯花醉夢天。
鍾情苦我賣多癡，菜市街頭月上時。一掬靈君香草淚，參差好玉爲誰吹。

說道：『好句似仙。』又往下念道：

涉江花影蘸雙雙，水部詩心豔綺窗。他日春風鏡蓉下，牂牁得意理歸艙。
年年客鬢漸成絲，走馬胭脂憶昔時。儘有驚鴻與平視，感甄未敢賦陳思。

說道：『押思字好得很。』荷生道：『癡珠才大如海，他稿裏次韻之作還有洋洋大篇，三疊四疊的。』癡珠道：『我給你八本詩稿，你通看過麼？』荷生道：『我瞧是瞧了一遍，下筆的方有一半呢，大約就可存的十有六七，我慢慢的替你去取罷。』癡珠道：『好極，你和采秋通要給我一篇序。』采秋道：『我也配替人作序。』這裏紫滄正念第七首的詩：

澄波蓮葉自田田，絕好娛清侍遷靈氣只今巾。蠟萃相如才調女嬋娟。

荷生道：『女如相，今日竟有一篇羽獵賦，采秋你取給他瞧罷。』采秋道：『我是個邯鄲學步，算不了什麼。』此時窗外沙沙的響，早一陣陣的撒起玉屑來，紫滄念完第八首是：

朔雪初晴鳥語柔，文園病起且勾留。秦雲塞草燕支月，落落青衫已十秋。

笑道：「才說雪初晴，却又要下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過來，和癡珠同看那本白摺的賦，見書法珠圓玉潤之中，另有一種飄飄欲仙的丰致，早贊不絕口。癡珠念道：

古者司馬之職，仲冬大閱而狩田，睢鳩之官，十月順時而講武，白旂秋載，駕月令之七騶，黃竹寒吟，乘風馳之八駿，狩歌甫草，弓矢斯張，獵校上林，韜韞有奭，莫不武節森逝，協氣旁流，期門清塵，野廬掃路，圻圻所掌，著爲令典已。我國家之命將也，詩詠出車，禮隆推轂，國士之壇，旣拜將軍之闢，遂開君子有毅，元老壯猷，功炳於三匝之師，化穆乎七旬之格，豈特桓桓夫子，赴赴武夫，宜學萬人之敵，作萬里之城，云爾哉？經略以椒房懿戚，珂里世臣，督師河上，駐節并州，功德享乎燕貽，勳名圖於麟閣，接雲中之雉尾，踵車後之鷹揚，寇準借以撫循，韓琦坐而靜鎮，抒籌邊之偉略，宣專闢之靈威，漕轉關中，蕭何裕本根之計，寇窮淮上，王景足控馭之謀，猶然謙德自攜，公忠日懋，吐哺握髮，延攬英雄，鞠旅陳師，日嫺與衛，所以幕府得一時之人傑，軍佐皆絕代之將才，往歲秦中，逆回滋事，經略畛域之心不設，水火之救彌勤，親率精兵，日馳百里，驚沙入面，堅冰在鬚，先聲遠樹，銅馬聞羽檄而降，一夕成功，回鶻望令公而拜，潼關日麗，破石雲屯，東行匝月之勞，西土萬家之福，豈止營屯細柳，媿美條侯，芟憩甘棠，歌興召伯，固已陸警水慄，泥首於畏威，海濼山陬，銘心於餉德也。於時元英應律，丹鳥司晨，塞草烟青，劍光霜白，經略乃擁元狐，駕黑駱，而臨於講武之場，千乘雷動，萬衆鳧趨，羽蓋風張，牙旂雪捲，飲飛則虎幄遙開，扈從則豹房晨起，乃下令大操，香霏步障，異金谷之名園，會集兜鍪，同華林之習射，雁翎掠地，鷹架參天，集六部之良家，奮兩河之壯士，列陣分屯，旂翻翻綠，分明別隊，襦映梅紅，於是布鴛鴦之陣，揚翡翠之旌，馳唐公之驪驪，萃華元之犀兕，遊陟雲林，周歷煙渚，山谷爲之風焱，林叢爲之塵揚，銅鼓鼙鳴，鐵衣蟻聚，踢賚之錦霞堆，論賞之錢山積，此固長揚所不能賦，羽獵所不能詳也。旣而槐蔭禮成，汾堤日暮，鸞鶴歸林，煙雲擁樹，玉顏微霽，賓從咸怡，戎政旣修，景福爰集，某等幸得與

寓目焉，因謹恪自陳詞，願從容而獻賦，其詞曰：

榆關春小，董澤秋闌，霜鳥依日，塞雁驚寒，草枯玉砌，花冷金鞍，修故典於良月，閱技勇於材官，經略乃還，天駟駕雲駢，涼生晉水，路出汾州，一條徑輭，萬騎聲闐，坡平草薙，林爽風穿，疎槐漏日，殘柳凝煙，彩杖共扮，榆相映，和鸞與蕭鼓齊喧，天開錦幄，地遍花氈，將舉烽而伐鼓，先警衆以鳴鞭，鳧藻心傾，懽娛情暢，炮石雷轟，戟門風壯，翠葆成圍，蓬旂疊障，刁斗無聲，軍書高唱，東西組甲之兵，左右繡袍之將，無何鷹隼飛騰，熊羆馳突，陣結連環，彩高仗鉞，散爲蝴蝶，五花八門，圍作鴛鴦，春雲秋月，耳目紛其陸離，神采飛而煥發，矯如戲水之龍，健若摩天之鶴，香塵辟易，以飛揚，電影奔馳，而滅沒，三驅竣事，三耦升堂，彎弧落雁，破的穿楊，懸熊正設，畫虎侯張，星流雨集，走潛飛翔，鵠暈圓而月皎，朔雲破而風揚，步射禮終，馬馳綺陌，弓勁有聲，蹄輕無迹，獅花奮而揚鏹，猿臂撐而射石，貫毅之矢紛投，織錦之纈絡繹，控玉勒而星搖，擁瑠弓而霧積，乃有漢家飛將，塞上雄才，班師馬邑，罷戰龍堆，彰戰功於絕域，得侍從於層台，技能貫虱，令憤銜枚，恰彎弓而滿月，倏噪鼓而驚雷，樂工告闕，賚賜初行，銅山合徙，錦市俱傾，壯衣裏河山之色，慰就瞻雲日之情，石樓霞爛，繡壤風清，惟順時而布政，乃樂備而禮成，眷迴車而言邁，祝景福之時呈。

紫滄贊道：「研都練京，錦心綉口。」癡珠道：「班婕妤好歌扇，鮑令暉賦茗，對此麟炳炳之文，能無愧色？」采秋道：「你們總是說好，其實算是我作，自然不好也好，倘說是你們孝廉茂才做的，也就只平常了。」癡珠忽然半响不語，却高吟杜詩東狩行道：「飄然時危一老翁，十年厭見旌旗紅，喜君士卒甚整肅，爲我迴轡擒西戎，草中狐兔盡何益，天子不在咸陽宮，朝廷雖無幽王禍，得無哀痛塵再蒙，嗚呼得無哀痛塵再蒙！一竟洒涕冒雪走了。荷生曉得癡珠別有感觸，送出一大門，吟道：「幽人志士莫嗟怨，古來才大難爲用。」就留紫滄小飲，到二更天，值雪少止，坐車而去。荷生送了紫滄，倚在水榭西廊欄杆上，領略一會雪景，真個是瓊裝世界，玉琢樓台，因觸起

癡珠稿中的詩句吟道：

飛來別島住吟身，玉宇瓊樓證淨因；如此溪山如此雪，天公端不負詩人。

正欲回步，只見采秋到了跟前說道：「怎的半天不進去，却站在雪地裏吟詩？」荷生從雪光中，瞧采秋披件大紅哆囉呢的斗篷，越顯得玉骨珊珊，便攜着手道：「你看只水榭，不就是海上的瑤島麼？我真欲終老是鄉，不必別求白雲鄉矣。」采秋道：「你喝了酒，這一陣陣朔風撲面，吹來寒冷異常，進去罷。」此時紅豆提一盞荷葉燈，也來了，就引着兩人慢慢步上樓來。香雪向銅爐內，添些獸炭，荷生高興，叫紅豆掏了一銅盆的雪，取個磁瓶，和采秋向爐上親自煮起茶來。采秋吟道：「羔羊錦帳應粗俗，自掏冰泉煮石茶。」荷生笑道：「你還不如蕪家姬哩？」采秋道：「怎說呢？」荷生道：「他買得你買不得。」采秋默然，停了一停，眼淚盈盈說道：「我的心，你還不知道麼？」荷生道：「只也不用說了，只是你決意下月走麼？」采秋流下淚來，哽咽半响說道：「我爹病，我還要回去看他一遭，自古父母在堂，做侍妾的，也許歸寧，就是，我已經到了你家，得了這個信，求你放我回娘家一兩個月，你難道不肯依麼？而且終身的事，也要和我爹說去，他是個男人，自然比我媽明白些。紫滄平日和我爺還說得來，我先走，你叫紫滄隨後也來，大約這事總有八分停妥。萬一不然，我這身子算是你的，正月以外，我自行進省，彼時他們也不能說我，便不待父母之命，你道是不是呢？」荷生嘆一口氣道：「你說的都是，我能說你半句的不是麼？只是天寒歲暮，放我把這別緒離情，作何消遣呢？」采秋聽了，撲簌簌吊下淚來。荷生眼皮一紅，忍着淚說道：「人生離合悲歡，是一定之理，我也不學癡珠，作那兒女之態，楚囚對泣的光景，事已至此，只得給你一走了。」說着，便站起身喝了茶，開後門，向樓外望着園中一片雪光，覺得冷森森的，因復歸坐說道：「我此時有了幾句詩，我念着你寫好麼？」采秋點一點頭，移到案上，教紅豆磨墨，自行檢張箋紙，向方椅坐下，蘸飽筆等着，只聽荷生吟道：

歷綫年年事已非，淚痕流落舊征衣；如何窈窕如花女，也學來鴻去燕飛。
荷生一面吟，采秋一面寫，到了末句，便停着筆，擡連流下幾點淚來。荷生又吟道：

相見時難別亦難，綢繆絮語到更殘；脂香粉盒分明在，檢着歸裝不忍看。

荷生吟這一首，聲音就又低些。采秋方才抹乾了眼淚，提起筆來，寫了一句，却又滾出淚來，便站起身來，咽着淚說道：『我不能寫了，你自己寫去罷。』荷生只得接過來寫下去，第三首是：

箜篌一曲譜新填，便是相逢已隔年；珍重幾行臨別淚，莫教輕洒雪中天。

種情深處轉成癡，不欲人生有別時；偏是陽關隨地遇，聲聲風笛向儂吹。

采秋瞧這兩首，竟忍不住嗚嗚咽咽的哭了。荷生也淚落不止。紅豆在旁，趕着擰手巾，給兩人拭了臉，又遞上茶，半响采秋含着眼淚說道：『我先叫我媽先走，我俟過了你的生日再走罷。』荷生說：『這會天漸開朗，風亦稍息。』於是二人也非復先前淒楚了。後來采秋遲走二十日，那大閱賦，竟爲明經路賞識，此是後話。正是：

幼婦清才，一時無兩，屈指歸期，春三月上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傳荷生采秋，而附及癡珠諸人等，作者之注意在明經路也，故此回以明經路爲起訖。蓋經路爲此書大護法，却無專傳，故大閱賦不可不錄，賦出於荷生爲貢諛，出於采秋爲頌美，此其措詞得體處。

第二十七回 癡婢回心兩番救護 使君高義一席殷勤

話說癡珠滿腔孤憤，從榆園上車，向秋心院而來，時正黃昏，晚風刺骨，大雪沾衣，好是一箭之地就到了。步入月望門，跛脚和那小丫頭，站在台階上，將綿襖前襟，接着雪花，頑耍，瞥見癡珠，一個便打開南屋簾，一個跑入北

屋，告訴秋痕。秋痕迎了出來，說道：「好好天氣，你偏是不來，這樣大雪，何苦出門呢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替癡珠卸下斗篷風帽，叫小丫頭取雙鞋，換下濕靴。癡珠見秋痕打條辮子，也不搽粉，却自有天然丰采，身上穿件舊紡綢的羔皮短襖，青縐紗的棉褲，便攜着手，同入北房，覺得一陣陣的梅花香，便問道：「梅花開了麼？」秋痕道：「你回去那一天，就開了數枝，你怎的這兩天就不來了，我又沒得人去瞧你。」癡珠道：「我爲着差人回南邊去，忙了一日，第二日却爲游鶴仙自蒲關來了，他就住在李太太公館，我飯後去回看他，就被他兄妹留住，到三更多地方得回寓。今日清早，要來看你，又被小岑劍秋絆住脚，喫過飯，正吩咐套車，紫滄又來，我只得和他同到榆園，鶴唳風聲，天寒日短，我倒像那隋煬帝，汲汲顧景哩。」秋痕不語，癡珠只管向玻璃窗外的雪景，兼看院裏梅花，也不理會。忽聽得譁喇一聲，嚇了一跳，回頭見滿地殘羹冷菜，秋痕滿臉怒容，坐在椅上，只是喘氣，兩個丫環和一個打雜的，眼睜睜的瞧着，癡珠忙問怎的。秋痕一語不發，打雜的說：「我們好端端送飯上來，姑娘發氣，將菜盤全行砸下。」癡珠便含笑說道：「不是姑娘發性，是你失手，碰的一個不小心，天冷手僵，自然掀下地來。」打雜正要辯說，癡珠接着道：「如今不要多話。」就向四喜袋內檢出一張錢票，付給打雜的道：「這是兩吊錢，你替我辦幾味下酒的菜來。餘外的賞你。」那打雜的自然歡天喜地買辦去了。癡珠便叫兩個丫頭收拾，端出南屋，方才安慰秋痕。秋痕哭道：「我勸你狠着心丟了我，你不聽，遇着一起沒良心的，恁般輕慢。」癡珠一笑，說道：「如今我和你聚一天，便是樂一天，你補貼我這意思罷。」秋痕止住哭，癡珠反傷心起來，秋痕十分憤懣，十分感激，就十分密愛幽歡，正是：

白飛雪絮，紅閃風燈，香燼乍溫，茶釜微沸，竊壁馬於此鄉，合金虫以爲愛。春憑擣杵，弓任射沙，冰霧之怨，何窮？秦絲之彈未已。蓮花出水，聲諧蓮子之心，梅影橫窗，闕入梅花之夢。

只是情分愈篤，風波愈多，第二日雪霽，癡珠去後，牛氏便進來，拿窗篋，背着手冷冷的笑道：「我們伺候不周，

叫姑娘掀了酒菜。」就揚開手打將下來。秋痕哭道：「你們一個月得了人家許多銀錢，端出那種飯來，我臉上怎的過得去？」牛氏起先不過給狗頭父子慫恿起來，展個威風，被秋痕沖撞了這些言語，倒惹起真氣來，喚起李裁縫，將秋痕皮襖剝下，亂打亂罵。秋痕到此，只是咬牙也不叫，也不哭，倒是跛脚過意不去，死命抱住竹篋，哀哀的哭。牛氏見秋痕倔強，跛脚糾纏，愈加生氣，丟了竹篋，將手向秋痕身上亂擰，大嚷大鬧，總要秋痕求饒，才肯放手。無奈秋痕硬不開口，跛脚哭聲愈高，牛氏嚷聲愈大，打雜們探頭探腦，又不敢進去，正在難解難分之際，陡然有人打門進來，却是李家左右鄰，一個賣酒的，這人綽號叫洒鬼，性情懶惰，只曉得喝洒，開個小酒店，人家所賒欠的，也懶去討，倒把點子家私都賠在洒缸裏。這人綽號叫做贛太歲，性情爽直，最好管人家閑事，橫冲直撞，全沒遮攔，當下跑入李家，贛太歲嚷道：「你們是個教坊人家，理當安靜，怎的今日大吵，明日大嚷，鬧出事來，不帶累街坊麼？」便奔入北屋，將牛氏拉開，洒鬼也跟着責備了李裁縫一頓。牛氏見是左右隣，也不敢撒撥，只說道：「人家管教兒女，犯不着驚高隣。」贛太歲嚷道：「你家十四夜鬧的事，對得人麼？弄出人命來，我們還要陪你見官呢。」牛氏李裁縫那裏還敢辯白，倒是洒鬼拉着牛氏，到了客廳，贛太歲李裁縫也都出來，大家坐定，洒鬼將好言奉解牛氏一番，贛太歲還是氣忿忿的帶罵帶說，李裁縫陪了許多小心，叫打雜的端上茶來，兩人喝了。贛太歲向牛氏道：「不准再鬧了！」方才散去。可憐秋痕下床，還沒三天，又受此屈打。牛氏下半天氣平了，又怕秋痕尋死，又進來說了多少好話，秋痕只是不理。晚夕偪着秋痕喝點稀飯，背後吩咐跛脚看守，就也自去吸烟了。秋痕只一日，憤氣填胸，一點淚也沒有，和衣躺到三更，一燈如豆，爐火不溫，好像窗外梅樹下窸窣有聲，又像人嘆氣，想道：「莫非鬼來教我上吊麼？」因坐起來，將褲帶解下，楣上瞧一瞧，下床剔亮了燈，將捲窗展開，望着梅花默祝一番。正跪床沿，懸下褲帶，突然背後一人攔腰抱住，哭道：「娘就捨得大家，怎的捨得章老爺呢？」秋痕此時雖不怕甚麼，却也一跳，遂回頭見是跛脚，跛脚接道：「你死了，只怕章老爺要受媽

的氣哩。」秋痕被跛脚提醒這一句，柔腸百轉，方覺一股刺骨的悲酸，非常沈痛，整整和跛脚對哭到天亮，此時才曉得周身疼，知得癡珠今天必來，怕他見着難受，諄囑跛脚不要洩漏，安息一會，支持下床，挨至午後，癡珠來了，照常迎入，癡珠見秋痕面似梨花，朱唇淺淡，一雙俊眼，腫得櫻桃一樣，便沈吟半晌，才說道：「你又受了氣。」秋痕忍不住眼淚，直流下來，說道：「沒有。」便拉着癡珠的手，坐在一凳，勉強含笑，道：「你昨晚不來，我心上不知道怎樣難過，故此哭得腫了。」癡珠不信，秋痕便邀癡珠入北屋，賞玩殘梅新雪，就說道：「繁枝容易紛紛落，嫩蕊商量細細開。」癡珠接口道：「東流江水西飛燕，可惜春光不再來。」秋痕怔怔的說道：「怎的？」癡珠不答。到了夜裏上床，癡珠瞧着秋痕身上許多傷痕，駭愕之至，亦惜痛之至，秋痕倒再三寬慰他，教他以後不要常來，次日就是三十，留癡珠敍了一日一夜，初一日早晨，秋痕折下數枝半開的梅花，遞給癡珠，道：「給你十日消遣罷。」兩下硬着心腸，分手而去。癡珠回寓，將梅花供在書案，默然相對。初二下晚，游鶴仙便衣探訪，癡珠才到秋華堂來，坐至二更天方走。癡珠因約他明午便飯，初三混了一日，初四午後去訪鶴仙，三更天回來，穆申回說，劉大老爺親自過來請爺，初七日公館過冬，看官，你道這一局爲何而設呢？原來子善公館，是那賣酒賣肉的主顧，跟班奶媽們，都認得這兩人。一日談起，李裁縫贖太歲，便將二十八的事告訴了子善，跟班因此子善前往探訪，見秋痕玉容憔悴，雲鬢蓬飛，說不出那一種可憐的模樣，就十分難過，和秋痕約下這局。癡珠不知到了一下鐘，催請來了。癡珠問有何客，跟班回道：「通沒別客，聽說劉姑娘也來。」癡珠道：「那個劉姑娘？」跟班笑道：「不就是菜市街李家姑娘麼？」癡珠聽了，便說道：「我即刻就到。」接着吩咐套車，恰好癡珠下車，秋痕正和晏太太劉太太請安下來，坐癡珠肩下。子善笑道：「你兩人隔數天不見，何不開口談談？」秋痕眼皮一紅，瞧着瓶中插的梅花，卽就說道：「說也是這樣，就如這梅花，已經折下來，插在瓶中，還活得幾天呢？」子善道：「花落重開，也是一樣，不過暫時落却罷了。」秋痕道：「花落可以重開，人死可能再生麼？」癡珠道：「死了，自然不能再生。」

却是死了乾淨，最恨是不死不生，這才難受？」癡珠說到這裏，不覺酸鼻，秋痕早淌下淚來，子善便勸道：「今日請你們來，原爲樂一天，而且是個佳節，何必說生說死，徒亂人意？」癡珠道：「且說些別話。」子秀因問起稷如江南情景，癡珠嘆一口氣道：「他這回戰功原也不小，荷生營裏探着南邊九月間報，也與稷如家信說的一樣，不曉得他怎樣得罪大帥，現在還攔住不奏，他前月來的信，說是要飭他到任，這會怕是到寶山去了。」秋痕道：「江南對營，不用人打仗麼？」癡珠道：「百姓不管官府事，說他怎的。」當下晏劉兩太太，喚秋痕上去，替他換個髻圍，是劉太太親手紮的，又賞了手帕手袖脂粉等件。到秋痕下來，便入座喝酒，上了大菜，家人掌上燈，子善道：「秋痕你如今行個什麼令？」秋痕瞧着癡珠道：「我那一夜要記芙蓉，你說是詩詞歌賦上多得很，我如今單用詞曲上的芙蓉飛觴，照稷如的令，兩人接罷。」癡珠道：「也還熱鬧，你說罷。」秋痕斟滿酒喝了，說道：「子善癡珠接令。」

陪得過風月主，芙蓉城遇晚書懷。

子善喝了酒，說道：「秋痕子秀接令。」

羞逞芙蓉嬌面。

癡珠喝了酒，說道：「子秀子善接令。」

草蒲團做不得芙蓉軟褥。

秋痕道：「我再飛個芙蓉是。」

則怕芙蓉帳額寒凝綠。

子秀癡珠接令。」子秀道：「我飛個並蒂芙蓉罷，第一個是：

采芙蓉回生並載。

子善癡珠接令，第二個是：

也能些鴛鴦被，芙蓉妝。

癡珠秋痕接令。『子善道：『不好，我就要飛三句了，通說罷，人太少，我要自己喝醉了，第一句是飛着癡珠秋痕，草床頭綉梅芙蓉。』』

第二句第三句，通是賓主對飲，

珠簾掩映芙蓉面，人前怎解芙蓉扣。

秋痕一杯，癡珠通共三杯，我兩杯。癡珠道：『如今我說五句，秋痕說一句收令罷，我五句是：

你出家芙蓉淡妝，三千界芙蓉妝豔，芙蓉冠帽，短髮難簪繫，香津微搵，碧花凝唾，芙蓉暗笑，碧雲偷破，好

男兒芙蓉俊姿。

秋痕道：『癡珠怎的說五句，通是自己喝，又累我喝兩杯，却不給子秀的酒？』癡珠笑道：『我要多喝子善的酒不好麼？』於是癡珠喝了五杯，子善喝了三杯，秋痕喝了兩杯。秋痕道：『我給子秀喝一陪，子善陪一杯。』

恨匆匆萍蹤浪影，風剪了玉芙蓉。

癡珠瞧了秋痕一眼，也不言語，子秀子善，啣了酒，讓癡珠秋痕吃些菜。只見老媽領着子善的三少爺，抱個腰

鼓出來，癡珠秋痕都抓些菓品，和孩子說笑，子善指了指鼓，笑道：『我們何不行個擊鼓傳花的令？』癡珠道：『這更熱鬧。』秋痕道：『傳着的喝了酒，也說句詞曲，才有趣。』就向坑几花瓶內，取出一枝梅花，說道：『就說梅字何如？』大家稱好。子善道：『誰人掌鼓？』癡珠道：『就屈你令郎做個司鼓，可好麼？』子秀道：『好極。』於是子

善喚老媽引孩子到裏面打起鼓，席上傳花輪有三遍，傳到子善，鼓却住了。子善喝酒，說個梅字是

放柳和梅，有些瓜葛。

說完起鼓，輪有一遍，傳到秋痕，鼓就息了。秋痕喝了酒說道：

立多時，細雨梅花落香雪。

子善又叫起鼓，這回輪有兩遍，秋痕將花傳向子秀，子秀未接，鼓却住了。秋痕便說子秀故意不接，要罰子秀。子秀道：『我正要接，鼓聲已停，怨不得我。』大家都說該是秋痕，秋痕只得喝酒說道：

前日燈花，今日梅花。

說完鼓聲填然，輪有兩遍，秋痕將花向癡珠傳來。癡珠用手將接，鼓又停了，大家大笑。秋痕作了急說道：『怎的三少爺，只叫我一個人喝酒？』只得說道：

俺向只地坼裏梅根迸。

第五回輪到癡珠，癡珠說的是：

俺似他翠袖臨風慘落梅。

第六回又輪到秋痕，秋痕說的是：

向迴廊月下，閒嗅着小梅花。

第七回又輪到子善，子善說的是：

簪掛在梅梢月。

第八回又輪到癡珠，癡珠說的是：

手撚玉梅低說。

第九回又輪着秋痕，秋痕笑道：『今天真教我喝得要醉倒了。』癡珠道：『我替你喝酒，你說。』秋痕說：『紙帳梅花獨自眠。』

第十回又輪到癡珠，秋痕用手向癡珠酒杯一捻，覺得不大熱，便換些熱酒，夾一片冬筍，給癡珠吃。癡珠說道：他青梅在手自吟哦。

到了第十一回，才輪到子秀，子秀說道是：

畫角老梅吹晚。

癡珠瞧着秋痕，衿上的錶說道：『一下鐘了，已經輪到子秀，收令罷。』秋痕向子秀道：『今日便宜了你。』子秀笑道：『我要喝酒，人家不給我喝，這也是沒法的事。』癡珠道：『今日也還樂。』秋痕嘆口氣道：『這叫作黃連嗅尾彈琵琶，琵琶中作樂。』癡珠默然，隨說道：『我只是得過且過，得樂且樂。』秋痕用些菜飯，大家散步，癡珠洗手漱口後，喝口清茶，到書案上檢張詩箋，叫秋痕磨墨，提筆寫道：『卽席賦詩。』子善、子秀都圍着看，只見歪歪斜斜寫道：

聚首天涯亦夙因，半年款洽見情真。綺懷對燈難勝醉，旅邸登盤枉借春。綠酒紅燈如此夜，青衫翠鬢可憐人。使君高義雲天薄，還我雙雙自在身。

末書子善刺史察正，癡珠醉筆，子善吟笑致謝。秋痕道：『借春二字有現成麼？』癡珠答道：『歲時記冬至賜百官辛盤，謂之借春。』說畢，將車先送秋痕，復坐一回，然後回寓。正是：

秋鳥號寒春蠶作繭，破涕爲歡機乃一轉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傳秋痕，而以贛太歲酒鬼爲線索，其實酒鬼是賓，贛太歲是主也，喜怒哀樂，生旦淨丑，口吻畢肖，春鏡樓、雪、韓、杜將合之機也，而先寫其離，秋心院賞梅，韋、劉將離之兆也，而先寫其合。荷生詩四首，一席話是寫生離，讀之令人痛動心脾。秋痕一番自縊，半夜哀鳴，是寫死別，讀之令人淚浮楮墨，而雪字、梅字點綴處，仍自

皎潔無塵，此真五色花官，工於言情也。

第二十八回 還玉佩愁書生受賺 討藤蠟贛太歲招災

話說十一月起，癡珠依了秋痕的話，十日一來，來亦不久，牛氏也明白癡珠的意思了；這日癡珠去後，牛氏便跑入秋心院，和秋痕大鬧。秋痕道：「他走了，叫我怎樣？」牛氏不待說完，便搶過來，左一巴掌，右一巴掌，秋痕只低頭不語。牛氏沒奈何，住了手，氣憤憤的出去。那狗頭雖攆出中門，牛氏屋裏，他還出入，便慢慢的獻勤討好。如今又想出一個巧計來，這且不表。却說榆園日來賈氏早走，荷生是上半日進營辦事，下半日到榆園和采秋作伴。此時紫滄回家了，小岑劍秋俱係告假在籍，現在假期已滿，拚擋出山。癡珠近來足不出戶，著了捫虱談虎兩編雜錄，月杪鶴仙回任，癡珠送行回寓，是夜擁鑪危坐一會，喚禿頭剪了燭花，向書案上檢些斷箋，題詩云：

情到能癡天或悔，愁如可憐地長埋。徐陵鏡裏人何在？細檢盟心舊斷釵。

寫成鴛牒轉低徊，如此閒情撥不開。儘說千金能買笑，我偏買得淚痕來。

次日折成方勝，着禿頭送去秋心院。癡珠睡了一覺，禿頭才回，呈上雙魚一個繡口袋，隨手拽開，內藏紅箋楷書兩首步原韻的詩，癡珠瞧了復念道：

再無古井波能起，只有寒山骨可埋。鏡匣祇今塵已滿，蓬飛誓不上金釵。

天寒無語自徘徊，說見梅花落又開。爲語東風莫吹澈，留些餘豔待君來。

念畢收入枕函，自此隔一日一到縣前街，餘外或編書，或訪心印談禪。心印道：「癡珠他口頭色相空空，奈心頭牢鎖不開，恁你舌本翻蓬，歸根是個不乾淨。」癡珠道：「浮生蕩泊，吾道艱難，不足爲外人道也。」心印道：「這是世情，你不懂麼？佛便是千古第一個情種，你們儒教說個仁，又說個義，便有做不得情的時候。我們佛教無

人不可用情，恁你怎麼情天情海，無一不是我佛國版圖，只菩薩閒情，却是拈花微笑，再不爲情字去苦惱，你怎不想想？」癡珠正要回答，忽見侍者報道：「苟老爺錢老爺來訪。」說話時，兩人已經走進屏門，癡珠迴避不及，只得相見。苟才與癡珠是個初見，那錢同秀係癡珠舊相識，便拉着癡珠說長說短。後來心印讓坐，同秀就和癡珠一塊座下，也是秋痕該有一場是非。同秀喝茶，無心中將皮袍袖一展，却露出一支風藤鐲。癡珠認得是自己給秋痕的，怎的落在同秀手裏，心上便十分驚愕。起來說道：「七哥，這支鐲借我一瞧。」同秀陡然發覺，急得滿臉通紅，趕將衣袖放下，遲疑半晌，硬着頭皮卸下，遞給癡珠道：「這是一個人才拿來賣的。」癡珠接來一看道：「這是我的，我在四川好費事，尋到一對，你不信，看我這一支。」說着就忽袖裏取出一支，大家同看，半邊鑲的金色，兩頭雕的花樣，粗大徑圍，兩枝一模一樣。苟才道：「這樣粗大風藤，委實難得，這黑溜溜的顏色，總帶得有幾十年工夫。」同秀道：「你什麼時候拋了一支的？」癡珠道：「我不是丟，是送給人的，你從什麼人買來？」同秀道：「前天有我一個舊相識，拿來要賣二十吊錢，後來我給他十千文，他也就賣了。」口裏如此說，臉上却十分有慚色。心印向癡珠道：「這是難說，就是你的，我在南邊，有把玉如意，竟與許太師家花樣大小也是一樣，後來我發願朝山，就送他做個對兒去了。」苟才道：「癡珠，你給了什麼人？何不問這個人有賣沒有？還是他給人偷出來賣的，也未可知。」癡珠勉強回答數語，帶上自己一支藤鐲，說先回西院去了。這裏同秀見這支藤鐲已給癡珠看見，若是他們問出來，就曉得是我偷了，我也難再見兩人，倒不如編個謊話，教他們鬧一鬧罷。便含笑向苟才道：「你道我這支藤鐲，真是買來麼？這是他給了秋痕，秋痕新給了我，我在他跟前，不便說出。」苟才道：「奸呀！你竟和秋痕有交情麼？」同秀一笑，苟才接着道：「你竟交接上這個有脾氣的姑娘，這也難得。」心印聽着這些話，只微微的笑，通不言語，那侍者背地一一和禿頭說了。禿頭聽得這話，氣憤憤的跑到癡珠跟前，告訴一遍，且絮聒癡珠，無非是講的白白了疼他。癡珠聽了，半晌才說道：「你不用多話，算我這還明白就是了。」禿

頭退出，癡珠便向裏間躺下，一時懵懂，全不想前前後後，竟然解下九龍佩，又向枕函中，檢出秋痕的東西，立刻叫秃頭送還秋痕，也沒一句話說。可憐這兩日秋痕，正爲癡珠和他媽力爭上流時候，那裏曉得半天裏打下一個霧窟來。當下秃頭將拜盒打開，一件件交代明白，氣得秋痕手足冰冷，呆呆的瞧着東西，半晌才問道：「爺怎麼說？」秃頭道：「爺沒有什麼，只問姑娘將那一枝風藤錫，給了什麼人？」秋痕是聰明人，見秃頭說起風藤錫，便知癡珠受了人家的賺氣，轉平了，說道：「你回去對爺道，爺給我的東西，我一時也檢不清，我就沒良心，也不敢將爺留的東西，這會兒就給了人。那風藤錫一節故事，你爺將來自然明白，我的東西，請你爺仍舊收下，你對爺說，我總是一條心，再沒兩條心的，教你爺不要上人家的當，徒自氣苦，這時俱還早，請你爺來，我有話說。」秃頭先前一臉的怒氣，這會兒見秋痕說得娓娓可聽，就說道：「我將這些東西帶回去，請爺來罷，只是那一支風藤錫，怎的落在錢老爺手裏，我也氣不過。」秋痕道：「是他偷着走了，我爲什麼給他？」秃頭道：「這錢老爺就可惡得很！他偷了人家的東西，還要說許多閒話，遂將方才的話，告訴一遍。看官，你道錢同秀是什麼時候來的？原來初十那一夜，狗頭向牛氏保起錢同秀，說他怎麼有錢，怎麼好騙，又怎麼給碧桃母子說詐，說得牛氏心花開放，自悔以前，輕易答應了癡珠，總恨那幾天的雨誤人。次日就打發狗頭去同秀公館請安，探聽口氣，還想這些東西，不想失望而歸，說是同秀七月間就走了，這十天以內，狗頭四處扯攏，無奈太原城裏，將韋韓稱做海內二龍，就把劉杜稱做并州雙鳳，愉園秋心院，再也沒人敢於造次，所以癡珠來往，牛氏一時也不取拒絕。到了二十四日，狗頭出門，瞥見同秀衣冠楚楚，坐在車中，就如拾着寶貝一般，歡喜忙跟同秀的車，跑到一家門首，跟班投帖進去，狗頭就在車傍請安，恰好主人不在家，同秀回車，便叫停住，向狗頭問道：「你家姑娘俱好？」狗頭答應，即說道：「老爺怎的從七月起就不來了？」同秀道：「咳，不要說起，我就是那一夜，接蒲關的信，鬧個鹽務命案，次日冒雨起身，如今才能脫身。」狗頭道：「這裏到小的家甚近，老爺順路進去，喝一杯茶好麼？」同秀做人，

人家巴結，不肯拂他的意思，便道：「也好，只是我聽得人說，你姑娘和我的朋友章老爺，好得很！」狗頭笑道：「他是老爺同鄉，小的原不敢說誑，其實姑娘近來厭棄他了不得，都是你老爺那夜不來，害我媽上了他的當。如今老爺來了，便是我家造化。」同秀道：「往後再看。」兩人說說，早到門首，狗頭便打門，便一疊連聽，喊道：「錢老爺來了！」喜得牛氏李裁縫忙出來迎，又怕秋痕不答應，牛氏自己跟進來，瞧着秋痕款待。不知同秀這回是他女人和他回來，爲着他娶妾，家裏好不吵鬧，如今是押他搬取回去，你道同秀這回還能夠在外頭胡鬧麼？當下秋痕見牛氏在場，不能不招呼，到得牛氏去後，便低着頭，憑同秀怎麼問，只是不答應。一會秋痕走入南屋，同秀一人坐在炕邊椅上，見枕邊黃澄澄的一支風藤錫，想道：秋痕這般可惡，我悄悄的帶上，你總要捱一頓打。其實同秀當時作惡，把秋痕教訓幾句，秋痕必定捱打，今風藤錫是癡珠的，就丟了十個，他媽也不管，如何會打秋痕。當下同秀走了，秋痕也送到月亮門，他媽雖十分不悅，却不能說秋痕有錯，只十一月起，癡珠不來，好容易盼得同秀來了，言語又十分支吾。次日辦點菓品，叫狗頭送去，不曉得同秀這一回有人管了，家人們將狗頭送的果品，一人管一個，却沒人替他端上去，等至下午，同秀影兒都沒見，兩盒果品，早被家人們白吃了，只得端回空盒。牛氏聽了，着實生氣，數道狗頭一頓，又懊悔不該冷淡癡珠，要秋痕寫字去請。秋痕道：「這話難說，他見你們待他不好，叫你們自己打算，你如今要和他說話，你叫人請他去，我不敢請。」牛氏聽了，自然又和秋痕淘氣，却不敢再打。挨到二十八，一月待要完了，又是個年，牛氏沒法，靠晚跑到北屋，將好話對秋痕來說。秋痕只得答應，牛氏剛才出去，禿頭就來了，這秋痕與癡珠真個是夙緣，別人委屈他一點兒不能受，要哭把怎樣，癡珠這樣丟他的臉，還替癡珠體諒，是受人家的賺。且料定禿頭回去，癡珠必來，吩咐廚房預備點心，叫小丫環向火爐添上炭，放下開水，叫跛脚屋裏打掃，自己蒸着一盒香篆。不一會，癡珠早來了，秋痕照常迎出來，癡珠雖然有氣，也不說怎麼，仍是攜手坐下說道：「我再不想今晚又來這屋。」秋痕一言不發，含笑向跛脚道：「叫你老爺跟人

和車都回去。『癡珠道：『怎的？』正待往下說，牛氏進來招呼道：『我早打發走了，老爺這一個月，爲什麼和我們淡起來？我多病，家裏人都是靠不住，一向委曲老爺，我通知道了。』癡珠見牛氏徒然恭敬，倒詫異起來，就說了幾句應酬話。秋痕倚在方桌，手撥香篆，只抿着嘴笑。牛氏吩咐秋痕道：『爺要酒要點心，就叫我都預備現成。』秋痕答應，牛氏去了。小丫環遞上茶，跛脚端上洗臉水，向秋痕道：『娘擰。』秋痕道：『今天一家的人伺候他同祖宗一般，還要我擰。』跛脚笑道：『爺平日要娘擰，還是娘替爺擰罷。』癡珠道：『你鬧着，我自己洗。』秋痕含笑向癡珠道：『擰一把給我拭手。』癡珠道：『你不替我擰，還使喚我。』秋痕瞧着癡珠，一眼道：『我不使喚你，却使誰？』癡珠笑着，將手上擰的遞給秋痕。秋痕拭完手，向跛脚道：『你把爺茶端給我喝。』跛脚道：『爺還沒有喝哩。』秋痕道：『我不給他喝，你待怎麼樣呢？』跛脚只得含笑端上，秋痕喝了兩口，方才遞給癡珠道：『賞你喝罷。』癡珠道：『怎的你今日這般榮？』秋痕眼睛一紅道：『我挨了一個月苦，才有這一天樂，你還不情願麼？』說着就拉着癡珠一塊坐下，將牛氏的話，一一告訴一遍，但願往後不再起風波，我捱那老貨兩頓打，就打值了。癡珠道：『你什麼時候，又打一次？』秋痕又將初十的事，說了一遍。癡珠道：『你怎的不給我知？』秋痕道：『給你知，也是枉然。』癡珠道：『只因替我省兩個錢，你整整受一個月的罪。』跛脚在桌旁裝水煙，接口說道：『爺不曉得，娘前日還上吊來。』秋痕瞅着跛脚一眼，跛脚道：『也要給爺曉得娘的苦。』就低聲將那夜的事，說給癡珠聽。癡珠聽了，起來向跛脚作了一揖，忙得跛脚笑嘻嘻的走開了。秋痕含着淚，將癡珠拉開坐下道：『做什麼呢？』癡珠慘然道：『我竟不知跛脚，這回變了一個人，有見識，果然你拚個死，不害我受累麼？』是我今天聽人謊話，那般決裂，不特對不住你，也對不過跛脚。』秋痕忍着淚，說道：『你這樣凌辱我，我是不是怨，這是我家裏人坑害我，我怪不得你，更見你的真心待我，只你氣苦這半天，真個冤屈。』癡珠道：『這錢同秀怎的跑來？』跛脚就將狗頭怎樣去請，怎樣和同秀來，同秀怎樣偷去風簾鐲，通告癡珠。秋痕道：『他們還送』

果品去，同秀沒有收，這才絕望，回心轉意了來求你。」癡珠笑道：「同秀這一來，還算我們功臣。」於是軟語纏綿，跛脚伺候過消夜，先自睡了。兩人這一夜心滿意足，但見六曲屏邊，九枝燈下，枕衾乍展，衣扣半開，郎癡若雲，儂柔似水。流輝婀娜，接影粵彖，菱技不弱於風波，菡萏自苞於雨露。冬山如睡，玉豔臨醒，街鼓瑟瑟，夜光豔豔，刻鴛鴦翅，成蛺蝶圖，春滲枯心，歡消愁髓。研丹擘石，冤魄願鎖於天牢，沁露蜜脾，華鬢忽遊於忒利。此夜消除百慮，有如點雪紅爐。從今暗數千春，願去閨年小月。且說禿頭次日，見天陰欲雪，便早些帶車來接，到了李家門首，覺得一路朔風，吹得打戰，因向酒鬼店裏吃杯酒。恰好贛太歲拿盤滷肝也來了，這兩人近來都和禿頭相好，便倒酒的倒酒，切肉的切肉，呼兄呼弟，一塊喝酒，喝到高興，禿頭說起狗頭情狀，可惡贛太歲道：「你老爺既和他姑娘好，怎的不教姑娘出來喊冤？假如再有風波，儘管喊出街坊，你老爺是不便出頭替他說話，我們左鄰右舍都幫得他去見官理論呢！若說買良爲娼，已經有罪，何況拐來的？」禿頭道：「說起姑娘，也可憐，昨日我也有些怪他，後來見他說得道理，是我老爺被人家賺了，倒教我不過意來。」酒鬼問道：「什麼事？」禿頭便將錢同秀偷藤錫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贛太歲道：「是他麼？你帶我和他要去。我聽得劉大老爺公館的人說，他怕老婆，這回他老婆來了，管住他，不給他走一步，你和我去，你但說老爺問過李家，說這支藤錫是錢老爺帶來了，叫我帶李家的人來，要以後你做好人，看我發作便了，我總要叫他拿出藤錫，還教那老婆和他鬧一場。」禿頭哈哈大笑道：「妙妙，看你手段，我喝過這杯酒，就同你去。」酒鬼道：「討得來也好，替劉姑娘明心迹，給錢同秀臊臊脾呢！」不言二人酒氣沖沖的去了。却說癡珠秋痕起來，差不多六下鐘了，癡珠便問禿頭來否？外面人回道：「車到了，二爺沒有來。」癡珠道：「今天怎的竟不來了？」不一會，禿頭笑嘻嘻的，徑跑入秋心院，恰好癡珠秋痕都在南屋，禿頭將藤錫獻上道：「討回來了。」秋痕了不得歡喜，癡珠接着手問道：「你怎的去討？」禿頭便說出贛太歲如何打算，如何上門吵嚷，錢太太如何大嚷出來，將錫子擲在地下，又說道：「那太太好不利害，罵得錢同

秀啞口無言，怕真要打哩！癡珠微笑不語，秋痕將鐲帶上說道：「天理昭彰，他要害我們，鬧出一場故事，不想他自己却鬧出一場笑話來。」因向癡珠道：「我一個多月，通是打辦，今天却我重上妝台，你待我梳完頭走罷。」癡珠就吩咐禿頭，外邊伺候，禿頭退出。自此禿頭逢人就說錢同秀怕老婆，就把這六個字，做個并州七語。那同秀氣不過，無法和癡珠秋痕作對，也難向禿頭報仇，却買通營兵，借着買肉，和贛太歲廝打一場，送官究治，要想借此將他出氣，無奈鎖到衙門，禿頭早知道了，告訴癡珠，立刻叫武營釋放，把那一名兵也革除了。癡珠又給了贛太歲三十吊錢，再做生理，後來贛太歲感報大恩，捨命保護秋痕，也是爲此。正是：

公子終歸魏，邯鄲認真漿，英雄淪市井，淒絕老田光。

欲知後事何如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爲寫癡珠乎作者曰否否，爲寫秋痕乎作者亦曰否否，然則爲寫心印及錢荷諸人，與夫禿頭乎作者亦曰否否，蓋爲贛太歲而設也。贛太歲即管士寬，爲收束全書之人，故不能不爲之傳，然贛太歲執業卑矣，其不能遽識癡珠者，當日之情事也。於是乎寫藤鐲，既寫藤鐲，不能不寫錢荷，寫錢荷不能不寫心印，夫然後因心印見錢荷，因錢荷見藤鐲，因藤鐲見太歲矣。嗚呼！淮陰市上，受辱少年，子胥江頭，乞憐漂女，人生世上，與其促促刺刺於冠蓋縉紳間，毋甯解衣沽酒，袒臂呼市，儉與飲，一時急難，昔所謂文章道義之交，毫不可恃，吾將見惟此屠市沽兒，尙可奮袂，特出作不平之鳴也。吾知作得之感觸深矣！至文章之歷落，洋洋洒洒，尤其餘事。

第二十九回

消寒小集詩和梅花

借老卜居園遊柳巷

話說并州城內柳巷，有個寄園，因山而構，第一層門內有個花神廟，廟傍空地，園丁開設茶社，榜曰一味涼。第二層門，便是寄園，係一江姓鄉宦住宅，緣南邊任內虧空，寫信回家，叫將此園典賣，由并州大營完繳，只且按下。

再說采秋那篇大閱賦，不知何人抄了出去，就寫好事的人，將荷生閱本刻印起來，一時傳播。官場中人皆稱好。明經略先前只曉得荷生有個意中人，名喚采秋，却不知道采秋有此手筆。當下將賦看過，登時來訪荷生，也無可隱諱，就一一說了。經略索觀原本，荷生喚青萍飛馬往取，經略看那小楷拍案叫絕，便想替荷生圖此一段好姻緣。適值荷生案上攔着江鄉宦家丁紅粟，說屋價庫平銀七千兩，偁年無人肯買，求准離屋，繳契歸官等語。荷生裝簽批駁，經略瞧着，將荷生的簽揭起，提筆批道：「着卽投契，限十日離屋。」因笑向荷生道：「我買此宅，贈給先生做個金屋好麼？」荷生道是戲言，微微陪笑。經略喚跟班傳進門上，將此稟竹給說道：「你着江家繳契，卽交韓師爺收管罷。」門上答應，經略和荷生一說走了。荷生無可措詞，送出平台，經略又回頭笑道：「先生儘管趕年辦妥。」荷生只得唯唯。看官，你道采秋得了這個奇遇，奇不奇呢？這日下午荷生來至榆園，采秋正買了一匹烏騾，在梅花樹下空地試馳，見荷生來了，便下了馬，將轡勒付給紅豆，就問道：「你一早叫人取賦，我還沒起來，到底是爲甚事？」荷生將經略盛意告知，就笑道：「千金市駿，你的聲價，竟高起數倍。」采秋大喜，亦笑道：「古人說一字值千金，我却值不上七兩。」荷生也笑道：「如今不能不讓你說幾句闊話，可憐我和癡珠整天寫了許多字，却一錢不值。」采秋道：「你說起癡珠，我正要問你這幾天見着他沒有？」荷生道：「他昨日才到營裏，李家如今又和他好了，虧得秋痕一番苦肉計。」采秋道：「秋痕真也不負癡珠。」荷生道：「你還不曉得癡珠幾乎負了秋痕。」采秋道：「怎的？」荷生遂把癡珠所述的前一回事，告訴采秋。采秋道：「可見你們男人的心，是很的，一翻了臉，就把前情一筆勾消，我想起綉那錦囊時候，心還會痛！」一面說，一面眼眶就紅起來。荷生笑道：「舊事不要重提，今日臘八，天氣陰寒，我又有空，何不將癡珠、秋痕招來一敘呢？」采秋道：「怕癡珠沒到秋心院，找他就費事了。」荷生道：「這樣天氣，他好人，不和秋痕送暖偷凍。」說着，就將紅豆轡勒接過，騎着烏騾馬，也在空地上，試了一回，便跑出園來。到了李家下馬，見無人聲，步入秋心院南屋，聽得秋痕低聲唱道：「花

朝擁月夜假，嘗盡溫柔滋味。」以後聲便低了，就聽不清楚，正要喚叫，又聽一句，是兩人合一副腸和胃，便悄悄的從落地罩的小縫裏，瞧將進去，見癡珠倚在炕上，秋痕坐在一邊，笑吟吟的唱，因掀開棉簾，揪道：「好快樂！」兩人頭起，見是荷生，癡珠趕着讓坐，說道：「你今天却有空跑到這裏來。」荷生坐下，向秋痕道：「我特地把公事放下來聽崑曲，你唱下去，也不負我今天走這一遭。」秋痕紅着臉道：「整月不來了，又鬼鬼祟祟的，做個沿壁蟲。」荷生笑道：「難道崑曲，癡珠聽得，別人就聽不得麼？」就向癡珠道：「我聽說你著部捫虱錄，又著部談虎錄，到底真是說虱道虎不成？」癡珠笑道：「前月悶得很，借此消遣，這會又去了。」荷生從北窗玻璃裏，望着窗外梅花笑道：「這却好虱也不捫了，虎也不談了，就伴這一樹梅花，過了一冬罷，我偷了這半天空，你帶着秋痕，到榆園吃碗臘八粥，也是消寒小集，好不好呢？」癡珠道：「我和你先走，讓秋痕坐車隨後來罷。」於是四人在春鏡樓圍爐，喝起酒來，談笑方酣，營中送來京信，一大封，荷生拆開一一檢看，都是循例賀年的簡札，隨拆隨看，隨看隨丟，末後一封，係鄭仲池侍讀的信，寄來八首梅花詩，是用張檢討的韻，荷生歡喜招呼癡珠同看一遍。癡珠道：「此人的詩，也算得都中一個好手，只弱得很。」荷生道：「我們何不就次韻和他一和？」秋痕道：「一次韻八首九律，豈不是件煩難事？」荷生笑道：「怕煩難，就不成爲荷生癡珠了。」采秋道：「你兩人各和八首，我和秋痕妹妹，替你分寫罷。」於是荷生同癡珠隨喝隨作，采秋同秋痕隨喝隨寫，荷生的詩是：

本來仙骨抱煙霞，爲詠羅浮興倍賒。破臘忽驚風信早，衝寒恰趁月輪斜。迢遙香海留春氣，寂寞空山閱歲華。驛騎不來鄉訊少，含情莫問故園花。

一枝纔放暗生香，對汝雙瞳翦水清。偶有月去堪入畫，絕無人處亦多情。廣平作賦猶嫌澁，和靖能詩尙近名。試看茫茫銀海裏，啁啾翠羽學春聲。

灞橋風雪步遲遲，別有詩心世未知。紙帳銅瓶時入夢，參橫月落最相思。繽紛庾嶺花千樹，惆悵江城笛

一枝，信是幾生修得到？冷吟閒醉也應宜。

蹇驢曾訪舊江村，野店山橋載酒樽。絕似神仙來玉宇，從無消息到朱門。盤根久煉詩爲骨，寫影終嫌筆有痕。莫向東風羨桃李，冰霜一樣是天恩。

孤山從古絕塵緣，瑤島瓊樓盡似年。照水祇應看瘦影，凝波還欲擬飛仙。偶描粉黛終嫌俗，學染胭脂亦可憐。林下美人窗外月，幾人佳句借君傳。

大江南北記游蹤，秦樹燕山路幾重。茅舍多情容獨醉，瑤台有約又相逢。頻年飄泊愁戎馬，三徑荒涼憶菊松。回首綺筵春信好，頓令歸興一時濃。

花事匆匆歲又殘，一年容易指輕彈。紅蓮依幙慚才薄，白雲連篇屬和難。官閣光陰容嘯傲，玉堂風味本高寒。長安二月春如錦，不許東皇一例看。

銀雲滿徑玉交枝，大地陽和豈有私。傲骨祇應留鶴守，清名幾欲畏人知。隴頭流水風前曲，雪後園林畫裏詩。記取調羹消息好，百花頭上正開時。

癡珠的詩是：

暮景猶留幾斷霞，巡檐願豈此生賒。鹿岩贈後風如昨，驢背歸來日未斜。不分山林終索寞，非關春色自清華。枕屏夜夜瑤台夢，俯看紅塵五萬花。

偶從香雪證前生，四十年前住太清。地滿瓊瑤皆故步，心如鐵石總多情。空山有約留知己，敖骨無緣得盛名。一覺羅浮騎蝶去，啁啾翠羽不成聲。

獨步尋芳轉似遲，珊珊仙骨幾人知。馨香懷袖經年別，風雪漫天耐爾思。鐵笛西風吹入破，瑤琴明月怨空枝。并州姑射神山路，底事栽花總不宜？

訪遍山村又水村，枉攜釀酒盈樽。一天雪意濃於墨，幾樹香魂黯到門。漏盡書燈微有影，夢回紙帳半無痕。春花也似秋花恨，冷蕊疎枝盡怨恩。

鴻爪天涯話夙緣，江南消息斷年年。冬心耐守寒林况，春色先歸綠萼仙。顛倒有懷難索解，清癯顧影總相憐。一枝自把靈犀證，栩栩神難筆底傳。

彩渡紅羽渺無蹤，疊疊雲山隔幾重。每遇故人頻問訊，可憐遲暮又相逢。寒更伴結鴛鴦鶴，傲雪形同偃塞松。絕代孤芳遺世立，開時不見露華濃。

陽春獨自譜冬殘，三弄何人古調彈。修到今身真不易，描來設色可知難。花因有信分遲早，天總無心作暖寒。明月似波雲似水，詩心清絕此中看。

東風借問故園枝，烏鳥無緣得遂私。萬里星霜人獨對，十年冰炭意同知。篆煙脈脈簾垂晝，綺閣沈沈夜賦詩。亦有家山歸未得，紙窗燈火憶兒時。

做完，兩人互看癡珠道：「荷生的詩，是詩中有人，呼之欲出。」荷生笑道：「你不是這樣。」秋痕采秋微笑。隨後酒闌，采秋印了一盒香篆，慢慢燒着，就和秋痕彈起月琴來，各人將梅花詩，拍入工尺，只按得一首，夜已深了。此時荷生將今早的事，告知癡珠，癡珠笑道：「這却是意外的遭逢，以後須邀我逛一天寄園罷。」也就散了。這夜天陰得黑越越的，秋痕爲着采秋給他水仙花，和那塞外的五色石，要個盆供，剛走到北窗下，忽一陣風過，吹得竹葉簌簌有聲，燭光一閃，瞥見梅頂樹下，有一個宮妝女人，臉色青條條的，嚇得毛骨悚然，把盆一丟粉碎了，沒命的跑入屋裏。癡珠聽得盆碎，正奔出看，秋痕早到眼前，拉着癡珠，半晌說不出話。癡珠忙問怎的，秋痕定了神，才說道：「我真見鬼了！」便將所見，告訴癡珠。癡珠笑道：「好端端的住屋，那裏有鬼？」正說時，忽聽得窗外長嘆一聲，頓覺得身上毛竅都開。秋痕道：「你聽！」癡珠強說道：「疑心多生鬼，我却不聽見什麼。」口裏如此

說心裏也駭異！便說道：「無鬼之論，創自阮瞻，其實魂升魄降，是個常理，若有嘯於梁，種怪異，我不敢說是必無，却非常理，只是世間的人，隨便到一處去，就有那酒鬼，色鬼，賭鬼，鴉片煙鬼，促狹鬼，肩摩踵接，這豈人之常理，人無常理，鬼更不循常理，人間之鬼，白晝現形，陰間之鬼，黑夜露形，這鬼就懂得道理，你們不怕白晝現形之鬼，反怕黑夜露形之鬼，豈不豈呢？」秋痕道：「好好你又借鬼罵人了。」癡珠笑道：「好好中華天下，被那白鬼黑鬼鬧翻了，自此十大夫不徵於人，却徵於鬼，東南各道，賊臨城下，也有做起四十九日醮場的，也有建了四十九日清醮的，這會通天下的人，皆是個冒失鬼，豈獨你家有這鬼頭鬼腦，幾個小謬鬼？」說得秋痕跛脚通笑了，北窗下反寂然無聲，癡珠又閒談一會，便收拾去睡。再說江家契券，即日投繳，眷屋於十六離屋，荷生即於是日接到紫滄來書，說杜藕齋要增一千金身價，荷生自然答應了。十七日辦完公事，便到榆園和采秋領着紅豆，同到柳巷，這裏早有索安翁憤伺候，引着兩人，先瞧正屋，就是軒軒草堂，崇墉巍煥，局面堂皇。到了第三進，紅豆見那臨池一座，小樓曲折有趣，說道：「這樓比我們的春鏡樓，更覺幽雅，娘往後就住這一進罷。」采秋道：「此樓怎的沒有橫額？」荷生道：「你住了，我就寫春鏡樓三字，做個匾額掛起來。」兩人就在樓上小憩一會，翁憤端上點心，隨意用些，然後從小門上了翠雲樓，只見第一層是六角樣式，面面開窗，純用整塊玻璃，隔作六處，六處之中，又分出明暗來，大小方圓扁側，共有十二處，額題井門仙館。更上第二層，是四面樣式，面面空出迴廊，廊畔俱有紫檀雕花的欄杆，裏面八間，併作一間，統用錦屏隔斷，面面有門，瞧着園中亭台層疊，花木扶疎，池水潏潏，山巒繚繞，已自可觀。再轉扶梯，到了第三層，覺得比前兩層略小了些，却是堂堂正正，一座三間，廳房上有一面橫額，篆書雲樓三字，地位愈高，眼界愈闊。荷生同采秋攜着手，憑欄一望，井州的山水關塞，就如天然圖畫，都在目前，縱一覽會，就下來在井門仙館坐下。索安回道：「爺如今從那邊遊去，好叫園丁預備。」采秋道：「順着路，我們騎馬去罷。」荷生道：「我們坐船到小蓬瀛，再為騎馬不好麼？」索安答應，翁憤便吩咐下來，不一會，船撐

來了，衆人下了船，步入門來，見兩傍擺列四盆花木，中間是個堂，三層台，中方有一丈，足開兩席，後堂一邊爲室，一邊爲徑，徑轉爲廊，廊半爲台，台上張幔。采秋笑道：「這船式樣，真是奇巧。」荷生道：「浙江西湖船式多得很，有名小團瓢的，有名搖碧齋的，有名四壁花的，有名隨喜菴的，這式製喚做煙水浮家。」於是談談說說，一路看圍中景緻，有幾處是飛閣凌霄，雕臺瞰地，有幾處是危岩突兀，老樹槎枒。那船慢慢的盪去，約有半里多路，遠遠過了一個石磯，出了小港，卽是個大寬闊處，望見西北一帶長廊。荷生指道：「那就是小蓬瀛。」一會到了繫好了船，只是蒼松夾道，古柏成盤，一個榭靠山臨水，略似芙蓉州，水閣上去坐下。索安送上茶，兩人喝了，走上岸來，荷生騎匹小川馬，采秋就騎那匹烏騾，迤東而行，過了好些石磴雲屏，小亭曲榭，到了平路，茅舍茅籬，頗有雞犬桑麻之趣。那園丁家眷和着女兒，都一簇一簇的撐着眼瞧，采秋喚他過來，却不敢近前。荷生吩咐索安一個孩子，賞一百文，索安答應，自去分給了。這裏荷生采秋跑了一回馬，紅豆才到，采秋便先下烈騾，說道：「坐車不如騎馬，無奈這城裏女人通是坐車。」此時荷生也下了馬，說道：「他們嬌嫩嫩的，看見馬都怕起來，那裏會騎。」采秋道：「這也是習慣成自然了，譬如我和你在街上騎着馬跑，不就是錢牧齋柳如是的笑話麼？」荷生道：「可不是呢！」兩人一邊說話，一面度上石橋，回望着瓜田芋區，不勝感慨。荷生就說道：「癡珠的詩，有倘得南山田二頃，此生原不問升沈之句，真是先得我心，我往後要延他將這幾處聯額，和你商量調換一調換。」采秋笑道：「你和他商量就是了，何必要拉扯到我呢？」於是下了石橋，順着兩行竹徑，轉出柳堤，又過了幾處神仙洞，翁慎打着小路，叫開了聽雨山館後門，伺候兩人進去，轉過一座半石半土的小山，接着就是幾百株芭蕉，圍着三四間書屋，奈窮春苦寒，却不見綠天的好景。兩人就不復坐，望小天台而來，只見怪石嵯峨，若飛若走，古藤如臂，敗葉成埋，上了山徑盤旋，到了山頂，三丈多高，遠望拳雲樓，近瞰竹塢梅窩，令人豁目爽心，看了好一會，早是夕陽西下，朱霞包天，才一步步的拾級而下，到一山凹，桂樹林立，有亭翼然，便是金粟亭，翳山踞石。采秋想到亭內

一憩，荷生道：『天色不早了，下面東首，就是梅窩，我們到那裏坐罷，也可領略些花香。』遂步下山來，沿着東邊山徑，到了一帶梧桐樹邊，遠遠聞着梅花的香，只見一道青溪，圍着一個院落，也有幾堆小山，盡是梅樹，尚在盛開。兩人隨步入一屋坐下，荷生道：『花園中佳處，已盡於此，如今仍從軒草堂出去，上車罷。』翁慎端上松花糕杏酪，兩人用些，拭了臉，教索安折下幾枝梅，天已黑了，便出來上車，回到愉園，却好癡珠正在門口下車，三人便一齊進內，就在船房坐下，說起遊園。癡珠道：『我最愛的是梅窩，那幾間屋子。』因嘆口氣道：『春鏡無雙，我說的，傷准不准呢？』荷生采秋一笑。癡珠又嘆道：『天下不少名園，單寒卓犖的人，既不得容膝之安，膏梁貴介，又似此爲呼盧喝雉之場，這園落在你兩人之手，才是園不負人，人亦不負園哩。』荷生道：『往後我就請你住在梅窩。』癡珠笑道：『那才叫做寄園寄所寄。』采秋道：『人生如寄，就是甲第連雲，亭台數里，也不過是寄此一身。』癡珠道：『這還是常局，儘有富貴逼人，功名誤我，蟻螟之寄，亦且爲難。』荷生笑道：『卿所咄咄，我亦云云，安在彼此易觀，不更相笑。』采秋道：『進去用飯，不要講書話了。』癡珠道：『秋痕等我一塊吃飯，我不奉陪了。』說着便走。荷生也不強留，送出月亮門外，自與采秋春鏡樓小飲，辭後題一詩云：

珠樓新與築崔嵬，面面文窗向日開，拂檻露華隨徑曲，繞欄花氣待春回，眉山豔入青鸞鏡，心字香儲寶鴨灰，慚愧粉郎絲兩鬢，恐難消受輕低徊。

正是：

明月前身，梅花小影，聽雨寒雲，真鏡幻鏡。

欲如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采秋秋痕合傳，一從對面寫，一從旁面寫，其實采秋之正面，卽秋痕之反面文字也；從來文字無正寫法，何則，嫌其滯也。此回將寫韓杜之合，先作此一段滿心快意文字，將寫韓章之離，先作此月黑夜深，梅花鬼

影一段文字，意者，可直接下文矣。須知下文尚有采秋悔婚，梧仙聚處一段波瀾，方知不是呆想，仍是虛步後之作者，最宜規摹者也。

第三十回 看迎春俏侍兒遇舊 祝華誕女弟子稱觴

話說明年戊午，立春節氣，却在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，先立春兩日，雪霽，天氣甚覺和暖。癡珠正與秋痕同立，在月亮門外南廡，調弄鸚歌，只見愉園的人，送來荷生一個小柬，癡珠展開，和秋痕同看，上面寫的是：

昨有秦中鴻便，題一梅花畫冊，寄於紅卿，得念奴嬌一闋，錄奉詞壇正譜。

癡珠笑道：「既得隴，又望蜀呢？」秋痕道：「荷生這會還念着紅卿，也算難得。」便念道：

迢遞羅浮，有何人，重問美人蕭索。竹外一枝斜，更好似，傾城衣薄。疎影亭亭，暗香脈脈，愁緒都無著。銅瓶紙帳，幾家綉戶珠箔。

却憶月落參橫，天寒守爾，只有孤山鶴，畢竟罡風嚴太甚，恐學空花飄泊。

秋痕臉皮一紅，不念了，癡珠接着念道：

綠葉成陰，駢枝結子，莫負東風約。綺窗消息，平安歲歲如昨。

秋痕道：「荷生的詞，纏綿悱惻，一往情深，我每每讀之，就要墮淚，你何不和他一闋？」癡珠道：「我出語生硬，萬分不及他，因此多時就不作了。」秋痕道：「你題花神廟的台城路，和那七夕的百字令，就與他一樣好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拿着柬帖詞箋，先自進去。癡珠正待轉身，只見小岑劍秋同來了，癡珠忙行迎入，秋痕也出來相陪。癡珠道：「好久不見，怎的今天却這般齊？」小岑道：「我兩人一早訪了荷生，便來找你，打算約你明天去看迎春。」癡珠歎道：「文酒風流，事過境遷，下月這時候，你們都不要走麼？」到那時，我却有兩篇文贈你。」小岑道：「

這就難得。」劍秋道：「癡珠肯爲我二人做起文章，這真叫做榮行了。」癡珠道：「我是說我的話。」小岑道：「不要罵起來。」劍秋笑道：「他說他的話就夠了，那裏做那人的序文，就罵那人的道理。」說得癡珠小岑都笑了。秋痕道：「我二十二這天，也要學着荷生，做個團圓會，大家都要到。」小岑道：「自然都到。」劍秋道：「這一天你替你師母餞行。」秋痕道：「只要師母住得到三十，我三十晚上便替他餞行。」大家說說笑笑，就在秋心院用過早飯。癡珠偶然問起掌珠，劍秋道：「你還不曉得麼？夏旒與他來往半個多月，給不上二十千文，還偷了一對金環，兩隻鋼錶，現在討個西湖坐探差事，竟自走了，你想掌珠這會兒苦不苦呢？」癡珠聽了氣憤，說道：「有這下作的東西。」小岑道：「你那裏曉得外面的事，這幾天又有件笑話，你教劍秋說給你聽。」癡珠便叫劍秋說，劍秋笑道：「你猜是那個？」癡珠道：「我那曉得是那個，你說罷。」劍秋道：「你認得的原士規。」癡珠道：「我久聞其名。」劍秋道：「士規參了官，沒處消遣，那花選上賈寶書，做人爽直，竟給他騙上了，前月竟想出個主意，借寶書家開起賭場來，四面八方，拉着人去賭，不想拉了一個冤家，是大衙門長隨，賄輸幾十千文，偷了上頭一副金鐲，又來賭輸，第二日破了案，府縣都碰釘子，這一晚圍住一拿，一個都沒走脫，士規也掛上鍊，不敢認是官，只得班房裏坐，可憐寶書跟着他受這場橫禍，倘認真辦起來，士規是要問罪，寶書還不曉得如何下落哩。」癡珠心上難安，說道：「寶書我不曾見面，掌珠和我却有一日盤桓，原想偷個空兒訪他一訪，因爲夏旒在他家來往，就懶得去了，如今他有這場煩惱，你代我去瞧他一瞧罷。」小岑笑道：「你要充個黃衫客麼？」癡珠道：「黃衫客我自想也還配得，那夏旒却比不上李益。」劍秋道：「我同你去。」小岑道：「我也去。」三人一車向掌珠家而來。癡珠見掌珠光景，委實狼狽，便悄悄給他十兩銀子，并約他明日來秋心院，掌珠自然十分感激。隨後去看丹傘，又去看曇雲，也都約着明日的局。癡珠因爲秋心院近在咫尺，使用車送小岑劍秋回去，步行而來。次日荷生也來，四人就在秋心院吃了一頓飯，同往東門外看迎春去了。說不盡太守旂青兒童彩勝，這一日的

熱鬧喧嚷，傍晚進城。小岑劍秋的車向西回家，荷生癡珠是向菜市街來，剛從大街轉向小胡同，見前頭停一輛車，兩個垂鬢女子，一略小些，伶俏得很，正在下車，車夫只得停住，荷生坐在車沿，那小的且不下車，將荷生打諒一打諒，便喚道：「韓老爺！」荷生也覺得這小的面熟得很，只記不起，便一面跳下車，一面問道：「你怎的認得我？」此時小的下了車，那一個也要下來，荷生却認得是傅秋香，這小的早向荷生打千，秋香趕着下車，也就向荷生打千，說道：「半年多沒見面，老爺通好麼？」那班長認得是韓師爺，十分周旋，荷生却一眼只瞷着小的，忽記起來，說道：「你不是天香院秋英麼？」那班長答道：「他是從秦中才來的。」荷生喜道：「我正要問秦中大家消息，便招呼癡珠下車，秋香引入客廳坐下，秋香秋英都與癡珠請安，荷生爲通姓名，秋英延入臥室，却說秦中自去年迤迤回滋事之後，光景大不如前，天香院姬人都已星散，這秋英是天香院一個侍兒，靠着一老媽，流轉到了并州，搭在秋香班內。當下癡珠急問娟娘，荷生急問紅卿，娟娘是他們班裏老前輩，秋英連姓名通不知道，紅卿是閉門臥病，幸他媽素有蓄積，尚可過日。荷生因向秋英歎口氣道：「我和紅卿在你天香院喝酒時候，你才幾歲？」秋英道：「十一歲。」荷生道：「如今呢？」秋香道：「他今年十六歲了。」荷生向癡珠道：「忽忽之間，已是五年，回首舊游，真如一夢。」癡珠道：「我去後，你才到秦中，我和娟娘一別，竟是八年，你和紅卿，算來相別也有四年了。」說話間，秋香已端上點心，兩人用些。癡珠見秋香秋英俱婉孌可愛，因而約了明日的局，便上車回到榆園，是夜二人集李義山詩，聯得古風一首，采秋寫出念道：

風光冉冉東西陌，癡蒲青柳碧春一色。荷郵亭暫欲酒塵襟，癡謝郎衣袖初翻雪。荷海燕參差溝水流，癡
綉檀迴枕玉雕鏤，荷舊山萬仞青霞外，癡同向春風各自愁。荷衣帶無情有寬窄，癡唱盡陽關無限疊。荷浮
雲一片是吾身，癡冶葉侶條偏相識。荷鸞釵印月寒鉗，癡相思迢遞隔重城。荷花鬢柳眼各無賴，癡湘瑟
秦簫自有情。荷回望秦川樹如薺，輕衫薄袖當君意，癡當時歡向掌中銷，不煩看盡魚龍戲。荷真珠密字芙蓉

蓉簫，疑莫向洪崖又拍肩，荷此情可待成追憶，疑錦瑟無端五十絃。

念畢笑道：「竟是一篇好七古！」癡珠見天已不早，就回秋心院去了。次日傍晚，秋痕邀了癡珠，同到榆園春鏡樓，早是絳燭高燒，紅氍匝地。采秋一身豔妝，紅豆香雪也打扮得娘娘婷婷，秋痕點對燭，向上磕三個頭。采秋趕着還禮，荷生早拉着癡珠，向水榭瞧梅花去。此時四人喝酒行令，毋庸贅述。次日荷生采秋怕秋痕又來拜壽，轉一早領着紅豆，先到秋心院，此時癡珠才起身下床，尙未洗漱。秋痕爲着要先往榆園拜壽，起得早些，也還妝掠才完，迎出笑道：「這擋駕的法兒，却也新鮮。」便讓荷生西屋坐下，自和采秋紅豆進南屋去了一會，跛脚，循着掌珠進來，接着秋英秋香也來了，停了一停，小岑劍秋同到，說丹暈曼雲受了風寒。癡珠道：「事不湊巧，秋痕今天還備有兩席呢。」荷生道：「就是通來，不過十一人何必如此費事？」當下秋痕早分付跛脚和小丫環在南廳裏排下兩席麵菜早酒，大家都不大吃，就散了。秋痕領掌珠，替荷生祝起壽來。今日這一會，大家都有點心緒，所以頂熱鬧的局，反覺十分冷淡，也有在月亮門外，倚着梧桐樹，啣啣私語的，也有借着調鸚歌，看梅花消遣的。到了三下鐘，排席先前是兩席，荷生不依，癡珠叫秋痕將兩席合攏，左邊荷生獨坐，右邊小岑劍秋，上首采秋居中間，左掌珠，右秋香，下首癡珠居中，左秋英，右秋痕，紅豆和小丫環，輪流斟酒，上了四五樣菜，窗外微風，一陣陣送來梅花的香，癡珠見大家都沒話說，便要行令。小岑道：「采秋令煩難得很，令人索盡枯腸。」因向掌珠道：「今日你說個飛觴，要雅俗共賞的才好。」掌珠沈吟半晌，說道：「今日本地風光，是個壽字。」秋痕道：「昨晚行的百壽圖，俗氣得很，今日還講這個麼？」癡珠道：「今日不說真壽字，就不俗了。」劍秋道：「說個美人名。」荷生道：「美人名沒有幾個。」采秋道：「壽以公主。」癡珠道：「孫壽。」荷生說道：「有沒有？」小岑道：「有有，花選上有個楚玉壽，不是美人麼？」說得衆人通笑了。劍秋因向掌珠道：「玉壽我聽說死了，真不真？」掌珠道：「他前月就死了。」秋痕道：「今天人家賀壽，不准說這個字，你和寶憐妹妹說了，各罰一杯酒。」劍秋道：「是

我該討，便喝一杯。秋痕道：『寶妹妹也應喝。』掌珠道：『我是跟他說下的。』劍秋道：『是我累你，我代你喝。』癡珠道：『我的意思，說個壽字州縣，你們何如？』大家想一想，通依了。癡珠道：『我起令。』便喝了一杯酒，說道：『福建建甯府壽甯縣。』王桂喝酒，秋香喝了酒，想了半晌，飛出一個壽字，說道：『荷生喝酒，陝西同州府永壽。』荷生喝了酒，說道：『山西太原府壽陽。』數到劍秋，劍秋喝了酒，說道：『四川資州仁壽。』數到掌珠，掌珠喝了酒，想了一會，說道：『秋痕姐姐喝酒，山東兗州府壽張。』秋痕且不喝酒，將指一指，把酒喝乾，說道：『浙江嚴州府壽昌。』該是采秋，采秋喝了酒，說道：『直隸真定府靈壽。』該是秋英，秋英喝了酒，想了一會，說道：『江南鳳陽府壽州。』小岑道：『輪了一遍，也沒有個重說的，我喝罷。』喝了酒，說道：『山東青州府壽光。』還給荷生喝了壽酒，收令罷。荷生也自歡喜，紅豆換上熱酒，喝了時，已黃昏，室中點上兩對紗燈，秋痕上了大菜，出位敬荷生三杯酒，就要來敬采秋。采秋再三央告，秋痕只得來敬劍秋、小岑二人，各飲一杯，逐位招呼下來。秋香、秋英便送上歌扇，劍秋道：『今天立春第二日，教他們只揀春字多的，每人唱一支，我們喝酒，他們唱幾多春字，我們喝幾多酒，不好麼？』荷生道：『好極。』回頭瞧着紅豆，道：『你數罷。』此時冷家傅家班長，都拿着鼓板、笛子、三絃，在院裏伺候，秋痕移步窗外，說聲一剪梅，外面答應，笛聲齊起，絃韻悠揚，鼓板一敲，只聽秋香唱道：

霧縠蘊蔥貼絳紗，花影紗窗，日影窗紗，迎門喜氣是誰家？春老儂家，春瘦兒家。

大家喝聲好，紅豆道：『兩杯。』於是斟了酒，大家喝了。癡珠問秋痕道：『這一支是那一部分的詩？』秋香道：『紫釵記議婚。』又聽秋英唱道：

香夢回，才褪紅鴛被，重點檀唇胭脂膩，匆匆挽個拋家髻，春愁怎替，那新詞且記。

大家也喝聲好，紅豆道：『一杯。』荷生道：『曲唱得好，只是春字太少，我們沒得酒吃。』紅豆笑道：『大家要喝酒，我唱罷。』癡珠即便喚跛脚端張椅子來，叫紅豆坐下，紅豆背着臉唱道：

他平白地爲春傷，平白地爲春傷，因春去的忙，後花園要把春愁漾。

癡珠喝聲好！劍秋道：『要喝四杯呢。』紅豆起身斟酒，掌珠道：『我唱下一支罷。』

論娘出行，人人觀望，步起須屏障，但如常著甚春傷，要甚春遊，你放春歸，怎把心兒放？

荷生道：『好好喝七杯。』采秋道：『如今夠你喝了。』於是大家通喝七杯。采秋讓些菜，癡珠道：『我在劉子善家過冬行的令，是擊鼓催花，也還熱鬧，如今叫采秋想個雅的，隨人愛說者說，不說者唱個詞曲梅字罷。』小岑道：『我儘怕采秋的令，你們偏要他來鬧。』癡珠向采秋道：『你儘管說。』采秋笑道：『你不怕煩難，我說兩個令，你們商量那個罷，是一字分兩字，三字各一韻，一是兩物並稱，一奇一偶。』荷生道：『前一令過多些，後一令只有數件，留着想想，也覺有趣。』癡珠你吩咐他起鼓罷。』秋痕早叫跛脚探支梅花，遞給癡珠，吩咐院子裏起鼓。癡珠便將梅花給與荷生，叫他輪起。劍秋道：『我們講了采秋の令，也還說句詞曲才有趣，只不要限定梅花。』大家也依。這回是教坊門打的鼓，輕重遲速，有音有節，席上輪有三遍，花至秋英，鼓節住了。秋英喝了酒說道：

雪意衝寒，開了白玉梅。

第二次從秋英起，輪到荷生，恰恰七遍，鼓聲住了。荷生喝了酒說道：『我講個一字分兩字，三字合一韻罷，一東的虹字。』大家想，一知道好，合席各賀一杯。荷生說句詞曲，是：

伯勞東去燕西飛。

第三次的花，輪到劍秋，鼓聲停住。劍秋喝了酒道：『我說個壽考惟祺的祺字。』癡珠道：『頌善善禱，大家賀一杯。』荷生采秋皆喝雙杯。荷生道：『喝一鍾就是了，何必雙杯？』劍秋說的詞曲，是：

進美酒全家天祿。

第四次輪到秋香，鼓聲停住，秋香喝了酒道：

則分的粉骷髏，向梅花古洞。

癡珠因吟道：「天下甲馬未盡銷，豈免溝壑長漂漂。」秋痕瞧着秋香一眼，采秋只喚起鼓，這是第五次，輪到秋痕，秋痕喝了酒道：「我說個尺蠖伸屈，以求伸也的伸字。」大家稱好，也各賀一杯。秋痕道：「我說詞曲，是拿住情根死不鬆。」劍秋道：「你不准人說這個字，怎的自說該罰三杯。」秋痕沒得說，癡珠替他講情，罰了一杯。秋痕道：「我還說本分的令。」

單只待望着梅花把渴消。

劍秋笑向秋痕道：「你還喝酒。」秋痕道：「你又胡說！」第六次輪到荷生，荷生喝了酒說道：「我如今講一個物，並稱一奇一偶罷，冠履。」小岑稱好，大家也賀一杯。荷生說句詞曲是：

去馬驚香，征輪繞月。

第七次輪到采秋，采秋道：「前一令我說緯衣的緯字，後一令我說個釵環。」大家都拍案叫好，各賀一杯。癡珠道：「還有詞曲，怎不說？」采秋瞧着荷生道：「順時自保千金體。」言下慘然，荷生更覺難受，大家急將別話岔開了。第八次輪到小岑，小岑喝了酒道：「我說個琴德惺惺的惺字何如？」荷生道：「好得很！」大家也賀一杯。說個詞曲是：

北里重消一枕魂。

第九次又輪到秋痕，秋痕喝了酒說道：「我再說個焉得諛草的諛字。」說句詞曲，是情一點燈頭結，本分的令是：

怕不是梅卿柳卿。

大家都說好各賀一杯。第十次輪到掌珠，掌珠喝酒說道：

等得我梅子心酸柳皺眉。

劍秋瞧着掌珠笑道：「你還等夏旒麼？」掌珠急得兩頰飛紅要哭，癡珠向劍秋道：「你何苦提這種人？」掌珠早借着吸水煙，拭了眼淚，才行歸坐，不想十一次又輪到掌珠，只得又喝酒道：「我說個蝸字。」劍秋聽了稱好，大家也齊聲贊好，滿滿的各喝一杯。掌珠瞅着秋痕道：「我說句詞曲，是漏盡鐘鳴無人救。」秋痕接道：「願在火炕中身早抽。」就歎了一口氣。荷生道：「說酒令，怎的都說起心事來？」給癡珠說收令罷。這十二次輪到秋香，秋香喝了酒說道：

只怕俏東君，春心偏向小梅梢。

十三次，又輪到秋英，秋英又喝酒說道：

夢孤清，梅花影，熟梅時節。

十四次又輪到秋痕，秋痕把酒喝了道：「我說個杯箸。」荷生道：「靈便得很！」大家各賀一杯。秋痕又說個詞曲，是說到此悔不來，惟天表證說個梅是：

便揉碎梅花。

劍秋笑道：「往下念罷。」秋痕道：「劍秋你今天怎的儘糟蹋人，我改一句，你聽我念。」

則道墓門梅，立着個沒字碑。

荷生哈哈大笑小岑道：「他得罪你，你罵他沒字碑，怎的把我喚做墓門梅？」劍秋笑道：「他近來肚裏沾了癡珠點兒墨汁，憑甚麼人都是沒字碑。」癡珠道：「算了，不說頑話，我還沒輪到呢。」秋痕吩咐起鼓，這是十五次，輪有三陣，輪到癡珠，鼓聲停住。荷生道：「你快說，天已不早，好收令。」癡珠喝了酒，說個螻字，又說領袖說句

詞曲是

溫柔鄉容易滄桑。

荷生道好！虹字起，螭字結，領袖二字，却在目前，却沒人想得到，我們賀他一杯酒，散了罷。秋痕催上稀飯，大家用些，小岑劍秋急去看病，便先走了。掌珠秋香秋英三人，荷生癡珠各賞了十兩銀子，也去了。荷生見秋痕筆硯放在北屋案上，就檢張紙寫一首詩，向癡珠道：「賦此誌謝。」癡珠念道：

香溫酒熱峭寒天，畫燭雙燒照綺筵。檀板有情勞翠袖，萍根無定感華年。邊城笳鼓催殘臘，文字知交信夙緣。却念故鄉歸未得，一回屈指一悽然。

癡珠念畢，也寫一詩和道：

第一番風料峭天，辛盤介壽合開筵。酒籌緩緩消殘夜，春日遲遲比大年。知己文章關性命，當時花月證前緣。新巢滿志棲雙燕，我回低徊亦暢然。

荷生采秋齊聲贊好，喝口茶，然後回回榆園，正是：

勝會既無常，佳人難再得。搔首憶舊游，殘燈黯有色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合傳章劉韓杜四人，而加以十妓，步步不脫娟娘紅卿，尤爲心細。殘年欲盡，采秋急欲還家，秋痕家欲構壘，明年戊午，立春節氣，恰在今年十二月廿一日云云。於是滿紙柳媚花柔，冰消雪霽，無復寒象，大聖人之畫卦，剝者復之，一陽所以生於冬至夜半也。隨借秋心院一番酒令，急將春字勒住，不肯輕佔下文地步，然而又不可以虛行也，於是乎有秋英，於是乎有十妓之蹤跡，遙應前文，暗引後文，遂覺脫去恆蹊，別開生面。荷生采秋之別，僅以一二語點出之，不卽不離，恰得兩人神吻。

第三十一回 離恨羈愁詩成本事 閒情逸趣帖作宜春

話說癡珠二十三靠晚，偕秋痕到榆園送行，見驪駒在門，荷生采秋依依惜別，兩人愴然不能久坐，便自告辭。是夕人家祀灶，遠近炮竹之聲，接連不已。癡珠倚枕思家，憑秋痕怎樣呼觴勸酬，終是悶悶不樂。秋痕因說道：「你前說要作鴉片烟樂府，我昨日替你作篇序，你瞧瞧用得用不得？」說着便向桌上檢出一紙遞給癡珠。癡珠接來一看，念道：

聞諸父老，二十年前，人說鴉片，卽譁然詫異！邇來食者愈多，自南而北，凡有井水之處，求之卽得，敗俗傾家，喪身罹法，其弊至於不忍言，而昏昏者，習以爲常，可爲悼歎。尤異者，香閨少婦，綉閣名姝，亦或間染及此，至青樓中人，則什有八九，遂令粉黛半作骷髏，香花反成臭味。覺岸回頭，懸崖勒馬，非具有夙根，持之以定力，不能跳出此魔障也。孽海茫茫，安得十萬恆河沙，爲若輩瀟腸滌胃耶？作鴉片嘆。

念畢說道：「很講得痛切，筆墨亦簡淨，你何不就作一篇樂府等，咱替你改，我是不止說這個，還有許多時事，通要編成樂府，嘆頭一題是黃霧漫，第二題是官共來，第三題是胥吏尊，第四題是銅錢荒，第五題是鈔幣弊，第六題是羊頭爛，第七題是鴉片嘆，第八題是賣女哀。秋痕斟一杯酒，喝一半，留一半遞給癡珠道：「樂府我沒有做過。」癡珠喝了酒說道：「你沒有做過樂府，那白香山新樂府三十章，你不是讀過麼？香山的詩，老嫗能解，所以別的詩不好，樂府最妙，學他那樣作法，便是正體。」秋痕又斟一杯酒，給癡珠喝一半，將剩的自己喝了，說道：「這個你也和我說過，只我總不敢輕易下筆，你隨便起兩句，我接下去學學好麼？」癡珠道：「我說你寫。」便隨口念道：「外洋瘡中土，製作鴉片煙。」秋痕端過筆硯，寫着，癡珠道：「你五字的做兩句罷。」秋痕想了又想，說個不大條暢的句，惹着癡珠笑了，又分喝幾杯酒，讓癡珠吃幾碟菜，才說道：「我做一聯對偶，你看好不好？」

就寫起來。癡珠瞧是媚人勝鸞膠，流毒如蛇涎，說道：「這就好，音節也諧。」秋痕擎着酒杯，笑道：「我又不曉得怎樣接了，你提一句罷。」癡珠便道：「如今要轉仄韻才好呢。」念道：「愚夫不解身中毒。」秋痕寫着，笑道：「我接句，夜夜吹簫品玉竹。」癡珠笑道：「你說他品簫還好呢？」秋痕道：「我想那神情就像。」癡珠道：「這不是給人家笑話？」秋痕道：「我和你講，怕你笑麼？其實我是這一句，你瞧罷。」癡珠瞧來是短榻燒燈檠裂竹，便笑說道：「好好的句子，却故意要那般說，以下你自做去，我替你改。」秋痕手剪燭花，笑說道：「我不做，我和你聯下去。」癡珠道：「我酒也不喝，詩也不做，一會罷。」秋痕不依，癡珠只得又念道：「生涯萬事付一槍。」秋痕一面接寫道：「萬事如煙過癡忙，朝過癡，暮過癡。」癡珠早向床上躺下，秋痕便站起來，跟到床前，伏在癡珠身上，說道：「怎的？」癡珠道：「你要替我解悶，却教我做詩，不更添悶麼？你好好的替我唱那紫釵記，閨諺，給我聽，我便不悶了。」秋痕笑道：「你又來歪纏人家，我和你說，今天是霞飛鳥道，月滿鴻溝，行不得也哥哥。」癡珠將手拉住秋痕道：「我不信。」秋痕笑把指頭向癡珠臉上一抹道：「羞不羞？你記不得，今天是祀灶日子麼？」癡珠黯然道：「我在客邊，我沒灶祭。」秋痕笑道：「我沒爹沒媽，那裏還有灶？」癡珠道：「我有媽也似沒媽，有灶也似沒灶。」因吟道：「永痛長病母，五年轉溝壑，生我不得力，終身兩酸嘶。」一面吟，一面傷心起來。秋痕慘然，將癡珠的手掌，接着自己的嘴道：「這是我不是，惹你傷心，我還唱兩支玉交枝罷。」癡珠淚眼盈盈道：「我這回曲也不能聽了。」又高吟道：「當歌欲一哭，淚下恐莫收，濁膠有妙理，庶用慰沈浮。」便說道：「我還喝酒麼？」於是秋痕斟了熱酒，送給癡珠，癡珠又高吟道：「少年努力縱談笑，看我形容已枯槁，喜君頗盡新禮樂，萬事終傷不自保。」就將酒喝乾。秋痕淚雙流道：「如此傷心何苦呢？龍蟄三冬，鶴心萬里，願君善保千金體哩。」癡珠微笑一笑，說道：「喚他們收拾睡罷。」一夕無話。次日下了一天雪，癡珠並沒出門，第三日清早，外面送進一束，說是韓師爺差人送來的。癡珠拆開，見是一張小箋，上寫的：

采秋歸矣，孤燈獨剪，藥裏自招，居者之景難堪，冲寒冒雪，單車獨往，行者之情，尤可念也！疊梅花詩原韻，得春鏡樓本事詩八首錄呈吟壇評閱，知大才如海，必更有以和我。癡珠我師，荷生白。

秋痕笑道：「詩債又來了。」癡珠念道：

斷紅雙臉暈朝霞，乍入天臺客興賒，青鳥偶傳書鄭重，朱樓遙指路欹斜；可能假倚消愁思，便爲飄零惜歲華，自笑無緣賞桃李，獨尋幽徑訪秋花。

似曾相見在前身，玉樣溫柔水樣清，月下並肩疑似夢，鏡中窺面兩含情；隨風柳絮迷香國，初日蓮花配豔名，最是四弦聽不得，樽前偏作斷腸聲。

因嘆道：「卅六鴛鴦同命鳥，一雙蝴蝶可憐虫。」又念道：

同巢香夢悔遲遲，惆悵情懷只自知，卿許東風爲管領，儂家南國慣相思；針能寄恨絲千縷，格訪簪花筆一枝，莫把妝梳比濃淡，蘆簾紙閣也應宜。

如墨同雲罩遠村，朔風吹淚對離樽，雪飛驛路留鴻爪，柳帶春愁到雁門；姑射露光凝髮色，闔氏山月想眉痕，多情不爲蠶絲繭，但解憐才亦感恩。

瞧着秋痕道：「春蠶作繭將絲縛，我四人意思一塊印板文字，說來覺得可喜也，覺可憐。」又念道：

筌篲朱字有前緣，小別匆匆竟隔年，束指玉環應有約，凌波羅襪總疑仙；淒其風雪真無賴，況瘁輪蹄劇可憐，畢竟天涯同咫尺，一枝春信爲君來。

小院紅欄記舊蹤，便如蓬島隔千重，雲移寶扇風前立，珠綴華燈月下逢；碧玉年光悲逝水，洛妃顏色比春松。

秋痕道：「這松字押得恰好！」癡珠又念道：

久拚結習銷除盡，袖底脂痕染又濃。

孤衾且自耐更殘，錦瑟絃新待對彈。塵海知音今日少，情場豔福古來難；誰憐絕塞青衫薄？却念深閨翠袖寒，願祝人間歡喜事，團圓鏡影好同看。

桃花萬樹柳千枝，春到何曾造化私。恰恰新聲鶯對語，翩翩芳信蝶先知；團香製字都成錦，列炬催妝好賦詩，絮果蘭英齊悟徹，綠陰結子在斯時。

癡珠念畢又嘆道：「天涯多少如花女，頭白溪頭尚浣紗，采秋就算福慧雙修了！」因提筆批道：「繭絲自理，淚燭雙垂，惜別懷人，情真語摯。然茶熟頭綱，花開指顧，來歲月圓之夜，卽高樓鏡合之時。從此綠鬢視草，紅袖添香，眷屬疑仙，文章華國，是鄉極樂，今生合老溫柔，相得甚歡，我輩皆輸豔福，何必紫螺之腸，九迴紅蛛之絲，百結也？癡珠謹識。」批畢，隨手作覆函，交來人去了。跛脚端上飯，兩人用過，正苦岑寂，恰好秃頭送來縣前街十數副春聯，癡珠因叫秃頭照樣買了幾張珠紅箋紙，就在東屋大大小小裁起來。秋痕一邊磨墨，癡珠一邊書寫，將縣前街的春聯寫完，就寫着秋華堂大門的對聯句是：

別夢梅花縈故國，迎年炮竹動邊城。

秋華堂一對長聯是：

七十二候，陸劍南釀酒盈瓶；三百六句，賈浪仙祭詩成軸。

西院門聯是：

自作宜春之帖，請回趕熱之車。

西院客廳楹聯是：

結念茫茫，未免青春負我；爲此寂寂，徒令白日笑人。

西院書室的聯是：

思親旦暮如年永，作客光陰似指彈。

臥室的聯是：

歲聿云暮，夜如何其。

廚房的聯是：

爲此春酒，祭及先炊。

秋華堂月亮門的聯是：

坡翁守歲，唐驥迎宵。

秋痕道：『你如今替我也寫一付，却要這樣不俗的才好。』癡珠笑道：『我寫的就怎樣俗，也比你門首的什麼鴛燕聲的強。』秋痕道：『那是他們鬧的。』癡珠笑道：『你就憑他們鬧去罷，何苦要我寫？』秋痕道：『你不住在這裏，我也不管，如今倘是不好，人家却笑着你。』癡珠笑道：『你替我裝裝水煙，做個筆資罷。』就取一幅長箋，作八個字的聯云：

領袖羣仙，名題蕊榜；山河生色，頌獻椒花。

秋痕道：『不好，上句是實事，下句我不配，要讓采秋，他有一篇大閱賦，才山替河生色哩。』癡珠道：『我要這般持論，就這樣寫出來，所謂揚之可使上天，抑之可使入地，何必是實，也何必不是實，難道將此十六字，榜着你的大門，就有人來說話麼？』秋痕道：『人家那裏來管許多閒事，只是我問心有愧，便覺得不好。』秋痕取過一對紙，癡珠道：『這一付給你正屋貼上罷。』秋痕見寫的是：

富可求我無我相，人盡夫也奈若何？

秋痕道：「你怎寫的出這些話來？就是罵那老東西，也怕他們懂得。」癡珠笑道：「你要不俗，又句句要說實事，我如今掃盡春聯習氣，說出十四個字來，你又怕了，我將對句四字，改個母也天只何如？」秋痕道：「也不好，你這一付，只胡弄局，備個成數罷。」癡珠只得換一付寫道：

消來風月呼如願，賣盡癡骸換一年。

秋痕道：「似此便好，我房門上的對聯，你先寫罷。」癡珠道：「你房門上有八個字是：有如皎日共抱冬心。」

秋痕道：「好極！」癡珠畢寫說道：「西屋是這兩句：

綉成古佛春常在，嫁得詩人福不慳。」

秋痕道：「也好，月亮門哩。」癡珠道：「要冠冕的八個字，是：

浴寒枸杞迎歲梅花。

這裏是你梳妝的地方，我有這兩句是：

春風雙影窺圓鏡，良夜三生悟曉鐘。」

秋痕大喜，一看癡珠寫了，說道：「廚房還要一付哩。」癡珠道：「也有。」便檢紙寫道：

司命有靈，犬聲不作長春無恙，雞骨憑敲。

秋痕笑道：「關合得妙，必須如此，他們才不曉得。」當下雪霽，癡珠吩咐套車，到了縣前街，然後回寓，復由寓到大營，拉荷生回到秋心院。秋痕早把春聯貼好，換得裏外耳目一新，荷生一一瞧過，微微而笑。秋痕將那富可求乎一聯，告訴荷生，荷生說道：「尖刻何苦呢？」癡珠便留荷生小飲，至二更多天，始叫車送回大營，短景催年，轉瞬就是除夕了。正是：

熱夢茫茫，年華草草，獨客無聊，文章自好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癡珠荷生合傳，一以哀感出之，一以遊戲出之，傳神阿堵，栩栩欲活。

第三十二回 秋心院噩夢驚新年 寒雲樓華燈猜雅謎

話說西北搬馬解女人，儘有佳的，臘底太原城裏，來了姑嫂二人，都有姿色，嫂名胭脂，丈夫給賊殺了，姑名柳青，年才十七歲，到了太原，有個將門少年，係武進士出身的官，看上了，聘以千金。柳青對着大家，向少年說道：『我自去，只你老爺是此地一個英雄，我也願依你終身，但成婚之日，我要老乾十斤，燉豬蹄兩隻，餛飩五十個，我醉飽了，憑老爺成親罷，如老爺自己不能如願，便留任我再找男人，這聘金却不歸趙哩。』大家都笑道：『你怎的說出這些話來？』柳青道：『話須預先說明，免得後來淘氣，我們走江湖的人，再不受人委曲，也不委曲人的。』那少年雖覺得柳青說話蹊蹺，却自信拿得穩的，便答應了柳青，便請署券交金，給他嫂子收了。日未晡，就欣然豔妝而往，少年迎入婢僕環觀，柳青飲啖自若，約莫定更，自起卸妝，揮老媽丫環出去，欣然向少年道：『吾醉矣！』登牀盪脫褰衣，付少年道：『憑你鬧罷。』不想柳青袒然裸臥，這少年用盡氣力，竟然不能探他妙處，無何天亮，柳青躍起，少年遁去。柳青名色閑動一時，却為年殘，紫滄已歸，小岑娶了丹暈劍，秋娶了曼雲，都要趕着正月內進京，荷生籌撥各道軍餉，檢點年結彙奏事件，更忙得發昏。癡珠雖是閒人，緣無伴侶，也就懶懶的，這日除夕，便在秋心院和秋痕圍爐守歲。秋痕只怕癡珠思家，百般的耍笑，到五更天，兩人和衣躺下，癡珠不曾合眼，秋痕便沈沈睡去。癡珠怕他受涼，將兩邊錦帳卸下，悄悄假寐，不一會，天發亮了，萬家爆竹，聲聲打人心坎裏，正在難受。秋痕突然坐起，瞧一瞧，抱着癡珠，嗚嗚咽咽，哭將起來。此時外面正在敬神，十分熱鬧，房中只他兩人急

得癡珠抱在懷裏，再三詰問秋痕一言不發，只哀哀的哭，約有半個時辰，才說一句道：『我和你怕要拆散了』說着又哭。癡珠更覺慘然，問道：『話兒從何處說起？却怎樣的傷心！』秋痕嗚咽說道：『我做一個大不好的夢，即刻想到生離。』就抱住癡珠的頭，好一回，跛腳進來，秋痕哭聲已住，也就不覺，剔着燈亮，撥着火爐，見兩人靜悄悄的，只道是睡，再不想是哭，轉怕驚醒，躡手躡足的走了，這裏癡珠問起夢境，秋痕又流下淚來，說道：『夢我和你一塊兒走，也不知要到那裏，忽然見個大山，四面却是峭壁，並無磴路，回頭一望，有無數的狼，遠遠的起來，我和你前後左右，都無去路，抱着大哭，你說道哭也無益，我們捨命爬山罷。你爬上一層，拖着我還沒上去，兩人都滾下來，那一起的狼，就近在咫尺，我只怕咬了你，將身遮住你，你還拉我上山，一個狼撲上身來，我也不怕，正和狼死命的掙，忽見那峭壁洞開，兩個女人擁個老人，將你抓了進去，峭壁後面，猶隱隱的聽見你在峭壁裏喊着我的名字。我心內一痛，就和那狼一起倒地，醒來見你，怎不傷心！以後越想越不好，怎的不哭呀！以前你說個無緣，我還不信，如今看來，』說到這句，又哭起來。癡珠聽了，也自可傷，這會麗日上窗，見秋痕面黃於蠟，日腫如桃，沒命的嗚咽，只得說道：『幻夢有何足憑，但這屋你說有鬼，我明日帶你西院去住罷。』停了一停，禿頭穆升帶着車，拿着衣帽，都來伺候，癡珠就出門去了。初二日，李夫人便招癡珠秋痕，就秋華堂院子裏看搬馬解。只見那姑嫂兩人，短服勁裝，首纏青帕，帶兩匹馬，跟一個老頭子來了。柳青穿件窄袖紅緞綉襖，束以錦緞，足纏綠絛，倒插青縐印花裙幅，胭脂穿件白綾綉襖，束以青緞，足纏綠絛，倒插印花縐裙幅。兩人雙翹，皆不及寸許，伶俏之至，各走了一回繩索，舞了一回刀鎗，耍了一回流星錘，就搬起馬來。先前柳青是站個白馬，胭脂是站個黑馬，各躡一脚，分東西緩步兩回，便一面跑，一面舞，一面唱，幾令人耳馳目駭。未後東西飛跑間，兩人就在馬上互換了馬，如風如電，如拋綵，如散花，如舞蝶，如游魚，出沒更令人心驚神眩。正在癡看，不道兩人早已下馬，站在台階討賞。李夫人大喜，各賞了一錠銀，癡珠也就陪賞。奈這兩個人，見癡珠發下賞來，却走上前笑道：『你不是章癡』

珠老爺麼？我兩人却不要你銀，只要你贈我們一首詩。」癡珠哈哈大笑道：「這不奇怪麼？你怎曉得我會做詩哩？」李夫了也笑道：「總是先生詩名傳播得遠地，他們也是聞風傾慕。」癡珠於是招入西院，取出秋痕畫過的摺扇來，李夫人倚在案頭，看他信筆而揮，歪歪斜斜的寫道：

鳳陽女子有柳青，柳青選塔輕沙陀，盤雕結隊蠕蠕走，馳馬快於月氏駝。我爲榮榮躍而起，春風陡觸雄心多，可能從我建旂鼓，雕鞍飛鞚雙盤鞞。旋頭指顧忽墮地，嫣然一笑舒流波，人生得此聊快意，嗚呼吾意共蹉跎！

又取一把寫道：

胭脂索我歌，我歌喚奈何？君不見藥師馬，紅拂駝，斬王鼓，紅玉搗，龍虎風雲有成例，鬱鬱居此負名花。吁嗟乎兒女恨填海，英雄呼渡河，會當努力中原事，勿使青春白日空消磨。

癡珠寫完，擲筆而起，李夫人笑道：「先生這兩首詩，好激昂慷慨哩！」癡珠微笑。柳青胭脂謝了，又謝秋痕將扇兩邊，都蓋了圖章，兩人喜躍而去。癡珠留李夫人喫飯，定更後，帶何寶大家走了。秋痕便住西院，自此就不回去，牛氏只叫小丫環玉環，跟定身邊，在癡珠免了往來，在牛氏省了供給。這都是兩邊情願之事。只秋痕爲着初一早的夢，觸起癡珠華嚴菴的籤，總是悶煩不樂，因向癡珠問起草涼驛夢裏碑記來。癡珠從書籠中檢來檢去，總尋不出，也就攔開。十四這一天，李夫人接秋痕逛燈去了，癡珠一人正在無聊，恰好小岑劍秋，趁着燈月步行，來拉着癡珠，走不多時刻，到了南司街，便人山人海，擁擠起來，還夾着些車馬在裏頭，三人走路，就不能並行。癡珠招呼兩人道：「這些燈也沒有什麼好看，路又難走，不如到柳巷找荷生罷，還聽得有好燈謎。」劍秋道：「甚好！花神廟也有燈看。」便轉入小巷，慢慢的走，一路閑談。小岑道：「荷生這幾天高興得很。」癡珠道：「采秋是臘月二十六日抵家，他從初五起，天天在新屋裏，催督工程，要趕二十內收整停妥哩。」劍秋道：「他怎的還有

工夫製起燈謎！小岑道：「荷生住了寒雲樓，適值花神廟今年做個大會，借園內軒軒草堂，結個燈棚，熱鬧得很，他一人夜裏無可消遣，就想出這個頑意來。」一邊說話，一邊聽得火炮的聲，鑼鼓的聲，喧嘩的聲，遠遠早望見園門口，燈火輝煌，車馬喧闐。三人擠進花神廟，瞧了一遍，說不盡銀花火樹，華麗紛紜，又聞着絲竹之聲。小岑引路，由殿後小門穿過竹徑，望軒草堂而來。遙望裏面亭樹，有掛玻璃燈的，有掛縐紗燈的，草堂門外搭着燈樓，門內有木柵攔住。遙望內裏，排着燈屏古玩，密密層層，火光閃灼，木柵前鼓樂喧天，人聲振地，幸喜地方寬闊，不然也一步不可行了。轉到後堂，也有好些人，在山上池邊，放泥洞，放火炮，流星趕月，九龍戲珠，只見草堂角門空地上，放着二三頂藍泥大轎，兩頂藍呢小轎，架着七八對燈籠，都是武營官銜，槐樹下繫了幾匹馬，三四個轎夫，在月下燒些枯葉，和火炮的紙烘手。劍秋笑向癡珠道：「不知是那位東家在裏面作樂哩！」正說時，聽得門聲一响，一疊連聲，傳呼伺候，三人只道是官員出來了，各自站開，癡珠更站得遠些，暗暗的瞧，停了一停，大炬百道，手照兩行，引出人來，却是華妝豔服，一羣少婦，後面跟着許外丫環，僕婦都立在門口等轎，燈火之中，只覺得粉光脂色，令人眼花瞭亂，也不辨得誰好看，誰不好看。癡珠遠遠的瞧，好像秋痕在內，便走近一步，留神凝視，只見李夫人側着臉和一位太太說話，秋痕手拉着李家一個大丫頭，站在背後。小岑劍秋已自瞧見向癡珠道：「那不是秋痕麼？」癡珠點頭，劍秋低聲問那一位是穆如太太，癡珠也低聲說道：「站在秋痕前頭的是李夫人，早上轎走了。」接着又有一頂四人轎來，聽那位太太吩咐道：「先把劉姑娘小轎打過來。」便有幾個丫環僕婦家人，接疊傳話，一時轎到，便有了環老媽扶掖上轎，癡珠認得是李家的家人，那位太太又看着幾個少婦上了轎，也就上轎去了。小岑道：「夢想不到，這地方會碰着秋痕。」三人說說笑笑，沿着路，走向寒雲樓來。只見三三兩兩的人，從裏面走出來，一隊像是外省的人，就中有一個說道：「這個謎好難猜。」這一個接着道：「燈謎雖好，只掛在太原城裏，怕一年也沒有人猜得着呢。」劍秋道：「什麼謎就把我太原一城的人都考倒了。」進得

大門屋內八扇油綠洒金屏門，門上一盞扁白紗燈，上貼着許多字條，下圍着一簇人，約有十來個，只見索安跑過來，招呼大家進去。癡珠道：『我們看了燈謎，再進去不遲。』劍秋道：『你老爺做什麼呢？』索安道：『老爺因大人有話說，上燈以後回營去了。』小岑道：『他不在家更好，我們慢慢的猜迷。』三人短的不看，只看上面長條的，是書一封，小岑念道：

憶自卿赴雁門。唐人詩題

時正河冰山凍。書名

兩行別泪，盡在樽前。花名

半夜癡魂，願隨君去。詩經

比代飛之燕。

雁一感分道之輪蹄。西廂

二句竟使目斷長途。四書

一句深恨行止不要自主。花名

昨於新正一日，始得一傳消息。花名

喜近韶光，與年俱至。花名

芬含荳蔻，借錦字以同來。藥名

瘦比梅花，與暗香而並詠。曲牌

一僕貌慚傅粉，剩有青

絲。藥名

曲譜求鳳，好調綠綺。地名

定於仲春上浣，謹擇良辰。詩經

油壁先迎。藥名

堅如前約。藥名

一藥名。卿見之，必破涕為笑也。美人名

劍秋笑道：『他竟把給采秋的信，做了燈謎，我們猜猜。』癡珠道：『第一句想是北征。』劍秋道：『比代飛之燕雁，打一書名，不是春秋麼？我想西廂二句，是車兒投東，馬兒投西，四書一句，是望道而未之見。』小岑道：『不錯，第三句藥名，似是香附。』癡珠道：『香附二字打得好！那貌慚傅粉二句，打一藥名，自然是何首烏。』小岑道：『是，打得很好！可惜荷生姓韓，要是姓何，那更切當了。』癡珠道：『定於仲春二句，打詩經一句，不是說是二月初吉麼？油壁先迎，打一藥名，不是車前麼？堅如前約，是什麼藥呢？』小岑道：『大約是信石。』劍秋道：『這裏人多，我們進去猜罷。』癡珠道：『慢一步，我再看這首浪淘沙的詞。』因念道：

客路去漫漫。牌曲

牌念女無端。唐詩

一句長宵燭耐五更寒。詩經

一句對鏡自驚非昔日。唐詩

二句減却朱顏。美人名

一春信到重關。花名

一綠上眉山。藥名

情天有約定團圓。紅樓夢

中一物碧落黃泉還覓去。易經

二句何況人間。莊子

念畢，三人步入院子。見寧雲樓第一層簷下，四面點着一式的二十多盞瓜瓣琉璃燈，照得面面玻璃，光如白晝。

便有一家人，延入一方室中坐下，送上茶點。三人喝茶用點，先將那一首詞，也逐句猜來。劍秋道：「客路去漫，打一曲牌，自然是望遠行。」癡珠道：「詩經一句，是冬之夜，不用說了，易經二句，是那二句呢？」小岑道：「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。」癡珠道：「這却似是而非。」劍秋道：「情天有約定團圓，打紅樓夢中一物，有趣得很是個什麼？」癡珠道：「風月寶鑑。」小岑道：「他會做，也難為你會想。」於是三人將二句唐詩，一句莊子，一個花名，一個藥名，一個美人名，都想有了，又將那封書上，想不出的，也慢慢的想着了。劍秋喚索安問道：「你老爺留有謎底沒有？」索安道：「一句兩句的，老爺都留了底，給小的答應人家，那兩紙長條，爺說總沒人都打得准，萬一有人猜着，請他明日來。」癡珠怕秋痕回寓，無人作伴，急急要走，便說道：「既是沒有謎底，我們走罷，改日面說。」於是大家走出園來，見燈火零落，游人稀少，曉得天不早了，便分路而來。正是：

玉簫聲未歇，明月已西斜，最是良宵短，城頭噪曉鴉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傳秋痕，而癡珠於事內見之，荷生采秋，於事外見之。發端陡起搬馬解一波，而本回噩夢破愁，實爲四十六回收復武漢張本，接敘噩夢，益不嫌於冷淡。下接入搬馬解看燈，寫得熱鬧之至，頓使噩夢一節，當局旁觀，渾然不覺。恰於中間，仍行提明上下折界限，隨手歸結丹暈曼雲，點起華嚴庵的籤，草涼驛的夢，高絕老絕。就中波瀾層出，如觀海市蜃樓，無物不有，仍自一物無有，是謂運實於虛。

第三十三回

麗句清詞三分宿慧

花香燈影一片豔情

話說癡珠自入正後，深居西院，或聽秋痕彈琴，或瞧秋痕作畫，就縣前街也去的少了。這日上元，子秀子善久不見面，便兩人一車，到了秋心院，值門開着，下車走入，見靜悄悄的沒個人影，再看月亮門落把大鎖，兩人愕然！

後來李裁縫出來說起，才知道初二後，秋痕通沒回來。兩人出來上車，便吩咐趕向秋萬堂來，看門的人見是熟客，就不通報。兩人沿西廊步入月亮門，見廚房裏一個打雜，在那裏打盹，便悄悄的向西屋窗下走，正待轉入樓下甬道，聽得癡珠朗吟道：『浮萍大海終飄泊，羞向紅顏說報恩。』兩人站住脚，又聽得秋痕道：『你也有些年紀了，積些餘貲，作個買山歸隱之計，也是着實打算，再者你的性情，不能隨俗，萬分做不過，荷生讓他得意罷。』癡珠嘆一口氣道：『我爲着家有老母，不得已奔走四方，謀些衣食，不然我就做和尚。』秋痕道：『你好好做詩，都是我說着閑話，又引起你的心緒來了。』癡珠道：『我這上半四首，已是不及他的原作，再做下去，也沒有好句出來，不如算了不作罷。』秋痕道：『你昨晚說的綉榻眠雲扶不起，綺窗初日會難逢，三年風絮年來縮，一室天花夜不寒，都是佳句，怎的不好？』兩人聽了半天，正待移步，不想玉環從甬道看見，便報道：『留老爺和宴大老爺來了。』癡珠迎出，延入客廳，秋痕掀開香色布綿帘招呼，二人見屋裏一陣蘭花香撲鼻，就行步入見窗下四盆素心蘭，開有二十餘箭，便向書案走來，案上一幅長箋紙，狂草一半子，善看了蘭花，因取來瞧，上寫奉和本事詩，三疊前韻。子秀念道：

第一洞天訪碧霞，雲翹有約總非賒，鸞笙吹出香巢暖，風簡題成錦字斜；楚岫朝雲開遠黛，天台暮雨洗濃華，尋常小謫人間去，也作秋風得意花。

福慧修來費幾生，珊瑚仙骨照人清，衫裁燕尾成雙影，扇寫蠅頭憶定情；錦瑟相思頻入詠，枕屏兩地暗呼名，瓊霄指日翔鸞鳳，別鶴何愁帶怨聲。

番風輪指數遲遲，貯月樓成燕不知，才子巾箱金粉豔，美人妝奩芷蘭思；嬌呼小字猜蓮子，愛唱新詞譜竹枝，陌上花開歸緩緩，荆釵珈服兩相宜。

灑我卑棲水外村，天涯回首舊琴樽，西風鐵笛黃泥坂，夜月銀箏白下門；烟柳灞橋留別夢，胭脂北地染

新痕，萍浮滄海終飄泊，羞向紅顏說報恩。

蓬山風月嘆無緣，辜負箋天四十年，團扇畫梅成小影，綉裙簇蝶記游仙。

子善道：「清豔得很！」子秀笑道：「我們今天做個催租客，打斷人家詩興了。」秋痕道：「他正不高興，恰好你來，和他談談罷。」林喜端上茶來，玉環裝着水煙，四人各說了些近事。子秀見上首挂着荷生集坐位寫的一付對聯是：

座列名香，文如滿月；家承清德，室有藏書。

中間是心印的一幅畫梅橫披，橫坡下粘兩紙色箋，便走近一瞧，是七絕四首，款書女弟子游畹蘭呈草。便問癡珠道：「你那裏又收個會做詩的女弟子麼？」秋痕笑道：「就是李太。」子善道：「不錯，他娘家姓游。」子善也走過來看，因念道：

華燈九陌照玲瓏，掩映朝墩一色紅；最是太平真氣像，萬人如海月當中。

雕輪寶馬傍紛紛，百和衣香昨夜薰，綉幃珠簾都不下，輕塵一任上烏雲。
錫簫吹煖遍長街，可有游人拾墮釵，滿地香塵輕試步，幾回珍重踏青鞋。
小幅泥金寫吉祥，十枝絳蠟照華堂，并門多少嬌兒女，但願家家福命長。

念畢說道：「李太太也會做詩麼？」子善道：「幾見詩人的弟子，不會做詩。」就掀着臥室簾子，見窗下兩盆水仙花，也白盛開，壁上新挂一付聯，一幅山水的橫披，橫披下也粘一色箋，便踱進去看看對聯，上款書癡珠孝廉正腕，下款書雁門杜夢仙學書，聯句是：

誦十萬言，有詩書氣，翔九千仞，作逍遙游。

當下子秀和癡珠都走進去，子善道：「采秋竟會寫起大字，且有筆力，真是夙慧。」子秀道：「不要說采秋，即

秋痕不是也有夙慧，怎麼幾個月工夫，就會做詩呢？『癡珠道：『大約琴棋書畫，詩賦文詞，都要有點夙慧才能學得來，你看采秋這幅畫，不更好麼？』子善子秀瞧着那幅畫，是幅工畫山水筆意亦極洒脫，小楷款書奉夫子命，爲癡珠孝廉作，韓宅侍兒夢仙寫。子善道：『這落款就新鮮。』旁有小楷詩一首，是荷生題的，子善念道：

拔地奇峯無限好，在山泉水本來清；飄然曳杖絕塵處，獨向翠微深障行。

兩人再看色箋的詩，上書水仙花三字，下書侍兒劉梧仙呈草。子善念道：

雲停月落座留香，一縷冰魂返大荒；銀燭高烧呼欲出，仙乎宛在水中央。

好伴吟邊與酒邊，蓬萊春在畫堂前；烟波倘許儂倩影，自抱雲和理七絃。

子秀道：『大有寄託。』又看了癡珠的帳沿，是秋痕畫的菊花，說道：『秋痕畫的菊，竟一天蒼老一天了。』當下禿頭來回道：『池帥爺請爺說話。』癡珠出外間去了。子善隨手將案上一個書夾一檢，見斷箋上有詩兩首，瞧是：

對卿卿更覺溫柔，雨滯雲癡不自由；胸却比酥膚比雪，可堪新剝此雞頭。

秋波脈脈兩無言，檀口香含一縷溫；錦帳四垂銀燭背，枕邊釵墜個中魂。

又一素紙上題書云：

綉幃怎不卸銀鈎，微識雙雙豔語柔；彷彿釵聲拋紙上，銷魂豈獨是天游。

無言只是轉星眸，個裏情懷不自由；水溢銀河雲尚帶，子夫散髮最風流。

春雨梨花醉玉樓，雙雙彈罷臥箜篌；誰將鏡殿銅屏影，付與春風筆底收。

兩人一笑，又檢得字條楷書是燈下紅兒，真堪銷恨，花前碧玉，頗可忘憂，十六字，又色箋兩紙寫的是：

埋骨成灰恨未休，天河迢遞笑牽牛；班騅只繫垂楊岸，萬里誰能訪十洲。

欲入盧家白玉堂，何曾自敢占流光；可憐夜半虛前席，萬里西風漏正長。
龍護瑤窗風掩扉，含煙惹霧每依依；何當共翦西窗燭，日暮歸來雨滿衣。
雲鬢無端怨別離，流鶯飄蕩復參差；東來西去人情薄，莫枉長條贈所思。

末書日來讀玉溪生詩，因集得詩如右，呈政吟壇，此中情事，有君有我，有是有非，知足下必能參之也，並希賜復，或賜和爲望，荷生漫作，兩人不解得就中啞謎，就檢別的來瞧，內還有秋痕的手札，併詞云：

花箋唱酬，曳斷情絲千萬縷，獨對柳梢新月影，算今宵人約黃昏後，眉雙縷，奈東君一剎，去矣難留，簾幙鎖人愁，風風雨雨，腸斷晚妝樓。

又一詞云：

花憐小劫，人憐薄命，一樣消魂處，香銷被冷，燈深漏靜，想着閑言語。

兩人只看到這一紙，瞥見秋痕掀簾進來，將書夾一搶，說道：「半天沒有聲息，却原來偷瞧人家機密的書札。」
『子秀笑道：「事無不可對人言。」』
『子善笑道：「人約黃昏後，怎的可對人言？」』就出去了，到了客廳，雨農要去，
癡珠因留三人小飲，并請斷贊甫來，到黃昏時，大家都要出去逛燈，癡珠就不十分強留，此時裏外都點出燈，客廳中點的是兩對西番蓮洋琉璃燈，屋裏兩間通點一對湘竹素紗一邊字，一邊畫的燈，正簷下一字兒四對明角燈，一會，月也上來，客廳中兩盆碧桃花，開得豔豔，映着燈光，就像媽媽然欲笑一般。
秋痕將屋裏兩重棉簾盡行掀起，引着蘭花水仙的香來。
癡珠就領秋痕到秋華堂玩賞一回，忽然對秋痕道：「你看如此月色，天又不冷，我們何不同到芙蓉洲水閣走一走？」
秋痕道：「怕碰着人，不好意思。」
癡珠道：「這時候還有什麼人，跑到這冷靜地方？」
便叫禿頭穆升先去通知看守的人，教他預備茶水伺候去了。正是：
燈下紅兒，花前碧玉，消恨忘憂，同心一曲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傳癡珠，而秋痕自在其中，荷生采秋，亦不從略，純用濃豔之筆，寫的十分圓足。所以反擊下回也，亦全書不可少文字。

作者此回於癡珠有微詞焉，奈何曰：此春秋責備賢者之義也。以癡珠之侷儻，而感彼傾身之意，悔我還佩之非，遂爾兒女情長，英雄氣短，深居簡出，可近惟有婦人讀書聽琴之外，更無知己。於是溺情床第，後塵獨步平原君，迷路花叢，好夢雙飛，汾神廟，此不可訓，亦豈能常。未幾而荷生以詩諷，心印以言規，李夫人以文諫，雖然，賢智之過情，實異於小人，而狂狷之才，惜世無孔子以裁之也。

第三十四回

汾神廟春風生塵尾

碧霞宮明月聽鶉絃

話說癡珠和秋痕，由秋華堂大門沿着汾隄，一路踏月步到水關。此時雲淡波平，一輪正午，二人倚欄遠眺，慢慢談心。秋痕道：「掬水月在手，就是此間實景，覺得前夜哄騰騰的熱鬧，轉不如這會有趣。」癡珠道：「我所以和你對勁兒，就在這點子上，譬如他們處着這冷淡光景，便有無限惆悵，我和你轉是在熱鬧場中，百端根觸到那枯寂時候，自適其適，心境豁然，好像這月一輪在燈市上，全是煙塵之氣，在此處才見得他品瑩寶相。」秋痕道：「你真說得出，就如冬間，我是在家裏捱打捱罵，對着北窗外的梅花，淒涼的景况，儘也難受，然我心上却乾乾淨淨，沒有一點兒煩惱，整天弄那一張琴，幾枝筆，只是安樂得很。我平素最要哭，只一個月，連眼淚都稀少了，如今倒不好，在你跟前，自然說也有笑，也有此外見了人到的地方，都覺得心上七上八下的跳動起來，不知不覺生出多少傷感，這不是枯寂倒好，熱鬧倒不好麼？」癡珠道：「熱鬧有熱鬧的好處，只是我和你現在不是這個熱鬧場中，便不覺得好，去年中秋那一晚，彤雲閣裏，實在繁華，實在高興，後來大家散了，你不同我就同倚在這

欄杆麼？」秋痕道：「那晚我吹了笛，你還題兩首詩，在我的手帕上，忽忽之間，便是隔年，光陰實在飛快。」癡珠嘆道：「如今他們都有結局，只我和你還是個水中月哩！」秋痕慘然道：「這是我命不好，逢着這難說話的人，其實我兩人，心不變的，天地也奈我何？」癡珠道：「咳！我的心不變，這是個理，時勢變遷，就是天地也做不得主，何況我你？」秋痕勉強笑道：「好好的賞月，又觸起煩惱。」口內雖如此說，眼中却落下淚來。癡珠也就對着水月，說起別話，無奈二人心中總是悽惻，就欲回轉。禿頭道：「夜深了，打汾神廟走近些。」秋痕也覺得蒼苔路冷，翠袖風寒，便說廟門怕落了鎖。禿頭道：「我已叫穆升告知他們等着。」癡珠道：「甚好！」一會到了廟前，見大門已閉，留下側門，看門的伺候，四人進去，便落下鎖，自去睡了。癡珠秋痕剛從大殿西廊轉身，只見心印站在西院門口，讓秋痕進去了，攜着癡珠的手笑道：「半夜三更，帶領婦人潛入寺院，是何道理？」癡珠道：「我不把汾神廟做個敕賜雙飛寺，就算是循規蹈矩的檀越。」心印道：「好個檀越，差不多半月一步也沒到我方丈。」癡珠道：「你怎的不來訪我？」心印道：「你有了家眷，我怎便出入？」癡珠道：「這會也算不得家眷，就是有了家眷，難道方外老友，便和你絕交麼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拉着心印，就進了客廳坐下。心印道：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則迹疎而可久，濃則情縱而難長，你不看這碧桃花開得如此繁豔，能有幾天排在這裏呢？人生該有多少時，該見多少面，都有夙緣，都有定數，到了緣盡數盡，不特難聚，而且見面也不得一見面，何如少聚幾回，留些未了之緣，剩些不完之數，即使散了，還可以聚不好麼？且如夫婦原是常聚常見的，然就中也有一定的緣，一定的數，往往見少年夫婦，多是琴瑟之好，篤於常人，大抵濃者必踰節而生，淡者能寡慾而養福。夫婦朋友，原是一例，你不來尋我，我也懶於訪你了。」癡珠明知心印此等議論，是大聲棒喝的意思，正與水關上心事針對，心上十分感激，却難一時便爾折服，辯說道：「我不信，不見了你十來天，竟有這番腐論，你說少年失耦者，由於琴瑟之好，篤於常人，難道那偕老百年的，都不思愛麼？」心印道：「水深則所載者重，土厚則所植者蕃，這也看各人的緣，

有淺有深，各人的數，有長有短，人就不能預料了。」癡珠道：「這論却通，我不能不割恩忍愛了。」心印大笑道：「哈哈！你又懵懂了，我說的正要保全所愛，難道叫你割斷情緣，跟我去做和尚麼？」說得癡珠也笑了。心印接着道：「大抵我輩，不患無情，只患用情有過當處。你聰明人，原不待我一番饒舌，然當局者暗，旁觀者明。」正待說下，只見裏間簾子一掀，秋痕突然走出，向心印就拜，慌得心印退避不迭，口內便說道：「怎的怎的，癡珠你替我扶起姑娘來。」癡珠也不知所謂，秋痕却恭恭敬敬，磕了三個頭起來，玉容慘淡，滿面泪痕，讓心印歸坐，就傍着癡珠炕邊，也自坐下，含淚說道：「大和尚這樣說法，就是頑石，也會點頭，何況我還是個人，我原把這個身許給癡珠，你這樣棒喝，我不知悔悟，就對不住他。」說着就吊下淚來。心印嘆一口氣道：「難得難得！你不要苦，我說的是講個理，你有這樣的心田，佛天必保佑你兩個人，早諧夙願。」癡珠接着說道：「良友厚意，我自當銘諸座右，只是做個人，上不能報効君親，下不能庇廕妻子，有靦面目，不死何爲？」心印笑道：「據你這般說，那自古晚遇的人，都是靦然人世，怎麼復唐室，竟有個白頭宰相，平蔡州，却是個龍鍾秀才呢？」癡珠道：「大器晚成，這也罷了，我想楊雄，倘是早死，何至做個莽大夫，王勃若不夭壽，安知非遇控鶴使？」就向秋痕說道：「便是他們也只好死在三十左右，你想西子不逐鴟夷，後來也做了姑蘇老物，太真不縊死馬嵬，轉眼也做個談天寶的白髮宮人，就如娼家老鴇，渠當初也會名重一時，街上老婆，在少年豈不豔如桃李？」心印不待說完，哈哈大笑，起身說道：「夜深了，我却不能陪你談了。」秋痕站起向前道：「我改日再向觀音菩薩前，許個長齋願心，不知大和尚肯接引否？」心印笑道：「姑娘拜佛，貧僧自當伺候拈香，這回告退了。」癡珠只得叫林喜李福拿手照，送入方丈，這一夜癡珠秋痕，添了無限心緒，明知往後必有變局，只不知是如何變法。如今且說采秋回家，他爺媽好不歡喜，采秋雖掛念荷生，然一家團聚，做兒女的過年日子，只這一次，因此打起精神，博得父母的歡心。出了正月，就有杜家親戚，請年酒，替采秋接風的，都說是燈節後，就要出嫁，韓師爺了，不想他媽却變了卦。原來十二

月時候，賈氏怕荷生不放采秋回家，權將紫滄的話答應。如今和藕齋商量翻悔。藕齋是個男人，如何肯依，二人便拌起嘴來，起先還瞞着采秋說話，以後荷生竟頂齊全。這一天賈氏竟和藕齋嘶嘶打，嚇得采秋不知是爲何故，出來勸住了手，聽兩人說的話，才知道他媽變了心，當下只得勸藕齋到紫滄家過夜，這邊勸賈氏去睡。賈氏道：「夢仙，我明白對你說，你爹給你走，我是萬分不依的，你要嫁人，許你嫁在本地，要是嫁給荷生，我是這一條老命，和他們去拚。」采秋無從致詞，只得含着眼淚，待他媽說完，和他嫂嫂、弟、伺候他睡下，出來無情無緒的，別了大家，自歸屋內，想前想後，整整哭了一夜。次日藕齋領着紫滄回來，取出荷生初二日回書，并詩一首。采秋將信瞧過，交給紫滄道：「你也看得。」便將詩念道：

吳箋兩幅遠緘愁，別有心情紙外留。分手匝旬疑隔世，傾心一語抵封侯。雙行密寫眞珠字，好夢常依翡翠樓。爲報春風開鏡檻，四圍花影上簾鉤。

采秋念完詩，紫滄也瞧完信，二人互換。采秋將信再看一遍，放下說道：「如今這事鬧翻了，須勞你走一遭，叫荷生自己來罷。」紫滄道：「且看你爹轉灣得下來，不然再作商量。」看官，你道藕齋怎講？他說這事，現在人人知道，況且欽差大人喜歡得很，買了柳巷的屋子，給他成親，翻悔起來，我們無理。藕齋此言，自是善於看風勢。無奈賈氏見事不明，又爲藕齋裝腔做勢，說女兒親事是我男人做主的，因此他拿定主意，不准采秋嫁姓韓的。那一張嘴，就像畫眉哨噪，得人發煩。紫滄也同賈氏說道：「你的說法，雖是，但有數節不大妥當，起先你不答應我，我這回可以不幸。藕齋口口聲聲答應，只要二千兩身價，問了你，你也是這一般說。如今人家都依了你，銀子也兌齊了，你却情願教我怎樣對韓師爺說？教藕齋怎樣對得我？此一節你想妥當不妥當呢？再則采秋年來心事，你也看得出，是要擇人而事，好好一個韓師爺，明年就是殿撰，人却巴結不上，你却賴起來，無論事不可測，就是平安撒手，也還可惜！而且千金買妾，是個常事，到得二千金身價，就是加倍破鈔了，你以後何處再尋這個

機會？」賈氏道：「去年答應是那老東西逼着我，我會答應你，你和他去講，我心愛的女兒，只有這一個，犯不着嫁那姓韓的去，做妾，他如做官，他家裏還有正妻封誥，也輪不到我女兒身上，與我沒相干。別人稀罕他，二、三千兩銀子，我姓杜的，却看似泥沙，這回要了他的銀子，以後他做了官，今日去東，明日去西，千山萬水，我從何處去找我女兒見一面？」說着便哭起來。紫滄見話不投機，只得委婉說些走了。采秋從這日起，翠眉懶畫，鴉髻慵梳，真個一日之中，回腸百轉，光陰荏苒，已是燈節了。雁門燈市，比太原尤為熱鬧。紫滄和一個楊孝廉，逛了一回燈，趁着月色，步上碧霞宮的呂仙閣來，倚欄看景，忽聽得隔牆叮嚀琵琶之聲，先是一聲二聲，繼而嘈嘈雜雜，終而如泣如訴，十分幽咽。正將手按着工尺，畫出字來，聲却停了。楊孝廉道：「我聽出三字來，是空中絮。」紫滄道：「你曉得這隔牆是誰家？」楊孝廉正要答話，那琵琶又響起來，只聽得嬌聲唱道：

門外天涯，

只四字，聲又咽住，停一停，琵琶又響，再唱道：

如今夜汝眠何處，滿眼是荒山古道，亂烟殘樹，離羣征馬，嘶風立，衝寒孤雁排雲度。

楊孝廉道：「好聽得很，真個是大珠小珠落玉盤。」紫滄不語，接下唱是：

嘆紅妝底事也飄零，空中絮。

唱完了，琵琶之聲，劃然一聲也停了。楊孝廉道：「這不是空中絮三字麼？真個是四絃一聲如裂帛，淒切動人。」紫滄道：「這支詞我是見過，不想他竟譜上琵琶了。」楊孝廉道：「調是滿江紅，我却不懂得此詞。」紫滄道：「你聽得聽不得？」只見琵琶聲重起，又唱道：

沙侵鬢，深深護，冰生面，微微露，况蒼茫飛雪，單車難駐，宵假倚，嫌更短。

到這一句，唱聲便鳴咽起來，彈琵琶的手法，也亂起來了，以下便聽不出，就都停了。紫滄十分難過，楊孝廉道：

「怎的不唱了？」紫滄慘然道：「以下還有四句，是：

今朝相憶，愁天暮，願春來及早報花開，歡如故！」

楊孝廉道：「你怎的見過這支詞？」紫滄道：「你道唱的是誰？」楊孝廉道：「我那裏曉得？」紫滄道：「這隔牆就是杜家，唱的就是采秋，這詞是他來時，韓荷生做了送他的，他裱起來，掛在屋裏，我因此見過，如今竟譜上琵琶了。」楊孝廉道：「怪不得彈得如此好，他好久不替人彈唱了，我今日何幸而得聞其聲，他不是要嫁給韓荷生麼？」紫滄道：「韓家的銀子，就兌在我舖裏，不想他媽可惡之至！臨時又翻悔起來。」楊孝廉問他爹呢？紫滄道：「他爹倒好，說就是這一個老東西不和，鬧起風波，如今是一個依，一個不依。」楊孝廉道：「我聽得說身價是二千兩，就算是頂好的機會了，他媽還刁難什麼？」於是二人談談說說，就下閣來，各自步月，分路而去。正是：

三五月團圓，六街春如許，獨有傷心人，自作琵琶語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秋痕采秋合傳，承上文月字爲綱領，而以心印之警迷，紫滄之排難，爲全篇樞紐，蓋皆正月十五夜事也。女子善懷，或則爲五體之投，或則爲四絃之裂，作者細細摹寫，如一鏡中，諸影畢具，昔人謂筆有化工，讀此益信。上半折精理名言，可入語錄，願書萬本讀萬遍，不得以小說目之。

秋痕此刻是合，而異日是離，采秋此刻是離，而異日是合。

第三十五回 鬚眉巾幗文進壽屏 肝膽裙釵酒闌舞劍

話說癡珠係正月念四日生，念三日荷生就并門仙館，排一天席，一爲癡珠預祝，一爲小岑劍秋餞行。是日在

座，却有大營三位幕友，一姓黎名瀛，號名愛山，北邊人，能詩工畫，尤善傳神，舊年替荷生、劍秋、曼雲俱畫有小照，一姓名鵬，字羽侯，一姓徐名元，字燕卿，俱南邊詩人。這些人或見面或未見面，彼此都也聞名。這日清談暢飲，直至二更多天才散。癡珠回寓，只見西院中燈彩輝煌，秋痕一身豔粧出來道：「怎的飲到這個時候？」癡珠持着秋痕的手笑道：「你們鬧什麼呢？」秋痕道：「你早上走後，李太太領着少爺就來，等到定更，我只好陪太太吃麵，太太還自己點着蠟燭，行過禮才走，說是明天一早就要過來。」癡珠向炕上坐下道：「五更天和你出城跑了，憑他們去鬧罷。」秋痕笑道：「我和你跑到那裏去？」癡珠卸下外衣說道：「到晉祠逛一天，好不好呢？」秋痕道：「明天的席，我已經替你全辦了，你懶管這些事，我同禿頭三日前都辦得定妥，不消你一點兒費心。」林喜端上臉水，秋痕將馬褂擱在炕上，替癡珠撓手巾。禿頭在旁邊拿着許多單片伺候，回道：「縣前街、東米市街及各營大老爺，都送有禮，就將紅單片遞上。」癡珠略瞧一瞧，向禿頭道：「你們沒收麼？」禿頭道：「武營的禮，我們通沒敢收，只縣前街送了兩分禮，一是李大人的，一是替游大人備的，劉姑娘主意，李大人游大人的通收了。」秋痕道：「李太太是另外還送四盆唐花，十二幅掛屏，是泥金箋手寫的，說壽文也是自己做的，我替你掛在秋華堂，你去瞧瞧，掛得配不配？」癡珠笑道：「他竟下筆替我做起壽文來，我却要看他怎說。」就站起身，拉着秋痕走。禿頭、林喜忙端手照引路，到得月亮門，見堂中點着巨燭，兩廊通掛起明角燈，還有數對燭跋未滅，便說道：「你們這般鬧，要給人家笑話。」秋痕道：「這却怪不得我，都是李太太打發人搬來排設的。」禿頭道：「李太太爲着爺生辰，好不張羅，給小的一百兩銀，吩咐預備明天上下的麵菜酒席，劉姑娘一定不肯，叫小的送還他的管事爺們。」癡珠將手向秋痕肩上拍一拍道：「着着只是李太太現有身喜，何苦這樣煩擾呢？」話說之間，已到堂中，見上面排有十餘對巨燭，只點有兩三對，已是明如白晝，炕上掛着十二幅壽屏，墨香紛郁，書法娟秀，上首寫的恭祝、召試、博學、宏科、孝廉、癡珠、夫子、賢師、母郭、夫人、四秩、壽序，下款是誥封、二品、夫人、門下、女弟子。

游晚蘭端肅百拜敬序。因將序文念道：

壽序非古也。

說道：「起句便好！」又念道：

後人襲天保箕疇之緒，或駢儷而爲文，或組織而爲詩，雖喬皇典重，無非譎語諛詞，疇蘭何敢以壽序進。且夫孝子之事親也，恆言不稱老，弟子之事師也，莫贊以一詞，然則吾師固不欲人之壽言進，晚蘭尤不當侈然以壽言爲吾師進。雖然，禮由義起，文以情生，晚蘭於吾師，義有不容不爲師壽者，卽情有不能自己於出一言，以爲師壽者，師聽晚蘭言，尙亦笑而頷之乎？師爲屏山先生家嗣，先生以名儒碩德，見重當途，海內名公，至其地者，訪襄陽之耆舊，拜魯殿之靈光，門外屢常滿，師少聰穎，爲先生所鍾愛，兄弟八人，稟庭訓，均有聲庠序，漢而師尤能博究典墳，遍窮六藝，旁及諸子百家，弱冠登鄉荐，遨遊南北，探金匱石室之藏，尤留心於河渠道里，邊塞險要，及蕃夷出沒，江海關防之迹。往歲逆倭搆難，解上書天子，有攬輿證清意，格於權貴。遊關隴間，益肆志於纂述舊聞，以寄其忠君愛國之思，是以所學益閎，所著述益繁富。今夫水掘之平地，雖費千人之勞，其流不敵溪曲，其田不過灌漑，若夫出自大河江漢，扶百川，奔四海，動而爲波濤，瀦而爲湖澤，激蕩濼洄，初無待乎人力，是何也？其所積者厚，所約者衆，而所發者，有其本也。師之學術，汪洋恣肆，其淵源蓋有自。旣而奉諱歸，倦於遊，築室南白下，將灌園爲養母之計。不一年，寇起西南，蹂躪瀕海諸郡，總師慨然復遊京師，冀得以圖報國家養士之恩，卒不遇，乃先賦西征，往歲返自成都，以江淮道梗，留滯并門。

向秋痕說道：「敍次詳悉。」又接念道：

嗟乎！震雷不能細其音，以協金石之和，日月不則私其曜，以就曲照之惠，大川不能促其漢，以通遠濟之情，五嶽不能削其峻，所副陟者之欲，廣車不能存其轍，以苟通於狹路，高士不能撓其節，以同塵於漢俗，師

之艱於所遇，嗒然若喪其偶，蓋又如此。
說道：「好筆仗！」又念道：

比年身遭困厄，百端萬緒鬱於中，人情物態觸於外，無以發其憤，遂一託之於詩。水過石則激，鶴戒露有聲，鴻鵠伍於燕雀，則哀鳴，虎豹欺於犬羊，則怒吼，動於自然，不自知其情之過也。猶憶早歲侍側時，洒闌燈施，師嘗語人曰：「富貴功名，吾所自有，所不可知者壽耳。」又有句云：「情都如水逝，心却以詩名，俊物空千古，驚人待一鳴。」此其顧盼爲何若，遭時不偶，將富貴功名一舉而空之，至假詩以自鳴，吾師之心傷矣！
晚蘭少從問字，得吾師之餘緒，猶斤斤自愛，何吾師年方強盛，慈母在堂，乃憤時嫉俗，竟欲屏棄一切，泛太白捉月之舟，荷劉伶隨地之插哉！此則晚蘭所爲，義不容不爲師壽，情不能自已於出一言，爲師壽者也，師聽晚蘭言，尚亦笑而頷之乎？
笑道：「也說得委婉。」又念道：

師母郭夫人，葛覃有儉勤之德，樛木有逮下之仁，吾師前後宦游，師母上事舅姑，以婦代子，下訓兒女，以母兼師，族黨咸稱賢云。晚蘭遠侍二十年矣，去年夏五，重見於井門，吾師丰采大非昔比，癡能傷人，竟有若是。乃若夫培從軍，晚蘭率兩男一女，寄居此地，天涯弱息，依依之情，直同怙恃，竊願歌子建詩，爲吾師晉一觴也，曰願王保重王體，長享黃髮期。

念畢，又向秋痕道：「情深文明，我不料李太太有此蒼莠筆墨。」秋痕因指着四盆唐花道：「這也是太太送的，那邊四盆西府海棠，是劍秋送的，那十二盆牡丹花，是池蕭兩師爺送的小峇送你一尊木頭壽星，荷生送你一把竹如意，十盆薛濤箋，一方長生未央的水晶圖章，一塊萬年宮的古甌，心印送你一尊藏佛，一卷趙松雪的墨蹟掌珠瑤華，每人送你針黹，我都替你收起。」癡珠正要說話，禿頭穆升領着多人，送進十數對點着的燭外

面响起花爆，一堆兒向癡珠叩起頭來，還有卓然派來四員兵弁，八名兵丁，都在簾外行禮。癡珠只得笑道：「你們起來罷。」又向李夫人派來的家人道：「怎好勞了你們？」這班家人起來，和癡珠打一千請安，也就向秋痕打一千道喜。秋痕委實不好意思，只得說道：「難爲你們替老爺費心。」癡珠早走出簾外，招呼營裏的人，接着秋華堂當差人等，和廚房裏的人，一起在院子內磕頭。癡珠含笑進來，秋痕站在簾旁，就拉着秋痕向匠上坐下，笑道：「那旁是你太太家坐位。」說着就居中拜了去，癡珠忙起身來，拉起說道：「你怎的也這般鬧？」秋痕道：「不過各人盡一點寸心罷了。」兩人看一回花，玉環也來叩頭，便攜了手，回來西院。院內早排下席，是三個位，癡珠向匠上躺下道：「天不早了，差不多一下多鐘，還要吃酒麼？」秋痕道：「吃杯酒，也應個景兒。」於是恭恭敬敬，斟了兩杯酒，安下，向着癡珠道：「你不起來，我又要拜。」癡珠帶笑拉上匠坐下，吩咐禿頭撒去酒席，隨便揀幾個碟幾件菜，送上匠兒，兩人淺斟低唱起來。次日李夫人帶着阿寶，一早便來。荷生值辦密摺，不便出門，即過來拜了壽，就回方丈。到是陳羽侯徐燕卿黎愛山來坐了麵席。小岑劍秋子秀子善贊甫雨農不用說了，武營中只有顏卓然林果齋二人在坐，餘外癡珠俱叫人遠遠的就擋了駕。晚席卓然劍秋子秀子善坐了一席，小岑贊甫雨農癡珠坐了一席，裏面是李太太晏太太留太太阿寶瓊華掌珠秋痕七人，坐下一席。外面猜拳行令，裏面是大營吳參將送來兩個女尼，會耍戲法。只見兩尼，生得丰豔非常，帶個徒弟，妖精一般，三位太太都不言語，掌珠秋痕，也不大理會，只瓊華儘抿着嘴笑。先後變出一盤桃，恰恰十五個，內外分嘗，却是真的。已是詫異停了一回，又變出三尾鰻魚，俱是活的。以後耍了十個品碗，排在地下紅氈上，左五個，右五個，兩尼分立，教他徒弟變十碗水來，那徒弟苦辭不能。右邊女尼一掌過去，徒弟倒在左邊，五個碗却滿滿的水，又向左邊來，左邊女尼也給他一掌，倒在右邊，右邊五個碗，也滿滿的水。於是兩尼將水一碗一碗的，捧上席來，給大家看，映着都碧澄澄呢，再排原處，教他徒弟收去。只見徒弟東打一觔斗，西打一觔斗，十個碗便乾乾的，並無一滴，大家駭愕兩尼

自說是仙。瑤華大笑道：「只莫做唐養兒便好！」李夫人招呼秋痕，請癡珠進來，給些賞銀，兩尼快快而去。便向晏留兩太太道：「漢末左慈于吉，原是有，就是吞刀吐火喇嘛，本有此數，植瓜種樹，眩人亦屬尋常，只這兩尼妖氣滿面，我們遠離他爲妙。」兩太太都道：「李太太有見識。」瑤華道：「我只怕是聊齋上說明那個東西。」大家都說道：「可不是呢。」再飲一會，就散了席。兩太太先去，李夫人隨後也走了。秋痕隨後喚掌珠、瑤華出來，秋華堂、秋痕就也跟出，敬大家一杯酒。劍秋見秋痕、秋英也移了屋子，癡珠在東邊席上，慘然道：「我怎的不知道呢？」瑤華道：「你不知道的事多呢。目今花選中賈寶書也去了，說是跟了一個兩邊的道士做徒弟去。」小岑在東邊席上道：「我也風聞有這事。」卓然道：「這事就知備細，今天不來，問起瑤華，才知道秋香是正月十二，陡然發起絞腸痧，醫藥不及就死了。寶書給望伯拖累，押在官媒家裏，望伯沒良心，上堂不敢認官，將開賭的事，一口推在寶書身上。幸而可喜那承審官與寶書是舊相識，夾着我再三求着上頭，胡弄局，把望伯做個平常人聚賭，打三十板子，枷號一個月，替寶書開釋，說是他假母開賭，與寶書無干，才放出來。癡珠不待說完，便說道：「這承審官是個通人，你曉得他姓名麼？」卓然擎着酒杯道：「他姓傅。」劍秋道：「不要講閑話，往下說，寶書怎樣出家？」小岑夾一片蘋菓，向卓然道：「這以上的事，我們通曉得，望伯因此破了家，如今還病着，怕是不起。」劍秋在西邊席上，回過臉瞧着小岑道：「你給卓然說罷。」卓然喝酒道：「寶書放出來，沒得去處，暫依舊日一個老媽，可憐大冷天，一個錢買炭也沒有，還是素日認識的人幫他幾吊錢，叫他和望伯商量，望伯分毫不肯答應。寶書灰心，趁此他媽尚在枷號，私下跑到東門外玉華宮女道士處，求他收做個徒弟。」子善道：「不錯，這女道士姓姚，係南邊宦家姬妾，丈夫死後，爲嫡出兒子不容，遂將自己積下的金銀，買一小屋子，改爲道院，閉門禁修，後來遇個女仙，告以南邊有十年大劫，教他向藏北雲遊，可免大難。前年到了并門，適值玉華宮女道士鬧事，被東門外縉紳攆出了，大家見姚氏有些年紀，屬在優婆夷寺焚修，比本寺姑子尤勤，所以延他主持玉華宮香。」

火，是不是呢？」卓然道：「就是這姚主持。」劍秋道：「你講寶書罷。」卓然道：「寶書的家，就在優婆夷寺旁，每月朔望，都去燒香，姚氏時常見面，見寶書回回默禱，是求跳出火炕，姚氏聽了，也就存在心上，如今跑來投向他，自然收他。不想他媽枷號滿了出來，和姚氏要人，姚氏只得叫他領去。寶書不願被他媽拉到宮門外，便要跳井，恰好我這一天奉委前往章郎鎮查辦事件，路過玉華宮，見他們哭哭啼啼一大堆的人，在那裏看。我叫人查問，才曉得就是寶書，我和寶書也有一面之緣，見他說得可憐，就到宮裏，面詰姚主持洞悉底裏，我便替他出一百兩身價，叫寶書在我跟前，受了姚主持頂戒。」此時兩席的人，都是靜聽，聽到這裏，癡珠便拍掌道：「快事快事！我要飲三大杯的酒。」忙得秋痕樹酒不迭，掌珠坐在癡珠身下，只怔怔的發默，儘癡珠喚人取大杯取酒，也不說句話，倒是瑤筆喚道：「寶華妹妹，你怎的不斟酒？」掌珠道：「沒人替我出一百兩身價，給我做道士去。」瑤華大笑，把別話岔開，和贊甫雨農又豁起拳，西邊席上，子秀子善，也和劍秋卓然搶標，以後二席合攏，又鬧了一回楚漢爭，就有三更多天了。秋痕掌珠連坐，儘自喁喁私語，瑤華是個爽快的人，聽了一回，便站起說道：「做個人自己，要有些把握，就如你兩個，一個要做道士，一個要做侍妃，斬釘削鐵，這般說，便這般做，叨叨縷縷，說個不了，做什麼呢？我要走，不耐煩看你們悽惶的樣兒。」秋痕忙拉住，瑤華就和秋痕坐下，向大家道：「我是從樂處想，再不向苦中討生活，你想天教我們做人，有什麼事做不來，都和你們這般垂頭喪氣。在男子是個不中用，在女子是個沒志氣，我瞧着覺得可憐，又覺得可惱，所以要走。」大家都說道：「說得痛快！」此時炕上有把雌雄劍放在炕上，瑤華便向癡珠說道：「你這把劍還好，我舞一回，給大家高興一高興。」說着就仗着劍走下來，早見瑤華在燈光之下，縱橫高下，劍光一閃一閃的舞。以後燈火無光，人也不見，只有一道白光空中旋轉，此時更深了，覺得寒光陣陣，令人發噤，突然聽得瑤華後會有期，但見雙影一瞥，兩劍噹的一聲，委在地下，屏門外的人報道：「薛姑姑上車走了。」西席的人，恍恍惚惚，就如夢境迷離一般。癡珠一定神說道：「相隔只有五個月，他

的劍竟比采秋舞得還好，這飄忽的神情，就和劍仙差不多了。『當下大家都散，秋痕引着掌珠，重來西院，談了一回，外面冷家的人，催了兩三遍，掌珠才走，秋痕送出屏門，洒淚而別。看官記着，秋痕與掌珠，自此就沒再見了。掌珠自此夜聽說寶書，做了道士，又受了瑤華一激，便決意出家，和他假母吵鬧幾次，竟將青絲全行剪下，幸他假母是個善良的人，不忍怎樣。二十七日，癡珠出門謝壽，就聽見人說，送入優婆夷寺，做了姑子去了。正是：

豪情勝概，文采劍光，妒花風雨，乃爾披猖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借癡珠壽，傳李夫人及瑤華，非傳癡珠也。傳李夫人而附游長齡，傳瑤華而附秋香、寶掌珠，以及四十八回之妖尼，都爲後文立案。文筆飄忽，讀之忽而令人腸斷聲嘶，忽而令人眉飛色舞，真如杜工部詩，挽強弓硬弩，滿到十分時，一發飲羽。

第三十六回 一聲清磬色界歸真 百轉柔腸情天入幻

話說秋痕二十五日後回家，因勸癡珠量入爲出，出儉省下來，爲後日南歸之計，因說道：『你爲着我，不能不供給他們開銷，這樣不是愛你，真是害你，所以千思萬想，不能不割斷癡情，苦守寂寞。』又說道：『初一心印許我禮佛，我便吃了長齋，總要跟你到得南邊家裏，我才開暈。你念我這般苦守，也該惜些錢鈔，作個長久打算。識兆夢兆，雖然不好，或者天從人願，我兩人吃得這苦，造化小兒，可憐起來，也不可若一味委心任運，眼見得禍難更甚於慘別！』說着就嗚咽起來。癡珠也自傷心看官，須知氣數二字，埋殺多少英雄豪傑，除非神仙，跳出世外，不受這氣數束縛。自古忠臣孝子，到得國家氣數要盡之時，怎樣出力去挽回，你道有幾個挽回得來？不過人事是要盡的。秋痕這一回打算，也只盡人事罷了。再隔十日，兩人局勢，又不是這般，你道人事怎盡呢？到了二月

初一，秋痕換了一身新衣服，天色大亮，坐個車來到廟中，禿頭早在那邊伺候，到觀音閣來，聽得清磬一聲，早望見心印披着袈裟，率領兩個侍者，在閣上頂禮慈雲。秋痕上得閣來，侍者送上一炷香，秋痕跪下心印，敲着磬，將秋痕做的黃疏讀道：

蓋聞有情是佛，無二爲齋，接引十方，法喜維摩之愛，皈依五淨，醍醐沆瀣之緣。伏念格仙，削重風輪，魔生綺業，天寒袖薄，身賤恩多，居恆顧影，自憐竊欲擇人而事，則有韋皋小影，東越寓公，旣連襪而犄裳，亦雙心而一機。於是巾裁奉聖，髻解拋家，自謂浮鬻香燒，是鄉終老，魂檀樹種，如願同歸矣。無如烏本流離，窩非安樂，奔精昭夜，徒勞警夜於雞鳴，驚女采薇，更貯苦心於麋夢。風花舛午，才命升沈，楚水入淮，樞香交蓼，所冀金輪神咒，能銷鐵鎖煩冤，因此九叩跣跡，一誠頂禮，誓如皦日，折此疏麻，願開一念之慈悲，鑿八關之懺悔，莫謂垂枯絳樹，甘露難培，還期續命黃花，秋風再豔。從此旃檀薰印，寒菜咬根，不稟膏粱，自甘腐乳，他日者追隨中饋，獲補疇昔之墜歡，旨蓄御冬，長娛邊掠之晚景，將綉佛以酬恩，輝依滿月，亦心齋於清夜，悟澈拈花矣。

年 月 日 平康信女劉梧仙謹疏。

宣讀已畢，燒了秋痕默誓一番，叩了頭起來，心印將一尊觀音小像，用紫檀鑲玻璃的龕，送給秋痕供奉。秋痕給心印叩謝了心印也，膜拜還禮，便和禿頭回了西院，將佛像供在炕几。這日癡珠就陪秋痕吃一天齋，秋痕晚夕便捧着神龕，坐車而去。後牛氏知道，百計責令開葷，無奈秋痕受一番打罵，便一粒也不沾牙，牛氏只索罷了。癡珠自此還讀我書，次日尋一副宣紙，寫焦桐室三字，旁書病維摩書四字，蓋了圖章，交給穆升，裱作橫額。一日午後套車，到縣前街閒話，便來大營，荷生迎出平台，笑道：「我正要作字與你，你來了，便宜他們跑一遭，你瞧這個圖名，取得好不好？」說着便延入屋裏，癡珠道：「什麼圖名？」荷生沒有答應，癡珠早見案上，舖着一個小軸。

是采秋小照，畫一面鏡，采秋畫在鏡裏，便說道：「像得很！真個鏡中受寵。」荷生道：「你瞧題的圖名。」癡珠早見上首橫題五個隸字，是春風及第圖，便點頭道：「甚好。」再看題的詩，是一首七絕，因念道：

鏡裏眉山別樣青，春風一第許娉婷；天孫好織登科記，先借機緣綉小星。

念畢笑道：「你好躊躇滿志。」荷生道：「只這二十餘日，信息渺然，連紫滄也沒有信來，難道是滿招損，占歸妹，迎門翻卦？」癡珠道：「你這是一定百定，千穩萬穩，還疑心什麼呢？你不想采秋的書籍，也說夠十來天收拾哩。」荷生道：「我心也這想。」癡珠道：「這事不要再說，我此來是要找愛山，替我和秋痕畫一圖呢。」荷生道：「你今天何不就同我去，就訪他？」癡珠道：「甚好。」於是荷生引着癡珠，打大花廳後面，穿過一個院落，便是愛山書房。愛山迎入，癡珠敘些寒溫，坐了一回。荷生遂爲癡珠代白來意，愛山許着初七下午，二人正說得款洽，忽見青萍掀簾子回道：「洪老爺來了。」荷生又喜又驚，便同癡珠踉踉出來，愛山見是有事，也不敢強留，只得送出院門，癡珠執手，重訂初七之約，愛山允諾，荷生早走得遠了，癡珠就跟來，轉到平台，只見紫滄和荷生站在客廳簾邊，聽得紫滄道：「有些變局！」二人就進去了，癡珠隨走進，和紫滄相見，見荷生神情慘淡，正在拆信，就不說話，紫滄也默默無言。荷生拆開信，抽出一張色箋，看了一回，眉頭百結，將箋遞給癡珠道：「你瞧，你道天下事算得准麼？」便拉紫滄炕上分坐，詳問底細，癡珠瞧着箋上楷書寫的是：

荷生夫子安，初七日奉到復函，並詩一首，拳拳垂注，情見乎詞，感激之私，無庸瑣瀆。妾生不逢辰，母也不諒，紫滄目擊之，自能爲君詳言之，妾不忍形諸筆墨，亦不敢形諸筆墨也。伏念積誠，尙可動物，豈守義不足悅親，第區區寸心，總不欲生我者負不韙之名，君與紫滄，善爲妾圖之。妾回天無力，惟有毀妝歛迹，綉佛長齋，冀慈母感悟於萬一，挑燈作此，不盡欲言，附呈七絕一首，率書楮尾，侍妾杜夢仙手啓。

癡珠道：「綉佛長齋，不謀而合。」紫滄荷生，正對語喁喁，也不聽見。癡珠因將詩吟道：

雲容冉冉淡於羅，欲遣春愁可奈何？夜半東風侵曉雨，碧紗窗外早寒多。

吟畢笑道：「欲知絃外意，盡在不言中。」采秋詩品高於荷生十倍矣。『荷生皺着眉頭，向癡珠道：「人家有這般懊惱的事，你偏會說笑起來。」癡珠道：「你不用煩惱，不出十天，機將自轉，只天見你兩個圓成太容易些，也不顯得他一番造就的艱難，故此有這一折，其實你沒見過采秋時候，大局早已排就。」荷生道：「你何苦又說夢話，我明天把首尾的事，交托燕卿，後天一早，就可上路，做三站走，初六可到雁門，紫滄你還和我同走一遭呢。」』正待說話，只見索安回道：「大人說是有緊急軍務。」紫滄癡珠就走了，這且按下。且說采秋係於正月十五早，往碧霞宮，也在觀音大士前，許下長齋，自己脂粉不施，房門不出，這一個月柔腸不轉，情淚雙垂，把個如花似玉的容顏，就變得十分憔悴了。還好紅豆雪香兩個丫環，都是靈心慧舌，無可講的，也引着采秋講，無可笑的，也引着采秋笑笑，所以比秋痕景况，總覺好過些。一日冷雨敲窗，天陰如墨，采秋倚枕默坐，忽藕齋進來，取出荷生十三寄來的信，展開閱過，嘆了一口氣，藕齋就出去了。信內附有人日的詩，并癡珠的和章，采秋喚雪香印一盒香篆，自己慢慢的點着，領略一會，將寄來的詩，吟了一遍，就向牀上躺下，想道：「天下事，愈急則愈遠，愈迎則愈拒，去年秋痕不是這樣麼？」又想道：「癡珠說那華嚴卷的籤兆，竟是字字皆有着落，似乎我和荷生這段因緣，怎是怎樣，也拆不開的。只是這籤兆也怪，秋痕的秋心院是小岑替他取的名，我的春鏡樓是我自己杜撰的，怎麼那庵的籤上，有秋心院三字？那老尼偈語，又想出春鏡，敢莫只支籤和那偈語，通是癡珠編出來，也不可。』想到此，陡然心上冰冷，不知不覺吊下泪來。又說道：「說是癡珠編出的，他何苦自己講那不吉的話？左思右想，便合着眼，聽着雨聲淅瀝，竟模模糊糊的好像到了秋心院，突見秋痕一身縞素，掀着簾迎出來。采秋驚道：「秋痕妹妹，你怎的穿着孝？」秋痕淚淋淋道：「采秋姊姊，你不曉得麼？癡珠死了，我替他上孝哩。」正在說話，忽見荷生閃入，采秋便說道：「癡珠死了，你曉得麼？」荷生吟吟的笑道：「珠癡那裏有死，不就在此。」采秋定神一

看，原來不是荷生，眼前的人，却是癡珠，手裏拿個大鏡，說道你瞧。采秋將喚秋痕，同喚秋痕，却不見了。只見鏡裏有個秋痕，一身豔妝，笑嘻嘻的不說話，却沒有自己影子。正在驚訝，忽一陣風過，塵砂眯目，耳中只聞得呼呼的響，又像波濤滾滾的聲音，心上覺得突突亂跳，一會悄然，開眼一看，只見一白茫茫大海，自己立在一個山上，四顧無人，十分害怕，沿着大路走來，見一峯插天，蒼翠欲滴，面有古篆三字，一字方圓，有一丈多大，却不認是何字，想到我今日也有不認識的字了。轉過山坳，海也不見了，瞥見癡珠同兩個麗人，俱是一身縞素，立在前頭，一個麗人，好像秋痕，采秋迎上前來，歡喜說道：「怎麼你兩個却跑到這裏來？」再一審視，那裏有三個人，却有有三片白石擋住去路，想道原來就是這石作怪。又要轉身，恍恍惚惚，是個屋裏，見了丫環，搶過來扶着，叫道：「娘快醒來！天冷得很，和衣睡不得。」睜眼一看，却是紅豆，因起來說道：「我略下一躺，竟睡着了，迷迷糊糊，做了許多的夢。」紅豆細問采秋，不說，只叫他取表來看，已是四下多鐘。香雪向薰爐中倒盃茶送來，采秋喝了，回憶夢境，猶覺歷歷。紅豆端上素菜，隨使用些，遂向佛前焚香已畢，悶坐聽雨，便和紅豆說起夢境來。正是：

秋心春鏡，情天佛國，一刹罡風，色色空空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秋痕采秋合傳，文境如天陰如墨，雨氣紛集，逆知必有電光四閃，震雷一聲，窗戶皆動也。一疏一書，一磬聲，一幻夢，皆此回整對處。

第三十七回 廷推岳薦詔予清銜 風暖花薰春來行館

話說關隴回子，自去年大受懲創以後，善良者自然回籍，重謀生業，就中單身的，也受地方官安插，洗心滌慮，自作良民。只有一班狡黠的貧豪，或逃亡在外，復出爲非，或雖受招安，家業已蕩，便糾合亡命，就作起強盜來，

掠鄉民牛畜，搶劫過往行商。地方官只怕多事，隱忍不報。這回子嘯聚愈多。去年逆倭踞了廣州，回子得信，因又跳梁起來，想并富足。又是春和時候，這番真個要由草地竄入雲州等處。雁門關總兵於正月三十日，得了確信，是夜子正三刻，五百里加緊稟報前來。因此經略請荷生計議。荷生道：「這番不比前次，只要以防爲剿，前次彼已破了潼關，故不能不痛加剿洗。今日彼尙在三關之外，只有迅速將關外各口隘嚴防，彼來則防，彼去亦不必追，野無可掠，自然解散。」然口外各隘炮台溝壘及瞭台探卒，是緊要的。」荷生一面說，經略一面點頭道：「是，隨說道：『這事只好請先生督兵一行。』」荷生辭道：「只怕才力不及。」經略那裏肯依，又問起荷生納寵之期。荷生即以采秋的事相告，經略大喜說道：「先生此行，公私兩得，須帶多少兵呢？」荷生道：「兵不在多，就左右翼中挑出千名，着顏副將林總兵二人管帶前往，便夠調遣。只此行却要仗大人洪福，兩件事都能如願才好。不然，五台山近在咫尺，誓將披緇入山，不復問人間事矣。」說着眼皮一紅，經略笑道：「先生何必如此？回子餘孽，先生一出，馬到成功。至先生私事，怎樣辦怎樣得手，更屬無可疑慮。而且先生氣色大好，指日還有喜事。不過這兩天便可得信呢。」荷生道：「晚生還有什麼喜呢？」經略道：「這回且不必說破，我是從氣色上看得十分准。」荷生只得攔開，說用兵的事了。是晚經略就留荷生小飲，一面檄召顏林二將，於明日卯正三刻，帶領左右翼兵，赴教場差員提令箭，諭知糧台辦餉，軍需局預備軍裝，俱限明日巳刻齊備。次日卯正，荷生坐了教場，到得辰正巳將一千名兵挑出，面諭顏林二將，午刻給餉給裝，申刻官帶出城，十里駐紮。初四日辰初二刻長行。顏林二將得令，自去行辨，荷生回營。順路訪了癡珠，告知一切。癡珠笑道：「夫子有三軍之懼。」荷生不待說下，截住道：「你還說這些，人家百忙中，找你坐一會，你却有工夫講頑話。我和你說，我到雁門公事或者辦得了，只我私事有些爲難，倘是不諧，我便上五台山出家了。我的詩文稿和柳巷園子一起交給你，你替我收掌罷。」便含着一眼，眶的淚，向靴中取出一個摺子，遞給癡珠。癡珠按着，放在案上說道：「你這話從何說起？我和你說，你再不要這般

胡想，你從此是一派坦途，你想要跑一遭雁門，就出有這一件事，替你做個錦上添花，湊巧不湊巧呢？我這會正替你喜歡，你何苦說出這些話？倒是我和秋痕不曉是後來怎樣變局？」荷生道：「你只聽心印的話，和李太太商量，給了身價，是正經的事，至秋痕替你打算，都行不去，我勸你不要聽他這幾句，就是我臨別贈言，你須記着。」便站起身來，匆匆的走了。回到營中，正待卸下冠服，簾外的人報道：「大人穿着公服過來。」荷生迎出，只見跟班捧着摺匣，經路笑吟吟的走上平台，拉着荷生的手，進入裏面，即向荷生一揖說道：「先生大喜！」荷生只道是給他送行，便回一揖道：「全藉大人平日的威德，此去或不辱命。」經路笑道：「喜事重重！」便向摺匣中取出一本奏摺，遞給荷生，荷生見上面硃批道：

覽奏均悉，這所保五品銜舉人韓彝着授兵科給事中，即留營參贊軍務，欽此！

閱畢，將摺子安在上面几上，九叩謝恩，便向經路行下禮去道：「大人栽培！」經路趕上還禮，荷生起來說道：「仰荷天恩，不次拔用，只怕才不勝任，辜負大人一番盛意。」經路掀髯笑道：「我保舉總不錯，而且這摺子，上得也妙！我的摺子，是十九到京，十八謝小林侍御，早有一摺密保了你，內關於二十日奉着上諭，行文也來了。」說着便走上几子，將摺子展開，檢出一張紅單條，遞給荷生，見上面寫的是：

兵科抄出，正月二十日，奉上諭：河南道御史謝嘉樹奏稱：五品銜舉人韓彝，學富韜鈴，材堪將帥，現爲并州大營延理軍務，前年元夜蒲關奏凱，悉伊運籌之力，與明祿年終密保摺內，語悉相符，着即授兵科給事中，仍留本營參贊，該部知道，欽此！

瞧畢說道：「幸是小林摺子，是先一日遞到，譬如小林摺子後一日，大人摺子先一日，倒像小林附聲氣了。」經路道：「這都是先生福大呢！」又附耳道：「聽說秦王召見時，也曾保過先生。」荷生接道：「如今求大人別這樣稱呼，論統屬大人是個堂官，論保舉大人是個恩師。」經路道：「好好，我們兄弟稱呼罷。」坐一會，也就進

去。自此荷生真是并州小欽差，遂趕緊備了謝恩摺，由經略代奏，經略即將此次荷生督兵出關防剿情形，也一并奏明。次日卯刻拜發，當日通省官員，本地鄉紳，及營中幕友將校，賀喜者庸至沓來。荷生有見不見，直鬧到定更多天，剛欲歇息，又是癡珠來了。說道：「如何班生此行，無異登仙。」說得荷生也笑了，執手數語而別。次日紫滄是卯正匹馬先走，四站趕作兩站，荷生爲經略暨文武官，親送出城，到得未正，方抵青龍鎮。是日大風，一隊驍馬，行土嶺中，蜿蜒偃仄，兼之士無泉脈，僵峙枯立，經風簸揚，塵垢岔集，將至忻州界，風刮愈烈，飛土如雨。荷生轎中，口占七古是：

祖龍鞭石石未盡，破碎棄置西山涯。生公說法不到晉，遂令千載成頑沙。行人策馬頻來往，輪蹄誤聽風波响。誰信元戎十丈旂，借作桃根兩枝漿？

剛才吟畢，前行帥字旂，轉出山坳，三聲炮响，忻州文武官，接出界上。荷生不免下轎，酬應一番。此時天色將黑，等得燈籠火炬，一齊點着，再走十餘里，已經八下多鐘，燈光中遙見遠遠一簇人馬，知是顏林二將，排隊迎接。望着帥旂到了，吹起角來，炮聲一响，搗鼓三通，行館門前，奏着細樂，荷生的轎，軟步如飛，進行館去了。青萍傳出令箭安營，森嚴申帳，燈火齊明，刁斗傳更，旂旄閃影。二更後荷生自出營外，查了一回，頗整齊嚴肅，心中十分高興，便作了一詩，題在壁上云：

陌上何人賦草薰，無端祖悵感離羣。天連野戍生邊氣，風捲平沙作浪紋。斷澗經年惟積雪，空山有用是坐雲。獨憐天下方多事，鴻雁中宵不忍聞！

第二日風定，卯正起馬，按隊上石嶺關，遙見忻州城郭，在高崗隄陀之際，繞鐵筭山下，行河灘沙石中，三十里外，路始平坦。春融冰釋，土脈上浮，途間往往水溢，度田間阡陌，到忻州城，人煙稠密，百貨畢集。會帥旂一到，父老扶杖，婦孺連裙，道旁如堵牆。州官迎入行館打尖，尖後行平野中，時方東作，只見扶犁叱犢者，于于而來，喁喁而

視正如一幅圖畫。那崞縣官員，又接來界上了。第三日由金山鋪起馬，五里忻口兩山盡處，鑿石爲關，一夫當之，萬夫莫敵，遂沿滹沱河至江岸灣尖，北賈鎮不一時過了崞縣，城在土嶺之巔，土多崩裂，城亦傾側不整，道途觀聽，自不及忻州熱鬧。四下多鐘，到得行館，轎子剛才進門，鉦鼓聲中，忽見紫滄行裝，站在台階上，荷生喜極打着護手板，護轎兵，忙將轎扶下。紫滄搶迎過來，荷生趕着下轎道：「你怎的又轉回來？」紫滄正待答應，荷生瞥見上屋，有個豔妝侍兒出來，凝眸一視，却是紅豆站在簾邊。荷生這一喜，如陡見家裏人一般，說不出話，連紫滄怎樣說，也不聽見。只拉紫滄向月台上走來，才上月台，又聽得簾內環珮之聲，珊珊已到門側，更是心花怒開，向紅豆道：「你來接我麼？」紅豆打開簾子笑道：「娘也來了。」荷生早見采秋倩影亭亭，臨風含笑，二人執手喜極而悲，各自盈盈淚下。半晌荷生向紫滄道：「我不是做夢麼？」紫滄道：「坐下再說罷。」方才坐下，青萍回道：「代州官員稟見。」采秋紅豆退入裏間。紫滄也退東廂。荷生一起一起的接見，直至上燈，才有空和采秋暢談。看官聽着，人生富貴功名，一字是少不得的，正月是賈氏何等刁難，這回紫滄自省趕來，進城已是初三黃昏時候，竟不到家，先來見過采秋將荷生的信，遞給他瞧。先是雁門郡人心惶惶，謠言四起，鬧到初三下午，得着荷生帶兵出來信息，才稍安靖。這賈氏見時事如此，深悔前非，後聞荷生帶兵出來，又惹出禍事，早啞口無言，受藕齋抱怨。如今聽得荷生做了官，又是個欽差，喜得十分，就怕到十分那追悔更不用說了。轉自己出來招認不是，只求紫滄領采秋迎上一站來。采秋道：「這却不必。」紫滄道：「也好，此去崞縣只四十里地，知縣又是我舊東家，可以據實說他給預備，也免得荷生進城一遭，招搖耳目，且此事是經路知道的。原來到雁門關，是由代州陽明堡西行，不走郡治，打郡治北門二十里，至雁門關是個小路。荷生與紫滄打算是到崞縣即交顏林二將帶兵先行，自己換車，私往采秋家一探，即連夜出北門，趕到關上，不料賈氏轉叫采秋接出來。當下說明賈氏藕齋都在廂房伺候，紫滄領他夫婦出來叩見。荷生也回了一揖，前事不提，只面諭兩人，將采秋行裝收拾妥當，等候班師。

兩人答應退下。恰好上屋的席，是兩席滿漢，荷生便撤一席，賞給二人吃去，自與采秋坐一席。采秋因問起癡珠秋痕景况，荷生略說一遍，因歎道：「你喫長齋，他也喫長齋，你如今開了葷，不知他何時能得開呢？」采秋也悵然。這一夕，嶧縣十分討好，行館中日夜燈燭輝煌，二更後紫滄自在東廂屋安歇，兩人並枕談着三十來天別緒。轉瞬天明，營門外角燈嗚嗚的吹個不止，荷生只得起來，傳令顏林二將先走，又見了幾起的客，因行館後進，有座望樓，便與采秋紅豆登樓憑眺。遙見空際有白雲數片，諦視不動，亦不滅。采秋指着道：「這就是雁門關山頭積雪。」荷生道：「我少刻便在這山之外了。」說着兩人泪眼相看，一回不語。忽的曉風吹來，涼如冰雪。采秋道：「口北地方甚冷，不比內地，你帶着大毛衣服沒有？」荷生道：「都有。」采秋又囑付諸事，留心保養，倘要打仗，千萬不可輕敵，口外回子是不怕死的。」荷生道：「我知道，這回不用打仗，你放心。」瞥見塵沙起處，一簇軍馬如蟻行蜂擁，紅豆指着道：「兵出城了。」忽見青萍上來回道：「轎馬伺候已齊。」荷生遂與采秋訂着班師之期，兩人執手含淚，采秋嗚咽道：「我不便下去送你，就在這樓上看望罷。」又吩咐了青萍路上好生伺候，又親自與荷生穿上大紅披風，鑲金風帽。荷生只得硬着心腸下樓，到了院子，回頭一望，見采秋眼淚凝睇，荷生也含着眼淚道：「你也回去罷。」采秋點頭。荷生出來前屋，囑紫滄三日後到關上來，就上轎走了。采秋和紅豆在樓上，聽得城邊炮响，知荷生出城，便眼睜睜的，向着先前瞧見軍馬的地方望去。等了好一會，才見帥字旂走過，一頂四人抬的藍呢大轎，前呼後擁，迢迢前去，轉過到得樹林，望不見了。嘆了一口氣，扶着紅豆下樓，和他爹媽回家。正是：

楊柳依依，長亭話別，駢駢征夫，邦家之杰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傳荷生化愁苦爲懽愉，仙露荷珠，方斯朗潤。上折跟上，爲大開文字，下折起下，爲大合文字，其樞紐在

中間詔子深銜一段，通篇分三段讀之可也。

第三十八回 芣苢無靈星沈婺女 棣華遽折月冷祇園

話說癡珠初三夜自大營回寓，一夜無聊，天亮一會，聽得炮聲連續，知是荷生走了，也就起來，見碧桃花都已零落，憔悴得可憐，便叫林喜挪在槐陰下，教他們天天灌溉。盥漱用點已畢，伏枕假寐，恍恍惚惚，瞧見李夫人顏色慘淡，穿着鳳冠霞帔，掀着簾子說道：「先生自愛，我先走了。」覺得一身毛髮豎起，擦開兩眼，寂無人聲，心上十分作惡，便步行到縣前街，李夫人方才罷妝，迎了出來。癡珠留心瞧夫人的神氣，也還好，自然講不出夢中的話，轉是夫人話道：「稷如許久沒有家信，這二天實在記念他。」言下愴然。癡珠只得將話寬解，夫人又說起娘家隔遠，沒個親眷，因勸癡珠趕辦秋痕的事。癡珠只是不語，吃了早飯，便來秋心院，只見院中靜悄悄的，步入裏間，秋痕頭也沒梳，手拿一本書，歪在一個靠枕上看，抬頭忽見癡珠坐起，笑道：「你來麼？」就走下地來。癡珠也笑道：「荷生去了，我無聊得很。」秋痕推着癡珠的手道：「天下事都要翻轉來看，譬如你當初不認得荷生，他走他的路，你自然不想着他，就是我。」說到這一句，便和癡珠坐下，噎着咽喉，說不下去了。癡珠慘然停一會，秋痕又說道：「我沒爹沒媽，孤苦伶仃，一個人又墮在火炕，死了自然是乾淨，你怎好說到這三字？」竟哭起來。癡珠道：「怎的？」秋痕哽咽道：「癡珠，癡珠，你也該曉得，梧仙的心已粉碎，腸已寸斷了。」癡珠忍不住已掉下淚。停一會，秋痕轉抹了眼泪問道：「你出城送荷生沒有？」癡珠搖頭道：「沒有。」秋痕道：「你這回從家裏來麼？」癡珠道：「我昨晚一夜沒睡。」就將清早夢見李夫人，及到縣前街，李夫人說的話，一一述給秋痕聽。秋痕道：「李太太做人很有福氣，何至有什麼意外的事？你的事，承太太一番美意，只是我家的人，實在難說。總要我挨得一年半載的苦，叫他們沒有想頭，那時候就好商量了。」兩人促膝談心，靠晚喫個飯，秋痕略有意興，於了

一爐香，將琴調和，彈起仙水操，只覺得指頭勾剔，怪刺刺與尋常不同。便說道：「怎的生疎了？」再和一會，又彈起來，沒得半闋，忽割然一聲，宮羽兩弦，一齊斷了。兩人失色，默默無言。秋痕滿襟，淚濕，那鴉兒踉蹌，旁着錦鞦，好似勸慰他一般。癡珠嘆口氣道：「怎的就這般件件見得不好？」秋痕伏在琴案，嗚嗚的哭，癡珠挨不住，就自走了一夜難過，到得四更，忽外面搗門甚急，禿頭認得縣前街老奴李升聲音，癡珠趕着問是何事。李升入來，站在房門外，回道：「太太夜來生產，覺得十分不好。」癡珠不待說完，便披上衣，跳下床來，一面披衣，一面趕着套車。李升提燈迎上去了。到得縣前街，只見門上的人，都迎出來道：「韋老爺來了，我們太太不好得很！」癡珠趕着下車問道：「到底怎樣？」門上的道：「胎是已下，只人已暈過幾次。」癡珠道：「沒個親眷怎好哩？」大家跟着大廳，炕上一個是高大夫，一個是麻大夫，和管事家人，商量下藥，聽說癡珠進來，大家搶下台階。麻大夫道：「癡珠先生來了，便有人做主。」癡珠道：「給大夫看怎樣呢？」高大夫不語，麻大夫搖頭道：「脈息已散，怕看命根。」一只聽得上屋連聲說，太太請韋老爺。癡珠只得向麻高道：「全仗高明營救，定個神方。」跟踉走入，掀開簾子，站在房內問道：「這會怎樣？」只見老媽子丫環，圍床兩旁。李夫人色如金紙，靠在兩個媽子身上，手牽阿寶，望着癡珠，厲聲道：「先生我挨死等，你把阿寶手上鑰匙收起。」哎呀呀一聲，即便暈絕。大家趕着握住頭髮，灌下參湯，漸漸回過來，一個大丫環，帶着阿寶，將一包鑰匙，遞給癡珠。癡珠見這個光景，阿寶又淚痕滿面，真個心如刀割，禁不住淚下涔涔，聽得李夫人又厲聲問道：「交給先生沒有？」癡珠只得大聲道：「我已收過，太太你拿定心，不要亂！」李夫人含着淚道：「我的心一絲不亂，只我的爺娘，都來叫我去，了，稷如數月沒有信息，軍營中生死不可知，我的兄弟，又隔十餘天的路，苦呀！」一陣血腥，人又暈絕了。癡珠十分難受，又不便上前，沒個主意，只得出簾外。此時高麻商定一方，趕着煎好灌下，大家隨哭隨叫，好一回又回過來，叫道：「阿寶呢？」大家將阿寶送上，李夫人瞧一瞧，恰好阿珍靚兒都醒了，奶媽抱到牀前，李夫人也瞧一瞧，說道：「我不管了。」又叫道：「先

生呢？癡珠急入，此時天將發亮，燈光燭彩，閃得陰沉沉的，只聽的李夫人叫道：「稷如！稷如！便二自低垂，雙牙緊閉了。癡珠大慟，阿寶伏在牀沿，嗚嗚的哭，內外人等，都嚎啕大哭起來！一會停靈掛孝，管事家人，請癡珠議定殯殮。癡珠便領着李家幾個老僕，和李夫人身邊的老媽大丫環，將一切箱籠，盡行貼封，差人向稷如、鶴仙、相好的同寅故舊告喪，秋痕也來了。到得已未，便有各眷屬，前來哭臨，秋痕一身素服，陪着痛哭。好是稷如不在家，阿寶又小，却無男客，癡珠乘空，便洒淚作書兩封，一專差到蒲關去，一專差到江南去，酉刻同發。次月初五，陰陽生揀的時辰，是卯正三刻大殮，午初一刻進棺，到了三下多鐘，安了靈，秋痕便向李夫人靈前哭辭，囑咐老媽丫環看視阿寶。這阿寶雖則八歲，却乖巧得很，見他母親已死，秋痕要去了，便拉着秋痕衣袖大哭。大家都已收淚，見阿寶這個情狀，滿屋的人慘然，又跟着哭，秋痕更是傷心，抱着了阿寶道：「我不去，你不要哭。」於是癡珠走了。此時新月如鉤，癡珠對月獨坐，想着李夫人做人如此，竟罹此難，可見天道無知，便懶懶的進房，一夜翻來覆去，想起稷如遠別半載，荷生出師關外，客邊痛癢相關的人，目前竟無一個。回首南邊，又遍地黃巾，差不多一年不得家信，老親弱弟，瘦妻稚子，竟不知是何景像？想到此處，真個四大茫茫，側身無所，才名畫餅，憂患如山，不知不覺，痛哭起來。時已三更多天，累得禿頭等，從夢中各自驚醒，急起來探視癡珠，只得說是夢魘。次日一早，教李福磨一盃的墨，叫禿頭買得白綾，寫一副輓聯，自行帶至縣前街掛起，秋痕瞧念道：

廿餘年往事如煙，記舊日師生，恍見雙環來問字；

二千里望夫化石，痛當前兒女，何堪兩地共招魂。

看罷，又滴了無數的淚。是日癡珠便陪了一天弔客，又定了念經開弔日期，刻了訃音，直到上燈回寓。秋痕打發癡珠走後，正在燈下，替阿寶縫孝鞋，忽見門上的人，領着稷升、跟踏奔入，說道：「劉姑娘，快看老爺罷，龍山失守，我們八老爺殉難了，老爺接着家信，大哭一聲，暈倒在地。」秋痕這一驚，好像半天打一個霹靂，大家都也驚

駭趕着替秋痕收拾，哄開阿寶悄悄的上車，一路淌多少眼淚，到得西院，聽得癡珠正在嚎啕大哭，心印池蕭及禿頭等，圍着了一屋。秋痕這回顧不得什麼，拉着癡珠也哀哀的哭。後來秋痕先住了哭，同大家把癡珠擁入裏間，躺下，把癡珠勸住了。癡珠謝了衆人，就託心印延請十六位戒僧，就在汾神廟開起七晝夜經臺。到了次日，排設妥停，西院門外也安了靈癡珠素服，哭奠一番，便赴壇燒香。此夜月色陰沉，紙幡招展，覺得梵語淒涼，燈光暗淡，絕不似尋常魚鼓經聲，便又大慟起來。這日就有同鄉過來問慰，以後各營員亦知道了，也有排祭筵的，也有送軸聯的，更忙了數日。兼之縣前街，也在開弔，癡珠萬慮千愁，這十數天也疲極了。雖有秋痕禿頭，小心伺候，無奈飲食日減下來，只覺骨瘦如柴，身輕似葉。到了謝弔這一日，只喝粥兩碗，是夜又嘔了數口血，直把兩人急得要死。癡珠因告知秋痕，決意於三月初十，帶禿頭穆升輕裝南去看家。秋痕忍着淚道：『這是正理，我怎敢多說，只道路梗塞，是一節爲難，再你這樣身體，怎禁得起長途跋涉？』癡珠歎口氣道：『死生有命，我做我的事罷了。』秋痕默然，癡珠接着道：『我與你總是沒緣，故此枝枝節節，生出許多變故，我如今百念俱灰，只求歸見老母。』秋痕撲簌簌的掉下淚來，說道：『我原說過，禍難更甚於慘別，你有老母，怎的敢叫你不要回南，只我的魂魄，一路附着你走罷。』癡珠道：『這也何必？自古無不散的筵席，百年豈有不拆的鸞鳳？萬里一心，遙遙相照，萬古一心，久久不磨，我就不能同生同死，也算得是個同心。』癡珠說到這一句，便咽住了。秋痕更是難忍，竟大慟起來。這夜癡珠於枕上，得一首五古，留別秋痕詩云：

瑤臺熟蟠桃，王母初開燕，鴉頭簇綉袍，雉尾移宮扇，祥雲朵朵來，大會神仙眷，就中拈花人，忽展春風面。小兒從隙窺，偷索手中劍，目成兩無言，雙心盟繾綣，好詞致塞修，竟已遭神譴，妃子譎風塵，歲星亦不見，一十九年間，滄海知幾變，氤氳使有神，會合舊釵鈿，墜落復何言，綠慘秋心院，詎惜圭璧躬，一作紅顏撥，所恨磨蝸宮，事變驚閃電，此別豈不傷，此會難相戀，痛如劓上刀，快若弦端箭，涕淚雙滂沱，襟上千行淚，莽莽并。

州城，可是閻摩殿！要知煩惱多，何如不相見。正是：

鴛鴦不獨宿，難至亦分飛。春草江南客，扁舟一葉歸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傳癡珠一字一淚，幾令人不忍卒讀！

前半折傳李夫人，然傳李夫人亦傳癡珠也，故起訖俱從癡珠邊寫來，中間插入癡珠憶家一段，前後插入秋痕傷心一段，惜別一段，皆屬至情至理，可傳可誦之文。讀傷心一段，似秋痕割得斷矣，而其實秋痕割不斷也。讀惜別一段，似癡珠割得斷矣，而其實癡珠亦割不斷也。論理宜割斷，論勢且不能不割斷，乃秋痕知之而卒不忍割斷，癡珠知之而卒不能遽自割斷，此則荷生所謂不知如何收煞，鴛鴦鏡所謂拉扯無安頓也。悲劍風刀，吾欲向慧如乞之。

此篇文法，層遞而下，發端感別，因之入夢，因入夢而有縣前街之行，縣前街論及秋痕，於是走訪秋院，因有傷心一段文字。縣前街有如許慘變，於是對月無聊，因有憶家一段文字。乃鳳女既已云殞，而鶴原且復拖痛，於是決計南歸，因有惜別一段文字。感別惜別，恰好爲此篇起訖。

第三十九回 燕子覆巢章台分手 雁門合鏡給事班師

話說鶴仙也沒同胞兄弟，只有個族兄，名喬齡，字芝友，原是隴西雷遠衛守備，因公革職。此番進京捐復，路出蒲關，鶴仙逆計芝友出京之日，李夫人已當分婉，好叫他護送前來，不想芝友到了太原，已不及見李夫人了。鶴仙得了此信，便差四個幹弁，兩個老人家，星夜趕上，諄懇癡珠替李夫人暫厝後，挈阿寶兄妹西來。癡珠因此決意三月初十回南，把所有書籍古玩，并一切衣服，開了清單，悉給秋痕。此時秋痕是領阿寶住在西院，當下將軍

收起，瞧也不瞧。癡珠又將自己那幅小照，付給秋痕道：「這做你畫裏情郎罷。」秋痕含着淚，一言不發，阿寶平日跟着李夫人，呼癡珠爲先生，看了秋痕情景，接着說道：「劉姑娘，你難道不和我先生一起走麼？我是要你，和先生同送我到舅舅衙門去，你不走，我便跟你住在這裏，只是先生一人去，我舅舅沒你伺候，你也該不過意。」說着，便倚在秋痕懷裏淌淚。兩個人半响無言，正是腸斷消魂之際，給阿寶這一說，便伏在几上，大慟起來。阿寶含着淚，東邊扯手袖，西邊扯衣襟，往來跑個不了。此時院中鴉鵲無聲，只聽得客廳譁刺一聲响，把兩人嚇了一跳，就停住哭了。出來一看，原來是頂格年久塌了一半，將個燕巢跌下，燕子分飛叫噪，正在詫異，忽見禿頭進來，回道：「李狗頭帶車來接姑娘，說是他媽突患重病，叫姑娘即刻回來家中。」癡珠尙未答應，秋痕說道：「我那裏有媽，就是我的媽病，要我回去，也待得明日。」癡珠忙接着道：「不是這般說法，你對狗頭說，現在李少爺跟着姑娘，明日騙開李少爺，就給姑娘回家看病。」禿頭出去說了，狗頭沒法，只得回去。次日一早，李裁縫狗頭領着跛脚坐一輛車，便來門房和禿頭吵嚷，要接秋痕。禿頭開言道：「早哩，爺還沒有起來，這個地方是你們的說話所在麼？」李裁縫嚷道：「奇呀！你們把我女兒佔了幾個月，如今他媽病了，也不給他回去看，到底是什麼意思？」禿升不待說完，便搶上前道：「放你娘的屁！誰佔你的女兒？」狗頭冷笑道：「你問那姓章的。」禿頭怒氣冲天，忍耐不住，從狗頭背後，一把揪住，罵道：「你這小忘八蛋，敢怎樣撒野！」狗頭剛把手來抓禿頭，却被林喜帶勸帶笑，將狗頭兩隻手擎住，給禿頭連刷了五個嘴巴。李裁縫氣極，將頭向禿升撞來，却被禿升抓住，罵道：「甯不死的老東西，要和我拚命麼？賞你一個死。」便將手一揪，擰出門來。這裏看門聽差和廚下打雜人等，一齊跑來，拉的拉的，勸的勸的，嚇得跛脚手足打戰。那李裁縫便倒地嚎啕大哭起來，狗頭只是尋人廝打，却被大家按住手。池蕭兩人也爬起來。癡珠秋痕在睡夢中，聽得外面吵鬧，不知何事，叫人又不見一個，只得披衣出來，剛走到月亮門，遇着廚子天福，是個急舌，說話不大分明，說是爺們和呂家的人招架。數日前汾神廟住了一個呂通判，

穆升因他的馬常跑入西院，與他家才有口舌，因此錯聽了，就不出去招呼，只叫天福傳諭穆升，不要多事，并喚他進來。當下禿頭聽天福說爺喚禿頭便先走了。穆升林喜李福也走了。李家父子曉得癡珠起來，便捨命跟着禿頭闖入月亮門，大家都擋不住。癡珠這會才曉得李家父子鬧事，聽說的話，沒有一句不是撒賴，直氣得胸吭冤填，手足冰冷，在房裏和秋痕默默相對。叫一會，竟嚷到西院客廳，秋痕憤極，挽了頭髮，抹了淚包，上縐帕，檢出癡珠一軸小照，藏在袖裏，向癡珠道：「你聽我的信！」癡珠淚盈盈不能言語。秋痕早早跑到客廳，你們鬧什麼？你們不過是要我回去走罷。此時心印池蕭都在一邊，做好做呆的勸，瞥見秋痕出來發話，倒覺一跳，跛腳迎上前來。秋痕向阿寶的老媽道：「少爺沒有醒，醒來你好騙他回去罷。」又向心印池蕭道：「往後人家替我寬慰癡珠，我做鬼永忘不了。」又向李裁縫道：「要我回家，犯不着鬧出這種樣兒，叫人笑話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扶着跛脚上車。李家父子見秋痕出來，理早短了，而且此來只怕秋痕不肯回去，而今秋痕已走，趁着池蕭一人拉一個，也就出來跟着車去了。只癡珠秋痕七個月交情，從此分手，便永無見面之期，說來也是可傷。當下軟癱在窗下彌陀榻上，心印池蕭勸解一會，癡珠嘆口氣道：「只這一二日緣分，也不許完滿。」於是大家議論李家今日如許決裂，是何緣故，都想不出道理。後來心印池二人探得是錢同秀卜長俊夏旒胡耆四人布的謠言，說的是癡珠要帶秋痕回南。其實癡珠是拌個生離，秋痕是拌個死別，再不想四人做出這種謠言，恰中牛氏心病，所以今天鬧出這種散局來。看官記着，癡珠秋痕散局這一天，却爲荷生采秋進城之前一日。荷生是二月初六日午刻，到了雁門關，初七日檄顏副將帶兵二百名，由馬邑偏關，西出紅門口，檄林總兵帶兵二百名，由平魯朔平北出殺虎口。密令二將，於口外炮台瞭台，多張旗鼓，一路傳單諭帖，俱聲言是帶五千名兵，先是關外各口汛官，奉到大營嚴檄，已經將砲台溝壘，一例修整，瞭台探望，一例添入。如今卽飭二將，一路查勘。十一日紫滄至關，荷生便同紫滄帶兵出關，駐扎廣武故城，等候消息。十二日大營接到三邊總制五百里咨文，說是逆回業自解散，首犯數

名亦已擒獲梟斬，是日飛劄韓給事班師。十四日，荷生得信，一面入關，一面檄顏林二將撤兵，紫滄先回州城，同地方官商議，趕於花朝，替荷生迎采秋歸於行館。十五一早，差員往接荷生，十六黃昏吉期，州裏備一座藍呢四轎，轎扛兩道紅綵，轎頂給彩鳳，下垂四彩角結，四員弁兵，步行護轎，轎前面又是二十對紅紗宮燈，四對提爐，一部細樂。轎後是八名銀鞍駿馬的家丁，前往東巷。紅豆香雪一身豔服，扶着采秋宮衣宮裙上轎。荷生是夕就行館中，設祖先案，引采秋行禮。紫滄教青萍於寢室中，排兩張座，紅豆香雪扶持采秋，謁見荷生。是夕行館，燈彩輝煌，管弦雜沓，春風溢座，喜氣盈闌，不用說了。但采秋遠別父母，荷生回憶山妻，遙憐秦女，觸目傷心，欣喜之中，終不免有些傷感，到是旁觀覺得才子佳人，如此圓全美滿，真個福慧雙修，一時無二軍中大宴三日，傳令顏林二將帶兵先行，紫滄也於是日起身。二十六日，荷生采秋雙雙言歸，先是駐扎代州，得了癡珠來信，述及近事，荷生歎道：「癡珠真是晦氣！」采秋道：「癡珠還怕有什麼大不好！」遂將前夢告訴荷生。荷生也爲詫異，因笑道：「瑜亮本來是一時無兩呢。」紫滄及顏林二將，先於二十七日到了并州，索安等管押采秋妝奩箱籠，於二十八日，也到并州。地方官爲着荷生是九重特達之知，後來他位難於限量，此番辦備的差事，雖照着小欽差章程，却件件加倍討好，柳巷行館鋪陳供給，都照大營。荷生私事，全託紫滄愛山，領着賈忠等照管，公事便交給羽候燕卿兼辦。二十九日已刻，青萍領着四員營弁，護衛采秋、紅豆香雪，一乘四轎，兩乘小轎，先進了城。荷生帶着幾個新來的跟班，一路應酬，迎接官員，直遲到未刻，才進行館。接着又是經略來拜請會，兩人敘話，直至黃昏，通省官員，這一天便都及見了。次日一早，接見曹節度，後就出門回拜了經略節度，及大營辦事諸幕友，便來秋華堂看視癡珠。癡珠雖曉得荷生班師，卽日可到，但昨天一早被那狗頭父子吵鬧，與秋痕撒手，接着又是阿寶醒來，不見秋痕，哭得癡珠肝腸寸斷，大家好容易哄住阿寶的哭，卽回縣前街頭去了。癡珠顧影雪涕，骨立形銷，第三日早起，荷生打大營前來慰問癡珠，便詢秋痕。癡珠黯然不能答應，到是禿頭回明。荷生歎口氣道：「我早料有

此散局。」癡珠也歎口氣道：「再休說起。」就把鶴仙的信，給荷生瞧，便說道：「我送阿寶兄妹到蒲關，卽由河南回南。」荷生瞧了信說道：「蒲關只隔十一二天路程，不算什麼，南邊的路現在文報兩三個月不通，你怎麼走得？而且你這樣單薄身子。」癡珠不待說完，截住道：「我是走得到那裏，就死到那裏，也算是走了，不然還留在并州城養病，有此理麼？」荷生道：「你不要急，再作商量。」隨站起身來道：「我今日初到，百凡沒有頭緒。」簾外跟班傳呼伺候，癡珠接着道：「我初十是准走呢？」荷生眼皮一紅，便匆匆去了。正是：

東歌西哭，一喜一憂，莫非命也，誰怨誰尤？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癡珠荷生合傳，然寫荷生，皆寫癡珠也。一貴一賤，交情乃見，一哀一樂，誰能遣此？乃作者前前後後，悉用夾寫之法，其意若曰：時事如此，其軒輊也，盍行乎？故都可懷安能鬱鬱久居此乎？夫何戀戀鱸魚，遲遲鞍馬，實偏處此，厥疾不瘳。異日倚枕彌留，雙眸南望，靈輪迢遞，十載東歸，鬼而有知，悔何及矣。

第四十回 意長緣短血灑鵑魂 人去影留望窮龜卜

話說晚夕，癡珠嗒然獨坐，忽見簾子一掀，荷生紫滄便衣進來，笑道：「我充個紅娘，好不好呢？」癡珠忙站起迎坐，原來荷生今早拜了客，回到行館，已是午鼓，就將癡珠近事，一一告知采秋。采秋爲李夫人悽惻，更爲癡珠秋痕煩惱，說道：「我不叫兩個卽日見面，我這杜字也不信了，李家這樣可惡，總不過是個教坊，明日不是班師喜宴，用得着他們，難道你差人傳他，敢不來麼？」秋痕臉上過不去，須喚紫滄走一遭，給秋痕說，再囑琴妹妹伴作他進來，你作字訂了癡珠，教他們在這裏見一面，往後再作打算。」荷生道：「我也這般想，明日招了愛山，並替癡珠完個畫小照的心願罷。」再說秋痕回家三天，雖受過牛氏幾次毒罵，也不甚不了之事，這日靠晚，外面傳

報馬師爺來了，李家父子曉得這人是荷生相好，肅靜伺候。秋痕含着泪，望着紫滄進來，便嗚嗚的哭個不了。紫滄從燈影裏瞧着秋痕的憔悴，面龐兒幾乎認不得，便坐下說道：「我不見你有三四個月，怎的消瘦到這田地！咳！你總是這個性情，儘着哭，幹不了什麼事。」秋痕咽着喉嚨道：「你見過癡珠麼？他比我更不堪呢。」紫滄道：「我不得空，荷生今早去看他。」秋痕道：「他運氣不好，家中層疊出了許多變故，都這是我苦命害了他，他初十走，梧仙的魂就在城邊等他，教他叫我的名字，我便跟他去了。」說着又哭了。紫滄說道：「你不要這般說，他初十不能走，他就初十要走，荷生也不給他走。」秋痕哭着道：「我不敢阻他，不走，其實道路是走不得。」紫滄遂將荷生早上對着癡珠說的話，及後來采秋的安排，悄悄告知。秋痕十分感激，便問采秋前後的事。紫滄說了一遍，喫了茶，歸報於荷生，兩人就找癡珠來了。看官，你道癡珠與秋痕還有一見之緣麼？要知心印說的人生該聚多少時，該見多少面，却有定數，到得數盡，任你千謀百計，總是爲難。次日教坊奉到中軍府傳單，是連陞部三吉部，翠雲部秋心部，准於已刻，齊集柳巷行館，伺候班師喜宴。李家循例送了差人幾錢銀，喚他告病，差人反了面，將銀擡在地下道：「這回比不得尋常，上頭吩咐，不准告病。就有真病，也要赴給巡捕老爺驗看，你不看翠雲部的薛姑娘，都不敢告假麼？」牛氏沒法，只得老着臉，來求秋痕。秋痕道：「武營認真呼喚，我怎好不替你們一走，只我却不能妝掠，打個辮子，去見巡捕罷。」牛氏自然喜歡，已刻四部齊集柳巷行館，只見轅門外站着兵丁，大家到了巡捕爺班房，瑤華便引秋痕，到個淨室，安慰一番。秋痕見了瑤華，就如見個親人一般，哭訴瑤華道：「姐姐，你何必哭呢？你既然肯拚個死，有什麼事還做不出，只於忍耐些兒罷。」秋痕當下抹了淚，正待答應，忽聞轅門升砲，吹打，只見狗頭走進來，向瑤華秋痕道：「大人回來了，你道大人是誰？我不想就是韓師爺，你來瞧瞧罷。」於是大家都出來，轅門空地內站着，悄悄的瞧，瑤華扶着秋痕，也站在一處。原來今日算是凱旋之宴，荷生從經略處，拜了奏章回來，用的是全副欽差儀仗，見大門台塔下兩邊，一字兒金字高脚牌，高脚牌後，全部儀仗，從

人縫裏見鑼聲過去，是一對金黃棍，接着一摺三層紅傘，兩把洒金青扇，一對對皮槊刑杖，大門外早奏起細樂。一會二員水晶頂騎馬官員，引着一把大紅馬傘，兩對雁翎刀，兩對提爐，四對車渠頂的掛刀營弁，簇擁玻璃四轎，坐個高額廣額長耳軒眉的韓荷生。此時人聲悄悄，只聽得脚步声，馬蹄聲，武威聲，前面數下大鑼聲，後面四把高轍，却從轅門邊灣過來，空地裏下馬。到把秋痕嚇了一跳，回來班房坐下。秋痕歎口氣想道：「人生遇有不遇，難道癡珠不是個舉人麼？怎的運氣就那般不好？」正在發獸，只聽得人說道：「巡捕老爺回來。」一面狗頭跑進來道：「怪得很！我向巡捕老爺告病，那個巡捕老爺，只笑吟吟不語。」狗頭還沒說完話，裏頭一連聲傳出來說：「是單喚翠雲部薛瑤華，秋心部劉梧仙，上去問話。」於是秋痕瑤華跟着老媽，灣灣曲曲，走了半里多路，見是一羣華妝豔服的丫環，簇擁采秋，迎了出來。秋痕搶上前數步，也不能說話，只扑簌簌的吊下泪來。采秋先是一笑，一見秋痕，也就慘然，拉住手道：「秋痕妹妹，你通是這樣怎好呢？」就傳呼瑤華先走。秋痕忍着痛，跟進一個金壁輝煌一個屋內，一齊坐下。秋痕禁不住嗚嗚哭。采秋一手拍着秋痕的肩，一手將手絹替他抹淚珠。自己就也滴下數點淚來，向瑤華道：「屨屨折折，都是不如意事，實在爲難秋痕。」瑤華也慘然道：「却不是呢！」當下紅豆香雪忙着擰熱手巾，給二人搓臉，別的丫環遞上茶點，好多僕婦，都在簾外靜悄悄的站着。秋痕方才哽咽住聲，哀哀的替癡珠訴。采秋道：「圓圓易缺，皦皦易污，這個令人惱極，只鋸齒不斜，不能斷木，你總要放活的才好呢。」瑤華道：「癡珠是過於灑落，秋痕姐姐又過於執滯，所以不好。」采秋道：「癡珠那裏能真洒落，能真洒落，就不誤事。」此時差不多兩下多鐘了，僕婦丫環，排上菜來，也有素的，也有葷的。采秋親陪二人，秋痕酒是一點不喝，飯食也只吃半碗，方才洗漱。簾外的人報說老爺進來，采秋秋痕瑤華都出迎，只見二個小跟班，跟着荷生，便衣緩步而來，臉上十分煩惱，瞧着秋痕瑤華，勉強笑道：「你來得久了。」采秋問道：「外面宴完麼？」荷生道：「完了。」便令秋痕瑤華采秋坐下，向采秋歎口氣道：「人定不能勝天，這真無可奈何了。」三人都覺愕然。

采秋問道：「什麼事呢？」荷生向秋痕道：「你吃飯麼？」采秋道：「他剛才吃了半碗飯。」荷生道：「也能癡珠今天是不能來了。」采秋道：「爲着何事？」秋痕早伏在几上哭了，荷生道：「穆生來說，昨晚我走了，癡珠嘔了痰血數口，早上起來，已經套車，突然吐了幾碗血，暈絕數次，我叫賈忠青萍，」荷生剛說到這裏，只聽秋痕大叫一聲，癡珠你好苦呀！將飯一起吐出，便栽在地下，手足厥冷，牙關緊閉，忙得采秋瑤華疊聲連喚，丫環僕婦，擠在一堆，鬧得好一會，才把秋痕救醒，復行大哭，瑤華道：「人還沒有死，何必這樣！」采秋道：「這癡珠抑鬱得很，能夠把這口血吐淨，到好得快。」於是大家扶着秋痕，到屋裏將息，秋痕只是哭，也沒半句言語，荷生設法，教采秋避入別室，引着愛山，到了上房，教瑤華陪着秋痕出來，畫個面龐，就吩咐門上，格外賞給狗頭十吊錢，差個老媽，送秋痕出來，采秋諄勸秋痕，從長打算，又送了許多衣服及些古玩，秋痕只說個謝字，其實是瞧也沒瞧。自此荷生采秋瑤華，與秋痕也難見面了。雖瑤華後來颶風打舟，吹到香海洋，得與癡珠秋痕一敘，然已隔世。是晚荷生帶着青萍，便衣坐車來看癡珠。癡珠要坐起來，荷生接住說道：「不要起來。」就牀沿坐下，燭光中瞧癡珠臉色，心上十分難受，便說道：「你這回怎樣呢？」禿頭道：「服了幾許藕汁，血是止住，麻大夫開的方，等小的取給爺瞧。」癡珠一絲沒氣的說道：「秋痕回去麼？」荷生道：「五下鐘時，你既不能來，我就打發他走了，他聽說你病得利害，就暈倒在地，譬如救不過來，怎好呢？」癡珠默然。禿頭遞上方，荷生見方上開有人參，便問道：「我先前送上兩枝參，還用得麼？」禿頭道：「麻大夫看過，說好得很，這回服此藥，就是配那大枝參的。」荷生道：「那大枝的我還有，你往後用完，只管去取。」李升端上茶，荷生點頭道：「你們好好服事，吾往後總給得着你們好處。」癡珠道：「你便衣出門，也只一兩次，怎好天天晚上這樣來呢？」荷生道：「今日我原可不來，爲着你病，不親來瞧，心上總覺不好，我往後來，也只好十天八天出來一遭，還好這個差事，是沒甚關防，就給人知道，也沒甚要緊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向靴頁中取出秋痕面龐，給癡珠瞧，說道：「我今天只爲你辦了這一件事。」禿頭拿着燭台，

在旁說道：「不大像。」癩珠嘆道：「得些神氣就是了。」就交給荷生說道：「我病到這樣，只怕連這紙影兒，也不能常見。」荷生只得寬慰一番，聽得掛鐘已是八下了，便諄囑癩珠靜養，出來上車而去。這是三月初一的事。次日癩珠少愈，拈一牋紙寫詩兩絕，以謝愛山。詩是：

卷施不死亦無生，慘綠空留一段情。
憔悴雙雙窺鏡影，藥爐烟裏過清明。

生花一管值千金，微步珊珊若可尋。
從此卷中人屬我，少翁祕術押衙心。

初三日辰刻，阿寶行喪，奉李夫人的靈柩，停寄東門玉華宮。癩珠不能出城外，也坐着小轎，到縣前街，排個祖奠，看過靈柩出門，才回西院，已是一下鐘了，一人躺在裏間，忽聽外面報道：「劉大老爺來了。」林喜引入，癩珠抬身延坐。子善說道：「你這兩天有人去看秋痕麼？」癩珠道：「撒了手，叫誰去呢？」子善道：「我聽說昨夜三更天，他全家都走了。」癩珠怔怔的望着子善，哇的一聲，嘔出一口血來，也不說話，就自躺下。子善忙邀心印過來，只見癩珠坐起道：「風塵瀆洞，天地邱墟，何況秋痕。」心印也就說道：「你通達人，再沒有參不透的道理，勸不破的世事。」子善接着說道：「本來你也要走，他不過先走幾天哩。」癩珠不語，只叫禿頭不見答應。穆升四處找遍，全沒蹤跡，癩珠反笑道：「這個馱奴怕是找秋痕去麼？」等到二更後，子善走了，禿頭影子也無，大家驚愕。心印道：「你們不要着忙，禿頭不是逃走的人，到是癩珠今日嘔了一口血，他外邊強作排遣，內中不知怎樣難見，你家留心點兒。」心印便也回去方丈安歇，這裏穆升林喜就在癩珠臥室前一問下榻，到了五更天，聽得癩珠說道：「秋痕你怎不等我斷了氣，就走呢？」一回又聽得說道：「如今你的心換給我，我的心換給你，好不好呢？」接着又吟道：「人間獨闢鍾情局，地下難埋不死心。」走進屋裏，那料却是睡着，呷呼次早池蕭也走進來，見癩珠神色照常，便問道：「今日心上覺得好些麼？」癩珠皺着眉道：「我的心虛，覺得飄飄，也沒甚好，沒甚不好，禿頭還不回來麼？」大家答應，雨農道：「這事也怪，秋痕走了，我聞說李家隔壁屠戶酒店都關了門，連那

癡太歲酒鬼，也不見。」癡珠道：「怎的？」大家也難分解。晚夕荷生差青萍探視，穆生就把事情通告訴了，青萍自然一一回了荷生。荷生頓足道：「我却料不出有此變局！」馬上傳呼伺候，來看癡珠。因為癡珠卜了一卦，是損之小畜，說道：「今天是辰月甲申日。」又沉思一會，說道：「卦象甚佳！這月十二有見面之象，你不要急。」癡珠道：「我如今通沒要緊了，見面也是撒手，不見面也是撒手。」荷生道：「不是這般說，禿頭癡太歲酒鬼，他三人是一氣的，自然可以趕得回來，而且我的占卜，十分靈驗，如今只要他回來，我情愿替你出二三千兩銀子，我先是爲着采秋的事，沒有辦妥，舍己芸人，情理上也說不去，而且我的局面，也是依人糊口，如何獨力辦得來。這回原想替你辦成此事，不想你們已散了局，其實散後，此事也還易辦，那裏料得出又有此不測的事。不是我說句癡直的話，這一場是非，通是秋痕自鬧出來，你不想秋痕和你講個情，他一家人和你有什麼情，不鬧些銀錢，鬧些什麼呢？秋痕孩子氣，太不通達世務了，自然步步行不去。」癡珠道：「這是我錯了，那人造作謠言？」荷生不待說完，笑道：「水腐而後蠓蠓生，酒酸而後醯雞集，日來你兩人形跡，實在可疑，所以他們編出謠言，人人都信。我想李家這一走，不特怕你拐他，并且疑心到我和你辦事呢。」癡珠道：「夜行者自信不爲盜，而不能使狗無吠。」又嘆口氣道：「青蠅紛營營，風雨秋一葉，心印說的凡事有素，這一件事，原是數該如此，其實我於娟娘，能割得斷，再沒有秋痕，又割不斷的道理，我的愛弟愛妾，尙死於賊，豈能保得秋痕，只是我何苦做個人呢？」荷生道：「算了，不用說，只願他好好回來罷。」說着便走了。到了十二這一天，癡珠剛打心印方丈回來，穆升遞上一軸畫，一封書信，說是大營黎師爺送來的。癡珠曉得是秋痕小照，忙展開一看，見一臉含愁，雙眉鎖恨，神氣很像畫的衣服上，是淡月色對襟衫兒，下是粉紅宮裙，手拈一枝杏花，恍恍惚惚，憶起草涼驛舊夢來，却不十分記得清楚，就拆開書看了一遍，是兩首和詩，便檢一小箋，隨手作數字致謝，交給來人去了。重把小照細看一番，忽然想着荷生卜的卦，便拍案道：「我今生再見不着秋痕，就是這一軸畫兒，應了荷生的占驗罷。」正是：

水覆留痕，花殘剩影，翡翠樓成，鴛鴦夢醒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傳秋痕，非傳癡珠也。蓋以荷生之顯赫，采秋之華貴，偕以相形，而秋痕卒不渝共意，斯可嘉矣！文却筆筆凌空，字字活潑，不着滯相。上折傳癡珠之病，下折傳秋痕之去。其實本文皆非正敘，癡珠之病，從秋痕一邊寫來，秋痕之走，從癡珠一邊寫來，其筆墨靈動處，然非作者之本旨也。作者道：「病一走，此題面，章台分手，咫尺天涯，青鳥傳辭，詰朝相見，喜可知也！云胡而病，貴人念舊，延入後堂，服玩錢刀，榮歸里巷，樂何如也！云胡而走，此有天涯，以韋劉之美眷，而天爲蕩其魔，是可勸也！以牛李之貫盈，而天將殲其族，是可戒也！」

第四十一回 焦桐室枯吟紫別恨 正定府瀝血遠貽書

話說酒鬼姓聶名雲，鬚太鷲，姓管名士寬，這兩入自三月初二日起，竟沒消息，就禿頭也是渺然。一日留宴二人同來，子秀向靴頁中取出兩張舊詩箋，遞給癡珠道：「你瞧。」癡珠接過展開，見是秋心院本事詩，向日粘在秋痕屋裏，便慘然說道：「這兩紙怎的落你手裏？」子善道：「今天聽說園內有新戲開演，我拉子秀去閱，不想走到菜市街，恰遇着秋痕住宅，開着大門，說是王福奴要移入居住。我兩人同進去，前後走了一遭，見月亮門左側，你鐫的菊花詩賦石刻，排在秋心院中，牀榻几案，也照舊排着，我同子秀相視惘然，見案下掉落詩箋兩紙，子秀檢起是你舊作，竟把我看戲的心腸都沒了。」癡珠聽了，十分難受，詩是七律二首，七絕兩首，七律云：

無端鴻爪到花前，正是西風黯黯天，浪放形骸容我輩，平章風月亦神仙，空餘紅粉稱知己，長向青娥證

夙緣，早歲綺懷銷欲盡，爲君又惹恨絲絲。

黯絕并門一葉秋，桐陰小語便勾留，聘錢有恨銜牛女，藍縷何人識馬周，青鳥回翔難得路，綠珠憔悴怕

登樓，昨宵珍重登車去，知汝晨妝懶上頭。

七絕云：

罡風吹不斷情絲，死死生生總一癡；忍凍中宵扶病起，剔燈苦誦定情詩。

強將紅燭夜高燒，兩影撕磨此福銷；歡喜常成煩惱恨，青衫紅袖兩無聊。

常說日之所思，夜之所夢，這夜癡珠夢中大哭而醒，見殘燈一種，斜月上窗，回憶夢境，歷歷在目，十分淒楚！次日心印來看，癡珠因說道：『我昨宵却記得兩個夢，前一夢，是到秋心院見一個女人，年約有二十餘歲，身子既高，臉兒又瘦，就如枯竹一般，自說姓王小字惺娘。後一夢大是不好，夢見秋痕扶着病，和我攜手，在陰濕地上走，兩人脚上都沾是泥，走有幾里路，覺得黑魆魆的，上不見天日，下面又盡是滑滑沒徑的泥。秋痕兩手，按住我肩，上說道：『我走不得，鞋底全裂，怎好哩？』我便扶他坐石板上，隨後重走一箭多路，便是一道河，攔住去路，沿河走有一里，二人足都走軟了，才見一個長木橋，秋痕特先走上去，扑落的一聲，秋痕竟跌下去。我眼撐撐的，看把沉到沒影去，一面哭，一面叫救，卻沒個人答應，我便號啕大哭，醒了，你想這夢凶不凶？』心印道：『夢要反解，夢吉是凶，夢凶或者是吉，大凡有眼界，遂有意識，有意識隨有窒礙，恐怖變幻，顛倒夢想，相因而至，你要先把情磨洗除乾淨，那夢魔便不相擾，咳！你萬里一身，關係甚重，南邊家裏，』癡珠不待說完，便說道：『親在不許友以死。何況秋痕原是兒女之情，不過如風水之情，相值過的，也就完了，那裏有天長地久，儘在一塊兒的。就知今生空全美滿，聚首百年，到得來世，我還識得秋痕，秋痕還認得我麼？而且他又是走了，明知無益事，反作有情癡，我更不這般獸，我此刻打發病愈，立即回南，以後再不孟浪出門了。』心印道：『這一節再作商量，凡事有個定數，該是什麼時候出來，那你也不能自主。』癡珠不語，心印坐了一回，就走了。是日天陰得黑沈沈的，夜來冷雨敲窗，癡珠輾轉牀頭，因起來挑燈搦管，作了懷人詩八首。次日作一束，將詩封上，差李福送給荷生，恰好荷生正在寒

雲樓和采秋看花，青萍呈上癡珠的緘。荷生與采秋同看了信，采秋將詩念道：

斷雨零風黯黯天，客心憔悴落花前。算來綠要今番盡，過此情真兩地牽。銀漢似牆高幾許，滄波成陸淺何年。除非化作頻伽去，破鏡無端得再圓。

采秋眼眶一紅道：「這一首，就如沈痛，我念不下，你念罷。」荷生接着念道：

一春愁病苦中過，肯信風波起愛河。鷓鴣幾聲花事謝，杜鵑永夜淚痕多。能營三窟工麋兔，誰撥明燈救火蛾。從此相思不相見，拔山力盡奈虞何。

疇昔頻頻問起居，每逢晨盥晚妝初。藥爐薰骨眉偏嫵，鏡檻留春夢不虛。共坐揮毫忘示疾，笑看啜茗賭搜書。紅窗韻事流連慣，分袂將行又攬裾。

而今紅袖忽天涯，消息沈沈鳳女家。十日紀綱遲報竹，幾回鸚鵡罷呼茶。就嘆道：「秋心院的鸚鵡，這回生死存亡，也不知道。」又念道：

燕尋梁壘穿空幙，犬擁金鈴臥落花。翻是閉關長謝客，不堪室邇是人遐。

采秋道：「去年回家時候，愉園不知也是這樣麼？只你沒有他這般苦惱。」荷生道：「冤人不冤，我去代州那幾天苦惱，差不多就同癡珠。」采秋道：「你苦惱處便是熱鬧處，難爲癡珠這一個月，顛沛流離。」荷生笑一笑，又念道：

一樹蓬蓬翠掩門，半年春夢了無痕。蛾眉自古偏多嫉，鳩鳥爲媒竟有言。山厝愚公空立志，海填少婦總埋冤。昨宵月下亭亭影，可是歸去倩女魂。

今生此事已難諧，噩夢分明是玉鞋。木木總教延旦夕，藁砧無計爲安排。魂銷夜月芙蓉帳，恨結春風翡翠斂。半副羅巾紅淚漬，一回檢點一傷懷。

荷生慘然說道：「淚痕滿紙！瞧着采秋，已經是滴下淚來，見荷生瞧他，他便強顏笑道：『替人垂淚也漣漣。』荷生往下念道：

井門春色本淒涼，况復愁人日斷腸。月滿青光容易缺，花開香豔總難長。劇鄰夜氣沈何鼓，莫乞春陰護海棠。拚把青衫輕一殉，孤墳誰與築鴛鴦。

五夜迢迢睡不成，燈昏被冷若爲情。名花證果知何日，蔓草埋香有舊盟。地老天荒如此恨，海枯石爛可憐生。胭脂狼籍無人管，淒絕天邊火鳳聲。

兩人默然半晌，荷生才說道：「癡珠就是這樣埋沒，真個可惜！」采秋道：「南邊道路實不好走，不然差個營弁，送他回去，也是好呢。」荷生道：「無論南邊滿地黃金，萬萬走不得，就令上路，遙遙兩個多月路程，誰護持他呢？」采秋道：「孤客本來可憐，何況是病，病裏又有許多煩惱，就是鐵漢，也要磨折。」兩人言下，也覺得十分難受。過一會，采秋向荷生道：「我想癡珠平日很是喜歡紅豆，我想送給他，病中既有服侍，就是異日旋南，也不寂寞，你意下如何？」荷生笑道：「這是你一番美意，只怕癡珠不答應呢。」采秋笑道：「你且與子善言之。」以後子善將采秋的意思，告知癡珠，癡珠微笑，吟道：「慚愧白茅人，月落教星替。」便手裁一束，寄與荷生，荷生與采秋同看，東云：

承采秋雅意，欲以紅豆慰我寂寥，令人啣結。然僕賦性雖喜冶游，歌風未流狄濫，此次花叢回顧，原爲有託而逃，可憐芳草傷心，尙覺迷途未遠，病非消渴，遠山底事重描，人已中年，逝水難尋故步。大福自知不再，良緣或訂來生，爲我善辭采秋，爲我善撫紅豆。

荷生笑道：「何如我說過癡珠不答應哩，咳，癡珠做人，我曉得。」采秋嘆口氣道：「這教我也沒得用情了。」荷生正欲答應，外面傳報經路來了，只得出去。光陰迅速，早是三月二十二日，癡珠正將一盃蓮心茶細啜，忽見

李福林喜狂奔進來，喊道：「禿頭回來了！」癡珠就出來問道：「在那裏？」只見禿頭身上，只穿件藍布褂短褲，由屏門飛跑上前，眼淚紛紛，磕下頭去。癡珠兩眶中也淚出如瀉，扶起道：「你見過劉姑娘麼？」禿頭抹着淚道：「見過，可憐得很！現今病在正定府保興館飯店內。」癡珠聽了，隨說道：「他二月間本來有點痢疾，這會自然更是不好。」禿頭道：「姑娘從上車後，點米不曾沾牙下的全是血，兩腳不能踏地，人極銷瘦，面目却腫得一個有兩個大病到這樣，一天還要受他們絮聒。」癡珠黯然道：「你怎樣見得他姑娘呢？」禿頭道：「小的那一天心下跟着姑娘，就氣糊塗了一口氣去找管士寬，走至大街，遇聶雲，才曉得姑娘被他媽騙了出城，管士寬天亮知道，帶了盤川，便趕出城，跟尋下落。聶雲都曉得他們去向，小的一時氣憤，拉着聶雲就走，原想一兩站就趕得着，豈料一天趕不上一天，直到十二這天，到了正定府，方才見着管士寬，知道牛氏和姑娘，是初二日下午出城，坐的是短雇車。李裁縫父子和跛脚玉環，是初三日五更走，天亮出城，才是長雇的一輛大車，一輛轎車，將屋子交給他的同鄉顧歸班，因姑娘下了紅痢，一天有數十次，路上不便，才延擱在這店中。管士寬一路跟着姑娘坐的轎車跑，姑娘住也住，姑娘走也走，天天都得與姑娘見面，却不能說得話，只跛脚傳與姑娘知道，姑娘約小的跛脚通得信兒，到了正定府，姑娘取出一條金耳扒，送給管士寬，教士寬換作盤川，一路跟去，好傳個信給老爺。當下士寬與小的見面，才得跛脚傳與姑娘知道，姑娘約小的十四日天亮店後空地裏相見，姑娘問知老爺病中光景，一慟幾絕，教小的快回。」癡珠遲疑半晌，說道：「這樣看來，你也是空跑一遭。」禿頭道：「姑娘有信給爺哩！」便從懷裏探出一個小小油紙包，展開油紙，將個藍布遞上。癡珠瞧那藍包布，包縫得有幾千針。林喜送過剪子，癡珠一面絞，禿頭一面回道：「姑娘說沒有筆硯，也沒有地方寫個字兒，裏頭幾個字，是咬破指頭寫的。」癡珠不聽，猶可聽了禿頭這般說，那一般酸楚，直從腳跟湧上心坎，從心坎透到鼻尖，一言不發，把布包絞開，內中是癡秋還來給的一枝風藤鐲，一塊秋痕常用的藍紬手絹，一塊汗衫前襟上面血跡模糊，癡珠略認一認。

便覺萬箭攢心，不知不覺，眼淚索索落落的，滴滿藍布包。一回穆升遞上熱手巾，拭過臉，重把那血書反覆審視，噙着淚，一字字辨清，是：

斂斷今生，琴焚此夕，身雖北去，魂實南歸。裂襟作紙，嚙指成書，萬里長途，伏維自愛。

凡三十二字，癡珠默一遍，停了一停，向禿頭道：「你路上辛苦，且歇息去。」禿頭答應，癡珠攜了血書，手絹，風藤鐲，并那塊藍布，到臥室躺下，費長房縮不盡相思地，女媧氏補不完離恨天，這一夜別淚銅壺共滴，愁腸闌餒，同煎，不待說了。禿頭和聶雲跑了這一遭，空自辛苦，去的時候，兩人都是空手出城，禿頭將禿皮袍脫下，當了作盤川，用盡了聶雲的皮馬褂，也脫下當了。幸是正定府遇着管士寬，將秋痕金耳扒換了十餘串錢，付給於兩人，作個回費。禿頭是自己多事，也還罷了，可憐聶雲路上受了風霜，到家又被渾家楊氏唾罵，受一場氣，次日便病了幾天就死。後來癡珠聞知，大不過意，曉得聶雲女兒潤兒，是嫁給子秀的跟班李升，就賞了潤兒四十吊錢，那楊氏隨着女兒過活，就也十分感激，管士寬無家無室，只有屠舖一間，係他姪兒照管，他竟隨着了秋痕，住在正定府了。正是：

娼家而死節，名教母乃褻，人生死知己，此意早已決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癡珠秋痕合傳，其實寫癡珠皆寫秋痕也。起結及中間，以聶雲等士寬爲線牽索，亦用追敘補敘的筆，筆筆是假，故筆筆活動。

第四十二回 聯情話寶山營遇俠 痛慘戮江浦賊輸誠

話說穆如是去年十月到任，申明海防舊禁，修整本部戰艦，出洋巡艦，逆倭三板船，從此不敢直達建康，就是

員逆也是畏忌；江南江北一帶官軍，因此得以深溝固壘，臥守一冬。稷如筮目時艱，空自拊髀，兼之寶山僻在海隅，文報不通，迢遞并雲，魚沈雁渺，十分懊惱。忽然又過了一春，一日閒步出營門，西望月明，銜山一綫，有無限心事，都根觸起來。踱了一回，還入後堂，叫跟班燃了一枝高燭，倒兩壺酒，取件野味，一人獨喝，喝完了酒，無聊之極。瞧見壁上掛的劍，因取下來，就燈下舞了一回，便向炕上坐下，按劍凝思。此時五月天氣，日長夜短，幃門更鼓，琴瑟的，轉了三更，跟人都睡，只個小跟班喜兒，站在背後。忽聽颼颼的風起，簷下一樹丁香，花紛紛亂落，瞥見金光一閃，燭影無餘，有個垂髫女子，身上穿件箭袖對襟，魚鱗文金黃色的短襖，下繫兩片綠色馬褂，空手站在炕前。說道：「幾乎誤事。」稷如愕然，提劍厲聲問道：「你是妖是人，怎敢到我跟前？」這回跟班暨巡兵，聽得稷如厲聲，都起來探望。女子笑道：「站住！」便如木偶了。接着道：「將軍不要動手，我念你和韋癡珠有舊。」稷如聽得說癡珠，便按劍問道：「你這小妮子，怎認得癡珠？」女子指着炕上聯道：「你且說那處見過癡珠？」稷如道：「他現在并州。」女子道：「解衣衣我，推食食我，你和他很有交情。」稷如放下劍道：「你這來是聽人行刺嗎？」女子道：「將軍請坐，我說來歷罷，我名叫春纖，我的師父是徐娟娘。」稷如恍然道：「娟娘不與癡珠有舊麼？我早聞名，這人如今在那裏？」女子嘆口氣道：「我的師父尸解了，現在香海青心島做個地仙，我原是他的侍兒。四年前三月間，他帶了我朝了普陀岩，到次年冬間，附海船到得東越，探偵癡珠說是進京去了。次年春天，師父游了武彝鴈宕，重來江南，寄居無錫映山庵，遇個女道士慧如，傳授我的劍法。去年雲遊兩湖兩川，冬間想要遊川歸陝，路過廣陵，寄寓華嚴庵，主持蘊空禪師，與師父極其相得，因知道癡珠入川，也到廣漢，却與師父相左。師父此後，百事灰心，除夕這一夜坐化了，留一錦囊給我，囑我即時開看。我因正月間蘊空也坐化了，他的徒弟又與我不對，拆開錦囊，教我回來無錫，不想前月到了映山庵，慧如却為金陵，偕挾迎去，封他為上清妙真妃，偽號我因此投入賊營，訪尋慧如，說是命理該有此兩月魔劫。今日慧如是奉將令，取你首級，慧如差我前來，諄囑留

心，你爲瞧見癡珠的聯，不忍加害，你瞧你的跟班罷。」只見紅燭光搖，春纖早不見了。稷如和院子裏大家，就象做夢一般，再瞧喜兒，頭早斷了。稷如回想，心上猶覺突突亂跳，過了幾日，是出哨之期，稷如上船後，開行十里，還沒出口，遇着頂頭風，傳令停泊。一連三日，稷如氣悶，也不帶人，便服上岸，見遍地斥鹵，都無人迹，遠遠的見前面有數株大柳樹，向前走去，不想愈走愈遠，差不多有十餘里路，才到得樹下，向前遙望，一片綠蕪，茫無邊際，西邊是個山，青青鬱鬱，好些林木，因灣向西走來，將到山下，都是幾抱圍的大樹，老幹參天，黛痕匝地，到得山下，連峯疊嶂，壁立千仞，獨立四望，令人神爽，沿山又有一里多路，向西樹林裏，却有一徑，踱過徑路，是個平陂，陂下一口井，井旁有個廟，頭門大殿，都已傾塌，蓬蒿青草，一路齊腰，步入後面，是個三間小殿，却整潔無塵，西邊一字兒叢竹，竹內有個小門，稷如踱進院子，見上面是三間小屋，屋中間布一領席，有個女道士，合眼趺坐，年紀約有六十多歲，很有道氣。稷如躬身向前，女道士開眼笑道：「總兵貴人，何苦單身輕出來此荒僻地方？」稷如道：「素昧生平，何以識得我是總兵？」女道士仍閉上雙目，喚道：「春纖你的人來了！」稷如無可措詞，只聽嚶嚶一聲，春纖答應道是，葛衫布褲，由屋後轉出，稷如瞧見，轉覺愕然。春纖說道：「將軍何來？」稷如倉卒不能答應。女道士開眼說道：「我有一偈，總兵聽者。」

茱萸無靈，春風夢醒，西望大行，星河耿耿，故人纖縑，新人纖素，縑素同功，愴然薤露。

稷如道：「鍊師法號上字有個慧字麼？」春纖答應道是。稷如打一恭道：「欽仰之至，只下士塵頑，不能窺測鍊師意旨，就第一偈想來，莫非并州眷屬有甚意外之變麼？」春纖答應道是。稷如打一恭，女道士開眼微笑道：「總兵解得便好。」稷如皆淚欲墜，說道：「承鍊師第二偈指示，想是我也要死。」慧如道：「此解却錯，總兵燕領虎頭，後來功名鼎盛，如何會死？」說完仍然垂眼危坐，稷如因向春纖道：「那一夜想見，說是鍊師現在金陵，不想今日却在這個地方相遇。」慧如復開眼道：「我就是那一夜脫了魔劫，潛從此地，今日與總兵一會，也是

數中所有，不久便有人領兵來此平賊，都是你的熟人，請回步罷。」說着仍低下雙眉，閉目不語。稷如不敢糾纏，只得別下春纖而去。見日色銜山，趕緊尋着原路，奔上坡來，剛到坡心，回頭一望，只見廟裏赤騰騰的發起火來，那毒燄衝空，濃烟布野，吃了一驚，想他兩個都是劍俠飛仙，還怕什麼火，我走我的路罷，走了數步，轉念道：「他兩個就是神仙，如今這廟燒了，今夜先沒有棲身，我眼見了，豈可不回去看他一看？」便轉步跑下坡來，耳中尚聞得霹靂剝剝的響，及到井邊，依然是個破廟，并無星火，十分驚訝，奔由廟中入竹林小門，探身前去，前前後後尋了一遍，卻不見慧如春纖，再後殿尋來，也沒些影兒。此時天已黃昏，漸漸辨不得路徑，只得反身便走，自語道：「我難道做夢？」踉蹌走出，只見門邊有一匹黑溜溜的青驢，鞍轡俱全，攔住門口，鞍上一字紙，稷如取下，瞧看上面寫的是：

將軍多情可感，惟是道僻，黑路難行，奉贈青驢一匹，聊以報往返跋涉之勞。貧道與春纖當往并州，勾當一場公案，即日走矣。

詫如瞧畢，十分詫異，想道：「真是神仙，但此驢方才不見，這會從何處尋來？可惜兩人前往并州，我不曾寄他一信。」見天已黑，只得上驢子踏着星月，找尋原路，可喜驢子馴熟得很，虛閃一鞭，便如飛的跑了。走到大柳樹下，遠遠的望見燈籠火把，四面環繞而來。稷如料是營中兵丁，前來接應，一面加鞭向前，一面招呼大家，到得船中，已是八下鐘了。兵丁將驢子牽入後艙，喂養，都說好驢子，是仙人贈的天馬，這稷如自喜，不待言了。且說慧如遠遁之時，正是羣醜自屠之日，你道羣醜何以自屠呢？當初員逆倡亂，結了五個忘命號，為五狗，一為偽東王，羊紹深，一為偽西王，刁潮貴，一為偽南王，馮雲珊，一為偽北王，危鏘輝，一為偽翼王，席杏開，到後來踞了金陵，雲龍，死於全州，潮貴，死於道州，潮貴係員逆妹丈，員逆這妹，名喚宣嬌，極有姿色，却狡狴異常，與紹深却是敵手，員逆始以天主，教，蠱惑，鄉愚，奉一木主，說是天父，配以天母，天父附身紹深，天母使附身宣嬌，所有號令，出自兩人氣。

骸生於積威，權勢傾於偏重，以此阿柄，持自兩人，員逆轉成疣贅。這番潮貴死了，宣嬌尊爲天妹，廣置男妾，朝歡暮樂，於是羣醜皆有垂涎之意。但員逆受制於紹深，事事仰承鼻息，適值紹深妻死，遂把宣嬌再嫁紹深成親。這日是個伏天，紹深做架大涼床，窮工極巧，四面玻璃，就中注水，養大金魚數百，游泳其中，枕長四尺五寸，所有男妾，悉使從嫁，鏘輝查開十分熱眼，查開便帶兵打甯國去了。鏘輝偏處一城，自然刻刻拈酸，賊中男歸男館，女歸女館，自六逆外，夫婦同宿，名犯天條，雙雙斬首。紹深却把宣嬌男妾，悉配女簿書。鏘輝道是該斬，伺紹深開科取士，帶了數名親兵，直入東府，按名指索。不想這男妾俱係童子軍中選出，曉健一閩而至，約有三十餘人，鏘輝只好飽了一頓老拳，十分羞惱。再說紹深有一妹，名喚碧玉，年已二十九歲，不曾匹配，有陳宗揚一表人才，又生得白皙，充個東府承宣。妻名雲娘，是個女承宣，宗揚輪班住宿內廂，因得與雲娘偷寒送煖，素無人知。自宣嬌男妾配了女簿書，散處前前後後廂房，這碧玉入夜，便如畫眉踏架一般，瞧了這裏風流，又覷了那邊百般祕戲，因此雲娘的醜態，竟被碧玉勘破，以此挾制宗揚，竟占雲娘夜局。雲娘豈敢聲張？那紹深許多姬妾，都怨女蕩婦，就也挾制宗揚，宗揚沒有分身法兒，久而久之，自然鬧出事來。紹深下令斬首，首宗揚夫婦。不想宗揚就是鏘輝妻弟，事有湊巧，宗揚夫婦才纓首示衆，其弟宗勝，偏自河北敗仗，貿然逃回，紹深傳令要斬。鏘輝大恨，那員逆見紹深件件威福自專，也是不能相忍。一日紹深忽說天母附身，責了員逆五十大棍，又責了鏘輝一百小板，大衆忿忿不平。鏘輝於是內受員逆意旨，外許查開賂以宣嬌，突於這夜五更天，登了壇禮拜，雜誦讚美時候，執殺紹深，然後圍了東府，男女并誅，只赦員宣嬌，却自己配合了。到了查開自甯國奔回，生米已煮成熟飯，查開忿恨不堪，鏘輝想道：『斬草必要除根！』就蚤夜定計，又圍了翼府，不料查開早走了，騎虎勢不得下，就把查開的眷屬全行殺害。那翼府部下將領官屬，如何肯依，弄得內外鼎沸起來，慧如就是這一夜遠遁。看官聽道紹深殘忍，一日除去，人人快心，鏘輝雖報私仇，亦緣公憤，如今平空害了查開全家，查開平日在賊中算有威望，衆心不服，轉把北

府圍得鐵桶相似。員逆做不得主，傳令殺了鏘輝，將首級送到甯國軍前，迎回查開。查開這番入城，不特父子妻妾做了刀下之鬼，就是宣嬌玉骨，也爲大衆剝作肉泥。查開悵恨，然又與員逆兄弟榮合榮法不合，就辭出京口，自作一股，向粵東去了。後來擾亂閩浙江西湖南以及滇黔竄蜀，就擒，磔於成都。這是後話。當下稷如巡海歸營，探得金陵兩番自屠自戮，高興之至，說道：「有此機會，掃穴犁庭，指顧間事，我那天馬用得着了。」連夜疊成燒角文書，限時限刻，向南北大營，稟明出師，隨即部署，將水陸並進，殺上金陵。忽報金陵來了無數船隻，稷如驚訝大兵如何從這裏來？不想却仍是賊中危家人馬，原來鏘輝胞弟至俊，係領兵把守江浦，得了內變信息，內畏查開，外怕大營乘機攻勦，曉得稷如是個好官，又是名將，便率所部戰船數百號，向寶山進發。恰好接着稷如出師，當下遣人遞了降書，脫帽背縛，跪在轅門。稷如傳令降將衣冠謁見，至俊謝了又謝，哭訴前事，便請效力。稷如答應至俊入伍，一路奪了江上無數賊卡，破了江路無數鐵鎖。稷如把酒臨風，正在揚揚得意，忽然大營來了令箭，大加申飭，不准輕動。稷如嘆了一口氣，傳令回軍。至俊所部二萬餘人，稷如簡閱一番，精壯留營效用，老弱的願散者聽，願留者開墾海墾荒地，爲屯田計。給至俊五品頂戴，委屯田事務，從此寶山營兵強糧足，爲東一個巨鎮，正是：

情動飛天，誠輸降將，維鵜在梁，令人快快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傳稷如，而以娟娘慧如春纖緯於上折，以五狗至俊緯於下折，作者直從第二回第四回引出，以至五十回，將全書穿成一線，最是經營文字，讀者當知其苦心也。

第四十三回 十花故事腸斷恨人 一葉驚秋神歸香海

話說癡珠纏綿愁病，過了一春，把阿寶行期也誤了，急得鶴仙要請假來省。轉瞬之間，又是炎夏。芝友引見也回頭，癡珠甫能出門，這日來訪芝友。芝友道：「南邊時事，目下實在不好，這真令人寢食不安，就是都中，也是近日才撤防堵。」癡珠嘆口氣道：「生涯冷落，國事逆遘，早上得荷生楊柳青軍營的信，也是這般說。」看官，你道荷生何事，駐軍楊柳青呢？四月間，倭從廣州海道竄入津門，京師戒嚴，朝議令山陝各省領兵入衛，荷生所以領兵五千，到了河北，後來奉到諭旨，卻令駐楊柳青助勦。五月初二，蘆台官軍打了勝仗，逆倭竄至靖海，又爲荷生伏兵殺敗，遂退出小直沽，回南去了。荷生後仍回井州軍營參贊，這是後話。當下癡珠從縣前街就來柳巷，采秋爲是荷生的密友，素來晤面，就延入內室，見癡珠病雖大好，却老了許多，也就歡喜。癡珠見荷生采秋，華貴雍容，珠圍翠繞，錦簇花團，心中却有爲天下有才色的紅顏一慰。又見個丫頭，面熟得很，詢知是秋英，原來秋香死後，荷生賞秋香的老媽五十兩銀，把秋英收爲婢女。癡珠又爲秋英喜脫火坑，此時愛山住聽雨山房，紫滄失偶，就把瑤華贖身出來，作個繼室，住在梅窩。癡珠都走訪了，又到東米市街，才行回寓，既不見乏，晚飯也用得多，大家都道癡珠一天好過一天，可以和芝友同走了。不想無意中，又鈞出舊病來了。看官，你道爲何呢？紫滄爲着鶴仙是舊交，便延芝友逛一天，并門仙館，囑癡珠及羽侯、燕卿、愛山作陪，傳來本年花選，第一巫雲，第二玉岫，伺候。又因大家說得荷生花選，只剩福奴一人，也有滄桑之感，便又傳了福奴，這一會觥等交錯，釵鳥紛遺，席上人人心暢，只有癡珠觸目傷心，酒未數巡，便推病出席，倚炕而臥。大家只得叫福奴巫雲玉岫輪番上前，陪伴與他，淪茗添香。癡珠微吟道：「細草流連侵坐軟，殘花惆悵近人開。」大家心笑。紫滄席間因說起采秋，鳳來儀的令來，羽侯道：「雅得很，我們何不也試行看？」愛山道：「西廂中那兒再尋得許多鳳字？」燕卿道：「把西廂換作桃花扇，何如？」羽侯紫滄道：「好極！」當下芝友首坐，次是癡珠，羽侯、燕卿、愛山、紫滄、福奴、巫雲、玉岫，羽侯要推芝友起令。芝友道：「叫我起令，萬分不能，大家說了，我學學罷。」於是羽侯喝了一杯令酒，說道：

翱翔雙鳳凰，緜山月，零露灑灑。

大家贊好，各賀一杯。次是燕卿，瞧着福奴說道：

鳳紙簽名喚樂工。碧玉令，夙夜在公。

大家也說好，各賀一杯。次該是巫雲，說道：

傳鳳詔，選蛾眉，好姊妹，被之祈祈。

羽侯道：「跌宕風流，我要換賀三鍾呢。」大家遂喝了三鍾。該是福奴，福奴含笑說道：

鸞笙鳳管雲中響，燭影搖紅。

就不道了，大家道：「怎的不說？」福奴道：「我肚裏沒有一句詩經，教我怎的？」燕卿道：「一兩句總有。」

奴笑道：「有是有了一句，只不好意思說出。」大家說道：「詩經裏頭有什麼意思不好說出？」福奴笑說，中心

又停了。芝友接着道：「養養。」便拍手哈哈笑道：「妙！」紫滄道：「徐娘雖老，丰韻猶存，竟會想出這個令來！」

大家也賀了一杯。次該玉岫，玉岫說道：

風塵失伴風篁徑，清江引，將翺將翔。

大家道：「也還一串，這就難爲他。」次該是芝友，芝友想了一會，向癡珠說道：

飛下鳳凰台，梧桐落我姑，酌彼金壘。

大家說好，各賀一杯。次該是愛山，愛山說道：

望平康鳳城東，逍遙樂，穆如清風。

次該紫滄，紫滄說道：

總風子龍孫號，光乍乍，不屬於毛。

大家都道好！各喝賀酒。次該是癡珠說了收令。紫滄便來炕邊，催促癡珠起來。癡珠不起道：「我說就是何必起來。」因說道：

有杏萬山隔鸞鳳，月上五更，乃占我夢。

說畢，癡珠仍是不語。大家見癡珠今日又是毫無意興，便一面喝酒，一面向癡珠說笑，給他排解。不想癡珠檢着案上一部小說，瞧了一回，見上面有一首詞，含着淚吟道：「春光早去，秋光又遍。」停一停又吟道：「恨隨流水，人想當時，何處重相見。韶華在眼，輕消遣。過後思量總可憐。」覺得無限淒涼，便自去了。次日，芝友大家來看，癡珠又拉他來同訪福奴。重過秋心院，覺得草角花鬚，悉將濺淚。這夜回來，便咯咯吐了數口血，吟道：「西園碧樹，今如此，莫近高窗臥聽秋。」次日就不能起床了。那芝友却與福奴十分情投意合，就訂了終身。到了六月杪，挈福奴領着阿寶，一羣人向蒲關去了。癡珠病中見阿寶兄弟前來辭行，又是一番傷苦。從此服藥，便不見效。日加沉重。此時荷生撤防未到，子秀、子善都出了差。羽侯、燕卿、紫滄、愛山、天天各有公事，就是池蕭照管筆札銀錢，一天忙不了，只心印鎮日都在西院前屋，幫禿頭照料。二更天時，方回方丈去睡。穆升等見癡珠病勢已是不起，大家想着不久便是散局，漸漸呼喚不靈，禿頭只得自己撐起其精神，徹夜伺候。癡珠自知不免，二十八日椅枕作了數字，與家人訣別，就教蕭贊甫替他寫一付自輓的聯，是：

一棺附身，萬事都已；人生到此，天道難論。

因長歎道：「大哉死乎？君子息焉，小人伏焉。」又吟道：

海內風塵諸弟隔，天涯涕淚一身遙。

贊甫着實安慰一番，也就走了。這晚到二更時候，癡珠清醒白醒，瞥見燈光一閃，有個侍兒，眉目十分媚麗，却另有一段颯爽的神氣，含笑招手。癡珠起身，那侍兒早掀着簾子出去，癡珠不知不覺跟着走，只隔一步，却趕不

上再看走的地方是甬道，却不是汾神廟的路，足下全是青花石磨光的石板，兩旁是白玉欄杆，圍護着無數瑤花琪草，那侍兒早不見了。遠遠望去，只見上面數十級台塔，塔上三道的朱紅門，黃金獸環，沿街排列，那些儀從一對對旌旗旛蓋，刀鞘弓衣，還有那金盔金甲的神將，手執兵器，分班站在中門兩旁。癡珠想道：這是什麼地方呢？正在躊躇不敢前進，忽見西邊的門擁出許多侍女，宮妝豔服，手中有捧冠帶的，有捧袍笏的，迎將出來。一個空手的，生得荷粉露垂，杏花烟潤，向前跪下道：「請主人更衣。」便引癡珠進了中門，東西兩班人等，瞧見癡珠，都叩起頭來。癡珠從屏門走上殿來，見殿上立一更衣鏡，有七尺多高，鏡中一個人影，衣服雖不華美，而丰采奕奕，英爽之氣，見於眉宇。鏡後走出一個神人來，向癡珠道：「先生來了。」把手一拱，足下便冉冉生雲，上天而去。伺候的侍女，更衣已畢，扶在正面几上坐下。癡珠正要說話，忽見屏門洞開，門外停兩座七香寶輦，又有許多宮妝侍女，有執拂的，有執扇的，有捧如意的，有捧巾櫛的，有捧書冊的，簇擁着兩位珠纓蔽面的女神，下車。癡珠從殿上望將下來，一個面龐好像亡妾舊文，一個面龐兒好像娟娘，只見黃巾力士，引向廷前方磚下舖兩個寶藍方墊，那女神綽綽約約，走至殿前，便俯伏跪下，旁有一個金甲神將唱道：「淚泉司愁山司謁見。」癡珠身傍侍女唱道：「平身。」便有四個侍女，持掖二女神，從東廡環珮珊珊，步上殿來。方到殿前，癡珠立起身，上前略見，一凝視，一個正是娟娘，喜極不能說話，一手攜着一人，發怔半晌，轉撲斂斂的吊下淚來。舊文娟娘，早是淚珠偷彈，至此更嗚咽欲絕。癡珠向舊文道：「人亡家破，教我何以爲人在世？到不知早些辭世罷。」舊文咽着道：「天數難逃。」娟娘抹淚道：「你今到此，塵緣已斷，平坡往復，世事自有回環，何必重生魔障？我告訴你，這地方係香海洋青心島，你原是此間仙主，我與倩文妹妹春纖妹妹秋痕妹妹，都是你案下曹司，因數十年前，誤辦一宗公案，害許多癡男怨女，都湮沒在這恨水愁山，泉汨冤海，因此玉帝震怒，召着金公兆劍，替你作了仙主，將我們監禁在離恨天，先後謫降人世，親歷了恨泪愁冤的苦。去年蘊空坐化，玉帝憐他五十餘年節苦行高，詔金公領着蘊空

重遊塵世，享歷榮華，方才去了。我和倩文妹妹，罰限先滿，如今你已復位了。秋痕妹妹限期，即刻也滿，只春纖塵劫未完，尚有五六年耽延，修成正果，方許重證仙班。說到此，便將牙笏向癡珠心前輕輕一拍道：「怎的塵夢還不醒呢？」癡珠咳嗽一聲，嘔了一口鮮血，却是南柯一夢，禿頭聞聲，急跑進來，見桌上的燈黯黯，一種帳外，模糊，有個人影，像是紅衣女子一閃，即不見了。禿頭嚇得打戰，急掀開帳，見癡珠眼睜睜的說道：「什麼時候？」禿頭道：「差不多兩下鐘。」癡珠一絲半氣的說道：「我又嘔了一口血，覺得腥臊得很，你取些湯，給我淨淨口。」禿頭將帳掛起，剔了燈，點起枝燭，從水火鏊上，倒半甌燕窩蓮子湯，遞到癡珠唇邊。癡珠歪轉半身，將口漱淨，又渴兩口下去，合眼把夢境記憶一回，恍然悟却前生，就問禿頭道：「立秋是什麼時辰？」禿頭道：「就是卯時。」癡珠吟道：「蘭推白露下，桂折秋風前。」就說道：「你叫林喜去，方丈請師父起來，你把小衫褲替我換上。」禿頭道：「老爺身子不好，何苦要換？」癡珠道：「駭奴我要得麼？我箱裏物件，蕭師爺替我開有清單，通給你去，箱子以外的東西，穆升林喜李福三人均分了，也算跟我辛苦一場，留個紀念罷。我這幾個月剩下的束脩，也寄回去，殮殮了我，餘下的你拏去，作個下半世養活，倘道路平靜，替我回南看家，走罷。」禿頭哭道：「老爺好好的，人沒有變症，怎講起這些話？」穆升流着淚說道：「老爺保重。」正往下說，林喜已請心印來了。穆升掀開簾子，讓心印進去，自己向廚下招呼大家起來，剛由牆衝轉過後院，忽聽樓下一响，便問是誰沒有答應，已嚇得滿身寒毛直豎，再聽得一聲狼响，像是左邊屋內空棺挪動的，便覺得通身發抖，兩隻脚就如釘住，走不動了。林喜李福聞得聲响，拏枝燭趕來看視，穆升還自站着，心上突突的亂跳，停一停，三人同到樓下，喚醒大家出來，前院竹影裏，又似槐樹底下，隱隱有幾個人，站在那裏，其實天是陰沉沉的，只聽得風吹槐葉，颯颯有聲而已。屋裏禿頭帶哭，檢點癡珠衫褲，心印瞧癡珠兩頰飛紅，也覺得不好，癡珠早把禿頭吩咐的話，與心印覆述一遍，就喚禿頭將一小箱，交給心印道：「這是我的詩文集，和那各種雜著，通共一百二十卷，你替我轉交於荷生，元文覆論語。」

燒薪，這算什麼，只我一生的心血，都在這裏，託你替我收拾罷。心印見此光景，就要忍住哭，也忍不住了，林喜等滿面泪痕，幫着禿頭替癡珠擦了身上，換了衣裳，踟躕而坐，向心印道：「你是大解脫的人，何為也哭？我這回心上空蕩蕩的，只有老母尚在，然念為子如我，有不如無。」便滴下兩點眼淚，停一會，目神漸散，兩頰的紅也漸淡了，滿屋中忽覺靈風習習，窗外一陣陣細雨，癡珠叫林喜端過一張坑兒，向李福要了筆硯，心印檢一張箋紙遞上，林喜磨墨，癡珠提起筆來，在紙上寫了幾句道：

海山我舊小遊仙，滴落紅塵四十年；一葉隨風歸去也，碧雲無際水無邊。

題罷，擲筆倚几而逝，時卯正三刻。心印大慟，禿頭等泥首號啕，却遠遠的聞得笙簫之聲，經時才散。心印一面哭，一面招呼禿頭，將癡珠扶下，只見容顏帶笑，臉色比生時還覺好看，只瘦骨不盈一把，這回贊甫雨農也到，大家幫着點香燭，焚紙錢，哭個淚乾聲盡。心印領着徒弟徒孫，就在秋華堂念起度人經，贊甫雨農領着穆升，照料衣衾棺槨，用的棺就是停放樓下那一口禿頭，諸事不管，只在床前守尸，痛哭就如孝子一般。到了入殮，禿頭體貼癡珠生前意思，將秋痕剪的一縷青絲，一雙指甲，縫個袋兒，掛在癡珠襟上，其餘癡珠心愛的古玩，和秋痕東西，俱裝入棺中，將靈柩放在秋華堂，禿頭等輪流在靈幃伴宿。次日心印題一付輓聯，是：

梓鄉極目黯飛雲，可憐倚枕彌留，猶自傷心南望！

蓮社暮年稀舊雨，方喜高齋密邇，何期撒手西歸。

這且按下看官，須知癡珠化去，秋痕却已歸來，正是：

鐵戟沈沙，焦桐入爨，安道碎琴，王郎斫案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傳癡珠之死，而上半折將前文瑣瑣屑屑，隨手收拾，後半折轉入正文，乃飄飄乎有仙氣也，真有結構。

文字，非徒聘才也。

第四十四回

一霎火光穢除蟬蛻

廿年孽債魂斷雉經

話說秋痕自臥病後，敝衣蓬首，垢面癯顏，竟不是個畫中人了。那小夥狗頭，閑暇無事，結識幾個土棍，燒香結盟，便宿娼賭錢起來。先前只乘空偷些現錢，後將現銀三百餘兩，都偷盡了。一夜竟把金銀首飾，上好玉器皮衣，席捲而去。次日李裁縫起來，見箱籠都已打開，急得口呆，說是被盜，要和店主打官司，鬧了一天，四處尋找狗頭，不見個影。店主轉說李裁縫父子，合謀圖賴，又見他帶了家眷，來歷不明，要見官呈報，經旁人勸止。牛氏十年辛苦，積得這些家私，如今給人搬運一空，氣得發昏數日，跟尋狗頭沒有踪影，後來就同李裁縫拚命了幾回。到得歸結，只是抱怨秋痕，當下無可奈何，就是正定府城內，租了一間小屋暫住。四月後，秋痕的病略好，牛氏想偏他見客，無奈地方生疎，無論秋痕不肯答應，就令妝掠起來，也是枉然。挨到六月初，李裁縫牛氏都沾瘟病。此時用不起火作，可憐秋痕和跛脚要自己下鍋煮飯，服事兩個病人，士寬是就近租個店面，做個小買賣，正擬寄信太原，不想二十二夜，牛氏屋裏，竟發起火，你道爲何？牛氏掛了一床夏布帳，這一夜就帳中吸烟，把小衫丟在烟燈旁邊，昏昏沈沈，竟自睡着了。此時天燥，一引就着，夏布帳頂，榻紙門，烘騰騰的燒起來。牛氏李裁縫夢魂顛倒，身上着火，不曉得奪門出，倒向後壁去尋門路。到得街坊來救，只救出秋痕跛脚，只拾得一尊觀音小龕，一軸癡珠小照，其餘都歸毒箴，就玉環也隨兩人化做冷灰。管士寬當下接秋痕主婢，到了自己店中，次日秋痕替三人尋出骨殖，買地掩埋，想着自己命苦，又痛他三個人枉自辛苦一場，就也大哭數次。二十四早，士寬僱了一輛轎車，給秋痕跛脚坐了，自己僱個驢子隨走，一路小心看視，秋痕心上感激他，也敬重他，想道：領我找癡珠去，只癡珠的病，不曉得好好了沒有，又想到癡珠倘好了回南，我如今是孤身一人，投在何處沒得法，要向荷生采秋討

些盤資，我徑到南邊找他去。又想到：我命就這樣苦，受得大半年罪，這回又跑個空，好比癡珠與我真個緣，那兩個老東西，就不該燒死，咳！早曉得有此機會，也不該將身子糟蹋到了這田地。秋痕這般一想，飯也飽，餐睡也安穩，以此路上辛苦，身邊空乏，全不復覺，到了二十八這日，秋痕在車中，心驚肉跳，坐臥不安，二十九日又好了。是晚宿黃門驛，屈指初二便抵并州，又想到：癡珠平素要做衣服給我，如今是一下車，便要替我打扮，一身本來腌臢，得來東西，除個乾淨也好。又想到：說起也怪，二十一夜，我穿的是件茶色縐紗夾衫，怎的冒火起來，却是癡珠給我的，小看肩合着眼，迷迷離離的想，忽見癡珠笑吟吟的，穿着一身的新棉綢的短衫褲，站在床前。秋痕趕着坐起，拉手說道：『你曉得我回來麼？』癡珠脚上也沒穿襪，一言不發，只向襟前解個小口袋。秋痕道：『你坐下，我替你解罷。』癡珠坐下，秋痕一面替他解口袋，一面說道：『你怎的又不說話？你從那裏來，竟不穿襪，不冷了脚麼？』癡珠只是笑，秋痕早把口袋解下，檢內中紙包，原是自己一縉青絲，兩個指甲。秋痕悽然淚焚道：『你就長帶在身邊？』癡珠仍是不語。秋痕淚珠紛墜，說道：『你不好，也是不說話，好也不說話，實在教人難受。』癡珠盤上脚，哈哈大笑，秋痕一手抹泪，一手摸着癡珠的脚，是冰冷的，說道：『何苦呢？』你看雙脚冰冷得很，轉身想將來被替癡珠，蓋上，猛回頭却不見了。睜眼看時，只有一燈如豆，跛脚鼻息如雷，起來坐着，將夢凝思一回，也摸不着是吉是凶。見跛脚枕頭推在一邊，仰着面，開着口，鼻孔朝天，也不理他。剔亮了燈，聽得院子裏秋虫亂叫，一陣風吹得怪刺刺的响，吃兩袋水烟，重復睡下，合着眼便見癡珠，撐開時又不見了，心上十分憂疑，翻來藉去，想道：敢莫癡珠有什麼意外之虞？我去時，他原吐血，如今四個月了，想到此，便把日來高興的念頭，一時冰冷，皆淚珠下滴。一回又自解到，我夢見他，都不像病人色氣，大約是好了。又想到我和他受了一年苦楚，自然見苦盡甘來，想來想去，晨雞早叫，燈也沒油，昏昏欲滅。聽得跛脚喁喁語語，好像兩口子說話，一回大聲道：『這樣講，老爺是成仙了！』停一回又說道：『姑娘原也可憐！』以後又鼾聲大振，秋痕又叫了幾聲，推了幾下，跛脚

方醒過來，問道：「做什麼？」秋痕道：「你做什麼夢？說是老爺，又說起我。」跛脚方揉揉眼，坐起道：「我沒有夢見老爺，也沒有夢見姑娘，我却夢見玉環，向我要錢呢。」秋痕也就不語，此時天也發亮，大家起身，收拾上車。這日秋痕在車中昏昏沈沈，睡了一天，好像是和癡珠住在秋華堂光景，醒來却一些兒也記不清楚，是夜宿石坪驛。初二走三十多里地，就進城了，徑到士寬家下車，士寬教姪兒找那姓顧的，要秋心院鑰匙，自己便來秋華堂報信。不想剛到柳溪，逢着李福穿件白袍，踉蹌前來，士寬搶上幾步，趕着叫李福猛抬頭，見是士寬，慘然道：「你回來了？姑娘呢？」士寬道：「姑娘也來了。」李福道：「咳，爺不在了！」士寬驚道：「怎的？」李福道：「爺是前日去世，你和姑娘什麼時候到，却不給爺知道。」士寬此時氣得發昏，半晌方說道：「姑娘方才下車，還在我家，就叫我給老爺信，如今老爺沒了，怎好呢？」李福道：「事到這樣，真個沒法。」於是士寬垂頭喪氣，跟李福向秋華堂來，沒到秋華堂，早望見大門上長旛，士寬大哭道：「我只怕遲了，老爺已經回南，再不料有此慘變。」門上大家都迎下來，探問信息。這日子善方出差回來，也在秋華堂幫忙，子善的跟班，趕着去回，一時子善心印贊甫、雨農都走出月亮門，見士寬只穿件小衫，脚下還是草鞋，跪在台階上，向癡珠靈前號啕大哭，禿頭也哭得悽惶，大家見此光景，都爲鼻酸，一回勸住了士寬，哀哀的訴。子善歎道：「緣法一盡，就是九牛之力，也難挽回。」心印洒淚道：「凡事是有安排的定數。」贊甫道：「秋痕得了這信，可不知要怎樣呢？」子善說道：「我就同士寬去看。」且說那秋痕回到家中，歇息一回，料癡珠聞信，一定趕來，恰好士寬姪兒找着歸班，開了秋心院大門。秋痕便過這邊，略同歸班說些艱難，歸班嘔嘔不休，秋痕就大不理他，歸班沒趣，自己去探訪狗頭消息。當下秋痕趕着叫跛脚拂拭了幾榻塵土，挽士寬姪兒，幫着打掃，見空宅荒涼，又經人住過家伙，位置都不像從前，也有給人搬去的。秋痕此時，雖不暇問，只痛定思痛，愈覺傷心，又想自己空無所有，或者今夜就到秋華堂去，正在盼望，忽見士寬與穆升來了，說道：「老爺病着，」秋痕正要問話，子善進來，秋痕趕忙迎坐，瞥淚盈盈，問着癡珠的病子。

善嘆道：「病是不好，只是初到，歇一歇再和你說。」秋痕哭道：「到底怎樣？我吃盡千辛萬苦，都是爲他，你說罷。」子善道：「病這兩天却也不妨，你如今只剩一身，怎好呢？」就吩咐跟班和穆升道：「你看姑娘屋裏，應用什麼，都向公館取來。」秋痕道：「這却不必，我就到秋華堂看癡珠去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向穆升道：「勞你替我叫一輛車。」穆升要喊子善止住道：「此刻已是五下多鐘，你要去也等明天。」秋痕道：「子善，你怎說，你想癡珠聽我到了，不知得怎樣着急，想見我呢！」子善再三勸止，秋痕那裏肯依，士寬是個莽撞的人，禁不住說道：「韋老爺早是……」子善忙行叫他出去。秋痕見此光景，知道不好，呆呆瞧着子善，半晌跳起說道：「我千辛萬苦，只說這一句，就急氣攻心，昏暈倒了。跛脚大哭，子善幫着叫，停了一停，秋痕轉過氣來，大哭一陣，握着兩拳，將心胸亂打，大家攔住，就打板床歪下。子善連連勸慰，總不答應。不一會，子善跟班穆升搬取鋪蓋器皿也來了，差不多天就黑了，秋痕才坐起，向子善道：「你請回罷，承你照拂，我來世做大馬報你。」說畢，重躺下。子善只得付分跛脚，只好照料，就帶跟班回家。穆升怕家內有事，早就走了。士寬被子善叫他出去，心中很不自在，領着姪兒回家歇息。一間空屋，只剩下秋痕跛脚兩人，只聽得梧桐樹上，那幾個昏鴉，呀呀的叫個不住，又有一個梟鳥，在秋心院屋上，鼓吻弄舌，叫得跛脚毛髮森豎。時已新秋天氣，日熱夜涼，跛脚身上只一件汗衫，十分發冷，肚又餓，瞧着秋痕，就如死人一般，合着眼一言不發。猛聽得有人打門，跛脚答應步下塔來，見新月模糊，西風蕭瑟，滿院裏梧葉捲得簌簌有聲，走到月亮門外，不防廊上欄杆，有個烏溜溜的大貓，跳將下來，把跛脚一嚇，哎呀一聲，栽倒在地，那黑貓一溜烟走了。跛脚兢兢的爬起來開門，原來是士寬和他姪兒送來四碟小菜，四碗麵，四個餛飩，和那油燭盤香。跛脚這回不怕了，便來告秋痕，秋痕坐起，請士寬坐下說道：「枉費了你大半年力氣，曉得這樣，倒不如那一晚燒死了罷，豈不是好？」士寬粗人，又喫了酒，含含糊糊的說了幾句，他的姪兒點上燈，就都走了。開門出來，却好禿頭帶個打雜，及點心等件，秋痕見了禿頭，也是不哭，只問癡珠臨死光景，禿頭揮淚告訴一遍，秋痕長嘆。

禿頭勸秋痕用些飯菜，秋痕一點不用，跛脚却飽吃了一頓，時已有二更，禿頭要走了。跛脚拿了燭台，送了禿頭，閉門進來，剛到二門，梧桐樹下，瞥見屋上有個婦人，和秋痕差不多高，走入月亮門，跛脚只道是秋痕出來，也不驚疑，便說道：「娘你也不點個亮。」到月亮門，見那婦人已上台塔，不入屋裏，却由東屋灣去後院，又說道：「娘緩一步，我照你走。」却不見答應，直跟到梅花樹下，冉冉而沒，不覺嚇了通身發抖，跑入屋裏，秋痕還斜在牀上，不動分毫，跛脚回想起來，十分害怕，又不敢告訴，隨說道：「娘你自清早起身，不會吃點東西，喝些湯好麼？」秋痕不應，跛脚停一停，又說道：「你要躺起來一坐，給我鋪下褥子，你也好躺。」秋痕道：「你鋪在西屋自睡，我就這裏躺。」跛脚沒法，只得伴着秋痕，呆坐，坐到三更多天，十分疲倦，歪在一邊，恍恍惚惚的，覺自己走到一個地方，靜悄悄的，只見對面一對宮妝女子，手持旛蓋，引着他娘，和個帶劍的女子，緩步而來，來到跟前，轉西去了。心上想道：「娘同這女子去那裏哩？」趕着跟來，却又不見，遙望過去，前面有個廟，出出進進，都是戲台上打扮的人，也只有男的，也有女的，女的都是少年美貌，男的便有老有少。看了一會，不像是戲，又不像佛殿，正要想道，只聽得兩旁鼓樂起來，說冤海司來到了。有一個穿戲衣的男人，瞧見跛脚，立地攢出，跛脚嚇得打戰，只見許多豔服女子，引一座金鑿輝煌的車，坐着一個纓絡的人，垂肩遠遠的看，却不曉得是誰，忽然又有個穿戲衣的人，喝道：「你什麼人？怎跑來這個地方閒逛？」惡狠狠的，一鞭，跛脚哎呀一聲，原來是夢，睜眼一看，日已上窗，却不見秋痕。跛脚只道起來，前前後後，找了一遍，只見秋痕高掛在梅花樹枝上，跛脚嚇得喊救，兩手抱着大哭。那士寬隔牆聽得跛脚喊哭，就知秋痕不好，趕着過來，跛脚一面開門，一面哭道：「娘吊死了！」士寬和他姪兒進來，忙行解下，見手足冰冷，知不中用，便赴子善公館告知，到得七下鐘，秋華堂和柳巷的人，通知了瑤華奔來看視，大哭一場，街坊的人，個個贊嘆，都說難得子善主意，從厚殮殮，不用說了。看官須知秋痕原拚一死，然必使之焦土無立錐之地，而後華鬢歸忒利之天，這也在可解不可解之間，秋痕係戊午年七月初三日寅時縊死，年二十歲，倒例

斯人於死節，心固難安，報知已而投環，目所共睹，遭逢不偶，啣大恨於三生，視死如歸，了想思於一霎，留芳眉史，歌蒿借孔雀之詞，證果情天文梓起鴛鴦之塚，正是：

比翼雙飛，頻伽並命，生既堪憐，死尤可敬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傳秋痕之死，寫癡珠之死，筆筆解脫，一涉留戀，便世所謂經於鴻毛也。寫秋痕之死，筆筆斬截，一涉強勉，亦世所謂輕於鴻毛也。前頭無限嗚咽，咽之文，苦雨淒風，令人不忍卒讀；不料寫至此處，轉成了瓊樓玉宇，一片光明，化鬼趣爲仙緣，消陰霾以白日，奇葩倏技，依然連理之枝，玉質長埋，仍是婆婆之樹，所望讀書者之巨眼，印證作書者之苦心而已。上折可以警貪，下折可以起懦。

第四十五回 竹竿嶺舊侶哭秋墳 縱楊縣佳人降巨寇

話說荷生自楊柳青撒防，到了青萃驛，接見太原各官，驚知癡珠秋痕先後去世，大爲惘然。是夜就枕上撰一付輓聯是：

萬里隔鄉關，望一片白雲，問魂兮幾時歸也？
雙溪成泡影，賸兩行紅淚，傷心者如之何矣！

次日進城，唱起凱歌，打起得勝鼓，鬧得一城人觀看，熱烘烘的擁擠。到了行館，采秋迎出，并門仙館，小別三閱月，兩人相見，欣喜之情，自不用說，只接續見客，直到二更天，甫能退入內寢細談。說起癡珠秋痕兩人，十分傷感。采秋便將輓秋痕的聯句，述給荷生聽，念道：

有限光陰了噩夢，不情風雨虐梨花。

荷生道：「好！我的聯是這十六字。」

癡夢醒時，秋深小院，劫花墜處，春隔天涯。

采秋也道：「超脫之至。」荷生就把前的句也念給采秋聽，次日一起寫好，分頭張掛去了。下午親往秋華堂，研上一台祭品，換了素服，哭奠一番，就同子善大家到西院流覽一番，琴在人亡，十分惆悵，見焦桐室貼的詩箋，有五月下浣，重過秋心院，感賦七律二首，因念道：

沈沈綺閣幌雙垂，頻卜歸期未有期，杯影蛇弓魔入幻，帷燈匣劍鬼生疑；搏沙蹤跡含沙射，銷骨讒言刺骨悲；昨夜落梅風信急，紙窗策策益淒其。

眉峯離恨鎖層層，欲斷情絲總未能，不恤人言誰則敢，可憐薄倖我何曾；半生豪氣銷雙鬢，九死癡魂傍一燈；碧落黃泉皆誑語，殘更有夢轉堪憑。

念畢，正向子善說話，只見索安回道：「汾神廟主持心印求見，說有韋老爺遺囑面回。」荷生道：「甚好！我正要去訪。」就同子善迎了出來，心印行禮，荷生拉住，敍些契闊，又謝他經理癡珠喪事。心印洒淚道：「貧僧二十年心交，聚首天涯，竟爲他辦了這等事，說來就可傷心。」荷生聽了，背淚欲滴，心印便將癡珠遺囑說了一遍。荷生向子善道：「這事自是死者以後之責，但我簡牘紛紛，心也粗了，學問我又不如他，怎能替他纂輯起來，只好暫藏在我那裏，至詩文集，儘管付梓罷。」子善躬身道：「心印又坐了一回走了。次日荷生因禿頭來，差健弁寄着癡珠遺札，南回，遂作一緘，寄給稷如，也交差弁帶去。此時子秀回省，銜差，接着余馘，如緝捕鹽梟差務，也完竣到省，大家商議道：「南邊道路不通，秋華堂又不便久停靈柩，不如就葬并州，附以秋痕，完了他生時心願。」一回明荷生。荷生道：「歸葬爲仁，隨着葬爲遠，况時事多虞，葬了也完我們一件心事。」大家道是。嗣後心印池廡看淮南門外竹竿嶺一區墳地，就在夫妻廟後，於是擇了九月初二未時，將癡珠秋痕兩柩安葬，就嶺下善人村買

一百畝田地，五十畝菜園，一所房屋，將跛脚配給禿頭，便令搬往守墓。穆升林喜李福三人，荷生都收作跟班，就贊甫雨農也，延入文案處，秋華堂仍做遊宴公所。汾神廟西院，自癡珠死後，都說有鬼，沒人敢住，到後來是韋小珠搬入作寓，才把謠言歇了。秋心院也紛傳有鬼，後來是一邵姓，買爲別業，這便是癡珠秋痕兩人的結局。這一日，采秋和瑤華商量上坟，這日林喜李福到夫妻廟伺候，采秋瑤華素服，只帶了穆升紅豆秋英一起，換了馬路上歇一歇，便望見竹竿嶺夫妻廟，林喜李福迎出，二人下馬，進得門來，破廟荒涼，草深一尺，見一羣的羊，在那裏吃草，頽垣敗井，廊廡傾欹，進了前殿，尙自潔淨，也排有二三張破的木几，靠牆一張三脚的桌，這是林喜先到，教他預備的，廊下自有行廚供給，穆升捧上兩盞茶來。紅豆秋英跟着采秋，瑤華看了塑像，和那壁間畫像殘碑，說道：「去年八月十五，癡珠秋痕不到這裏祭奠，不想今年我和你來祭他。」瑤華也覺黯然，欲絕兩人喝了茶，逛到後殿，見西邊坍了一角，風搖樹動，葉落成堆，淒涼已極，又聞得遠遠有人哭聲，紅豆秋英站在倒牆土堆上，見牆外槐樹下，拴一匹黑騾，一人看守。李福認是汾神廟的人，問道：「你來做什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我跟師父來上坟。」采秋向李福道：「韋老爺的坟在廟後那裏？」穆升道：「只在牆外西邊，這去不上一箭地。」瑤華道：「這般近，我們打這裏步行來罷。」采秋道：「甚好。」便攜着搖華的手，步上土坡，穆升前引，兩人憑高遠眺，見平原地廣曠野，天低，覺得眼界一空。到得下來，便看廟外，疎林黃葉，荒徑寒蕪，蕭條滿目，早令人悲從中來，轉向西遠的望見三尺孤墳，坟前點着香燭，一個穿袈裟和尚，正在膜拜，禿頭燒紙，哀哀的哭，林喜跟着祭品的担，也方到墓下。采秋道：「等和尚走了，我們祭罷。」穆升道：「他們現已哭過，想是知道我們上坟，匆匆要去，槐樹下的騾不牽向前麼？」只見禿頭和林喜說了幾句話，和尚點點頭，繞向東邊而去。紅豆秋英便跟着采秋瑤華，到了坟上，見墓碑題的是東越孝廉癡珠韋公之墓。林喜早排好祭筵，采秋洒淚上香，拜了一拜，瑤華也洒淚行了禮，紅豆澆酒，秋痕執壺，林喜穆升焚紙事畢，四人以次叩了頭。只李福在夫妻廟中照料，不曾跟來，禿頭盡着哭，采

秋瑤華十分傷感，俱站不住，那烏騮和瑤華的馬，都扯在墓前伺候，就不再回夫妻廟，只勸諭禿頭數語，上馬走了，這且按下，待小子表出。潘碧桃自與錢同秀撒賴以後，并州是站不住，他媽便將碧桃走了絳州，又走了澤州，走了興化，走了汴梁，汴梁自古佳麗之地，近來黃河遷徙不常，又新遭兵燹，中州光景，也就不可再問。但是樊樓之燈火成墟，飯甑之琵琶還夥，碧桃閱人既多，又戒了烟，容華遂愈換發，迷香洞裏，居然坐客常滿。一日來個道人，授以操縱吐納，摩訶頓挫之訣，臨行說道：『你過此便當發跡。』只這道人去後，無論舊寵新歡，相對總是味如嚼蠟。後來篋片領豪華公子到門，這碧桃放出手段，百般討好，那公子見得碧桃千姣百媚，也就十分憐愛。不想晚夕，兩口鬪了一陣，一個是渺乎其小，一個是廓乎其容，還是碧桃泥他，唱個後庭花，到了天明，竟自走了。數月門庭寂然，母女十分站不住，聽說樊城熱鬧，現在賊退，遂帶到猴兒，徑行上路。這日離樊城不上十里，日早落了，對面忽來一游騎，車夫望風而遁，當頭一個少年，望着碧桃，便下馬搶了，飛鞭而去。沒有三里多路，天快黑了，投一小小鄉村，碧桃高叫救命，村中的人，沒個來理。這少年向一家門首停住，裏邊有個夫人，黃瘦的臉，一手拈盞燈，將碧桃扶下。碧桃跳腳喊哭，那婦人笑道：『哭也無益，喊也枉然。』這少年也說道：『娘子安靜，我們不是食人老虎。』碧桃道：『你還了我的媽，我便跟你。』那少年道：『這是容易的事，馬上就到。』碧桃見他沒有反意，就停住哭，與婦人見禮。那少年已將他媽帶來見面，碧桃大喜看官，你道這隊遊騎，又是那一股賊哩？原來淮北一帶城池，近為員逆頭日呂竈受竊，這竈受原是縱楊縣著名劇盜，却極孝順的，縣官破案，一拘他娘，便自投到。後來積累案多了，幾斃杖下，幸站木籠，有個官善于風鑑，見他臉上有紅光，便放了令去投軍。不想竈受投賊受了僞王，踞了縱楊，擁有淮北千餘里鹽利，與河南捻首姚春林結為兄弟。以此餉足兵多，勢強援衆，只是生平有個缺憾，是個騾形，自做賊以來，不知糟蹋了整千整萬的婦女，却不曾同了一回帳，以此四布遊騎，到處擄搶。這少年擄得碧桃，獻了竈受，見面，也不甚為奇，這日酒後，叫來服侍，不料碧桃竟禁得起春風一度，而且

曲盡媚豬之態，這是肇受不曾嘗的滋味，當下樂得心花怒開，告了他娘，擇日成親，賞了少年一百兩金，差人領了碧桃的媽，連猴兒也得好處。看官，你道人生無論什麼人，肯從根本上着的精神，再沒有不好的。碧桃那般淫賤，終始與他媽相依爲命，肇受那般榮華，也是終始與他娘相依爲命。他娘這回見個粉妝玉琢的媳婦來了，喜之至！這碧桃就珠圍翠繞，做起夫人。看官，你道是好結果不是？尤可喜者，一夕枕上二人各訴衷曲，碧桃說道：「你如今富貴極，只是依人自來是沒結果呢，你怎不反正，將淮北鹽利獻與朝廷，必有一番獎勵，然後請率所部討賊，就這千餘里地方徵稅課做我糧餉，金陵守得住，我霸一方，金陵守不住，我便是做個陶朱公，你道好不好呢？」說得肇受一磳碌起，拍掌道：「上策上策，娘子軍我先要投降了。」次日肇受果然託記室做個降書，又遣人私送北師許多財物，後來奉到諭旨，着授淮北提督，改名蓋忠，碧桃竟自得了個一品夫人的誥命。正是：

羽鍛鳳凰，語通吉了，腐草爲螢，道在屎尿。
欲如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上半折，敘述癡珠秋痕身後事情，爲全書一小結束。下半折，遙承第十回，以碧桃起波，引起下六回文字，亦束上起下，必不可少之文。筆意與前敘員逆，後敘蕭朱，配搭勻正文境，却極變化，此爲結構。嗟夫，淫如碧桃，狠如肇受，僅僅明發有懷，便可化辱爲榮，轉禍爲福；後來攜美人以航海，跡隱陶朱，奉老母以終身，名高介子，癡珠縱歷百劫，有此造化乎？高歌有鬼，徒爲溝壑之填，食無靈字，莫爲門閭之望，是真普天文人，當爲一大慟者，作者意匠經營，尙有在筆墨外者，善讀者試捲卷思之。

第四十六回

求直言梅翰林應詔

復潯郡歐節度策勳

話說到這年秋間，長星見在西北方，光有數十丈，直射東南，逆賊四眼狗勢大猖獗。看官，你道這四眼狗是誰？

原來便是秋心院內斑長李狗頭。當時癡珠說道：「他會做賊，是個強盜。」一人都不信，不想他却真做悍賊，他自正定括了牛氏箱籠，便與他結盟的幾個兄弟，跑到淮北。適值金陵屠殺之後，員逆委任榮合榮發主持號令，出榜招賢，狗頭蚤緣獻策，破了烏衣官軍，又破了防守七年的六合，及三河大捷之義師，員逆大喜，以爲奇才，將淮北悉歸管轄，其實懷遠一帶，呂肇受早早反正了。狗頭領着數萬人馬，只飄泊太湖，來往潛山。當下朝廷爲着東南糜爛，天象告警，詔中外文武及軍民人等，直言時務。這梅歐兩個晉京，得着了試差小岑，却轉個御史，想癡珠臨行送的序文，是教他勘破了七品官，將天下所有積弊和盤託出，做個烈烈烘烘的男子，也就鼓動小岑胸中幾多塊疊，幾多熱血，只是乘不出機會。這回言路大開，他又得了御史，便悄悄做起一摺，不但不與劍秋商量，便是丹暈也不知道，徑自遞了略云：

臣梅山奏爲應詔直陳，仰祈聖鑒事。臣聞古三公有因水旱策免，有不待策免而自行引退者，何況天象示警於上，人事舛迕於下，而內閣大臣，尤循常襲故，旅進旅退於唯唯諾諾之間，清夜捫心，其能自慰乎？夫用人行政，其將用未用，將行未行之際，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，天顏咫尺，呼吸可通，惟有內閣而已。身居密勿之地，苟懷緘默之風，則宰相亦何常之有，一切凡人，皆可爲之，又何藉夢卜以求也。東西軍務，稽今二十有餘年矣，民生顛沛，國帑空虛，盡人能言其實，而盡人不敢言其所以然之故，臣私自憤懣，急欲明目張胆，爲皇上陳之。封疆壞於各道節度，非有唐末之橫也，而平居泄沓，臨事張皇，有喪師者，有辱國者，有聞風先遁者，有激變內潰者，有奉熊文燦爲祖師，而以撫誤事者，爲蹈楊嗣昌之復轍，而以鄰爲壑者，有擁兵自重，而游弋以避賊鋒者，糜餉自誤，而高居以養賊勢者。凡此種種，紕繆內閣，豈不知之，有遇事嚴參，以重封疆者乎？自倭逆內犯，勾結水陸劇盜，以及回疆西藏，朝廷將出師，不惜捐萬萬帑金，爲民除害，德沛恩普，該將帥宜如何努力戎行，乃老成凋謝，既無繼起之才，結習相沿，動有債軍之將。往者金陵淪陷，設南北二帥，北

帥逍遙河上，南帥負嵎崑山，轉瞬數年，終於覆沒，爲宵旰憂。方其未敗，錦衣玉食，倡優歌舞，其廝養賤執綺，吸洋煙，莫不有桑中之喜，志溺氣惰，賊斧一動，以如茵受斧，害於而家，凶於而國，覆轍相尋，曾不知戒，內閣耳目，猶人有先機議處，以肅戎行者乎？封疆如此，戎行如此，此何時哉？此何時哉？此何勢哉？該大臣等，相顧不發一策，事事仰勞神算，已屬全無心肝，乃猶徇情掩飾，淆亂是非，致令物議沸騰，或曰受賄容奸，或曰潛蹤通賊，聖明之世，臣不謂然。第念該大臣世受國恩，身膺隆遇，何以坐視時艱，悍然於天人之交迫，曾無所動於中也？今日之事，必先激濁揚清，如醫治疾，扶正氣，始可禦外邪，伏維聖鑒，俯察芻蕘，特伸乾斷，則民生自復，國計自紓，臣不勝感激之至，謹奏。

次日內閣傳旨，御史梅山忠諫，可嘉，賞人參二觔，原摺該大臣閱之，各明白回奏。小岑謝恩下來，滿朝公卿無不笑容。當下回寓，劍秋已來了，接着笑道：「士別三日，當刮目相待。」小岑也笑道：「這是癡珠抬舉我，得了二觔人參。」隨即坐下，談了朝中事情，劍秋便說癡珠議論多是行不去呢，就如這摺議論，也是乘此機會，方用得着。小岑歎道：「雖有智慧，不如乘勢，雖有磁基，不如待時，自古是這般呢。」劍秋道：「前兩天，荷生寄來癡珠詩文集副本，詩倒罷了，那文集會議論，都駭人聽聞，得得我略瞧兩篇擬疏，一曰是請裁汰大員，而增設州縣，一曰汰士子而慎重師儒，一曰裁營伍而力行屯政，一曰裁胥吏而參用士人，一曰請罷廢，一曰罷邊防而仍設土司，一曰罷釐金而大開海禁，一曰廢金銀而更造官錢，一曰廢科舉而責成薦主，一篇都有數萬字，讀之令我小儒舌橋。」小岑道：「行原是不去呢，只這議論，都是認真擔當天下事的好文字，人存政舉，便自易易，你道他迂闊麼？就如他適用兵大略，是先和倭寇聽其自生自滅，再肅清內寇，上保蜀下復武漢，做個南北樞紐，然後從上游分路勦辦，水陸並進，力扼賊吭，你道是不是呢？」小岑笑道：「天下事，那裏現在什麼人，能了此一局呢？」劍秋道：「這一付議論，我也聽他說過，荷生稷如都將此個做帳中祕本，其實一個人是做不來的。」小岑笑道：

「天下事那裏有一個人辦得出呢？起檣椎牛，掛席集衆。」正待說下，門上報有客來，你道是什麼客來呢？原來就是謝小林、鄭仲池，前個月小林以御史放了淮海道，仲池以理少放了淮北節度，兩個俱因地方殘破，無處張羅，不能出京。這日從內城出來，得個明經略入閣信，以此同訪小岑，到得靠晚，見過上諭，是青輔子告朝廷，以西北肅清，詔經略入閣，所有未了事件，着交韓彝守護帥印辦理。到得第三日，內閣旨湖北漢陽府着梅山補授。小岑叫苦連天，丹暈便埋怨他，上得好摺，如今得了這個好去處，上不着村，下不着店，又是不能不走的。倒劍秋替他張羅出京，說是朝廷因你肯說話，方叫你一麾出守，不久就有好處，勸他走了。却說仲池節度淮北，與肇受却是同官，肇受此刻擁了淮海千餘里錢糧鹽課，奉詔討賊，自廬江以至和含，連營百餘座，旌旗耀日，人馬堆雲。仲池主僕，急急依個破廟，一日提督府兵丁，捨人家婦女，土團不依，鬧起事來，幕中朋友說：「須地方彈壓。」肇受便拜仲池，仲池飭該管官兩邊和解，就也前往回拜。這肇受高興，鬧起夜宴，於是萬炬齊明，百花沓出，羅邠、伯廚中之美饈，舞廣寒宮裏之羽衣，酒行數巡，夫人出見，珠光側聚，佩响流葩。肇受却小袖禿襟，笑向仲池道：「我不惜穿大衣。」仲池一面招呼夫人，一面說道：「我們兄弟儘可脫略形迹。」肇受就指左邊一座教夫人坐下，向仲池說道：「他文雅不比我鹵莽武夫，他來奉陪我，就在這炕上燒煙罷。」於是弁者環者，流目於燈光烟氣之中。歌人舞人，摩肩於豐酒繁肴之地。仲池起辭再三，無奈肇受夫婦禮意殷勤，遲至一下鐘，方得散席。臨行肇受取個沈沈的包裹，納入仲池袖裏，笑吟吟的道：「聊以誌別。」仲池不解，無可答應，只得收了，抵寓檢開包裹，燦燦金條。次日天明，忽報提督掛印走了，所有百餘座壁壘，俱是立營，原來肇受軍令，俱是暗號。那日黃昏，這多兵俱已陸續登舟，席散後，肇受碧桃各奉老母，就也出城，萬帆競掛，說是向海門而去。如許重累，竟一夕拔宅，奇呢？這裏仲池詫異一番，將提督的印暫行護理，方招募鄉勇，聯絡土團，想爲自強之計。不想諸事辦未得手，狗頭却來了，空空一城，如何可守？聽說寶山營兵強馬壯，便向寶山投奔，坐此淮北千餘里，竟爲狗頭竊踞。再說小岑那一

摺利害不過，參倒了幾個大老，正法了幾個節度，這是小岑想不出呢，爲着小岑奏准，大家依嘴學舌，都說起話來，便糾葛不清。還明經略到京，慢慢的回轉聖意，方得歸結，救活了多少人，只日日接見朝士，延攬人才，總不得個担當全局的人，實在十分煩惱！一日想起李穆如，却好出了肇受提督的缺，便極力保薦，得了諭旨，過了數日，門上遞了一封書，拆閱是侍講歐治言事書，言不知兵者是藉口之辭，試問各道節度，既已共帶樞部之銜，且有標兵之掌，如何說得不知兵，請以各道軍務，俱歸節度是督，勿庸另派大臣。又說是今天下雖多事，然誠得志節磊落，通知古今之人，分布要路，一以滅盜賊，安元元爲念，功效未必不可漸至。大喜道：「這等議論，與荷生一般通達，可以大用。」次日便呈御覽，奉旨召見劍秋，口才本是好的，對答如流，是日奏對洋洋洒洒，大稱聖旨，就放個岳鄂節度，於陛辭這日，保了小岑與游鶴仙不數日，鶴仙放了楚化提督，小岑擢了荆宜觀察，此時楚南完固，雖屬寶慶武岡，均有賊踞，安化益陽，均當堵剿，而大局是個安靜。楚武昌失守三次，漢陽失四次，自荆宜以下，千餘里瓦礫之場，賊尙盤踞，以爲出入孔道。可憐小岑挈了丹暈，羈旅樊城，可無着手，後來擢了荆宜道，方造此戰船，招些水勇，值着劍秋也到，帶宣府精兵二千，駐扎荊州，會合小岑近募的水兵一千，及游鶴仙帶來太原精銳三千，共成六千人，擇日出師，高屋建瓴，掛帆東下，克了石首，又尅嘉魚，直薄武昌城下。城賊負隅自固，劍秋撥一枝兵力，扼安陸德安援賊，小岑水師復了漢口，鎮漢陽，賊便也不敢離城半步，於是城賊岌岌。再說小岑近日收過少年，姓包名起，這包起是個賣甘蔗爲生的，劍秋也收過少年，姓黃名如心，這如心是個割馬草出身的，二人俱生得面如滿月，目似流星，饒健多力。包起緣戀個婦人，因此投了小岑，充個親兵，如心也戀個女人，替他養馬。一日雪地割草，劍秋瞧見他，單衣來去，揮汗如雨，大相詫異，後又見他駕馭生馬，矯捷異常，就提拔他充個親兵。那包起如心戀的女人，你道是誰？原來就是那年秋華堂搬馬解的柳青胭脂，他姑嫂二人，由太原走了大同宣化，便自直隸轉到河南，小住樊城，柳青却結識了包起，胭脂也就結識了如心。這兩對少年夫妻，感着癡珠詩思，

便向軍營中投靠，那包起是應小岑招募，如心算是劍秋提拔出來。每逢出隊，這二人都有個娘子幫手，衝鋒陷銳，極爲得力，以此積功，都得了前程。營中的人，將包起如心喚做飛虎，柳青胭脂喚做雌熊。這夜攻打武昌，如心夫婦帶了百餘人，伺至三更，覷個空，飛躍而上，放火大呼，城賊心胆俱寒，黑夜裏自行屠殺，胭脂已拔扃，招大軍入城了。次日小岑尅復漢陽，也是包起柳青之力。劍秋大喜，都拔補了營官，乘勝攻走安陸、德安等賊。楚北一起肅清。只武漢兩城，公廩已空，人物如鬼。鶴仙因勸劍秋移駐岳州。劍秋笑道：「蚡冒藍縷，以啓山林，不是這地方麼？苟此而不能守，去之他處何益？」昔周室征淮西，出江漢，晉代平吳，謀在荆襄，上濬造船，循江而下，陶侃之勳，鎮守武昌。宋岳武穆李忠定，謀畫岳鄂，均以此地爲要圖。我們想控制長江，平定東南，豈容棄去此地，而且要守此地，還要攻破九江呢？」看官聽說，九江係大江左右一個樞紐，賊以金陵爲腹心，倚九江爲門戶，設官科糧，九江之賊，又恃小池口湖口爲犄角，九江有賊，鄂州守不住，金陵亦尅復不來。以此劍秋小岑，急募水勇，造船艦，有志事成，不上兩月，便有水勇三千人，年紀都是三十以下的，戰艦八九百號，大小礮位二千尊。小岑督率，尅復了小池口，僞城，進圍湖口。此時鶴仙帶二千陸師，下援南昌，留下一千陸師，劍秋就令包起如心兩夫婦管帶營小池口城裏，到了次年，湖口仍難得手。一日小岑喚過包起附耳數語，包起歸營，便傳令陸師拔營，進勦宿松。太湖口日湖口出隊，內湖外江，砲火四合，水陸悍賊無數，悉力抗拒，方血戰間，忽然一隊步軍，從山後連臂大呼，突入縣城，船賊岸賊，相顧駭愕，不知此枝兵從何而至。攘攘擾擾之中，械不能舉，鎗不能發。我軍乘勢追逐，因風縱火，把兩岸夾守的僞城，一起尅復，賊船數百號，焚奪一空，片帆不返。此時火聲水聲人馬聲，震天動地，船賊也有的死於火中，也有的死於水裏，內岸賊會合，也有落荒跑的，也有受刀傷者，也有踐踏死的，真殺得滿江皆尸，滿湖是血。看官，你道那一隊步軍，是那裏來的？原來包起揚言進勦宿太，却於夜間，將一千人潛至小池口，便入戰船，繞出湖口十里，天甫黎明，這一千人，盡數登岸，高踞湖口縣城後山，顛埋伏，到得城賊會合水賊，這隊便殺下來了。

以此大捷。當下水勇扼在江上，陸師圍了潯城，城中糧草有餘，逃竄無路。我軍四面環攻，場倒城垣百餘丈，便擒了偽貞天侯、卒紫茸等，磔於市。自是鄱陽數百里，遂無賊蹤。劍秋論功，以小岑爲最，奉旨擢了湖南節度，鶴仙加了頭品頂戴，包起如心都升參將。正是：

激濁揚清，人才輩起，獨有虬髯搏翼萬里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小岑劍秋合傳，實傳癡珠也。明眼人自知之，中間插入肇受一段，收束上回，實以引起下回，而明經略入閣爲全書關鍵湖口之戰，又金陵尅復之根也。小岑一疏，劍秋一書，可入名臣錄，豈得以裨史目之。

第四十七回 李稷如匹馬捉狗頭 顏卓然單刀盟倭日

話說李稷如定計屯田，與至俊務農講武，把海墻都掣就腴田，蛋戶都變成勁旅，又開了幾處學堂，教二十歲下兵丁，都要讀些史書，熟些核算，工些楷法，因慨然道：『癡珠嘗歎今之武官，都有輕裘緩帶，雅歌投壺之意，恐非所宜，此自正論，然太鹵，直是磨牛，吾亦爲汗顏哩。大抵做人，總要懂點道理，有個器量，難道武夫不吃飯麼？』至俊深服其論，輾轉之間，便是下午，忽然得了李夫人凶信，自是哀痛嗣後，又如癡珠赴召去玉樓，秋痕身殉，更添一番傷感，接着荷生差弁也到，稷如因作一緘，另委幹員，交給千金，偕并州差弁，同去東越替癡珠瞻家，並接癡珠長男蓉哥北來，搬取靈柩。這蓉哥現年十七歲，早已入學，學名寶樹，字小珠，一表人材，氣宇非凡，英氣勃勃，却不像癡珠有孤癖，下文另表。當下死友之哀才減，新亭之淚重揮，却是鄭仲池到了，說起四眼狗窮凶極惡，稷如道：『這綽號很熟，我好像先前見過這人。』仲池道：『見說他是并州什麼院裏掌班。』稷如恍然道：『是是，我見過這人，咳，這奴才也要作賊麼？』當下就答應仲池替他出兵。不一日，恰好得報，是擢了淮北提督，稷如上

摺謝恩，就請將所部肅清淮甸所有軍餉，卽由寶山屯田轉運，無事另籌，將該鎮印務，懇恩交給奏加三品銜危至俊署理，以資熟手，朝議就也依了。於是稷如挑選精兵三千，由海沂淮，請仲池督率先行，自挈一千人，由陸路隨後進發。再說狗頭踞了樅楊，就住肇受的提督府，立定章程，每人要排門錢，每月要捐大戶，排門錢怎樣呢？每五百家，立個旅師，每日捱門輸錢二十二文，以二文爲旅師食俸，以二十文爲兵餉。捐大戶呢？有宅田及鋪面者，是爲大戶，每月捐錢十千文，以二千爲監軍司馬等食俸，以八千爲兵餉。又有那五里關三里船之稅，又有那派工匠輪婦女之圖，又有斬墓木，放火堆，捉船戶，打先鋒之令，真是一網打盡，不放手，不上一月，將淮北千里掃蕩，渺無人煙。稷如此來，是要救民水火，不想無民可救，只有賊可殺呢。當下稷如自寶山輕騎入東壩，尅復了賊巢，合肥縣探報狗頭帶馬隊三千，步賊三十萬，踞於壽州。稷如想道：壽春爲重鎮，爭淮者守此，則得淮，並可得江，不想狗頭竟有此才略。又想道：我兵才有一千，賊如聚蟻，我兵就一個打得他百個，也敵不過，而且馬隊又有許多，怎好呢？現在鶴仙又援南昌去了。這日到了芍坡離壽州不上三十里，才有二下鐘，傳令將餉銀盡數排列，傳齊營官哨長，以及兵丁，就大哭一回。稷如停住哭，含淚道：「哭也無益，你們散去。」大家停住哭，也含淚齊道：「大家不願走，死便死一塊。」稷如又哭起來，說道：「何苦呢？你們試想，咱們止有一千，賊却三十萬，又有馬隊，怎抵得過呢？」說完又哭。大家齊聲道：「大家要死，也殺個快意死，難道束手給賊殺麼？」稷如說道：「我做朝廷命官，是該死的，你們有點生路，怎不跑呢？」大家說道：「散了死更快，我們將這一千人，合作一氣，并作一心，或者還拌得數個不死。」稷如不哭，嘆口氣道：「你們果能如此，我却有個計，就是今夜，你們下鍋煮飯，飽餐一頓，以二十人作一隊，只望賊營燈火旺處，一隊撲賊一營，二十人中，放火的放火，殺人的殺人，人自爲戰，不要相顧。我亦只要二十人作爲隊走，天明相見壽州城下。」大家齊聲答應。這一夜，是九月向盡，天氣仍暖，却陰得沈沈的黑，數十里並無一個鄉莊，大家守着將令，一隊一隊的急走，鬼火星星，陰風冷冷，將到壽州，望着賊營燈火，如

一天繁星，刁斗之聲，絡繹不絕，萬帳接連，嚴整得很。一會靜了，大家悄悄踰塹，俟各隊齊到，一齊拔柵而入，恰恰是三更三點。各營賊正在睡夢中，忽覺得火燄騰起，呼聲振天。就如千軍萬馬，排山倒海而來，摸刀的不得刀，摸鎗的不得鎗，也有鑽出頭而頭已落，也有伸起脚而脚已斷，也有掣出刀，却殺了自己頭目，點起銃，却打了自己親兵。一會火光遍野，火藥發作起來，更打得尸飛江外，骨落河中，那各隊的人，轉抽身四處，瞧那火燄冲霄，好似風雨驟中，電光馳驟。稷如騎着那匹天馬，帶二十個人，自成一隊，撲入中營，却是空的那馬東馳西撞，不可押勒，便尋人殺，不想中營的人都跟着狗頭落在城中，抱婦人去睡了。直到天明，城外二十多萬人，殺死燒死，要死得干淨，逃去散去，要去得無蹤，方都上城，瞧着燭天餘燄，煞尾的餘聲，你道可笑不可笑呢？時天要發亮，曉風習習，狗頭正在頓足詫異，不料稷如暗處覷得親切，從馬上颺的一聲響，狗頭從堞上落下地來，二十人搶上，捉住背縛城上的賊，盹着眼，拷着手，竟沒一人敢開門出來搭救。這各隊人，撲滅中營四邊殘火，見堞上賊帳，修正得十分華麗，是未曾燒的，便請稷如下駐扎。天大亮了，衆人推上狗頭，稷如哈哈大笑道：「好好，你這狗頭也配得上來我捉你！」傳令磔死，將頭高掛城下。查各隊的人，只失一個，傷一人，却收了無數旌旗甲仗，千餘匹好馬，漂尸蔽淮而下，那城裏七八萬殘賊，毛骨皆聳，都站堞上，擲落器械火藥，說是願降。稷如傳令開城，喚爲首的出來，這數人出城來，見得官軍寥寥，便有些翻悔。稷如却將好語安慰，令他約束部衆，安靜住在城中。這數人諾諾連聲，進城去了。稷如這日就在外休息，吩咐營官輪流而睡，是夕天也陰沈沈的，定更後，密傳營兵八百人，分作四面埋伏，自騎上馬，帶上二百人，轉向城根樹林而去。到三更多天，城裏四面洞開，每門約有萬餘人，蜂擁而出，稷如伺賊衆走遠了，便騎上馬，從城缺處，一躍而上，有二百人也跟上來，却冷靜之至，只有守門幾人在睡夢中，吃了二百人的快刀。這四五萬出城的賊，鼓噪踏入營中，知是走了，大驚失色，正欲轉身，忽聽得四面黑暗中，高呼殺賊，城賊自恃人多，也不懼怕，便狠狠的四面兜圍。不想這四面的人，都是近不得身的，圍得這一面，這一面人

殺條血路，圍得那一面，那一面人，又殺條血路，圍得幾圍，城賊見自己的人，死傷大半，便發聲喊叫，向城走了。這裏的人，也就不追，那賊遠遠望見城上燈火輝煌，心裏大慌，到得城下，遙望燈火中，坐的是個稷如，這一驚却也軟了，便都跪下，萬口同發道：「小人該死！小人該死！」稷如傳令叫他自殺，那起先爲首的數人，及賊中頭目，仍准入城，大家一齊動手，各殺頭目，及那爲首數人，天也明了。稷如就駐扎壽州，挑選降賊精壯者二百人，每百人各以親兵一人管帶，挑着狗頭的首級，四下招撫，一路威聲傳播，羣賊破膽，走的走，降者降，到得仲池水師駛到皖江，早一律肅清。稷如即歸功仲池，復任淮北節度，謝小林便擢了淮南節度。此時劍秋小岑已復湖北，聞信喜道：「水道大綱，江淮河漢爲最要，以正陽爲淮水中流砥柱，壽州又正陽之屏藩，皖不肅清，我能高枕麼？臥榻之旁，不容鼯睡，今鼯睡是個稷如實在得力，想荷生見我們有此展起，定恨癡珠不能眼見呢！」却說荷生守護帥印，辦理善後事宜，小住太原偵探紅卿父母俱亡，就差人接來，將那竹塢收拾與紅卿居住，紅卿不得不與采秋意浪尹那，就與瑤華也情如鸞鵲，此時紅豆配了青萍，仍隨采秋左右。到了次年己未正月，疏請凱撤南邊軍餉，統歸曹節度調度，奉旨俞允，就於二月初進京。采秋紅卿送至城外，春雪撲衣，長亭賦別，荷生與約，面聖後辭官歸隱，連會試也不願應。不想至京，召見七次，擢用京卿，荷生表辭，明相見面，皇上根究韓彝辭官原故，明相只得對以伊係舉人底子，會試在即，見獵心喜，因此不願就官。皇上面諭着令入場，十名內進呈卷子，自然有了韓彝到了殿試，大家都要第一名相待，荷生只是微笑。此時明相充了讀卷官，首閱韓彝卷書法是好，不用說了，奈汨汨萬言，指陳時事，全不合應試體裁，如何進呈，只得擱起，無如聖眷隆重，傳旨索取，竟破格列在一甲第三，探花及第，這也是荷生意想不到之事。接着津門逆倭凶悖，重臣賜帛，詔各道勤王，荷生引見後，特旨召問勦撫機宜，荷生引見時，對以勦然後撫，允合聖意，次日奉旨：

韓彝着以兵部給事中賞加建威將軍職銜，帶領帥印，上方劍，馳往津門，相機進勦倭寇，兵馬錢糧悉憑

調用各道援師，悉聽節制，欽此。

旨下，荷生卽行陞見，奏調并州太原鎮總兵顏超、雁門關鎮總兵林勇各率所部從征，又奏保大同秀才洪海懇給五品銜，掛先鋒印，皇上俞允，啓節度使駐紮保定，傳令各道援師固壘，大小直沽不準輕動。不一月，紫滄以子弟兵二千人報到，幕友愛山、翊甫、雨農也來了，隨後卓然果齋各率所部四千人，遵檄抵津，遂擇日祭旂，連營海口誘賊上岸，三戰三捷，沈了火輪船二十七座，擒了倭鬼萬有餘人。荷生傳令各營倭鬼悉數縱回，只留倭目幾人，押送保定看守，以俟勘問。這是本年秋季間事。荷生賞了黃綾馬褂，顏林二將加了提督銜，紫滄加擢了游擊，文案愛山等各得了五品銜，就是青萍也得守備了。到了次年庚申秋，逆倭又自粵東駛船百餘艘，游弋口外，欲謀報復，都不敢上岸，荷生復行申討，賊正轟炮，忽倒了炮手三人，執旗大頭目一人，你道爲何呢？原來卓然是百步射，果齋連珠箭，都展出神技來，以此賊不敢戰而去。踰年辛酉，欽天監奏日月合璧，五星連珠，鳳翔節度奏風鳴岐山，豫河監督奏河清三日，東越節度奏田粟雙歧，於是逆倭遣人賫書津門，說是講和。荷生笑向卓然等道：「這兩字却要一爭，不該說是講和。」就將原書擲還不閱。轉瞬之間，又是秋風八月了，倭目自粵東以一船，寄了無數珍奇寶玩，分致津門將領。荷生又笑向卓然道：「我們零雨三年，就是爲此賄囑麼？」傳令倭目謁見，此時各道援師早撤防了，顏林二將部下各留千人，半年更換一班，就是紫滄子弟兵，也是踐更而已。當下顏林二將戎服整隊，轅門紫滄掛刀，領子弟兵排列帳下，升砲三聲，青萍捧上方劍，服侍荷生升帳，傳呼倭目進見。荷生笑吟吟的道：「我們不是那先前蘇門節度、粵東節度，你國若說講和二字，我們是不依，你若說悔罪投誠，籲求招撫，我們便爲轉奏，再看聖意如何。你不想中國三十年兵燹，是那個開端？前前後後，糟蹋幾許生靈，你還裝腔做啞罷。」倭俯伏當面，汗流浹體，說道：「以前曲直，我他不敢深辯，事到如今，就是遵元帥教訓，悔罪投誠，籲求招撫罷。」荷生正色道：「這八字不是我教你說呢，要你國王有個求撫降表，說了才算，我是論道理，不准你們

說個講和二字哩。」倭目將手抹了額汗，說道：「那要我回國，才辦得來，只要耽擱元帥班師日子呢。」荷生笑道：「皇上不惜億萬長糧，爲百姓除害，我們怎敢惜些辛苦，你總要取得國王降表，這事才得了結，我們也才敢替你奏聞。」倭目只得答應下來，荷生便於帳前排一席，宴了倭目。不兩月，倭目跟個國師費事來齎表而來，荷生奏聞，奉旨准了，一面班師，一面檄卓然齎詔宣諭香山，定盟通市。這卓然奉檄，便單刀登舟，飄然航海而東，到了港口，天待黑了，卓然危坐，喚費事來進見，取出宣諭儀注，通市條約，掀髯說道：「我這來是個詔使，你們要跪接呢，怎的進港，不見一人？」費事來不敢答應，卓然就將儀注條約兩個冊子，付給費事來道：「你們瞧去。」又目注大刀說道：「差我一節，我饒得你，我這刀是不饒人呢。」費事來唯唯而出。看官聽說這倭夷遠隔重洋，國王是個女主，先前嗣位，年紀尙輕，聽信喜事的人，鬧了二十餘年，所費不貲，漸漸追悔。近見西藏回疆，俱不足恃，那員逆是個不中用的人，就深怪從前倭目不是，都貶出了這番來。中國的頭目是接換的，費事來是女主胞叔，老成練達，上表之先，已將城池退出，只是向來倭目，輕視中國官吏，費事來不敢悔慢，荷生却想挫辱卓然一番，以折粵東官吏後來之氣。當下給卓然拾白數語，知他也是難惹的，便將儀注條約恪遵，不敢駁回一事。次日築起高壇，率香山辦事大小倭目，都到港口，掛刀跪接，迎入館舍，一日三宴。次日黎明，壇上排列三字香案，贊唱詔使升壇，倭目等俯伏壇下，只聽宣讀云：

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天地生成，溫肅並行之謂道，皇帝敷化，神武不殺之謂功。咨爾倭人，遠來海島，以賢遜爲絕技，以貨殖爲資生，市舶雖入其征，理藩未登其賦，乃躡東西，遂窺西北，庇我劇盜，辱我疆臣，永詐爾虞，如鬼如蜮，梗兩朝之文化，勞九伐之天威。夷漢相安，則撒孔明之族，華離不正，則屯充國之田，張弛異宜，德刑并用，亦以事機有待，夷性難馴，故也。今天誘其衷，地藏其熱，兩甄皆敗，一舶來歸，朕早識此虜於目中，姑置遠方於度外，風雲何測，有天命者任自爲，雷雨之屯，建非常者民所懼。在諸將以獸將入檻，雖搖尾而

法無可憐，在朕以爲烏已啣環，既投懷而情皆可諒。止戈爲武，窮寇勿追，能符竹之專征，准甘松之互市，廷臣集議，欽定頒行，願吐谷之率循，聽舌人之臚列。

一准以江南上海浙江舟山福建閩安鎮廈門廣東濠鏡爲倭船停泊埠頭。

一倭船出口，由封疆大吏派員驗明，有無夾帶紋銀，如有攜帶，一經察出，銀半沒官，半獎查驗之員，人卽照例辦。

一倭船進口，由封疆大吏派員驗明，有無夾帶禁物，如有攜帶，一經察出，銀半沒官，半獎查驗一員，人照例懲辦。

一天主教雖勸人行善，而漢人自有聖教，不准引拜傳習，如其有之，經地方查出，授受均行正法。

一教堂准立倭館以內，不准另建他處，有犯者照例懲辦。

一稅務統歸於各道監督，倭目不准干預，有犯者以不應論。

一茶葉大黃准以洋貨洋錢交易，惟不准偷漏，如有偷漏，貨半沒官，半獎查驗之員，原船着回本國，不准貿易。

一各埠頭辦事頭目，謁見官吏，悉照部頒儀注，不准分庭抗禮，生犯者以不應論。

一倭船不准攜帶婦女入口，亦不准攜帶中國男婦女出口，有犯者照例懲辦。

一倭館不准雇倩漢人辦事，及一切雇工，有犯者以不應論。

凡茲新例，究屬舊章，於乎我中原百產豐盈，並不籍資夷貨，爾各國重洋服賈，亦當自惜身家，王者之兵，原不得意而後用，下民之孽，皆山自作而非天。所期盟府書存，質諸皇天后土，從此南人不反，庶化孝子順孫，人各有心，朕言不再，欽此。

讀畢贊唱謝恩，費事來等九叩，贊唱牽牲，執事牽牲而入，贊唱捧盆，入就牲前，取血注盆，贊唱插血定盟。於是倭目一人，接受金盆，隨費事來登壇，北面贊唱，詔使南面洩盟。倭目將金盆向詔使跪下，詔使蘸以拇指，轉向費事來，蘸過，興起退，贊唱跪三叩首。於事費事來拜於壇上，大小倭目拜於壇下，詔使南面答拜，贊唱禮畢，又高宴一次，費事來率各倭目倍宴。從此倭人守法，且從各道節度，收復海口城池，有沒於王事者，正是：

氣爲義激，暴以理馴，樞機在我，禍福爲人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稷如荷生卓然合傳，亦不脫癡珠却借劍秋口中，輕輕點出，而上下折，言外均有一癡珠矣。其間將略兵機，筆筆生動，讀之可益人神智。末折宣諭一詔，真空前絕後之文，博我皇道，宏我周京，相如諭蜀，班固燕然，聳漢德於穆清之表，此其嗣音乎？

第四十八回 桃葉渡蕭三娘排陣 雨花臺朱九妹顯靈

話說皖肅清，鶴仙又解了建昌之圍，區區金陵四面兜圍，便當掃雪犁庭，纔是何以轉盼三年，依然囑負呢？看官須知天下事理，有一定數不可知，就是鼠輩，也有個數不該盡的時候。當下稷如淮北功成，便乘勝捉了姚蒼林，掃除北稔，零星殘股，竄入河南，又合爲太原提督，副之金陵。這邊是蹂秦晉，接着滇南回匪，鈞連關隴，江東敗寇，窺伺黔巫。朝廷因此頒給稷如威遠將軍關防，經略西北，以鶴仙爲太原提督，令劍秋小岑仲池小林四節度，會合江左右提督，相機圍剿。劍秋小岑原是銳意洗甲長江，無奈金陵氣數未盡，却鑽出五個妖婦來。五妖以蕭娘爲首，是個道裝，自稱公主，據說係蕭梁湘東王第三女，江陵破後，入山修道，迄今千有餘年，却收了兩個二形的妖尼，帶了兩個同面的奴婢，出來輔佐，員逆三娘兩鬢隨肩，好似畫的麻姑的一般。兩個妖尼，約有二十來

歲的人，他說是百餘歲，其實是那年癩珠生日，弄把戲的兩個女尼，一個名喚月印，一個名喚雲棲，一個上半月成男，下半月成女，一個上半月成女，下半月成男，以此二個，自爲夫婦。兩個妖婢，如花似玉，同一面龐，一個喚做靈簫，一個喚做靈素，都是古服勁裝。劍秋小岑起先道是妖婦有些邪術，包起如心出隊，令他帶了噴筒，將污穢先行噴潑，然後交兵。不想悍賊在後，妖婦當先，只喝一聲，我軍便如土塑木雕，連眼睛都不動了，悍賊擁出一個個網去了。再用水師攻剿，這妖婦率妖尼等，挺立水面，將拂子一揮，那戰艦都倒轉了炮，一一自打起來，水陸兩陣，折了無數兵馬，又失了包起如心兩個猛將。劍秋小岑氣得發昏，自此膽寒，不敢出隊，只徧訪異才，想要破他的法。倏忽逾年，此時荷生正在津門申討倭賊，來往書札，輒笑劍秋小岑正不勝邪，唾手大功，竟被一個婦人弄壞。這妖婦得志，便遣靈簫領兵，佐助榮合陷了兩浙，僞封趙王，靈素領兵，榮法陷了三吳，僞封吳王。四節度，兩提督，連營三年，實在束手無策。却說采秋自荷生太原凱撤以後，迎了藕齋夫婦，住了榆園，以便來往。到了紫滄從征海口，便將紅卿、瑤華都得入塞雲樓第一層居住，采秋自住第二層，草虫雄雉，時與二美酬唱，郵寄津門。奈一別三年，真有楊柳樓頭，悔覓封侯之恨。忽一日，老蒼頭賈忠回說，外有老道姑，帶一美女子，說是要見二夫人，適值紅卿瘡疾，采秋與瑤華只得接入。見那道姑，年紀約有六十多歲，眉宇間道氣盎然，跟個女子，年紀不上二十，生得斌媚之中，英英露爽，手捧如意一枝。當下道姑合掌，向着采秋道：「這是韓家三夫人麼？」采秋想道：他怎的叫我三夫人呢？還他一福，這道姑瞧着瑤華也合掌道：「這是洪家繼夫人麼？」瑤華也還一福。采秋便問道：「鍊師何來？」道姑笑道：「貧道雲遊之人，脚跟無定，是從何處來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招那女子，將如意接過，教向二人稽首，說道：「這女妮子，名喚春纖，却有些來歷，是韋癩珠的人，聽他說罷。」於是二人聽了春纖的話，延道姑上坐，就與春纖分坐，細問顛末。春纖便將答應稷如的話，說了一遍，又將寶山海邊遇見稷如也述於二人聽，就說道：「我們從那一天起，便來此地，就住在東門外玉華宮三年哩。」二人起敬一番，吩咐紅豆傳話廚房備

下齋筵，春纖笑道：「我師父是不吸煙火久了，我也不吸煙火，逢着什麼，吃些什麼，便可數日。」瑤華道：「這真省事，所以秦皇漢武，都要求仙。」慧如笑道：「那是他獸想，他們富貴中人，要像我們服氣，做甚麼？我與二位說個真話，生死者人之常事，就像那草木春榮秋落一般。成仙的尸解，成佛的坐化，總是一死，仙佛不死，何不日日跨鳳，日日騎鶴，以與你們相見呢？大抵人中有仙有佛，也是草中有個萬年青，木中有個萬年松，草木之得氣厚，仙佛是得氣之精，這氣原萬古不朽的，但那氣要倍養得十分，願力充足，非必長生，才算仙佛。你們富貴中人，能做了孝子忠臣，義士節婦，便也成了正果，便也做了仙佛，你不看癡珠一身抑鬱，他却有他的精氣團結，不是做了青心島一個地仙麼？毋論癡珠就是長安的娟娘，你們這裏秋心院的秋痕，不也在那青心島麼？我這來却也是宏個願力，你們是曉得金陵妖婦，法術利害，抗拒大兵，我把春纖送來，一則與他一個正果，一則助你們平妖滅賊，好享榮華。」說畢，就將一枝如意，遞給采秋道：「這算是春纖贊敬罷。」采秋接過手來，看是個木的，却光潤如紅豆一般。這道姑又向袖中檢出錦冊，遞給瑤華道：「算是貧道傳授你的。」瑤華接過手來，看錦冊中間，篆書縹緲宮祕籙五字，展開與采秋同看，見是雲螭五色綾，寫蚪斗篆文，幸是旁有真書釋文，才待細閱，忽聽春纖笑道：「師父走了。」二人轉身，只見青雲冉冉，推着老道姑，已在半天，向二人合掌道：「後會有期。」二人不知不覺的，自會稽首下去，春纖攙起二人說道：「師父爲着我，留滯此地，今遨遊海上去了。」自此春纖也就住在塞雲樓，指教采秋瑤華篆書中符籙，練習起來，紅卿是個多病的人，不善煩勞，略略解說，就丟開了。采秋高興，募了大同健婦三千人，春纖接了寶書掌珠一同傳授符籙兵法，把軒軒草堂，做個演武堂，把小蓬瀛做個昆明池，演習水戰，把采秋署個縹緲宮真妃，瑤華等皆署個侍史。此時捐例大開，錢同秀做了太原守，胡耆做了陽曲總，俱被參，竟把柳巷這些事，稟節度衙門，說是潛謀不軌，曹節度查明大笑，密摺陳請，賞給杜夢仙文提督職銜，柳春纖薛瑤華女總兵職銜，率所募健婦，前往金陵平賊，奉旨准了。恰好荷生正是津門班師，奉旨洪海記名提督。

顏超補授江北提督，韓彝着太子少傅銜，實授建武將軍，賞假半年，仍帶帥印上方劍，督率顏超、林勇、洪海、女提督杜夢仙等，經略東南，此旨一下，那太原守陽曲縣，俱是參革，不待言了。這裏荷生、采秋、紅卿英雄氣概，兒女情長，靡相見以蓬飛，亦有敦之瓜苦，我員聊樂，既觀則喜，就是紫滄瑤、華青萍、紅豆，也是久旱逢甘，融融洩洩，做書的人，也只得做個大概而已。此時卓然見寶書精熟符籙兵法，就認他做個乾女掌珠，也就拜果齋做個乾父。到了出師這一日，大家意氣飛揚，只采秋辭別父母，依依難釋，紅卿重離夫婿，踽踽旋歸，觀與會之中，也成寂寞。再說妖婦蕭三娘，迷了包起如心兩人，迷却真性，夜夜在他帳中輪班值宿，不上三個月，便似枯焦柴，也就放回，累得柳青胭脂百計延醫，還是逢個國手，醫了一年，才把二人還個舊樣。只可憐那兩浙汪子弟、三吳美少年，給這妖婦害了無算，還可笑者，所有擄去大小官吏，他竟不殺，只教他管馬桶虎子及一切廁簾等事，那淮南北江左右官軍，被妖婦駕雲踏水，叫住就住，放行就行，恰似線抽傀儡一般，你道可笑不可笑呢？這年癸亥，妖婦又將船千餘艘，就桃葉渡結個小寨，名爲虛牝陣，有人入陣，將兩翼皮筏一包，又名含元陣，有心破到陣心，將陣腹戰艦分開一穴，又爲洞天陣，憑你英雄好漢，總要全軍覆沒。喜是荷生大兵，從上游萬艘並下，兩個女總兵，掛了先鋒印，顏林二將，做了左右翼。荷生主掌陸路旗鼓，采秋自將水師，紫滄坐鎮楚南，會合劍秋、小岑、仲池、小林，籌辦軍餉，包起黃如心轉運輪流，愛山仍掌文案。三月間，女先鋒破蕪湖，無爲、東西梁山、太平關收復了江甯各屬邑，大轟直到江甯連營青溪、勞山一帶，采秋就領女先鋒來破水寨虛牝陣。原來這陣要先鋒左右兩翼，左翼是個銅牆，右翼是個鐵壁，當下春纖領一千健婦，搗個稀爛，包不過來，春纖瑤華已會在陣心，偕采秋摩盪陣腹小穴。穴內一股一股，熱氣香氣，逢着衝出，沒有一艇出來擋拒，只那熱氣香氣，透人腦沁人脾，注入丹田，令人手足軟將起來。幸喜他們都有符籙藏在髻中，還撐得住這些妖氣，一回小穴覺得漸大起來，內裏唱起戀花小調，嘸嘸百轉，實在可聽。采秋傳令，大家高唱破陣樂，那小穴便洞開了，却是個小瓜皮艇子，並無一人，只供三軸女菩

薩，一位羅刹，一位摩登，一位天女，便是裸體。采秋春織，瑤華登上小瓜皮，一人扯碎一軸，陣後賊艦四散。我軍內外，護聲震天地，女兵乘勝收復九洲，歌凱回營。這妖婦見破了陣，就向雨花台築起一壇，要與女提督鬥法，遞封戰書。荷生劍秋一笑，也就長干寺故址築起一壇，與雨花台的壇相對。這日顏林二將，水師左右翼，遠遠的結成陣勢。采秋令春織瑤華頂青光甲，將健婦三千，排列壇下，建造縹緲宮，真妃大纛。采秋內衣軟甲，外戴頂觀音兜，穿件竹葉對襟道袍，手挾如意。掌珠寶書首縹青怕，身穿箭袖，腰繫魚鱗文金黃色兩片馬裙。掌珠提劍，寶書提刀，擂鼓三通，紅豆香雪領着健婢二十人，一色箭袖，挾強弓硬弩，簇擁采秋登壇。只見那邊妖婦妖尼，笑吟吟的，將拂子束搖西擺。采秋坐下，掌珠寶書侍立左右，萬籟無聲。采秋向妖婦舉起如意，就道請了妖婦也舉拂子。相答。采秋道：「開你法力高強，試展手段，給本帥看罷。」妖婦笑道：「元帥差了兩尼子，昨日破了我陣，我只都教他歸結了罷。」采秋道：「如何歸結，惟命是從。」只見妖婦口裏念念有詞，只見一陣風起，空中無數虎豹犀象，展牙舞爪而來，水中無數鼉龍蛟龍，擺尾搖頭而至。采秋將木如意一揮，那鼉龍蛟龍，一齊向賊船撲去，那虎豹犀象，便一起向妖婦壇上撲來。妖婦妖尼騰身一聳，急上雲端。采秋紅豆付給如意，把弓接過，不慌不忙，扣上狼牙箭，一連三箭，雲裏早落下兩個妖尼來。春織瑤華一人活捉一個。瑤華笑道：「這兩個怪東西，我五年前，早就知道他有今日。」此時水陸軍官，賊衆不知有幾多人，都出來看兩下鬥法。這惡獸從前撲起，壇後十萬悍賊，壁壘帳房，一起都踏倒，蹂躪了無數人馬，就是賊船，也爲孽蟲，却無影無蹤了。采秋下壇，荷生迎入舟中，笑道：「我道是如何鬥法，只消靜坐片時，我也會鬥了。」采秋也笑道：「我不是妖，又不是仙，實在無法，只好胡弄此局，掩飾耳目，你莫見笑。」一會推上兩個妖尼，荷生略問數語，知道做了無數淫孽，傳令磔死，梟首示衆。當下官軍拔了雨花台，乘勝復了鍾山石壘金陵，唾手可待。荷生得意之至，就在采秋雨花台帳中，高開夜宴，香雪紅豆擲了琵琶三絃，唱些小曲。采秋道：「婦人在軍中，兵氣恐不揚。你想這樣取樂，是個大將軍舉動麼？」荷生笑道：「

偶一爲之。』正舉大杯，要采秋喝乾，只是四面燈火，忽然碧沉沉，綠陰陰的，腥風起處，一女子赤身浴血，將一領衣衫，向二人頭上蒙來，空中琤的一聲，女鬼就不見了。鼻中覺得腥臊得很，耳邊隱隱聽得說道：『你們須認得我是朱九妹。』嚇得四個人只是發噤，紅豆香雪縮做一團。采秋將荷生將衣衫掙開，是件污溼溼的血衣。此時燈火亮，瞧地下有兩片雪白的刀。荷生道：『怎的有這怪事？』采秋道：『這是有人暗害我們，那女鬼不是出來救護麼？』正待說下，忽四面人聲洶洶，萬馬齊奔，又像白天門法時謹嘷，二人出帳，青萍回道：『台下江水忽擁起十餘丈，漂沒數營，柳總兵奔出，將劍一揮，水便退了，現在薛總兵查點人馬，安插去了。』說得荷生采秋愕然，都說道：『禍是今日捉不了妖婦。』正待入帳，四面人聲又起來，說是一片山峯，盤旋天際，要向軍中打落，是柳總兵駕雲，揮往鍾山去了。荷生煩惱，攜着采秋說道：『這般怎好？我同你性命，只在頃刻，咳不值呢。』采秋笑道：『不要怕，憑他天翻地覆，我同你金身不壞，譬如該死，此刻已是個刀頭之鬼哩。』荷生正要說，瞥見春纖站在跟前，說道：『妖婦壓死了，原來是蕭湘東愛的一個大錦雞，他中了箭，閃入鍾山，又做起法來，想要報仇，我將山石打回，就把他壓死了，叫人抬來看罷。』於是大家安心，看官，你道這朱九妹，却是何人呢？九妹楚北人，年二十歲，有國色之姿，能詩能文，前十年爲賊擄來，依個女百長，百長憐愛他聰明伶俐，凡賊挑選識字民女，充個女簿書，把他隱匿不報。後來蕭三娘挾了兩個妖尼，挑選有姿色的婦女，百長隱匿不住，九妹見是選去爲尼，也自甘心，便與姓傅的名喚善祥，係屬同伴，一起出來。雲棲得了善祥，月印得了九妹，適逢月印這半月是個男身，歡喜極了，攜到桃葉渡船中，就要開暈，不想九妹心如鐵石，憑刀割火炙，總不依從，幸是月印意中人多了，將九妹赤身鎖在後艙，恰好艙中有把尖刀，到了半夜，月印便勒死九妹，將尸棄在雨花台下，不准人埋，這夜顯靈，救了荷生采秋性命，雖是二人數該有人救護，終算九妹功勞。荷生後來查出履歷，就代他請旌，又建個祠，雨花台下，題曰朱貞女祠，後人有傳賊中哀難婦詩云：

晨光隱約上簷端，絳積雞人促曉餐，顧影自憐風惻惻，回頭應惜步珊珊；蝦蟆堆上聽新法，蟋蟀堂前憶舊歡，明日鴻溝還有約，大家努力莫偷安。

看官聽說，賊以殺戮爲事，其塗毒之慘，衣冠塗炭，固不待言，那婦女尤受其荼毒。起先男入男館，女入女館，相傳江寧城中有一婦背負嬰兒，被騙入館，這婦人遲回不行，賊罵婦人回罵，將刀砍倒，兒壓肩下，呼喚不絕，呱呱亂啼，慘不慘呢？又有一婦背負數月孩兒，走到街上，忽袖出一箭，將欲自刺，後以淚眼熟視抱中兒，遂大哭擲兒地上，仍向前走，慘不慘呢？六逆妻妾，喚做王娘，黃絹蓋頭，騎馬洗足，這全是粵西溪峒村媪，故此僞令婦女，不准裹足，違者斬首，已纏之足，都來束縛，怎樣走得動呢？而且叫這女入挑磚背鹽，浚濠削竹，開煤炭，相傳有美婦背鹽行日中，汗滿交流，肩背無皮，如着紅衫一般，慘不慘呢？後來六逆相屠，男館女館之禁既開，五妖爲虐，男色女色之風尤熾，妖尼部下，有受污的女子，忿恨不堪，尼令綉帽，這女子就把污穢的東西，來作帽襯，冀得壓制妖法。同伴挾嫌出首，尼怒，令點天燈，怎樣呢？將帛裹四體，漬油綁於桿上，點着叫喚，數日而死，慘不慘呢？正是：

人心有欲制之爲頭，涓涓橫決，萬丈狂瀾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借蕭三娘朱九妹，以爲承上起下之文，中間有涉筆成趣語，有正襟危坐語，各極其妙，仍借慧如口中，累點癡珠，明此書爲癡珠而作，自四十四回後，總不欲死癡珠也。

第四十九回 捨金報母扣粥賑饑 聚寶奪門借兵證果

話說這年甲子元旦癸卯，逆計歲一百八十三元，週而復始，爲上元甲子。荷生大兵，原是顏林部的八千，紫滄子弟兵二千，後來又調了淮南北陸師四千，水師四千。這年正月，紫滄包起黃如心，又帶來湖南精銳三千，連戰

皆捷，紫滄奪了江南橋，包起如心奪了七甕橋，連營江寧東門外。二月卓然以所部克復鎮江常州諸郡縣，直薄潞野關，果齋以所部從廣德祁門一帶，復衢嚴直薄錢塘江口。金陵孤立，淮南北勝兵，星羅棋布，大同健婦，就如狼顧鷹疾，四下巡綽，顆粒莖草，無從入城。僞王府供給葱韭菜菔白菜，傳與黃金同秤，始而米盡，繼之以豆，嗣而豆盡，繼之以麩，既而麩盡，繼以熟地，薏米黃精，復盡，繼以牛羊豬鴨，復盡，繼以海參魚翅，粟，復盡，繼以芋根草根，調糖蒸食，復盡，繼之皮箱，水泡細切，調蜜煮糜，僞官賊衆，奄然一息，肩摩於路，內外城餓，孳日以萬計，有人撈得浮萍，煮成一盂，僞官奪搶，至相格殺，於是有人食人的事，後人詩云：

上天降喪亂，兵飢仍荐臻，遺民河所食，樹皮與草根，二者既亦盡，相率人食人，弱者強之肉，股膊味之珍。有子不肯易，骨肉原一身，或云食人者，其睛圓且殷，殺人還相殺，利害仍相因，亦有良懦輩，忍飢丸泥吞，疋羸死尤易，未死罹燔烹，上蒼胡不仁，馴至人食人。

後來掃蕩僞王府，每府廚房，掃出男人陽物，女人陰戶，約有十餘石，大凡做人，無論是那是正，總要有個紀綱，着點精神，方辦得事，就是做賊，也要有賊的紀綱，有賊的精神。員逆自五逆相屠之後，便寵用個寶貝三人，一個蒙得天，一凡收掠良家子女，這便先意籌畫，始爲僞指揮，才得大用。一個羅際隆，他的妹把進員逆爲妃，又將自己妻妾，獻與員逆奸宿，始爲僞侍衛，繼加仲后二字，做個侍顯頭目，得役使衆侍衛。一個黃開元，係女旦出身，員逆嬖之，性極刻毒，賊用火絡火錐，剝皮抽腸，點天燈諸刑，就是這人開端，始爲僞都督，繼爲僞天官丞相。這三個寶貝，賊黨背後，都喚做尸。未幾又尊信了五妖，你道這個材料，做個鼠賊，還不算得個好漢，那裏能守城池呢？更可笑者，員逆以算命拆字的窮民而起，賊籍口掃除貪官汚吏，救民水火，却奉個天主教，得一個城池，男的喚作兄弟，女的喚作姐妹，便將兄弟姐妹，男歸男館，女歸女館，養活起來，劇賊擄搶得幾多米粒，能夠供得這多人口眷，就使東南各道，都佔據完了，這不順人情，不顧大局，也怎樣守得一日呢？至如賊的政令，是無天地宗廟社稷。

之祭，無君臣父子之教，無天時人事，婚喪吉凶之道，其所改之年，則曰太平興國。其所定之時，則改丑爲好，改卯爲榮，改亥爲開，以三百六十六日爲一年。其所改之字，則國爲國，華爲花，火爲亮，老爲考，蜂衙蟻隊，還算什麼？當下飢民嗷嗷，逆方將僞王府所蒸的苧草根，將蔗漿蜂蜜調勻，鍊成藥丸一般，名爲甘露療飢丸，頒給僞官，令民間如法泡製。不想民間苧根齧完，草根掘盡，更從何處找出蔗漿蜂蜜呢？天下飢何不食肉糜？自古遺有此笑話。起先飢民，尙自夜裏偷自爬出城來，以後賊令不行，竟白日數十隊，吊城而出。到得五月，員逆再挨不得，服毒死了。僞王娘與僞丞相等，擁立僞太子菲田爲王，便每日黎明，大開北門一次，放出饑民，於是城外饑民，如恆河沙一般。荷生自三月起，增設粥廠百餘座，撫恤民難，尙是死去大半。却說樞齋夫婦，自與采秋別後，便染些寒疾，乍起乍倒，延及一年，竟成老病。這年春間，賈氏去世了。采秋聞訃，自然大慟。這回荷生紮營於聚寶門，相去約有十里路，因采秋有母之哀，荷生便時時匹馬馳來，就是春纖瑤華等，也時時往來慰問。只見一路粥廠，倒斃極多，又見那粥廠門前，飢民四集，每廠約有整萬多人，多路狹，推開積壓，老弱困憊的，不得半碗入口，儘多跌倒，爬不起來，而且這道路污穢，人氣薰薰，遠遠的就不堪入鼻。采秋聽說，向荷生道：「我聞古人賑飢，合要使分你說那擔粥的法最好，我們三年提督的俸銀，留着何用？這回兵荒馬亂，也不是齋僧佞佛時候，便將我這擔粥的法，行一個月，借此做我娘的冥福。」語畢，珠淚雙垂。荷生忙道：「好極！明天就好替你效勞罷。」采秋道：「不忙，從來辦賑，最怕中飽，壯哉雀鼠，哀此鶯獨，我們不犯着吃這虧，你的權重事多，這瑣碎也不合大將軍斤斤計較，我需派紅豆辨此事。」春纖瑤華也道極是。於是聚寶門邊，特設個熬粥所，所在紅豆管帶二百健婦熬粥，四百個健婦担粥，四百個健婦押送。每廠擔粥三擔，需給那老弱困憊的人，每日也就照粥廠卯申兩次開鍋，以此采秋也時時單騎出來，或就在鍾山營中，天色靠晚，采秋來了，荷生正攜入帳中，春纖提劍出來，采秋就要閃，春纖舉劍便砍。荷生驚慌無措，急行攔住，采秋竟變個白的雌兔，竄入帳外，春纖一矢射去，兔遂兩段，弄得荷生迷迷惑惑。

惑說道：「怎的怎的？」春纖笑道：「你道是采姊姊麼？這便是妖婢靈素，我叫你看一枝箭。」便挈着荷生，駕起雲來，不轉瞬，已到聚寶門遙見瑤華掌珠寶書都擁着采秋在帳前，瞧個似獸非獸，鮮血淋漓的東西。采秋一見荷生，便說道：「不是春妹妹，我們又落了妖人的套。」春纖笑道：「采姐姐你要仔細，這也是個假的。」采秋笑道：「你去那裏？」春纖道：「我從去處去。」荷生見他們說話，愈不明白，便說道：「采秋到底怎說？」春纖笑道：「這有何難猜，你殺了采秋，采秋也就殺了你。」采秋向着荷生道：「你不要聽他搗鬼，我二人的命，都皆是他殺呢。」瑤華也笑道：「這樣見來，你兩個竟是個魂魄。」說得采秋春纖和大家都笑了。荷生愈急起來，紅豆只指着地下東西，從實告道：「這是山魃，就是金陵的妖婢靈素，他幻了老爺的形來，魅夫人柳姑娘望見，把他殺了，柳姑娘曉得他還有一個，叫什麼靈素，是去老爺營中，便駕雲找老爺來，想是也殺了。」便向春纖又問道：「這柳姑娘到底也是這個模樣不是？」春纖笑道：「那個却俊。」瑤華笑道：「他假他夫人，怎的不俊？」荷生將靴尖向地下的山魃踢兩踢道：「就這般遭踢我，我教鐵室鐵城，都防備不來。」吩咐担抬去剝皮，號令起來，大家答應，隨人到鍾山營中，將那隻白兔，也剝皮號令起來。因向采秋大家說道：「才了妖婦一宗公案，如今乾淨，真個多謝女鎮軍。」一面說過，一面攜着采秋就拜。慌得春纖還禮不迭，就道：「折殺了。」這夜又在采秋帳中，開起高宴，延春纖高坐，瑤華掌珠寶書分陪。荷生領着采秋斟了三杯酒，都要春纖喝乾，又傳下一班女戲伺候，自己却歸鍾山去了。這裏點唱魯智深出家，唱那寄生草一枝，春纖喝了一盞酒，便微唱道：「俺赤條條來去無牽掛。」一回點唱嫦娥奔月，春纖笑向掌珠寶書道：「碧海青天夜夜心，自古女仙未能免此，蘭香來無定處，瑤華去未移時，想你二人，禪絮沾泥，當不復悔偷靈藥。」掌珠寶書微微一笑。瑤華笑道：「這也未必，謝自然既要回家，曇陽子更多疑竇呢。」采秋也笑道：「八駿往來，穆滿七夕共坐，劉徹西王母，不是女仙領袖麼？以我看來，姮娥還是天上共姜。」瑤華道：「姮娥也算不得共姜，他霓裳羽衣，怎樣也接了唐明皇。」采秋笑道：「這般

看來，天上神仙也和我們一樣呢。」大家一笑。春纖向瑤華道：「你說曇陽子，曇陽子原有一真一假，去年并州不是個假秋痕麼？」瑤華道：「這他同鄉姓顧的弄出來的笑話，你想秋痕那樣一個脾氣，什麼人假得？偏這姓顧的，要借重他大名射利。沒有三天，就給人道破了，聞傳出來，倒害癡珠的跟人喚做什麼禿頭寄園的佃客，叫做什麼癡太歲，淘氣幾天，這做假秋痕并州的飯就吃不上，這回不曉得那裏。」采秋笑道：「不就在這裏，我要認是秋痕，便是秋痕。荷生要認癡珠，便是癡珠，你們不見今天山魈，也要假荷生白免，也要假采秋麼？」說得大家大笑起來，也就散去了。却說穆如、鶴仙、經略、南北、鶴仙是首辦南捻、辦蜀、寇馬、步齊進，他在蒲東又練過車戰。恰好來剿南，捻數月之間，便已得手，倒是蜀、寇費力，蕪、蔓、東西、川，出沒無定，又踞的石寨，都是豐草、長林、巉岩、疊嶂，好容易掃除，十股分出一股。穆如、嵩、辦、匪、苗、匪、黔、渠、魁，不數月，也就剷除乾淨，其餘酋長，都受了約束，不敢爲非作歹。回匪自滇、南、蔓及秦、隴，以及關、外，勢、大、猖、獷。穆如、由、黔、入、滇，駐、紮、曲、靖，先將滇、南、回、漢，分出是非曲直，做個榜文，布示各郡，然後用兵復昆明，以次剿撫。大兵直入大理，鏖、戰、一、年，才把回、首、士、文、綉、擒、了，仿着武侯、七、擒、七、縱、意、請、旨、赦、了、文、綉、賞、給、世、襲、總、兵、銜、鎮、守、永、北、開、化、兩、郡、提、督、回、部。文、綉、於、是、率、所、部、三、千、先、驅、開、道、自、滇、及、秦、及、隴、以、至、關、外，所、有、回、衆，無、不、洗、心、滌、虛、犁、面、刻、肌，誓、與、漢、人、和、輯。穆如、入、關，鶴仙、也、將、蜀、事、告、竣、了，就約於長安、會、議、善、後、機、宜。這二人自我不見，于今三年，把前前後後，公事私事，說個十日，還不得盡。此時鶴仙、係、居、太原、提、督、衙、署，阿、寶、娶、親、了，阿、珍、靚、兒、也、已、長、大。穆如、只、想、娶、個、妾，以、爲、娛、老、之、計。不想無意之中，却說起一個親事，是江南、葉、姓、的、女、兒，避、亂、隨、母，依、個、胞、叔，遠、宦、長、安，並、無、兄、弟，年、紀、十、八，經、鶴仙、說、合，聘、爲、繼、室。入門，挈、開、蓋、帕，竟、與、李、夫、人、面、龐，一、毫、無、二，已、自、詫、異。細細體認，連言談舉止，體態性情，都覺一模一樣。穆如、就、狂、喜、極、了，鶴仙、自、然、也、樂，說、道：「這番回到太原，阿、寶、還、認、是、他、們、娘、重、生、呢！」轉盼之間，善後諸事，也得手了，奉旨李、喬、松、給、予、宮、傳、銜，并、輕、車、都、尉、世、襲，游、長、齡、給、予、宮、保、銜，并、騎、都、尉、世、襲，均、賞、給、三、個、月，仍、率、所、有

部，馳往金陵會同韓彝商辦東西事務，署寶山鎮總兵危至俊督辦海壩屯田，接濟南北軍餉，著有績績，着予提督銜，補授寶山鎮總兵。稷如得旨，就將原部四千人，委一裨將管領，先赴金陵，鶴仙也將原部三千人陸續遣往。稷如又檄寶山營兵三千，遣回金陵，大兵雲集，約有二十萬人。生稷如督率諸軍，把金陵十二門，日夜輪流環攻，連夜在三月十五，包起柳青領湖兵攻打西三門，如心領湖兵攻打東三門，紫滄瑤率領太原兵攻打北三門。春纖寶書掌珠領健婦三千，及寶山精兵二千，攻南三門。十六黎明，聚寶門陷了一角，春纖躍入健婦踵接，披髮悍賊數千，搶來攔拒，遂放鳥槍，掌珠寶書也乘空而上，煙霧迷漫之中，前後不能相見，只聽兩邊喚殺。三千健婦及寶山精銳二千，蓬入亂截亂殺，四隊官軍，聚集一次，直趨內城，一路盡是難民，長跪道邊，也有男的，也有女的，也有老的，也有少的，紫滄等馳入僞王府，及各僞官衙署搜捕，也有吊死的，也有跳井跳池死的，也有跳不死，吊不死，給兵擒來的，也有就擒跑走的，紛紛擾擾，狼藉藉，鬧到黃昏，大家只是不見春纖寶書掌珠三人，十分驚慌，儘在城內派人找尋，先是午刻，大營委青萍入城，四下裏分貼安民榜，忽見春纖倒在秦淮河旁，面色如生，只額角有血，流出，隨後見掌珠寶書死在一處，也是額角一傷，趕回報明，已是天黑了，荷生太息，采秋垂淚道：『這是他們借兵尸解，不然，春妹妹是會駕雲的，有什麼鎗火炮火不脫呢？』就令青萍厚備棺殮，是夕紫滄等，也曉得三人陣亡，瑤華連夜便奔出城看視，大哭一場，將尸移入就近僞署內停放。紫滄大家派各路兵丁，打掃街道，收拾僞王府正屋。次日黎明，荷生采秋雙雙的按辮入城，先來秦淮河，看了春纖三人殮殮，采秋憶起前前後後的事，覺得春纖這回，是端為保護他而來，就與瑤華哭得日色無光。荷生大家力勸一番，然後豎起大纛，排隊升炮，雙雙換了八人抬的涼轎，萬騎先後，蝶圍蜂擁，入城內去了。後來卓然果齋見說寶書掌珠都已陣亡，掀髯歎息，瑤華也對人說道：『我一生沒有吊過眼淚，五年前為癡珠秋痕，却傷心了數次，這回又為春纖三人，哭了一天一夜，其實他們都是脫屣紅塵去了。』正是：

沐日浴月，妖氣盡豁，天高地闊，化及蠻貊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采秋春、繼合傳、采秋孝、春繼義也。上折詳敘圍賊之困，引起孝女賑飢，下折詳敘大兵之集，引起義姬證果，中間却借妖婢幻形，透出癡珠秋痕，以明全書大旨。

第五十回 一枝畫戟破越沼吳 八面威風靖江鎮海

話說稷如鶴仙得假三個月，稷如將眷口攜至并州，與阿寶們相聚，一時悲喜交集，不用說了。次日便同鶴仙、阿寶到了玉華宮，李夫人靈前一哭，也就到癡珠靈墳前，洒淚一拜，轉瞬假滿，已是六月，荷生是十七進了金陵，十八稷如鶴仙也到，荷生大喜，把僞東府掃除，與二人駐紮。這二人與荷生八載分袂，一朝捧袂，傷秋華之宿草，喜春鏡之羅花，真個說不了別後心事。稷如又以遲到一句，不及見春織爲憾，便往淮河，那停靈之所，祭奠一番。一日大家談起吳越用兵，稷如道：「東南地勢，太原的馬隊，箕筭兵，都用不着，還是我寶山鎮兵，及湖淮兵得力。」因向荷生道：「你的才大如海，怎麼壓了十年巨寇，復了千古名郡，竟不草個露布，聳人聽聞哩？」荷生道：「這算什麼巨寇，此數十年中，士人終日咿唔章句，就是功名顯達之人，也是研精歐趙書法，以博聲名，濟之以脂草之習，包苴之謀，輟略經濟，偶有談及，羣相譁笑，以爲不經，吏治營規，一切廢弛，徒剝民脂膏，侈以自奉。坐此國勢如飄風，人心如駭浪，事且岌岌，可笑當事的人，尙復唯唯諾諾，粉飾昇平，袖手作壁上觀。間有名公巨卿，氣魄資望，卓越尋常，奈處升卿之錯節，才識不及，無渤海之亂繩，德量無聞，是以大局愈爛，這釜底游魂，因得多延歲月，對春婆而自絮生平，獲小竊而大書露布，我不怕別人，我只怕癡珠在那青心烏會，說得衆人拊掌大笑，連得稷如也笑起來。荷生因說道：「自此以往，司牧之官，必能掃除一切苟政，猾吏奸胥，悉設個法箝制之，使無

舞弊，然後與地方上，慢慢采風問俗，去害馬以安馴良，混雀角鼠牙之釁，絕狼吞虎噬之端，不驚衆，不擾民，得寬然各盡其地方，學你寶山開墾的工夫，與這些人，課勤警惰，講信修睦，有教有養，使天下原氣完復，不枉我們勞碌這七八年方好呢？」稷如道：「這真忠言至計，中興碩輔之年。」荷生笑道：「我算什麼，明相國不動生色，却出斯民於火熱水深，留天下於泰山磐石，韋癡珠不縮半綬，却相時度勢，建築於顛沛流離，碩畫老謀，寄意於文章詩酒，這方算個人呢？」稷如嘆一口氣道：「不是你這闊大的胸襟，也不肯和盤託出，我們不是相國，那裏能如此發揮，不是癡珠那裏有此成算？只相國以人事君，自然名流竹帛，績紀太常，癡珠一生屈抑，我們僥倖會合風雲，也該特摺闡揚，或請予諡，或請崇祠，使天下後世，有這個人才好。」荷生笑道：「這却不必，以柳下惠之賢，而諡以一惠，出自其妻，以曾南豐之地望，而一瓣之香，競傳師道，可見人世榮華，舉不足癡珠增重，異日有心人，總能發潛德之幽光，底事我們闡揚，轉成門戶之見，你不看杜少陵，歷數百年，而忽諡文貞，蘇東坡，不得冷豬蹄，而朝官至今尚爲做生日，廢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，不煩我們爲癡珠早計呢？」稷如拊掌道：「古人相見，開口便有愜心語，你今日議論，沁入我心。」正待說下，紫滄帶個女子進來，說道：「這女子姓傅，名喚善祥，是個女簿書，據云洪逆就埋在這府裏空地，那時入坎，掘得甚深，甚是祕密。」荷生聽說，傳令開了後宰門，派五百名入夫，前往發掘，接着包起回說，搜捕遺孽，菲田渺無下落，却擒了著名幾個頭目，於是荷生邀着稷如一同升帳，問供去了。再說榮合榮法部下，却有兩個僞將，一名翁闖陽，一名呂壽臣，武藝也不在顏林之下，榮合榮法百事糊塗，却不知道收買良將的心，以爲護衛，起先是靈素主持號令，人人都受這妖婦磨折，只有兩將，他却不敢一毫凌侮。後來妖婢聽見妖婦兵敗，趕赴金陵，這號令便歸在二人，這回一個緊守許墅，一個緊守錢塘，環營三濠，撐拒林顏，倒也是將逢敵手。此數日果齋正與闖陽約定，兩邊不用火把炮，不用隊伍，只單騎對戰，輸的退兵，戰了兩日，不分勝敗。這日又是兩下酣戰，都脫了鎧甲，去了兵器，下馬較起拳來，兩邊士卒，看到入神，不想包起黃如心二人，

奉了荷生將令，帶了湖兵四千前來助戰，恰恰到了。兩人私議，將金陵賊衣，悉令湖兵二千穿了，如心賺過賊的令箭，往賺錢塘城池，包起連忙趕來助戰。到了賊壘，擂鼓搖旗，自後面踰濠撲入，當下賊衆，忽見營後人馬破空而來，圍陽只得放鬆果齋，大罵道：「捉狹鬼，不是英雄，算我上你當罷。」上馬走了。其實這枝兵來路，果齋也是茫然，圍陽正馳回衝殺，將包起的兵團圍住，賊城無數奔出，說是官軍，掛起金陵旗號，賺開城池，擒了三大王。圍揚及賊衆心都慌了，一會果齋也到，與包起兩面夾攻，一枝畫戟，東馳西突，所向披靡，力將江口以及城隍山賊營百餘座，盡數陷了，圍陽落荒而走。果齋與包起入城，將擒來偽越王榮合打入囚籠，解往金陵，其餘衆賊一起准予投降。住了一日，乘勝領兵，殺上塘西收復嘉興去了。包起如心挨着浙東西兩個節度到了，也就馳來。果齋早已隻戴單盾，冒矢復了姑蘇，擒了偽吳王榮法，於是合兵一處，會同卓然來攻濟野關。三日破了，二人用計射倒了圍陽壽臣，忽報女提督大將軍帶健婦五百人過江，現在駐紮常州。包起如心將榮合解往常州營前，卓然仍紮濟野關，伺候大將軍。果齋便帶兵掃蕩吳越諸郡縣殘匪。看官，你道荷生怎的過江呢？他是富川人，想借此游歷江海一番風景，不想到了揚州，遙見那灌莽棲於蘆棟，平沙抗乎睥睨，煙火無墟，四望靡際，與采秋低徊，憑弔，因說道：「昔日繁華鼎盛之處，今皆成瓦礫場矣。」次日過江，風靜波平，也自欣然。望金焦一片邱壘，赤雲峰巒，兔葵燕麥，驪受驕陽，因想起遭時不祥，見此蕪亂，回首故鄉，數遭兵燹，荊柯山畔，家竟何如？夢草池邊，同聲浩嘆，於是浩然有歸隱的意思。又想到虎豹居於深山，人人聞聲，便自惴惴，以游五都之市，販夫孺子，皆得持着瓦礫，譁然相逐，麟出大野，足折商鈕，龍入魚羣，豫且見困，而况炎炎者滅，隆隆者絕，高明鬼瞰，自古爲然，我斷不可寵利居功呢。這日到了常州，知道果齋業經破越沼吳，恰好榮合解到，問過口供，傳令礮死梟首，會同金陵洪逆戮尸的首級，傳示各道滋事地方，就想道：「自來賊平，遣散兵勇，最是費手，我幸馳逐七年，不曾募得一勇，只大同健婦三千，都是有夫之婦，且有室女，不怕滋事。此外顏林所部四千，是并州額兵，淮南北陸師水師，湖南精銳，并

湖北各隊，亦是平定後新設額兵，至如稷如帶的，是寶山屯兵，紫滄帶的，是馮姓子弟兵，更無可慮。最可笑者，以前用兵，不於各道額兵練出，轉向市井中募來，既靡國帑，又滋弊端，我如只作個書去，囑稷如陸續奏撤，便無甚事。次日到了濟墅關，接見卓然，即令其撤回部兵一千，留一千協同果齋收捕餘匪。於是放舟於三萬六千頃之太湖，挹取其風雨波濤出沒之理趣，輿轎於三十六峯之天台，七十七峯之雁蕩，開豁其金戈鐵馬擾亂之煙塵。凡郡縣供給，一起拒絕，水向荒墟停泊，陸抄小路來往。到得八月，駐紮杭州，卓然果齋都來繳令，便與采秋遊了一日西湖，禿樹支離，寒波渺漠，荒草低天，叢蘆冷岸，滿野綠雲，濁潦中頽牆廢垣，殘毀駁裂，野店無煙，遠峯數點，兵火後光景，真是可嘆，悵然而返。覺得一路秋風，衰柳門巷無人，昏霧歸鴉，荻花欲語，荷生既苦，喚奈何。采秋亦心驚老大，將到行營，遙見無數倭人刀如雪白，鎗似蒼林，又覺陡然。青萍接着回道：「倭人解來金陵，遺孽洪莊田前來請令。」荷生神定，轎子軟步如飛，倭目數十輩，亮甲掛刀，一字兒跪接。荷生出轎中，點首示意，轎門下營官扶入，傳令升帳。於是卓然果齋招呼整隊，杭城大小官員也來站班，帥旗一展，升炮三聲，荷生衣冠升帳，中軍傳喚倭目一人進見。倭目入門，巡捕官領跪塔下，荷生問道：「哈巴哩就是你麼？」哈巴哩答應了。荷生道：「你們從何處擒來洪莊田？」哈巴哩道：「元帥克復金陵，莊田隨着僞王娘馬氏僞丞相鄧際盛，又僞官等數十人竄上清涼山洞，洞裏原有儲峙，經歷兩個月，食也盡了，將金寶航海投奔香山，懇求我們帶他回國，保全這數十人性命。我們竊念元帥號令威嚴，小國新受皇上天恩，不敢護庇叛逆，計誘登島，悉數擒獲，押解前來，探得元帥行營，特由粵洋駛着輪船，清晨到了，就來轅門伺候。」荷生欣然道：「你等恭順可嘉，靜待本帥奏聞獎賞罷。」哈巴哩叩頭稱謝，就吩咐杭守延入行館，優待去了。此時天色已晚，自轅門至於帳中，燈張百合，炬列萬行，火燄中刀矛林立，各將領明盔亮甲，奕奕有光，將那兩邊列隊，五色的戰襖，五色的旗幟，愈顯得對對分明。荷生高坐帳中，披件團龍黃綾馬褂，帳裏旁列捧劍捧令兩侍兒，如花似玉，前列雁翅般武巡捕共十人，俱是魚鱗文戰袍。

團龍花馬褂，一呼百跪，一諾千聲，真顯得大將軍威重如山。當下哈哩巴隨着杭守遼巡而出，上面接應連聲傳呼，抓進洪菲田。下面答應，如雷鳴一般。將洪菲田跪在當面。荷生問道：「你是洪菲田麼？」這孩子已慌得說不出，半晌才應道：「是。」以後問他，都不能答應，還是推上僞王娘和那僞丞相，方一一畫了招詞。荷生吩咐打上囚籠，只聽得高唱掩門，早炮聲鼓鳴，荷生進去了。次日傳令，卓然果齋帶了囚籠先行，第二日荷生與采秋起馬，這回却走了官站，各道節度，迎送供張，交錯道路，這不用說。荷生登舟，却一天走不了三五十里路，慢慢的召見父老，撫循難民，給發賞犒。采秋也逐處見有婦孺，便過來通問一聲，與了些銀鏰子，老弱的人，更加厚遺。以此十里一泊，五里一停，自八月十五杭州起馬，直至十月初一，方到金陵，恰好欽使韋小珠也到你道。小珠怎充使呢？小珠自十七歲入學，後便奉諱了，爲是江南道菲老夫人就不准他出門，只作書謝了稷。如後來經略西北，小珠却力學五年，壬戌登了鄉榜第三名，航海會試，又中了第十名進士，朝考一等第二，殿試一甲第三。稷如荷生時常均有佳音往來。早爲癡珠欣慰。本年各道鄉試，小珠得的陝西試差，此番進京復命，奉旨前往江東册封諸名將，犒勞大軍，賑恤難民。荷生稷如大喜，差員遠接，凡供給護衛，大家知道是癡珠兒子，個個盡心。舟次石頭，荷生稷如帶領文武各官，排隊奉迎，請過聖安，與小珠見面，真有虎賁重逢，蘇環有子之感，不覺隄淚盈盈。小珠更覺唧哀欲涕，奈係公座，不便私談，迺入行館，荷生稷如便與小珠執手一慟，是夜三人開筵宴，招及鶴仙款款情話，更深才散。次日黎明讀詔，大家俯伏壇下，只聽念道：

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維金陵之小醜，散黑子之負嵎，抗顏行者十一年，延腹疾者十三道，怨深臣庶，憤結鬼神，自外生成，久留苞孽。往者遊氛不戒，大帥無功，爰撤兒戲之兵，特拔忠藎之彥，雷符星斗，光顏自有旌旗，文盡葩瓜，賀濟別成干櫓。結李摩雲之壘，成算在胸，焚廬明月之屯，奇兵拔幟，如太陽之沃雪，所過皆銷。譬大旱之望雲，崇朝而雨。於是功成掃穴，捷奏甘泉，當南風愠解於薰琴，正露欲垂珠於盾墨，陳牲告廟，慰

列祖在天之靈，晉册承歡，加慈母深宮之膳。無可寬者，元惡佇送檻車，有必報者，豐功遠稽彝典，敬奉帟宮懿訓，式頒五等崇封。於乎！臣爲主生，功因將立，伐吳定策，惟羊祜無愧，張華平蔡刊碑，在昌黎何私，裴度金釵阿杜，豔貴妾於盤龍，鐵戟崔家，施郎君之行馬，賞榮於室，蔭遠其門，溯不獲已，而用兵，天其臨汝，有非常功而介賚，理亦宜之。欽此！

讀畢謝恩，大家延小珠行禮，小珠俱以父執相見。此時明相晉了公爵，荷生封侯，稷如鶴仙封伯，卓然等俱得爵有差。采秋瑤華均受一品夫人封典，賞食提督總兵全俸，柳青胭脂也得二品封，春織賜號貞慧仙妃，建祠鍾山以掌珠寶書從祀。小岑攜了丹暈劍，秋攜了曼雲，都到金陵，與采秋瑤華相聚，大營調着安徽男班，姑蘇女班，各演十部，高宴三日，自大將軍以至走卒，無不雀怵。小珠傳旨犒勞勝兵，每名十兩，賙恤難民，每名三兩，大抵在二百萬以上。過了幾日，荷生進京獻俘，小珠進哀復命，稷如大家，或回原任，或赴新任，都分手了。當下并州余翊，擢了江右節度，也是故人，延個大著作，撰起平定金陵碑文，將上石了。荷生取閱，笑向稷如道：「韋癡珠已死，誰能揮斥豐碑，與你紀勳呢？」臨行自作六個大字，付給稷如，說道：「只此六字，抵得鋪張揚厲一千餘言，就那塊石鐫上，做個亭子，蓋覆罷。」大家看是靖江鎮海之碑六字，正是：

一片燕然石，詞蕪義不尊，西京遺響寂，風雨憶文園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上折傳果齋，下折傳荷生，其實仍傳癡珠也。上折怕癡珠笑，不爲露布，下折惜癡珠死，自署穹碑，遙遙一對，自爲起結。其論定癡珠至與明相同，爲功宗，與柳下惠、曾南豐、杜少陵、蘇東坡同一流品，可謂推崇極矣。此則作者於此篇，殆以爲癡珠傳贊乎？若揄揚果齋之一枝畫戟，鋪張荷生之八面威風，特鱗爪耳。

第五十一回 無人無我一柸西歸 是色是空雙棺南下

話說荷生班師，與小珠一路同行，極其款洽，就是采秋也是十分敬重。荷生到京，皇上御問，大赦天下，行郊勞禮，行受俘禮，召見七次，諭令入閣辦事。荷生面求賞假一年，歸省墳墓，就准了。此時幕僚如愛山、翊甫、雨農輩，各得了官，或留京，或留江左。小珠緣散館在卽，不得同行。荷生只帶采秋與青萍，別了小珠。及到太原，恰是乙丑端節，紅卿喜出望外，這夜牽雲樓排上高宴，寄園裏燈彩輝煌，釵環雜沓，就如蓬萊仙島一般，也不用說了。接着鶴仙回任，太原稷如紫滄假歸，這幾家銀鞍駿馬，綉繖錦衣，奔奔往來，真個楞岩聚十種之仙，車騎咽宣陽之里。荷生恰深居簡出，只訪了心印，略詢別後起居，便袖出一柬說道：「戎馬風濤，此事遂廢，但宿願十年，捫心負負，遂不敢不自獻其醜，上人瞧罷。」心印接過，展開朗誦道：

并門韋公祠碑記。

嗚呼！天下人夥矣，委瑣齷齪，渺不足道，有豪傑者出，天輒抑之，使不得正是非，核名實，以行其志於天下。卒抑鬱侘傺，而置之死，是可哀也。雖然，哀莫大於心死，彼其心光明，聚於天爲星辰，散於地爲珠玉，烏乎余死友東越韋公，瑩字癡珠，弱冠登賢書，值時多故，每讀朝廷憂民之詔，選將之書，輒自咨嗟，累日憤不欲食，酒酣耳熱，則罄其足之所素經，口之所欲言，傾囊倒篋而出之。嘗慨言曰：「國家版圖寥闊，譬諸上農，大商賈之家，食指累累，安坐而食，而貨財之所由生，耕稼之所由事，主人翁並不頽指而使之，田連阡陌，錢壘邱山，甯有濟乎？又謂賢才國家之寶，以鷹犬奴隸待之，將遞世名高，况令其卑躬屈節，啓口以求一薦，是不肖鄙夫之所爲，而謂賢者爲之乎？」迄今誦其言，尤覺鬚眉間勃勃有生氣也。丁巳公遊并門，年四十矣，校書劉梧仙者，侍酒座，傾心事之，明年戊午立秋日，公死，梧仙遂殉，佛說因緣，此殆有因有緣乎？或曰：太原竹竿嶺有夫妻廟，相傳有夫婦推車至此，力盡而亡，虎守其尸，里人異之，祠爲山神，請以此例祠公。余曰：名不正，則言不順。或曰：浙西湖有雙烈祠，故老言京師少年崔升，偕妻陳氏，至杭州投親不遇，飢不得食，一繩並命。

錢塘令爲葬萬松嶺側，有驅虎逐疫諸靈蹟，里人以其功德在民，祠之請以此例祠公。余曰：此匹夫匹婦之爲諒，不足以况公。或曰：公之遊山右也，宿草涼驛，夢入雙鴛祠，然則援夫妻廟，雙烈祠以祀公，尤夢也。夫余曰：有是哉？妖夢是踐。或曰：蘇文忠侍妾朝雲從公謫惠州死，公葬之棲禪塔下，今豐湖蘇公祠，有朝雲像，是可仿以祠公。余曰：諾哉。余與公訂交并門，始終與梧仙同，梧仙能以身殉，余請以柳巷寄園爲公祠，侍梧仙於其側，題曰韋公祠，是則余殉公之義也。嗚呼！公不死矣。時歲次乙丑，秋八月上浣，富川韓華撰文，雁門杜夢仙書丹。

誦畢，又覆閱一過，說道：「大人高詞磊落，癡珠真個不死，貧僧既受大人付託，便俟此文上石，算做功行圓滿罷。」荷生就訂明日，偕到竹竿嶺坡上一別，心印也答應了。次日荷生仍來汾神廟，與心印共坐一車，一瓣心香，數行情淚，因吟錦秋墩舊作，向心印道：「癡珠賞識我，就是這首詩。」心印道：「這不就是寂寞獨憐荒塚在，壓壓。」兩人默然一回，荷生說道：「癡珠雖死，却有個好兒子出來，不日就到，這也說得寂寞中熱鬧，我却怎好呢？百年以後，不是個寂寞荒塚麼？」心印笑道：「兒孫自有兒孫的事，大人晚子罷了。」說畢，就取出一個錦袱，包件東西，遞給荷生道：「大人檢點，自然明白。」遂騎驢而去。看官，你道他給荷生什麼東西？原來就是九龍佩，癡珠臨終時，就贈給心印，後詢知這佩來歷，這會交還荷生。荷生回來，塞雲樓檢開中附一箋，寫有一詞，便與紅卿采秋同看，詞云：

愁從想處歸，愛向緣邊起，色想空空，何處尋蒙翳？人生過隙駒，若守着斷雨零風，不自知，還只道秦關百二千年業，那裏有不散的華筵，不了的棋？

看畢，三人感歎荷生，就將九龍佩交還紅卿道：「十五年前，你與我壩橋分手，解佩贈我，我後來就給了秋痕，不想秋痕却傾生事了癡珠，將這佩贈給他，如今又還在我兩人手裏，可見天下事，一動不如一靜。」紅卿道：「

癡珠由川再至長安，我就沒見，說是住了一夜，匆匆去了，却原來有這裏一段因果。我那年來時，長安很有人託我購他詩文集哩。」荷生道：「你不說，我却忘了，這板後來當交心印留在祠內，我們印出數百部帶去罷。」采秋道：「小珠說是散館後便來，怎的又延擱一個月哩？」荷生道：「怕是又有什麼差使。」當下三人說些閒話，也與紅卿說那蘊空一籤一偈的靈異，就各自安寢。荷生與采秋並枕，却夢見癡珠做了大將軍，秋痕護印，督兵二十萬討回疆，荷生覺得自己是替他掌文案，稷如卓然果齋等人，都做他偏裨，春織掌珠寶書也做先鋒。正看着皇上親行拜將推轂等禮，何等熱鬧，恰給那大炮一聲震醒，搓開睡眼，天已亮了，是節度曹衙門亮炮，歷將夢境記憶，采秋却也是一樣的夢，這也算奇。此時藕齋也死了，采秋親送母親靈柩，回轉雁門，荷生便把榆園收整，做個柳貞慧仙妃祠，附祀掌珠寶書，忽得小珠都中來書，說是病了，荷生雖爲關懷，却急於言歸，遂令老蒼頭賈忠及稷升等，將衣裝青騾三千餘口，帶着二百名精兵，先行押解回家。自己俟着采秋雁門轉身，便領紅卿帶一百名健婦，也自東歸家中，拜摺謝恩，就告了病，籲請開缺，構一座園亭，比寄園小些，却有榆園三四倍大，也有一樓，彷彿柳巷，也就喚作春鏡樓，與采秋居住，隔院是個薛荔仙館，便給紅卿居住。紅卿采秋敬事正夫人柳氏極其相得。采秋徊徧往事，追憶舊游，恍惚如烟，迷離似夢，編出十二齣傳奇，名爲花月痕。第二齣是個菊宴，趕着重陽節，令家伶開場演習。這并州寄園，荷生託稷如改做韋公祠，不數日，也就竣工。心印早將碑文上石，豎在軒軒草堂右廡。這日稷如迎主人入祠，是夜，心印沐浴更衣，召集徒子徒孫，念過偈道：

人相我相，一切俱無，是大解脫，是古真如，安心一榻，代步一驢，驢歸造化，榻贈吾徒。

便坐化了，次日，心印那匹黑驢，竟自倒斃。再說小珠，晉京復命，接着春闈，又得房差，闈後散館，得授編修，便陳情乞假，皇上特恩，給與封典，馳驛奉柩回南，賞假一年，擇婚完娶。小珠謝恩回寓，却病了兩個月，以至挨到九月，方素服匍匐入晉，禿頭迎上。小珠一見禿頭，便自慟哭，禿頭叩頭下去，也就哭出聲來。小珠含哀扶起，撫慰一番，

問起竹竿嶺邱壘，二人又是大哭。是日進城，就在汾神廟西院卸裝，心印已是坐化了。次日清晨，禿頭引至竹竿嶺坡上，小珠搶地呼天，與禿頭哭個聲乾淚盡，繼而巡視四圍，哀哀而哭。曠野風高，哭聲酸楚，善人村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蜩集觀看，也自淚落不止，都說道有這樣一個好兒子，前來搬取靈柩，章老爺地下也歡喜了。便有老年男婦，前來勸止禿頭，轉令勸止小珠，時已停午，小珠跌坐坡下，哭了不止。末後禿頭與跟人勸止，大眾百口同聲，小珠方住了哭，謝了善人村父老，就到禿頭家來，此時跛脚已生一男一女，都出叩見了。傍晚禿頭將癡珠秋痕兩幅遺像，檢奉小珠，小珠起身，慘然展視，又自痛哭一番，着禿頭打掃淨室，供上，叩了三個頭，就在淨室住下了。在小珠原意，便不進城，次日稷如知道，馳馬而來，再三勸阻，迎回自家行館，十分款接。第二日小珠便隨稷如來謁柳巷祠堂，見軒軒草堂正面一座沈香雕花的龕，約有九尺多高，內奉先人坐像，龕前主題云：故東越孝廉章公癡珠神座，東邊立一女像，也有小主，題云：故秋心院校書劉秋痕之位。小珠含淚，叩了三個頭，便與稷如商量，搬住塞雲樓，洒淚說道：「先君遠遊日多，小子穉弱，生既未侍晨昏，沒復未親含殮，奉諱以來，大母以道弗，不許奔喪，通籍以還，小子復以王事馳驅，不能得閒，煢煢在疚，以迄於今。昨宿坟山，老伯諄諄垂誨，促令進城，此地有祠有像，小子再圖安佚，不想朝夕侍奉，這不孝之罪，真是濯髮難數了。」說罷，便號陶大哭起來。稷如也自傷心，只得曲從其意，吩咐跟人，將汾神廟行裝，及禿頭眷口，一起移入，諄囑小珠：你病初愈，孤身萬里外，上有重闈，豈能不是珍重轉恫先靈。小珠收淚答應，遂分手而去。此時劉子善升太守，調補太原，劉子秀升縣，調署陽曲，都是舊交，就是曹節度以下，知道小珠到了，也來慰問。小珠免不得要出來官場應酬，當今經子善子秀說合，小珠與李靚兒結婚，阿珍與小珠的庶出一妹，名喚淑婉，結婚，隨差幹弁，持信前往東越，請過婆媳兩夫人示下，准了擇日選吉，兩邊互行納聘，轉盼之間，便是冬天，攝縷告靈，擇吉啓殯。先一日就在軒軒草堂開了一天弔，并州大小官員及紳衿，無有不到。次日小珠徒步出城，臨穴撫棺，擗踊哀嚎，遂奉兩柩，蒙以綉花大紅呢，加以錦幄，駐東

門玉華宮，自行跟入住宿，朝夕二奠。稷如要與小珠同行，就也擇日挈眷回南，將玉華宮李夫人靈柩，蒙收斂放，却是先走二日。稷如便縮了兩站，等候小珠。這日癡珠丹旛啓行，一路俱是官紳及小珠同年祖送，祭席自玉華宮起，排有數里。小珠一一謝了，趕上稷如大隊人馬，及到樊城登舟，該地官場及故舊，又是一番路祭，十分熱鬧。一日到了金陵，稷如就祖坟安葬了李夫人，將家事吩咐阿寶夫婦，然後偕葉夫人，帶着阿珍、靚兒與小珠向東。越來已是丙寅二月，一舸兩棺，安抵紅橋下。郭夫人即率小郎，以及族姻，迎入小西湖家祠門弔，尋將秋痕遺像展玩，嘆道：『以此韶齡，甘心從死，我怎忍薄視之。』卜吉安葬，奉老夫人命，將秋痕靈柩，隨倩雯附入左壙，奉主於祠。窳步都畢，小珠方釋素服，辦起喜事。小珠是個玉堂歸娶，在東越，只算得第三人，那風華典美，可不必言。就淑婉招贅阿珍，也是富豔無比。這年八月，稷如挈了葉夫人、阿珍夫婦，赴任淮北。小珠直俟老夫人百年以後，才奉郭夫人、靚兒入都供職。不一年，賞加頭品頂戴，冊封倭國新女主，踏裏采朝議，這令挈妻室同行。靚兒也得女提督銜，持節資皇太后、皇后恩旨，副以紫滄夫婦，由長江登火輪船，灣入粵東香山島，於洋遇風，吹入香海洋。玉宇瓊樓中，父子重逢，翁媳再見，瑤華綠與靚兒同舟，也得與秋痕相見。世外三人，都得島中人贈的珍寶，一夜海風大起，瞬息之間，便到倭國，與紫滄輪船相會，追憶其地，歷歷在目，奈海山蒼蒼，海水茫茫，無從重訪，這也是一則實事，並非做書的人畫蛇添足，爲此奇談。正是：

言必有物，不類齊諧；絲抽乙乙，杼軸予懷。

諸君聽小子續書，不必就散，尙有一回婿婿餘音哩。

此回全書總結，層層收束，不遺一黍，末幅航海一段，又留有餘不盡之意，以待後之作者矣。說部雖小道，而才學識缺一不可，作者之才之學，讀者知之，其識則以勸孝爲此書大主腦，而勸忠次之，節義又次之。若夫心印，其有道之君子乎？懸太歲禿頭，皆不識字人也，然而強於識字者，多多矣。

第五十二回 秋心院遺跡話故人 花月痕戲場醒幻夢

話說西安王漱玉，做了四十餘年孝廉，進京候選，得個教官，歸路迂道太原，寫在菜市街至誠堂飯店。時值八月十五，飯店隔壁，邵家扶乩，漱玉也來，只見乩上斜斜的兩行，寫得甚草。邵家的人認得，膽了出來，是首詞，漱玉念道：

爐香茗碗，消受閑庭院，鏡裏蛾眉天樣遠，畫簾外雨絲風片，一聲落葉，莫問秋深淺，更何處尋排遣？
後事思量遍。

念畢跪下，欲有所問，只見乩上運動寫道：「起來，故人別來無恙？」隨又寫了兩三行。漱玉站邵家人背後，見是膽出兩首七絕道：

鏡合斂分事有無？浮生蹤跡太模糊；黃塵白骨都成夢，回首全枰却已枯。
海上鯨魚氣已吞，蓬瀛深淺阻崑崙；誰知十斛鮫人淚，不化明珠化血痕。

又見膽出一首七律道：

戰壘經春草又生，風烟慘淡古台城，故人鱗閣千秋重，遺蛻蟬吟一殼輕；劫後山川秋有色，月高絃索夜無聲，荻花瑟瑟江天冷，縷縷絲魂結不成。

膽完，衆人正要觀看，忽見乩上又寫道：「吾輩癡珠，奉勅赴縹緲宮撰文，不能久留，去矣。」寫完寂然，衆人一齊拜送，焚符醮酒，只不解詩意，也不識是何仙降壇。獨漱玉悽惶半响，尚在那院子梧桐樹，呆呆的出神，一會大家都散了下來，漱玉便問這屋子來歷？邵家的人說道：「這是有名秋心院，如今做我家別業。」漱玉道：「秋心院可是前二十年教坊劉梧桐住家麼？」邵家人道：「不錯。」漱玉道：「難怪癡珠降壇。」內中閃出一人，年紀

約有七十餘歲，粗胖漢子，一簇鬚鬚，問道：「你老哥這怎的認得癡珠？」漱玉道：「你不見瓦上寫的故人別來無恙？」那人道：「我認不得字。」漱玉道：「老漢高姓？」那人道：「姓管。」原來漱玉住的至誠堂，就是茹雲住宅，開拓出來，荷生抬舉，十寬管理柳巷，宅裏田園樹木，歷有數年，便發起財，也娶了親，與禿頭做個兒女親家。後來禿頭夫婦，跟小珠回南去了，他又管了韋公祠錢糧。這至誠堂，就是他開設的，他只叫他姪兒照管，長遠不到店中，故此漱玉不曾認得。秋心院是癡珠寄漱玉的書，常常說及，故此知道。當下十寬就將癡珠秋痕始末略述，漱玉嘆息說道：「他的樞就同去了，他的祠還在，明日你領我去拜一拜罷。」十寬欣然答應。這一夜十寬得了一夢，夢見一家園亭，皓月當空，人影燈光，清華無比，戲台上正演夜戲，只聽手鑼一響，旦淡妝上。

梅一剪

秋來無事不傷情，花也飄零，葉也飄零，夜長無夢數殘更，風也淒清，雨也淒清。「坐介」萬點秋光

上畫屏，隔花環，瓊響東丁，今生自有傷心事，漫道前生是小青。奴家姓劉，小字梧桐，本是河南人氏，只因父母早亡，遂流落在烟花行院，歌衫舞扇，也學些嫵娘娉婷，月夕花晨，總不免淒淒楚楚。今春韓將軍遍選名花，把奴家榜首，咳！奴家倒也不爭此虛名，只要早離苦海，所幸七月在秋華堂內，得遇韋越，韋郎，三月綢繆，十分憐惜，將來終身之托，就在此君了。今日重陽佳節，韋郎請了韓將軍，並采姐姐，在此賞月賞菊，此時敢待來了，保兒「雜應介」背生鼈甲，名喚狗頭，姑娘有何吩咐？「旦」今日賞菊筵席，可曾完備？「雜」完備多時。「旦」可將上品各色菊花搬過來。「雜」是。「場上設菊花八盆，旦隨意指點介」。「生巾服上」蕭疏雲樹接高城，滿院秋聲，滿地秋陰，閒尋秋色訪佳人，花好同心，酒好同斟。小生韋癡珠，今日重陽佳節，請了好友韓荷生，在秋心院賞菊，來此已是不免竟入「入介」。「見旦介」。「旦」韋老爺！「生」梧桐，「各揖福介」。「生笑介」好呀！一院秋色，雅人深致，畢竟不同，梧桐呀！不是看你嫵娘娉婷，對着露葉風枝更可人，真着僥倖，假香倚玉，得與相廝並，點綴秋光到十分，誰能稱濃妝淡抹，多風韻，好似桃花扇底

人。「旦嘆介」秋風蕭瑟，也是奴家薄命飄零，多謝郎君格外垂青了！無端恨，佳人福薄花無命，祇恐催花信急，卸花風緊。「淚介」「生」呀！怎麼又觸起卿的心事來了，且在房中少坐，韓將軍就該到了。「同下」

「小生攜小旦豔妝上」紅納總合一步步下妝樓，拽羅裙，度過了小院門，蒼苔徑，住了你嫩春筍，緩緩行。我和你並香肩，蓮步穩，看疏疏紅葉滿楓林，染裙腰，方記得豈敢尋芳，黃蝶雙雙，也只聽寒蛩兒悲又鳴，到了。

「扣門介」「內應介」「開門相見介」「生旦小生小旦各揖福介」「生」小的不恭，有勞芳步。「小生」豈敢！佳辰雅集，得領清談，對此冷豔孤芳，正好領教梧桐卿一聲曉風殘月哩。「旦」采秋姊妹在此，奴家豈敢獻醜，只好求姊姊指教罷。「小旦」妹妹過謙了。「坐介」「生」將酒來。「雜排桌几對坐介」

「菊花橫例場前介」「生」你看幽叢繞舍，冷香襲人，何不浮一大白請「各飲介」「生」前腔這枝白冷冷玉無痕，那叢黃澄澄金簇緊，這好似醉朱顏羞暈生，這好似褪紅妝殘夢醒。「小生歎介」嘆光陰一瞬兒去不停，我與你，舊日潘郎鬢也星，回念那家山萬里遙遙也，到今朝，插茱萸少一人。「各嘆介」

「旦唱」前腔不多時杏花天，豔陽辰，轉眼是菊花秋霜做冷，說甚麼爲重陽冒雨開，我只怕西風成斷梗。「小生」呀！梧桐卿爲什麼這般傷感？「小生唱」莫怪他對華筵，珠淚傾，觸動了老去秋娘無限情，我也是飛花落絮飄飄也，又誰知隨流水，化浮萍。「同淚介」「生」言至於此，益復無聊也，無心再飲酒了。「撤席介」

「揖介」「小生」小弟就此告辭。「小生小旦折菊簪髮介」「小生」人世難逢開口笑。「小旦」菊花須插滿頭歸。「攜手下」「生向旦介」梧桐卿你看二人密意纏綿，柔情宛轉，好不令人羨，我卿呀！

今生今世花同命，漫只說鴛鴦交頸，好與你割臂同盟一寸心。

「生」偶然相見便勾留，旦生世茫茫萬斛愁，生同是飄零同是客，旦青衫紅袖兩分頭，同下

醒來想道，癡珠秋痕，竟有人編出戲來。又想道，咳！我是做夢，如何認真，因坐起來，只見枕邊有部書，大書花月

痕三字，旁邊一聯云：

豈爲蛾眉修豔史，權將兔穎寫牢騷。

便當作一作寶貝，他人認不得字，也不肯給人看，後來要死，便將書埋在地下，不知今年今月，該是此書出世，所以遇見小子，說了出來。看官，你看這時候，是什麼時候？宇宙清平，人民壽考，蠻夷歸化，五穀豐登，萬頃波濤，都成覺岸，千里苦海，盡泛慈航，要知此事的真假是非，自然百年後，有個定論出來。正是：

身世茫茫，情懷渺渺，若要空空，除非了了。

此回爲全書餘波，純乎羽化登仙，非復人間烟火，以菊宴一劇，結五十二回文字，所謂神龍見首不見尾也。

花
月
痕
第五十二回

